

諸子集成

淮南新法論申

南

諸子集成



諸子集成

蔡元培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定價八十元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印刷發行者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第四冊	第三冊	第二冊	第一冊
墨子開詰 晏子春秋校注	老莊子本義 老莊子集注 莊子集注	荀子集解	論語正義 孟子正義
二元 價洋	三元 價洋	八角 價洋	二元四角 價洋
第六冊	第五冊	第七冊	第八冊
孫子十家注 吳子 尹文子 呂氏春秋	慎子 商君書 商子 韓非子集解	管子評傳 管子校正 管子評傳 管子評傳	淮南子 新法論 論衡 鹽鐵論 潛夫論 抱朴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二元二角 價洋	三元 價洋	二元 價洋	二元四角 價洋

管子評傳商君評傳二書版權於民國十年八月由廣智書局立約讓與歸本局繼續所有晏子春秋校注一書由著者讓與本局印行

諸子集成刊行旨趣

(上編)周秦之部

『振興國學』四字，在今日已成爲普遍之輿論，固無庸吾人之贅述矣。然以國學之書籍而論，前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著錄以外，存目者尙數十萬卷；而當時所未收，及乾隆以後續出之書，亦不下數十萬卷。識者每謂存目之內，儘有良著；而所著錄者，亦未嘗無劣書。故肇治國學，必當統一切之典籍，不能以四庫爲限。彰彰甚明；加以歐化東漸，思想突變，昔人視爲大逆不道者，今且尊爲至理名言；夫然，故今日而肇治國學，勢不能與昔人之取捨盡同，蓋亦至顯至著之事實也。然則統四庫前後之書，爲卷當不下百萬，雖欲治之，又烏從而治之。此實今日言國學者一先決之問題焉！

抑吾聞之：通人之治事也，提其綱則網自張，挈其領則裘自舉。萬事萬物，莫不有其本源焉；不見夫十圍大樹，枝葉扶疏，翹然高出於羣卉，究其本，要不過起於極細之一芽；又不見夫萬里長江，波瀾起伏，極自然界之偉觀，究其源，亦不過發自至微之一滴。故不問其樹幹之偉大，江流之浩渺，因本以察其末，由源以究其流，其性質，其效用，不難瞭然於心目矣！準是以言，則所謂百萬卷之國學典籍，吾人亦惟有先窮其本源，而其末流，自不難迎刃而解，可預言焉！

夫所謂國學之本源者，何也？六經尙矣！本局已印行漢人之注疏，並宋人之章句集注矣！其出世稍次於經，而

價值與影響，有足與經相抗衡者，則周秦諸子是已。原諸子之立說著書，蓋皆欲以一己之思想學說以廣播於天下者也。二千年來，我國之民族思想，社會文化，學者著述，幾無不受諸子之影響，故諸子者，實我先民思想之結晶，亦即國學本源之所在。今試伸言之如左：

一、儒家——二千年來之文化風俗，學者思想，無不由儒家之禮教陶鑄而成，此固一般人所公認者也。孔子刪述六經，以存先王舊典，而其言行動作，師表百世者，厥惟論語。論語者，和平通達之中，寓至粹至精之理，學者苟遵其道而行之，一生可應用不盡。若夫處世接物，則昔人曾有以半部論語致太平者，非讖言也。孔子以後，諸子爭鳴，儒道幾乎或息，然而繼之者，則有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弘，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儒道之流行二千年而爲社會羣衆所信奉者，孟荀二子，實與有力焉。故集儒家之學說，首論語，次孟子荀子。至孔子言語，散見於羣籍者，皆爲後人所依託。二戴所記，係七十子後學及秦漢間儒家，取論語之意而推衍之者也。諸子所載孔子之語，其見於莊子者，宛如道家言；見於韓非子者，又宛如法家言焉。至家語孔叢，更屬後人僞撰，故一概不錄。

二、道家——夫儒家之師表百世，陶鑄羣倫，信已偉矣！然世界上之事物，有其利，亦必有其弊；而一家之學說思想，當盛極之後，流弊即不免因而發生，於是復有人起而抵其隙，思代以己之學說焉。儒家自孔子以後，繼以孟荀，其勢已足籠蓋社會，而其弊，則起於儒家之以用世爲目的。夫孔孟之所謂用世，不外乎悲天憫人，欲措斯世於治平之域者也；自不肖者乘之，口仁義而心盜跖，竊憂時救世之論調，爲爵位利祿之釣餌，其心之卑鄙，其行之惡濁，使有識而潔身自好者，對於若輩，其深惡痛絕，自不待言。道家者有見及此，乃欲並其根柢而去

之，故曰「侯之門，仁義存！」「大盜者，竊仁義禮智者也。」此其言，雖不免過激，然其對於惡濁社會之醜態，盡情暴露，亦可謂痛快已！此說自老子發其端，而莊子集其成。據王船山氏考定，莊子內篇，係莊周自著，外篇雜篇，則周之弟子，及周秦間諸道家之所作，此語實可爲信讞也。列子一書，雖出於晉人張懋之手，然觀懋所敘，亦言係由數方搜集而成，故其中各篇，有精者，亦有駁者；有真者，亦有僞者，分別觀之可矣！今錄道家首老子，次莊子，次列子，此外僞著，概屏斥焉！

三、墨家——墨翟者，初學於儒，後對於儒家有不滿，乃自倡新說以號召於天下。儒家言「仁」，而墨則言「兼愛」。蓋「仁」之爲義，雖亦訓愛人，然必由親以及疎，推近而至遠；「兼愛」則凡屬人類，皆在愛之之列也。其次則「非樂」「薄葬」等等，皆墨與儒之異點。自孟子排斥楊墨後，墨學表面上，雖似絕跡，然墨家之教旨，於無形中流行於社會者，亦幾二千年矣；舉其顯者：孔子敬鬼神而遠之，而墨子之天志，以天爲寶有，在冥冥中，實操其刑賞者；而我民族信鬼神之心理，迄今未衰，此其一。墨主兼愛，不惜犧牲生命，以扶弱鋤強；後世江湖大俠，偶值不平，即挺身而起，甚或倡爲「代天行道」之說，是亦墨教流行之證也，此其二。至物理等學，因自昔無人能解，學者遂略不過問；自西方科學輸入，墨子中深微學說，日益顯著，近人胡適之氏且稱墨子爲中國二千年第一部奇書矣！墨子之書，唐人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爲之，非墨子爲墨學，蓋集墨子書者，墨子之徒也。近人張純一氏校注，亦言墨子書遵墨家學說者十六七，故以附焉。至其中亦有爲儒家言者，則因墨子本學於儒者也。自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其故可知已。

四、名家——名家者，上承儒家正名之義，下啓法家刑名之學者也。此派學說，頗類似乎今之論理學，故諸子

中重論辨者，莫不應有盡有，如墨莊荀韓諸書中，皆有名家之言焉。雖然，名家之言，非專主乎論辨，要亦寓有治天下之道者。尹文子曰：『大道不稱，衆有必名。』其意蓋欲以『名』包括一切治道也。名家之書，今僅存一尹文子，世所流傳者，尙有公孫龍子一書，並稱尹文係其弟子，然經昔人考定，實後人僞託。細按之，蓋雜採他子中言名者之說耳。且其說已見於尹文莊墨諸子之中，故亦汰去之。僅錄尹文子一書，以著名家之梗概焉。

五、法家——法家之說，管子發其端，韓非子集其成。在戰國時，法家實佔最大之勢力。管子之書，雖非管子自撰，然亦管子以後齊國人之承其學者所輯成。事功之顯著者，如齊桓爲五霸首，而其力則出於管仲。至秦孝公用商鞅，卒成統一之大業。故齊秦之稱霸稱強，實爲任用法家最著之成效。慎到、韓非，初皆學道家，後乃轉而爲法家。四庫全書提要論慎子云：『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云云。故太史公以老莊與韓非同傳，卽此意也。非雖見嫉於李斯而遇害，然其書實集法家之大成。後世之刑幕，尙稱『申韓之學』，或稱『刑名』之學，雖與法家之言不盡同，然爲法家之支流末裔，可確信也。錄法家首管子，次商君書，次慎子，次韓非子，可謂洋洋乎大觀已！

六、兵家——漢書藝文志，兵事之書，有權謀、形勢、技巧三項，自爲一類，可見爾時談兵者之衆矣。清四庫全書以兵家列子部，次於儒家之後，蓋以儒家爲文治，以兵家爲武事，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惟漢志言兵之書，其真出於周秦人所著，今猶存於世者，僅孫子、吳子二書，而孫子又多存古訓，爲後世文士所不知者。（見孫星衍校語）則其爲真古書，彌足寶貴矣！古者小刑用刑，大刑用兵，可見兵與刑，性質極爲類似，今列於法家

之後，首孫子，次吳子。

七、雜家——司馬談論大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於大家以外，益以農、雜、縱橫、小說，是為十家。其間陰陽家、農家、小說家之書，今均失傳。縱橫家雖尙見概略於戰國策，但書為劉向所重輯，今著錄家均以之入史部，然其說，不過揣摩人主心理，投之好惡，以取富貴勢位，非如他家之自具一種救世治國等學說也。雜家之書，漢志謂其『兼儒墨，合名法。』今存者有呂不韋賓客所輯之書，蓋採取諸子之精粹，合成一書，以備觀覽，其性質實後世之類書耳。此種書，謂之有特具之學說固不可，然其所採，要皆諸子之精粹，故本編以是書殿焉。

右所錄凡七類，共一十六種，皆經有識學者所考定，認為真出周秦間人士之手者。其後人依託之偽作，一概不錄，免魚目混珠，讀之徒費精力與時間，且亦紊亂歷史進化之軌轍，甚無取焉。集成云者，集周秦諸子之可信者，成爲一帙也。至諸子之書，多存古訓，後之詮注者，亦代有其人。今於老莊管商諸書，採一最前代之注，取其時代近古，精義保存也。又採一近代人之注，取其綜合諸說，博瞻而有折衷也。不獨周秦之子書集其成，即諸子之注，亦集成矣。是則本編博取精選之微意焉。茲將所採諸子，及偽造各書，分列二表於後，以資檢覽。

周秦諸子	學說派別	著作	書名及注釋者	附識
論語	儒家	孔子之言行	劉寶楠論語正義	此書上承六經下啓諸子爲國學中之最重之典籍

尹文子	晏子	墨子	列子	莊子	老子	荀子	孟子
名家	墨家	墨家	道家	道家	道家	儒家	儒家
尹文	晏嬰	墨翟	無名	莊周	李耳	荀卿	孟軻
錢熙祚校尹文子	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	孫詒讓墨子閒詁	張湛列子注	王先謙莊子集解 郭慶藩莊子集釋	魏源老子本義 王弼老子注	王先謙荀子集解 <small>楊倞注已包在內</small>	焦循孟子正義
者 此書為名家之可靠	係晏子後人所記又名晏子春秋	內有墨子之徒作品	又名冲虛至德真經有真有偽	又名南華經向秀注係竊於郭氏者	又名道德經河上公注係偽託		

管子 法家 管仲	商君書 法家 公孫鞅	慎子 法家 慎到	韓非子 法家 韓非	孫子 兵家 孫武	吳子 兵家 吳起	呂子 雜家 呂不韋 賓客輯
梁啓超管子評傳 戴望管子校正	麥孟華商君評傳 嚴可均校商君書	慎子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孫子十家注 <small>魏武帝注已包在內</small>	吳子	高誘注呂氏春秋
管仲後人所記可作 齊國史書讀		嚴可均輯				原名呂氏春秋

周秦諸子，皆有特具之思想，獨立之學說，與後世依附他人以著書者，根本悉異。清張之洞書目答問，以周秦諸子獨立一欄，蓋唯識也！故此集亦以秦爲止云。

僞託周秦諸子

鬻子

稱周文王之師鬻熊作四庫全書謂係唐人所依託

陰符經

僅三百餘字因戰國策有蘇秦讀太公陰符之謀一語遂附會而為此篇稱姜太公作或又稱黃帝

六韜

稱呂望作因莊子中有金版六弢一語遂附會而成此書內分文武虎豹龍犬六項故名六韜又作六弢

關尹子

稱尹喜作因史記老子出關關尹向老子乞求道德經一語遂造一尹喜其人稱老子弟子

鄧析子

稱鄧析作因傳有鄭子產殺鄧析一事遂附會而成此書

子華子

稱春秋時晉程本作此書至南宋始出世文極淺

鬼谷子

稱蘇秦師鬼谷子作漢志無至隋志始著錄係南北朝人僞作

鷓冠子

稱楚人以鷓羽為冠因以名書

尉繚子

稱尉繚作為鬼谷子弟子言兵事文極淺

尸子

稱尸佼作為商君之師漢志雖著錄然久已亡失此係後人僞託

於陵子

因孟子中有陳仲隱居於於陵不食兄祿一語後人遂依託而為此書

文子

無名姓唐柳宗元謂其多竊取他書以成之當係唐以前僞作

公孫龍子

稱公孫龍作係名家巨子然此書係採取他書之涉公孫龍者而成均見莊墨及尹文子中

孔叢子

稱陳勝博士孔鮒作未又有連叢子二篇稱漢孔臧作故云叢子皆為後人僞託

俗傳高宗南巡時，見道上來往人之繁衆，問某僧，共有幾何？僧答二人。高宗異而詰之。僧曰：二人者，一爲『名』，一爲『利』。高宗笑而頷之。大凡造偽書者，非爲名，卽爲利而已。蓋作偽者，知己之學識聲望，不足以動人，乃僞託一古人之名，造書以欺世俗者之無識也！其計得售，卽可罔名而取利；此其目的已達，而受其欺罔者，因將僞書寶貴之。迨時日既久，後之人更莫辨真僞，從而印行，此僞書之所以多也。而子書之僞，所以尤甚者，一則可以不必根據他書，理論可隨意捏造；二則篇幅簡短，不必如注經撰史，須有一定段落耳。漢王仲任會言：世人貴耳賤目，重鶻輕雞，卽此類也。又如世人之寶愛古書，實則一無用處，徒以時代之古，瓦釜比於金鼎，故造僞書者，多託於周秦間人，此又其一也。宋明二代，僞書最爲流行。直至清代，考據成爲專門之學，自關百詩作古文尚書疏證，啓其端，以後諸人，因經而推之於古傳記與諸子。如上所列，皆經前代碩學者證有定論而認爲僞造者。雖然，世俗不知此義，往往以貪多相誇，於是有所謂百子全書，有所謂二十五子，二十二子者，是不但禍及秦，且亦貽誤後學，使讀者之寶貴光陰及精力，嚮於虛耗，寧不可歎！選錄周秦諸子集成，特附識數語，以告有志國學之青年焉！

（下編）漢魏六朝之部

史記一書，上下五千年，爲我國唯一傑作，早經有識之士所公認，固無庸吾人之重贅一詞矣！而其簡末太史公自序一篇，尤爲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一大關鍵，此則爲有志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是序上半載太史公談所論『大家要指』後半遷亦縱論六經大義，此言也可證漢初尚沿先秦遺風，所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學，雖經秦火而民間之私相授受者，固未嘗絕也。洎夫漢武，罷黜百家，尊崇六藝，以通經致用爲利祿之

途，於是思想始統於一，而儒家之學說，不啻同歐西之國教焉！自是以後，二千年中，未嘗稍變，此即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而記其關鍵者，則爲太史公自序一文，吾故曰，此爲聖治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雖然，以先秦諸子思想之雄博精深，豈隨世主一二人之好惡而遽爲消滅哉！當軸者，雖以六藝爲收拾人心之工具，而高識卓行之士，承諸子之影響，不爲利祿所動，亦必有出其思想與世相周旋者矣！故在漢魏六朝之際，諸子之遺風餘韻，雖不及先秦之昌盛，要亦未嘗漸滅也。降及唐代，印度精深微妙之內典輸入我國，一部份思深之士，相率羣趨，至是而諸子之風，始告衰歇，此亦世運使然，無庸爲諱者矣！

今試一言漢魏間諸子流衍之狀況：淮南王書之縱橫蔓延，洵莊周以後道家之總匯也。王仲壬氏之論衡，鉅砭世俗，辨晰毫芒，始如詭異，終有實理，我國懷疑學者，當首屈一指。其問孔諸論，更顯然爲儒家之巨敵！此外陸賈新語，太史公目之爲辨士，蓋亦縱橫家之嗣響也。晁錯所著，今雖已亡，然其爲法家言，概可想見。王符、潛夫論，以耿介不同於俗，隱居發憤，著書以譏當時之失，其不與利祿之徒合污可知。葛宏、抱朴子，上承莊老，下啓道教。凡茲諸子，未嘗不可與先秦諸子相雁行。至於儒家，則揚雄法言，昌黎、韓氏且與荀卿同尊。荀悅、申鑒，亦粹然儒家之言，類皆有一讀之價值。

漢書藝文志以小說入子略，蓋稗官亦諸子之一種類。今漢志所載小說家言，如題東方朔班固諸人之撰述，皆出後人依託。隋書經籍志，尙存青史子一書，亦早經亡失。其流傳於後世者，厥惟宋代、劉義慶之世說新語，此書爲隋以前小說界之魯殿靈光。此後自唐迄清，摹而擬之者，代有其人，然皆狗尾續貂，不足語於作者之林矣！茲本此微意，將漢魏六朝著名子書，集成一編，使與先秦諸子，後先輝映，聖治國學之諸君子，其亦有樂於是歟！

書名	著作人	卷數	性質
新語	漢陸賈	一〇	此書久佚，經後人掇拾輯成，舊列儒家，然其敷陳前代得失，類於辨士，實縱橫家之支裔，漢初與酈食其並稱。
淮南子	漢劉安	二二	縱橫蔓延，道家言佔十之六七，所述多秦漢間佚事，為秦以後子書之最出色者。
鹽鐵論	漢桓寬	一〇	係述官吏與學者辨論鹽鐵征稅之利弊，大旨近儒家言。
法言	漢揚雄	一〇	昌黎韓退之稱『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蓋儒家言也。雄本工文，故此書文詞亦麗達可讀。
論衡	漢王充	三〇	此書在國學中，極有價值，惟專以辨晰是非為主，不屬於某一家之學說。
申鑒	漢荀悅	五	係儒家言。
潛夫論	漢王符	一〇	大旨皆儒家言。
抱朴子	晉葛弘	八	上承道家，下啓道教，中有養生之說，為他家所無。
世說新語	宋劉義慶	三	此書為古今唯一小說名著，唐以前小說，以此為代表。
顏氏家訓	北齊顏之推	七	此書雖稱家訓，所論多世故人情，兼及文學。

以上十種，爲漢魏六朝子書之最佳、最著名者，研究國學者所不可不讀也。

茲再將漢魏六朝子書，係後人依託及不必要者，亦列目於左：

新書

稱漢賈誼撰，然係後人割裂史記、秦本紀、漢書賈誼本傳及其他文字分段名篇，其偽造可知。

太玄經

漢揚雄撰，書係摹擬周易文詞，故作艱深，實無何意義。以前目錄家均列之，術數以爲可以前知，茲不錄。

中論

魏徐幹撰，幹本文士，無甚精微之識，書僅二卷。

人物志

魏劉劭撰

傅子

晉傅元撰

物理論

晉楊泉撰，以上三書皆無甚精義。

金樓子

梁蕭繹撰，繹卽元帝。

劉子

題梁劉晝撰，係後人僞託。

文中子

題隋王通撰，又稱中說，書中句做論語，又臚列唐初功臣爲其弟子，而隋唐書無傳，爲後人僞託，無疑。然宋以後竟有稱爲河汾道統者，其妄可哂。

以上各種，或僞託，或不必要，故不列入集成之內。

劉安著
高誘注

淮南子注

世界書局印行

敘

漢涿郡高誘撰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逮吉按漢書淮南王傳不云趙氏女而云其弟趙兼，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邊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逮吉按應云獻美人趙氏女。此女字疑讀）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巖道。（逮吉按古巖巖字通）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逮吉按本傳作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為衡山王。次為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辨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逮吉按本傳作使為離騷傳）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熏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

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授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為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餉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達吉按弁古卞字。人姓名)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淮南子目次

卷一原道訓	一
卷二俶真訓	一九
卷三天文訓	三五
卷四墜形訓	五五
卷五時則訓	六九
卷六覽冥訓	八九
卷七精神訓	九九
卷八本經訓	一一三
卷九主術訓	一二七
卷十繆稱訓	一五三
卷十一齊俗訓	一六九
卷十二道應訓	一八九
卷十三汜論訓	二一一
卷十四詮言訓	二三五

卷十五兵略訓	二五一
卷十六說山訓	二七一
卷十七說林訓	二八九
卷十八人間訓	三〇五
卷十九脩務訓	三三一
卷二十泰族訓	三四七
卷二十一要略	三六九

淮南子卷一

漢涿郡高誘注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模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道無形而大也廓四方，柝八極。廓張也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柝讀重門擊柝之柝也高不可

際，深不可測。際至也度深曰測一曰盡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稟給也授予也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原流

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原泉之所自出也淖湧也冲虛也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借讀曰骨也。故植

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也塞滿也彌猶絡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

也無所朝夕感衰舒之悞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悞覆也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故曰六合言滿天地間也一曰四方上下為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弱而能強。

柔而能剛。道性也橫四維而含陰陽。橫讀恍車之恍絃宇宙而章三光。絃繩也若小車蓋四維謂曰字古往今來曰宙以喻天地章明也三光日月星達吉按三光日月星李善文選注作許慎注說文解字維車蓋維也鄭康成注雜記云冠有笄者為絃絃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絃非正義故誘讀從之

甚淖而涸，甚纖而微。涸亦淖也夫饘粥多澁者謂涸涸讀歌謳之歌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

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曆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以用也游出也大飛不動也

太古一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撫安也四

方謂之天下也。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運行也滯止也廢休也達吉按古滯塵聲相轉故周禮賈人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塵塵之言纏故

應有止訓滯之音義皆從之。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應當也雷聲雨降，竝

也。

應無窮。窮已也。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也。電入言其疾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帀。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

者一日。已影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

為為之也。而自合于道也。無所為言之。而適自通于德也。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憎也。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

萬事不同。能于便性者。不欲也。神託於秋豪之末。言微也。而大宇宙之總。宇宙喻天地總合也。其德優天地。而和

陰陽。優柔也。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啣諭覆育。萬物羣生。啣諭溫恤也。育長也。潤於草木。

浸於金石。禽獸碩大。豪毛潤澤。羽翼奮也。奮壯也。角脩生也。角脩角也。脩麋也。獸胎不

贖。鳥卵不覈。胎不成。獸曰贖。卵不成。鳥曰覈。言不者。明其成也。達吉按說。父無喪子之憂。兄無

哭弟之哀。言無天死也。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無父曰孤。寡婦曰孀也。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也。含

德之所致也。含。含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為己。有者也。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跂

行喙息。蠓飛。蟬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不因德也。待之後死。莫之能怨。不怨也。得以

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聚畜積。國有常賦。虛不加富。富者為百姓。不以為己。有也。布

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臣因乏。予不足也。以公家之資。故不益貧也。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

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令恍令。不可為象令。恍令忽令。用不屈令。忽。無形貌也。故曰不可為象也。屈。竭也。恍。讀人空頭扣之。屈。讀秋。難無尾屈之屈也。

幽令冥令。應無形令。遂令洞令。不虛動令。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與剛柔卷舒令。與陰陽俛仰令。卷舒。喻屈伸也。俛仰。喻升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夷。或

作邊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達丙以乘雲直入雲覬游微霧。以雲覬為其馬也游行也微霧天之微氣

也驚恍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驚馳也恍忽無之象也往行也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行霜雪中

無有迹為日所照無景柱也。扶搖抄抱羊角而上。扶攀也搖動也抄抱引辰也扶搖直如羊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抄讀與左傳憾而能眇者同也抱讀詩克岐克嶷之嶷也

經紀山川踏騰昆侖排闥闔淪天門。經行也紀通也踏躡也騰上也昆侖山名也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闥斥也淪入也闥闔始升天

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馮夷大丙之御其耐如此。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

勁強也策箠也末世之御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鍛讀炳燭之炳。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

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大丈夫喻體道者也造化天地一日道也雷讀消息之消縱

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也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

掃塵。雨師畢星也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月窟干霄風揚沙電以為鞭策。雷激氣也故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雷轉氣也故以為車輪

上游於霄霏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霏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貌劉覽偏照復守

以全。劉覽回觀也劉讀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也達吉。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樞猶方也樞本也故以

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

為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敘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故曰無不備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

明不損。損減也而知入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也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之柄而游

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推求也萬物

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趣亦歸也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

曲直弗能逃也。

智故巧飾也。鏡水不施巧飾之形。人之形好醜以實應之。故曰方圓曲直不能逃也。

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

捷吉按古無影字。故用景。

呼叫仿佛。默然自得。

得叫呼仿佛之聲狀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

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

物事也。

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

接交也。

好憎成形。

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

形見也。誘感也。不能反已。本所受天。情淨之性。故曰天理滅也。猶衰也。

故達於道者。

不以人易天。

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說曰。天身也不以人開利欲之事易其身也。

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

言攝道之人。雖外貌與物。

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也。

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

言天時自聘道。要其宿會也。

小大脩短。各有其具。

具猶備也。

萬物之至。騰踊肴亂。而不失其數。

不失其數。各應其度。

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

衆弗害。

言民戴仰而愛之也。

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鈎箴芒距。

距。爪也。讀距。守之距也。

微綸芳餌。加之以

詹何媚嬾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

詹何。媚嬾。古。詹何。名。數。術也。

射者扞烏號之弓。彎棊

衛之箭。

扞。張也。彎。引也。棊。笑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烏號。桑柘其材。堅勁。烏時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橈。下勁。能復巢。鳥隨之。鳥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爲弓。因曰烏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於荆山。鼎糊。

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烏於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爲烏號之弓也。捷吉按。司馬相如子虛賦。注。應劭說。烏號與誘前一義同。

重之。羿逢蒙子

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

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也。競。逐也。

何則。以

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罟。魚網也。

言其大也。

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

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

以艾灼蟹。匡上內置穴中。乃熱走竊穴。簡能禽一鼠也。蟾蜍。益也。跖行。舒遲。增。

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昔者夏鯨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鯨帝顓頊五世孫禹之父

也。八尺曰似。鯨作城郭以其役勞故諱。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

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四夷海外也。職貢也。逮吉。按太平御覽作中外賓服。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于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藏之于

胷臆之內。故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粹讀稱崇之崇。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懷來也。是故革堅則兵利。

城成則衝生。言攻戰之備于此生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蹶馬。而欲教

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伊尹名摯。鄴湯之賢相也。造父周穆王之臣也。而善御。雖此二人不能化之。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飢

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

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筭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離朱之明。察箴未

於百步之外。離朱者黃帝之臣。明目人也。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師曠晉平公樂師。子野也。八風

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均平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

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禹鯨之子。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因以水性自下。伏使東流。以為後世師法也。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農植嘉穀。神而化之。故號曰神農。

也。播布也。布種百穀。因苗之生而長育之。以為後世之常教也。夫萍樹根於水。萍大也。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蹶實

而走。蹶足也。實地也。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蛟水蛟其皮有珠。世人以為刀劍之口是也。蛟讀人情性交易之交。緩氣

得耳。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流釋也。員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

員輪丸之屬也。窳空也。舟船之屬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明堂月令曰：清風至則
故曰自然之勢也。窳讀科條之科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明堂月令曰：清風至則
合作分。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孕者懷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

功既成矣。既已也。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鷂搏鷄，昆蟲蟄藏。蟄

什伍。草木注根，魚鼈淩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滅沒也。形見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

聚木曰榛。達吉按說文解字榛，叢也。叢，草復生也。一曰族也。皆轉相訓注。藪音側，鳩切。古藪聚同聲。聚木即叢木也。禽獸有芄。芄，蓐也。人民有室，陸處

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匈奴獠狁，北胡也。于越生葛絺。于，吳也。絺，細葛也。各生所急，

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竝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

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事治也。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也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於是民

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也。文身，刻畫其體內，默其中，為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象鱗蟲也。短絺不綉，以便涉游。

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也。因之，因水之宜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

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肉酪而已。北狄，鮮卑也。弛，舍也。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

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

枯槁。失猶易也。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鵠鵠不過濟。見于周禮，故春秋傳曰：鵠鵠來巢，言非中國之禽，所以為魯昭公亡

也。獬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

本授人清淨之性，故曰反也。究於物者，終於無為。無為者，不為物為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

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嗟智故，

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岐蹠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也。隨人游行也。

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言蟬螭不知寒暑也。

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清淨之性者也。達吉按天竺即身毒故天有身義。

得。不為而成。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而當不慮而得也。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為人。為治也。夫善游

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禍害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為情欲之

事者未嘗不自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顛於伏羲神農間者也。非堯時共工也不周山崑崙西北傾猶下也。天文與高辛爭為帝。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也。嚳黃帝之曾孫

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謂共工也。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為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故曰遂不得已。在春秋後故不書于經也。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

道。不在聖。治為也。雖聖不得為。故曰在道。孔子是也。土處下。不在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

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境角。以封壤肥饒相讓。歷山在沛陰城陽也。一日

婦南歷城山也。境角。讀人相境。椽之境。鈞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漁讀告語湍瀨水淺

疏急少魚之處也。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同流饒魚之處。潭讀葛覃之覃。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也。手不指麾不妄有所規擬也。

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玄天也。馳行也。若神若有神化之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

能化一人。志王天下之志也。一曰人心之志也。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夫能理三苗，朝

羽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咎鈇之等，理治也。羽民南方羽國之民，使之朝者，德以懷遠也。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

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徙化也。裸國在南方，禹所入也。肅慎在北方，遠也。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惟神化為能然也。法度刑罰，何足以致

之也。言不足以致之也。明不如仁心化之為大。是故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

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能無為，故物無不為之化。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

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順物之性也。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

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根本也。百事

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

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天之解，故也。言能明天意也。達吉按：解故即詁字，說文解字云：詁訓故言也。是故與詁通。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無不勝也。

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

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感動應和。是故貴者必

以賤為號。貴者謂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基始也。夫築京臺，先從下起也。託小以包大，在

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以寡統衆，達

吉按古能字為耐，耐與而通，故訓而為能，易眇能視，跛能履，虞仲翔本皆作而。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

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

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也。強勝不若已。

者。至於若己者而同。夫強者能勝不如己者同也。至于如己者則等不能勝也。言強之為小也。道家所不貴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

不可量。夫能弱柔勝己者。其力不能量也。言柔之為大也。道家所貴。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

而先之敝。兵強火也。強則威威則衰。故曰則滅。以火論也。木強則折。不能徐誦也。革堅則裂。鼓是也。徹盡齒堅于舌而先舌盡。是故柔弱勝者。生之幹也。

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徒衆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墮陷故曰窮也。後者

以謀故曰達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倭。指所之也。倭所合也。指倭猶言行止也。日以

月悔也。積日至月則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伯玉衛大夫蘧是也。則蘧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

于死。故有四十九年非。所謂月悔。朔日悔。昨也。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

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屣之。先者墮陷。則後者以謀。先者

敗績。則後者違之。屣履也。首展非展也。楚人讀墮為墮。墮者車承或言跋墮之墮也。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

質的也。質的射者之律執也。達吉按律古作擲說文解字擲射泉讀若準。猶錚之與刃。刃在前故犯難錚。在後故以無患。故曰其託于後

其託於後位也。錚。矛戈之錚也。讀若頓。刃。矛戈之刃也。刃在前故犯難錚。在後故以無患。故曰其託于後位也。達吉按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錚。進矛者。前其鐵。注。錚。底曰錚。平底曰鐵。方言。錚

謂之釘。郭璞注。錚或名爲鐵。說文解字。錚。秘下。錚也。錚。秘下。銅。錚也。知錚即錚。蓋刃銳而錚頓。故讀若頓。然則錚應爲錚。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

者弗能避也。庸衆也。公許也。衆民許所見賢知者不能避。為鋒刃也。以喻利欲也。故曰有所屏蔽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

凝結而不流。底讀曰紙。發動也。凝如脂凝也。流行。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數術也。合于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夫執

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道當勝事為變。不必待于先。人事當在後。趨時當居先也。是何則。不失其所以

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容氣息促之甚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

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

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

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淨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

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攻大礪堅喻難也。無與聖人之爭也。天下之物。莫柔弱

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盡也。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

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

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跂螻。跂。跛行也。螻。微小之蟲也。而不求報。施而不求也。富贍天下。而不

既。贍足也。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德澤加于百姓不以為己財費也。行而不可得窮極也。施膏不止也。微而不

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水之性也。忽。通也。區。上性也。相紛。而不可靡散。猶逸也。錯繆相紛。彼此相糾也。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是其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是其強也。濟。通也。動

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還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忽。通也。區。上區也。言其飛為

雲雨無所不上也。還。回輪委曲也。達吉。按本無雨字。依太平御覽加。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前後皆與之。

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公私一也。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諫。同異之同。無所左而

無所右。蟠委錯紛。紛。轉也。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

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

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水。是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有益。于生。夫無形者。物之

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為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為聲大宗祖宗皆本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

皆生於無形乎。光無形道所貴也。觀之故子為光也。水形而不可毀差之故孫為水也。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

柔弱者。道之要也。要約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萬物由之。得為人用。肅然應感。殷然反

本。達吉按殷然太。平御覽作藝然。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

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負不

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無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為道關門。門道之門。穆

恣隱閔。穆恣隱閔皆無形之類也。純不雜緣也。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勤勞也。是故視

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

聲而五音鳴焉。音生于無聲也。無味而五味形焉。形或作和也。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

於無實出於虛。有形生于無形。人也實財也。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圈。隙也。名。爵號之名也。實。幣之屬也。一曰仁義之功賞也。音

之數不過五。宮商角徵羽也。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變更相生也。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辛苦也。而

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化亦變也。色之數不過五。青赤白黑黃也。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

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春秋魯隱公觀漁于棠是也。達吉按易觀。盈而不觀。薦非常視也。故夫子曰。希自既。靡不欲觀。說文解字。解諦視也。古字古義。自有一定。誘解得之矣。故音者。宮立而

五音形矣。宮在中央聲之主也。形正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中央味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

矣。白者所在以染之故五色可成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理道也。施四海。一之解。際

天地。解達也際機也解讀解故之解也。其全也。純兮若樸。樸若玉樸也。在石而未剖。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

沖而徐盈。澹兮若深淵。沖虛也盈滿也。澹定不動之貌。汎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衆聚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道之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

行無迹。常後而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至道之人。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

智。與民同出于公。公正也。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喻貪榮勢也。故去之也嗜欲情

欲也故除之也。損其思慮。常浩後也。約其所守則察。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得。易供故得。夫任耳目以

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軌

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故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為邪也。

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憂悲為失。論語曰其德坦蕩是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

中局外閑反有所好憎故曰過性當情靜以奉天素而反嗜欲故為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陰為堅冰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陽氣陽氣升于上積陽相

薄故曰墜陽也。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

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載于性。無所

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粹純。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

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也。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收養也。

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安喜怒。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

悖謬也。堅強而不韞。韞折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窳。在小能大。

能其魂不躁。其神不燒。躁狡燒煩燒也。言精神定矣。湫寥寂寞。為天下臯。湫寥清靜也。寂寞恬淡也。臯雄也。大道坦

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穆美遠吉接。

物穆疑當。化也。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景應形。登高臨下。無失所乘。履

危行險。無忘玄伏。玄伏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綽。與之轉化。以聽天下。

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

未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

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務光是。所謂樂者。

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邱。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沙邱紂臺名也在鉅鹿也。耳聽九韶六瑩。

九韶舜樂也。六瑩顛頊樂也。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鈞射鸛鵲之謂樂乎。鸛鵲鳥名也。長頸曰鳳皇之別名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鈞射鸛鵲當是異本馬融注左傳鸛鵲雁也。其緣身其形似雁一

吾如練高首而脩頸。說文解字云。五方神鳥。西方曰鸛鵲。中央曰鳳皇。故一曰鳳皇。別名也。吾所謂樂者。

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廉猶儉也。與陰俱閉。與陽

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也。入學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

思故肥也。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是故其為。惟不忻忻。忻忻為適也。其為悲。不憊憊。憊憊為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

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自得其天性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棟少陰之木也。空穴巖

穴也唯處此中夫自言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

得者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之人。猶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夫建鍾

鼓。列管弦。管籥也。弦琴瑟也。席旃茵。傅旒象。傅著也。旒旌也。象以象牙為飾也。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

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也。故師延為晉平公歌之。師曠知之曰亡國之音也。齊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色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

樂不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恍然若有所誘慕。誘也。慕有所思。恍然猶惕然也。

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

營。不得須臾平。營或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

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不浹於骨髓。浹潤也。狹通也。不

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

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

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

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

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

無言

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器物用也為治也為者敗

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也箕山之隱士也

堯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焉不肯就故曰志遺于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

彼而在於我。彼謂堯也我謂許由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

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外不在心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

玄同也。玄天也無非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玄天也耀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夫天下者亦吾有

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言相比也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

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

自得其天性也一日不失其身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

不得容其閒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

游於江潯海裔。潯厓也裔邊也潯讀葛覃之覃也馳要褻。建翠蓋。要褻馬名日行萬里裏燒弱之弱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目觀掉羽

武象之樂。掉羽羽舞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珍之音。激揚珍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

激楚之遺風。鄭聲鄭會晉平公說新聲使師延為桑間濮上之樂濮在衛地故鄭衛之浩樂也必為鄭衛之俗樂夫結激清楚以娛樂也遺風猶餘聲也射沼濱之高

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湏。齊於凡民故曰齊民沼沚也濱水厓也聖人處之不足

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營惑也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

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藜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採桑為樞。堵長一丈

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編蓬為戶以破瓮蔽闕擇桑條以為戶樞。

上漏下溼。潤浸北房。

侵積也北房陰堂也。

雪霜潦瀌。浸

潭菘蔣。

菘讀雪霜之貌也。浸潭之澗以生菘蔣實菘者蔣實也。其米曰鮪。胡潦讀羅繩之維。瀌讀技滅之技。

或當作技滅之技。因技瀌聲相近也。故據莊子語改之。孫編脩星衍云當作校滅之滅。因滅瀌聲相近也。當以盧君之言為是。今依改之。

逍遙于廣澤之中。而仿泮于

山峽之窺。

兩山之間為峽。

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

為愁悴怨懟。

懟病也。

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

機發也。

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鳥之啞啞。鵲之喑喑。豈嘗為

寒暑燥溼變其聲哉。

言體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烏鵲之不為寒暑易其聲。

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

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

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

宗本。

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

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士有同志同志德也。至其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

偏衷不復更離。故曰有不易之行也。

規矩不能方圓。鈎繩不能曲直。

雖規矩鈎繩無以施於此。

天地之永。登邱不可

為脩。居卑不可為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

雖窮賤不以為攝懼也。雖顯達不以為榮幸也。

高而不機。

機危也。

持盈而不傾。

傾覆也。

新而不明。久而不渝。

明也。渝變也。明讀伊南朗陵之朗。

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翺

翔。

翺翔翺翺也。翺翺翺翺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舜藏金于斯巖之山。藏珠于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也。

不利貨財。不貪勢

名。

勢位爵號之名也。

是故不以康為樂。

康安也。

不以慊為悲。

慊約也。慊讀向慊之慊。

不以貴為安。不以賤

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

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

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

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

萬物蚊蟻貞蟲蚊行蟻動之蟲也蟻讀鏡真蟲細腰之屬也蠕動蚊作蚊讀鳥敗步之蚊也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

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則骨肉靡滅無倫匹也今人

之所以眊然能視眊讀日桂營然能聽營讀法營之營形體能抗抗讀扣耳之扣而百節可屈伸察能

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

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蹠堦頭

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蹟蹠也楚人讀蹟爲蹟知猶覺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見招

之者不能聞呼之者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

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若楚白公勝將欲慮亂立

于朝倒杖策上貫其頭血流至地而不覺此之類也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豪末爲

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豪末爲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

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與人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

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中適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屨列埒之門運形也枯猶病也連屨也連屨

猶離樓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擊幽州陵連之連樓讀咭樓無松栢之樓 達吉按古無樓字連樓即連遠也所謂離樓亦即麗麗也遠麗蓋正字

而躓蹈于污壑窳

陷之中。汚壑大壑壑讀赫赫明明之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

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神情靜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多欲

之人。漠暝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漠暝猶鈍暝不知足類誘進也慕貪漠爾之漠暝讀織絹絅罔無開孔之暝也冀以過人之

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淫過還復形閉中距。則神無由

入矣。精神神也清靜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

而消逾亟。逾益也亟疾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

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沈浮猶盛衰俛仰猶升降恬然則縱

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機弩機關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

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應當之也

淮南子卷二

傲真訓

傲始也。真實也。道之實始於無有。化育于有。故曰傲真。因以名篇。

有始者。天地開闢之始也。有未始有有始者。言萬物萌兆未始有始者。始成形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

言天地合氣寂寞蕭條未始有也。夫未始有始。仿佛也。有有者。言萬物始有形兆也。有無者。言天地浩大無可名也。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孽。未有形埒垠塈。

無無蠕蠕。將欲生與而未成物類。繁憤衆積之貌。發憤也。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續紛龍莖。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競逐也。暢達也。和氣也。蒸紛雜糅也。龍莖聚會也。兆朕形怪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霏。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霄讀紺綃之綃。霏翟氏之翟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苓龍。萑蘆炫煌。蠖飛蠕動。歧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摻讀參星之參。萑蘆炫煌。采色貌也。歧讀車歧。讀曰唯也。噲讀曰尾。達吉按噲息。各本皆作噲息。唯藏本作噲。攻方言噲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噲。說文解字噲咽也。一曰噲噲也。噲一曰噲也。噲有噲訓。噲亦從之。是噲亦有息義矣。後人但知噲息而改噲為噲者。非是。

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

儲與扈洽。儲與扈洽。褒大意也。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貌也。光耀無形。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

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

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

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

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

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

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

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

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

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剖判混分。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

見其形。汪讀傳矢諸周氏之任同。若光耀之闐於無有。退而自失也。自失沒不見也。曰予能有無而未

能無無也。能有無為也未能本性自無為也故曰未能無無也。及其為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

以形。勞我以生。大塊天地之閒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莊子曰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故曰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

所以善我死也。善我生之樂乃欲善我死之樂也明死變化有知欲勸人同死生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

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趨走。寐者不知。猶有所遁。夜半有力者負舟與山走故寐者不知也。若藏天

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大丈夫以天下為室以藏萬物。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揚擢無慮大數名也擢讀鑄京

之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範猶偶也禮也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

也。言死生變化而夢故曰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也可勝計邪。譬若瘳為鳥而飛於天。瘳

為魚而沒於淵。方其瘳也。不知其瘳也。覺而後知其瘳也。今將有大覺。然

後知今此之為大瘳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

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轉病易病也紅淮之閒公牛氏有易病化為虎若中國有狂疾者發作有時也其為虎者

便還食人食人者因作真虎不食人者更復化為人公牛氏韓人淮南之人固牛食芻謂之芻豢有驗于此。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

殺其兄掩讀曰奄覘視也。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為虎爪牙也。志與心變。神與形化。志心皆變神形皆化。方

其為虎也。不知其嘗為人。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二者代謝舛馳。

各樂其成形。代更也謝敘也舛互也形謂成虎形人舛讀舛賣之舛狡猾鈍惰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萌生也夫

水嚮冬則凝而為冰。冰迎春則泮而為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

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趨歸也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也

壯傷也苑讀南陽苑達吉按南陽苑即宛縣字也古苑與宛同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

之死也。剝之若槁。罷老氣力竭盡故若槁也狡狗之死也。割之猶孺。狡少也孺罷溼氣力未盡是故傷死者

其鬼燒。燒煩燒毒行病祟人時既者其神漠。既盡也時既當老者則神寂漠漠定也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道家養形養神

皆以壽終形神俱沒不但漠而已也。老子曰以道域天下其鬼不神此謂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

其寐不寤其覺不憂。精神無所思慮故不寤志存仁義患不得至故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

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橈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橈槍慧李也杓北斗柄第七星而不能為害。

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鼓擊也熙戲也交被天和。食于

地德。交俱也和氣也地德五藏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曲故曲巧也尤過也茫茫沈沈沈讀水出沈沈正白之沈於是上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

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古者抱盛德上質樸不待仁義而萬物蕃殖也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昭其德也其道

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言天地萬物但可以用大美與而育之難以算計具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

計之有餘。以限計之故有餘也辟若梅矣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為百人酸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志故相忘也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煬炎也抱其志

德而炎於和氣故萬物雜累言成熱也煬讀供養之養孰肯解構人閒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也煩辱也夫道

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一者道本得其本故能連理千枝萬葉以少正多也是故貴有以行令

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

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陳列也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

者履大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能

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諡德道者能與日月同明也是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鈎

仁義為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

跛躄猶龜鼈不正之道也提挈人閒之際擲挾挺捫世之風俗擲引挾利也提捫猶上下也以求利便也達吉按挺各本皆作挺攷說文解字挺

拔也挺長也提捫雙聲應從藏本作挺為是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索微妙猶細小也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

况懷瓌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撥弊撥猶雜操弊音跋涉之

跋撥讀楚人言殺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

素素朴性也以利害為塵垢塵垢喻輕也以死生為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

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玉輅王者所乘有琬琰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弦之琴樂曲神物為下降者清角商聲也登千仞

之谿臨暖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暖臨其岸而目眩也滑滑亂和適也譬若鍾山之玉鍾山昆命也炊以

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

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

變。雖以天下之大。易。辭之一毛。無所概於志也。許自膝以下。腰以上也。許讀開收之閉也。夫貴賤之於

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迅也。麗過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夫秉皓

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糲。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礪。礪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

敗唯體道。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孟門山名。太行之隘也。終隆則終南山在扶風。皆險塞也。達吉

隆。慮縣為臨慮縣。亦是南臨同聲。因之。又以終南為終隆也。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湍瀨急流。旋淵

深淵也。呂梁水名也。在彭城。皆水險留滯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在野王北。上黨關也。石澗

皆險險也。達吉按。句望今漢書地理志。作句注。以義攷之。注應即汪字也。古汪望同聲。凡古字通者。皆以聲同相通。若汪與注。乃字之誤耳。古汪字作汪。注字作汪。後人但識注。不識古字汪。因之傳訛矣。是故

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門外闕。所以縣教象之書於象魏也。魏巍高大。故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一日心下巨闕。神內守也。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一原道之原也。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

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論道如川。不言而能飲人以和。適也。是故至道無為。一龍一蛇。龍能化蛇也。

能解脫。故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營惑也。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臺猶特也。簡大也。達吉按。臺簡注云。臺持也。錢別篇。台云。臺當作臺字。而本書用古文。臺不用篆文。握故仍存原文。不敢擅改。引楯萬物。羣美萌生。引楯。拔擢也。楯讀允恭之允。達吉按。引楯當作攝。從手旁。是故事其

神者神去之。事治也。休其神者神居之。不動也。道出一原。通九門。九門。天

散布于六合之衢也。設。施也。該。站。垠。堦也。該。讀人。飲食太多。以思下。該。站。讀為。堯。氏。有。反。站。之。站。寂漠以虛無。非有為

之衢也。設於無垠。站之字。設。施也。該。站。垠。堦也。該。讀人。飲食太多。以思下。該。站。讀為。堯。氏。有。反。站。之。站。

於物也。物以有為於己也。非有為于物者不為為也。物以有為于己者物已為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

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雨露

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父母天地間總也和氣也。道所貫也。响讀以口相呼之。吁是故槐榆

與橘柚合而為兄弟。言道能化同異物也。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有苗國在南方彭蠡舜時不服者三危西極山名在辰州通為一家

道所化也。達吉按辰州疑當作益州。夫目視鳩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

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

越。肝膽喻近胡越喻遠。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圈際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

申商之於治道。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為之。楊楊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拔野一毛而利天下，弗為也。申申不害也。韓昭侯相著三符之命而向刻削商者。魏公孫鞅也。

為秦孝公制相坐之法。嚴猛聞故封之為商君也。因謂之商鞅。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

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

器。鑄讀如鍾。視之視也。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

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又况比於

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榦，

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榦讀詩頌苞有三葉同。達吉按榦古文櫛字也。亦作

言榦餘也。陳鄭之閒曰。榦是榦。榦亦同字。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

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莖，遼巢彭澗而為雨。周雲密雨雲也。龍莖聚合也。遼巢彭澗，蒸積貌也。澗，榆莢之澗。

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莖，遼巢彭澗而為雨。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
察操彭薄與渥聲近也

沈溺萬物而不與為溼焉。

不與萬
比俱溼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

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

有所得儀表
規矩之巧也

然而奚仲不能為逢

蒙。造父不能為伯樂者。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溼染

緇。則黑於溼。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溼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

能復化已。

溼染石也
母本也

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况夫未始有溼。藍造化

之者乎。其為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

鏤讀婁
數之婁

由此觀之。物莫

不生於有也。

有猶
往也

小大優游矣。

言饒
多也

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閒。而復歸於大矣。

秋豪微妙故能入于無閒。孔言
道無形以豪末比道猶復為大也

蘆苻之厚。通於無整。而復反於敦龐。

厚猶薄蘆葦也苻蘆
之中白苻言其薄柯

則歸於葦故曰反於敦
龐矣苻讀麵疑之疑也

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

道無形秋豪
蘆苻已有形

故曰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而四達無境通於無
圻圻垠字也 達吉按說文解字垠或從斤作圻

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捫

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

言道所
化者大

夫疾風敦木。而不能拔毛

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蟲蠹適足以翺翔。

敦亦拔也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蟲
蠹微細故翺翔而無傷毀之患道所

費也夫與蚊蟻同乘天機。

蚊行蟻動謙微
細也天機神馬

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

其命。又况未有類也。

類形象也未有
形象道所向也

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

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

曉焉。

曉明也

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

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載行也地不定。

草木無所植。植立也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真人然後有

真知。知不詐故曰真也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

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姬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

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

煩。與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茫然仿佯于塵

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

為德。德盜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犧讀曰希猶

鑊之以剗剛。雜之以青黃華藻。鑄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剗巧工鉤刀也。剛者規

刻鑲之具也。青黃彩色之飾。剗讀詩。獬角之獸也。華藻華文也。鑄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刻尊彝為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

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矣。有閒矣。閒遠也。方其好醜相去遠也。然而失木性鈞也。鈞等是故神越

者其言華。越散也。言不守也。故華而不實。德蕩者其行僞。蕩逸僞不誠也。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

不免以身役物矣。與物為役夫趨舍行僞者。為精求于外也。精有歛盡。而行無窮

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風化也所

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

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

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據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

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圉似虎而小。一曰仙人名也。馳於方外。

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夸父仙人。棄其杖而為鄧林也。妾宓妃。妻織女。天

地之閒。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素性也。夫人之事

其神而燒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事治也。燒煩也。營慧求索。

名利者也。宅。雜精神之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暘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

有色於外矣。夫樗木色青翳而贏瘡。蝸眈。樗木苦歷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侵之。正青用洗眼。瘡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青翳。青色

象也。贏。蠶薄。蝸。蝸眈目疾也。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

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矯。拂也。夫

牛蹠之涔。無尺之鯉。涔。涔水也。涔。讀延。延。在。曷。問。急。氣。閉。口。言。也。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小山也。在。陳。留。所以然者。何

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牛。蹠。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無。下。營。宇。二。字。又况乎

以無裹之者邪。無。裹。無。形。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此。無。有。識。長。大。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

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處。其。守。故。曰。不。免。于。虛。疾。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

外也。至德之世。甘暝于溷瀾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溷。瀾。閑。放。之。閑。言。無。垠。虛。之。貌。徙。倚。猶。汗。漫。無。生。形。形。生。

元氣之本神也。故虛。敖。見。若。土。者。言。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域。之。上。是。也。宇。居。也。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鵞蒙為景柱。而浮揚乎

無眇崖之際。一。手。曰。提。挈。舉。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鵞。蒙。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為。景。柱。浮。揚。猶。遠。翔。也。無。眇。崖。畔。界。因。以。為。名。也。是故聖人呼吸陰陽

之氣。而羣生莫不顛顛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翳薄爲一。而萬物大優。渾渾蒼蒼混純大貌。故曰純樸未散也。優饒也。是故

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是說上古之時也。但甘臥治化自行。故曰雖有羿之知其無所用之。是堯時羿善射能一日落九鳥。繼大風殺窳窳。斬九嬰。射河伯之知巧也。

非有窮后羿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味味芒芒然。吟德懷和。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號曰太昊。味味純厚也。

芒芒廣大貌也。吟咏其德。被施頗烈。被讀光被四表之被也。被其德澤頗烈施於民。而知乃始。味味咻咻。皆欲離

其童蒙之心。味味欲明而未也。咻咻欲所知之貌也。離去也。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

煩多也。一齊也。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剌。竅通也。領理也。襲因也。竅法也。剌形也。言因九

天九地之形。提挈陰陽。搏捩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搏捩和調也。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

貫。貫位也。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盱盱視之貌也。是故治而不

能和下。和協也。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伯築世也。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

性命失其得。性命之本。施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施讀難易之易也。雜道以僞。儉德以行。雜

而巧故萌生。巧言爲詐。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儒孔子道也。墨墨翟

術也。徒黨也。訟爭是非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博學揚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設虛華之言以誣聖人。劫脅徒衆也。弦歌鼓舞。

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爲以求之。繁登降之禮。飾絺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

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慚跼離跂。慚讀蕭蕭無逢際之。跼跼倏徑之。僞也。各欲行

其知僞。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錯施也。擇取也。求索也。言施其巧僞索榮顯之名利也。故下言曼衍於空荒之隙也。是故百

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

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生于道。道性無欲。吉祥來止。舍也。

夫鑑明者。塵垢弗

能蕪。

蕪。汚也。蕪。讀。倭語之倭。

神清者。嗜欲弗能亂。

神清者。精神內守也。情之嗜欲不能于亂。

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

返之。

越。散也。專治也。

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元光。

而求知之于耳目。

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

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

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

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故曰聖

人之游

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

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裘者。非簡

之也。清有餘於適也。

髮扇也。髮讀。驚。鷺。食。啜。喋之。啜。簡。賤也。

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

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

無以趨行求者也。

以用也。

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

外。棄也。

孔墨之弟

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偏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

偏。身。身。不見用。偏。偏。然也。偏。讀。雷。同。之。雷。達。吉。按。說。文。解。字。偏。相。敗。也。讀。若。雷。道。德。經。偏。偏。今。若。無。所。歸。本。或。作。乘。乘。者。是。

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

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况齊民乎。

齊。民。凡。民。齊。于。民。也。

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

矣。趨舍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

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

誘。惑。也。進。也。

辯者不能說也。

說。釋。也。

者不能濫也。

濫。餽也。或作監。不能使之過監。

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

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爲也。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夭遏。開上下之內也。

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也。化物者德也。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

驪山今在京兆新豐縣南也。太行今在河內野王縣北也。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四海四方之海也。九江江分爲九也。處小隘而不塞。

橫肩天地之間而不究。肩猶開也。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竿之羣。耳分八風之調。目視

耳聽也。八風八卦之風調和也。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陽阿古之名倡也。綠水舞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趨投節也。智終天

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澹。所以養

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

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

蔚氣。蔚病也。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極至。非有其世。孰能濟

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道不得行。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

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蟄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

愴。愴讀解釋之。釋愴定也。蝥螋嗜膚而知不能平。嗜噬猶穿。夫憂患之來。攫人心也。攫迫也。非直蜂

蠆之螫毒。而蝥螋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柰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

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

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攫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

邪。稟猶動用也。今夫樹木者。灌以灑水。灑吉按孫編修星術云。文選注引許蒼雅。南子注有楚人謂水暴溢爲灑云云。當是此下原文。而各本有灑波暴溢也五字。虞

稟猶動用也。今夫樹木者。灌以灑水。灑吉按孫編修星術云。文選注引許蒼雅。南子注有楚人謂水暴溢爲灑云云。當是此下原文。而各本有灑波暴溢也五字。虞

本皆無之附。疇以肥壤。疇雍壤。或以俟考。或作噍。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榦。榦。藥。又况與一

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

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見。察。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况一世

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

職。職。事。而處士脩其道。道。先王之德也。達吉。按。脩。太平御覽作循。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

鼎重味。珠玉潤澤。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一曰象九德。故曰九鼎也。重厚也。潤澤有光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草木不夭。死九鼎重無味。字下有注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泰則鼎

輕。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許由。陽城人也。堯所聘而不到也。方回。善卷披衣皆

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見其善卷披衣而行。因曰。披衣得達樂其所。修先王之德也。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

以人得自樂其閒。自樂其道于天地之閒也。或作文德。自樂其閒。先王之德也。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

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光。譽。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

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墜。墜。火中而對之笑也。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賢人比干也。析解也。剝解有才士脚觀其有奇異。脛

也。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為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也。一曰。紂為無道。梅伯數諫。故菹

其骸。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嶢山。蓋在南陽。三川。涇。渭。汧也。涸。竭也。傳曰。山崩。川竭。亡國徵也。飛鳥鍛翼。走獸擠脚。

紂田獵禽荒。無休止時。故飛鳥折翼。走獸擠脚。無不被害也。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

其世。言聖人不能通其道。行其仇者不遭世也。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况編戶

齊民乎。聚木曰叢。深草曰薄。給及之田獵不時也。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于我。亦有繫于世矣。夫歷

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達吉按反太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都。

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嘗沒爲湖謂嫗視東城門闔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闔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墓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闔明且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爲湖與

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且而爲湖也勇怯同命無遺脫也。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

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喻賢智也蕭艾賤草皆喻不肖。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

河水獨故不得明目穉稼爲霜所凋故不得待其自熟時故曰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

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驎而求其致千里也。

兩者置發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肆舜之耕陶也。不能

利其里。所居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

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命天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

性而後能明。得其本清靜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烏號柘桑也谿子爲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谿蠻

夷也以柘桑爲弩因曰谿子之弩也。一越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船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今豫章是也雖越人所便習若無

其水不能獨浮也。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罟張而在下。雖欲翔翔其勢焉得。矰弋射身短矢也機發也翔翔鳥之

高飛翼上下曰矰。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

世也。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值采易得之菜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

列故曰慕遠也。

淮南子卷二

天文訓 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謂以謹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題篇。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太昭。馮翼翼洞瀾無形之貌。洞瀾讀挺洞。之洞瀾讀以鐵頭斫地之鑿也。道始于虛

霏。虛霏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今也。將成天地之貌也。涯垠重安之貌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宇宙生元氣。涯俗

本作清陽者薄靡而為天。薄靡者若塵。埃飛揚之貌。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一作專易。

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襲合也。精氣也。陰陽之專

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

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

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官名。伯于處。顓頊神農之閉。其後子孫

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傾高也。原道言地東南傾。傾下

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

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

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

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薄迫也。感動也。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

露。散也。散霧也。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

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冬毛也日至而糜鹿

解。日冬至麋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流。月死而羸蜚騰。宗本也。羸少也。騰也。羸肉不滿也。

言應陰氣也。騰讀若物醱炒之醱也。火上蕞。蕞讀葛。單之單。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

相應。標讀刀。未之標。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

時以當目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又引高誘注。同此。知高

許二家住本原別矣。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虎土物也。風木風也。木生于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物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會也。達吉按

御覽作陽獸也。麒麟鬪而日月食。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許齊注云。麒麟大角獸。故與日月有許齊注。鯨魚死而彗星出。蠶

珥絲而商弦絕。蠶老絲成。自中徹外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弄絲於口。兩音清。弦細而急。故先絕也。賁星墜而勃海決。黃星客星也。又作幸

星墜。隕也。勃大也。快盜也。人主之情上通于天。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人主之精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暴虛也。飄風迅也。枉法

令則多蟲螟。食心曰螟。穀之災也。殺不辜則國赤地。赤地旱也。令不收則多淫雨。干時之令不收。納則久雨為災。四

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

也。期會也。雄為虹。雌為蜺也。也。虹者雜色也。忌禁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九野。九天之野也。一野千

一百一十一隅也。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星。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辰星也。八風。八卦之風也。二十八宿。東方

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五官。六府。五官。五行之官。六府。加以穀。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皆星名。下自解。何謂九

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韓鄭也。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

其星箕斗牽牛。尾箕一名析木。燕之分野。斗與之分野。牽牛一名星紀。越之分野。陽氣始作。萬物萌芽。故曰變天。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

虛危營室。虛危一名玄楊齊之分野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幽陰也西方季秋將即於陰故曰幽天營室東壁一名承委衡之分

野奎婁一名降婁魯之分野。西方曰顯天。顯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顯天或作吳字遠吉按俗本此字皆作吳惟藏本作顯其星胃昂畢。昂畢一名大梁趙之分野

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鶻參東井。觜鶻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朱陽也西南為少陽故曰朱天南方曰炎天。其星

輿鬼柳七星。柳七星周之分野一名鶴火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翼軫一名鶴尾楚之分野何

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太皞伏羲氏有天下號也死託祀於東方之帝也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

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木色蒼龍顯其色也角木也甲乙皆木也南方火也。其帝炎帝。

炎帝少典子也以火德王天下號曰神農外託祀於南方之帝其佐朱明。舊說云祝融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熒惑五星之一也其

獸朱鳥。朱鳥朱雀也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丁皆火也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

轅氏死託祀於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土色黃也其音宮。其

日戊己。宮土戊己土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西方之帝其佐蓐收。執矩

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商金也庚辛皆金也北方水也。其帝

顓頊。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於北方之帝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

武。其音羽。其日壬癸。羽水也壬癸皆水也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

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一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

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

歲而周。周編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為亂為

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所以 讒告人君 鎮星以甲

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

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

歲而周。鎮星 一編 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

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

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

不出。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奎婁。以五月下。以五月夏

至効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牽牛。見 効 出以辰

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

四時不出。天下大飢。穀不熟為飢也。達吉按飢依高義應作饑 本或作饑飢餓也。饑穀不熟也。兩字訓異 何謂入風。距日冬至四

十五日。條風至。辰卦之風一 名融為笙也 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之風 也為管也 明庶風至四

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之風 也為祝也 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之風 也為弦也 景風至四十

五日。涼風至。坤卦之風 也為損也 涼風至四十五日。閭闔風至。兌卦之風 也為鐘也 閭闔風至四十五

日。不周風至。乾卦之風 也為馨也 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之風 也為鼓也 條風至。則出輕

繫。去稽留。立春故 出輕繫 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播穀故正 疆界治田疇也 清明風至。則出幣

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恩惠故 幣帛聘問諸侯也 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感於上象 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也 涼

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閭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秋分殺氣

國君暫槍故去鐘。磬縣垂之樂也。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也。廣莫風至則閉

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刑疑者于是順時而決之。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

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士都為四方最也。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

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微星名也。太一天神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

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圃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四宮

者所以守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太微者主朱雀。主猶典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

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南極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

五。而夏至牛首之山。牛首北極之山。反覆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

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

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

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

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日子午卯酉為一繩。繩直也。丑寅辰

巳未申戌亥為四鉤。東北為報德之維也。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四角為維也。西南

為背陽之維。西南已過陽將復。陰故曰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牟之維。常牟不進不退之貌。純陽用事不感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牟之維。達吉按常牟即相牟。

西北為躡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躡始通。之故曰躡通之維。達吉按躡各本皆

亦即侑侑漢書吳王濞傳又作方幹司馬相。如上林賦又作襄牟皆是也。亦古字通用。

作曠疑藏本誤曰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至為德德始生也日夏至則斗

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刑始殺也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

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

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邱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

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一說火星正中地漏涇也十

一月水正而陰勝水正水王也故陰勝也一說營室正中于南方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溼火

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

鵲始巢八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作於下故

流澤而出也石蟬始鳴半夏生半夏藥草蟲蟲不食駒犢鷲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駒犢黃口肌血脆弱

未成故蟲鷲鳥應陰不食不搏也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

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

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

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

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

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

度之五而升自東北至東南為兩維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者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日行一度十五日

日行一度十五日

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黃鐘十一月也。鐘者聚也。陽氣聚於黃泉之下也。

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應鐘十月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故曰應鐘。加十五日指丑。則

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有射出見也。故曰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

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呂八月也。南任也。言陽氣內藏。陰倍於

陽任成其功。故曰南呂也。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加十

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林鐘六月也。林衆鐘聚也。陽極陰生。萬物衆聚而感。故曰林鐘。加十五日指卯中繩。

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陽在上。似賓客。故曰蕤賓也。加十五日指乙。則清

明風至。音比仲呂。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呂中於陽。助成功也。故曰仲呂也。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

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也。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五

日而立夏。大風濟。濟止。音比夾鐘。夾鐘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曰夾鐘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

音比太簇。太簇正月也。簇簇也。陰衰陽發。萬物簇地而生。故曰太簇。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大呂十二月也。呂倍也。萬物萌動於下。未能達見。故曰大呂。所以配黃鐘助陽宣功也。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

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

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

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

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

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躔。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為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一辰。咸池為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

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長。孝文皇帝異母弟也。借號自稱。東帝以佞嚴道。道死于難。其四子皆為列侯。時人歌之曰。一尺綰好童。童一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為利。其土耶。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即位之元年也。一陰一陽。成氣二。二一陽一陰。成氣三。陰纒抽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一說上得二下得三。合為五。故曰合氣而為音。音數五也。

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為日。律自倍而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六或作八

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為月。而以十二月為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

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二日則明年夏至之日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遷六日今年以

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壬午冬至甲子受制。火煙青。木色青也東方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

用事。火煙赤。火色赤也南方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十二日。庚

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

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

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蟄伏之類出由戶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王故毋

伐木也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戊子受制。

則養老鰥寡。行糴鬻。施恩澤。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也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

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斷割故諫不如法度也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出薪客

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也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

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木氣溫故早出故雷早行。

戊子干甲子。胎夭卵。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

戊子干丙子。震。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夷或為電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

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為。不成為介

蟲也。達吉按為讀如為書平秩南。譎譎化也亦古字通用高義未晰。丙子干戊子。大旱。荒封燠。荒蔣草也生水上相連特大如蔣者名曰封旱燥故燠也壬

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為。不成為魚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

復榮。今八月九月時李奈復榮生實是也。戊子于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于壬子。冬乃不藏。地氣發也。丙

子于壬子。星隕。隕。限。戊子于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于壬子。冬雷其鄉。季

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也。至秋二月。季秋之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

蟄伏。靜居閉戶。殺。氣。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鬢。玉女。主霜雪也。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

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

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為帝候歲。雄鳩。布穀也。是

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

央。日為德。月為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

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與。猶說也。日出于暘

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過。一曰至。暘。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扶桑東方之野。登于扶桑。爰始將

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朏。讀若朏。諾泉之朏也。至于曲阿。有注云曲阿山名。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扶桑東方之野。是謂日明。且至于會泉。是

謂蚤食。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會重也。早。食時在東方多水之地故曰會泉。至于桑野。吉按太平御覽作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

吉按太平御覽作臻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吉按太平御覽作對於昆吾。是謂正中。昆吾。即。在南方。至于鳥次。是謂

小還。鳥次。西南之山名也。鳥所宿止。吉按太平御覽作靡于鳥次。還。作還。至于悲谷。是謂鋪時。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至

于女紀。是謂大還。女紀。西北陰地。吉按太平御覽作迴于女紀。還。亦作還。至于淵虞。是謂高春。淵虞。地名。高春時加。成民確春時也。吉按太平御覽作頓于連石。至于悲泉。

吉按太平御覽作經于隔泉。至于連石。是謂下春。連石。西北山名。將欲冥下象息春故曰下春。連石。讀腐爛之爛。吉按太平御覽作頓于連石。

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達吉按太平御覽此四句引爰止義和爰息之螭是謂縣車至于虞淵。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薄于虞淵

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之山名也。盧敖所見若士之所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倫于蒙谷。蒙谷即尚書昧谷。昧聲相屬。日入

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曙明浦涯。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二句引作日入曉。曉經細柳入虞泉之地。曙于蒙谷之流。有注云曉。曉落營山口細柳西方之野。蒙谷

蒙汜之水。又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盧。九字注云言其光在桑榆樹上。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

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至則陽

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

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有注云帝天帝也。運之以斗。運旋也。月徙一

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有注云帝天帝也。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

寅則萬物蟄蟄也。動生貌。達吉按本皆作萬物蟄藏。本同。惟太平御覽作蟄蟄也。依義御覽是今從之。律受太族。太族者。族而未

出也。出也。下有注云太族正月律。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鐘。夾鐘者。種始莢也。達吉

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夾鐘二月律。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達吉按太平

云姑洗三月律。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有注云仲呂四月律也。指

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有注云蕤賓五月律。指未。未味也。律受

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也。有注云林鐘六月律。味作味。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

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有注云夷則七月律。德以去生氣盡也。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

南呂者。任包大也。有注云南呂八月律。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入之無。指亥。亥者闕也。律受應鐘。應鐘者。應其鐘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應

鐘也。下有注云無射九月律。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黃鐘十一月律。指丑。丑者

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大呂十二月律。其加卯酉則陰陽分。

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日規始於一。

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

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調和也。因而九之。

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

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

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鐘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

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入竅。律之初生也。寫鳳

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

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

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

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

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鐘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爲和。和從聲也。一曰和也。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者皆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之人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菓定。菓定而禾熟。菓。禾德粟。孚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禾熟。菓讀如詩有貓有虎之貓。古文作秒也。達吉。按說文解字。秒。禾芒也。蓋正字應作秒。此借白花菓之菓。當之以通用。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菓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十從甲。至癸日。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銖也。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觔。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觔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

鈞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鐘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

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太陰所建。蟄蟲首定而處。鵲

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

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

東方。東井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單讀明揚之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

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

昂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氏房心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雋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涇雉。歲星舍

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作讀鄂鄂。

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闍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因讀羣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昂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皆鶡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日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襲和也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

星宜言日

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奎婁
季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字之誤也

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

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星分度

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

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

畢十六。觜鶡二。參九。東井三十三。達吉按三十三藏本作三十葉近山與鬼四柳十五
本作三十四四字非今以漢書改正

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

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昂畢魏。觜鶡參趙。

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

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仁故

柔涼也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故布施宣明也太陰治秋。則欲脩備繕兵。金德斷割故脩兵也

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水澤冰凍故剛彊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剛作堅注同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

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達吉按太平御覽
下有注云衰疾也十一歲一康。康盛也。達吉按太平御
覽康作荒下有注云蔬不

熟為荒也疑是
許音注故義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

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

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

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德吉按代諸本皆作趙惟藏本作代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蚊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井庚酉生
未木
丁火
午土
丙金
辰水
卯木
甲寅火
丑土
子水
亥木
老壯生
斗牛牽女須虛危室壁

參背畢胃
生壯
庚酉金壯
申戌火老土壯
辰卯
甲寅火生土老
老壯
角亢 氏房心 尾箕

攝提格之歲。格起言萬物承陽而起也。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登成也。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闕蓬。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闕蓬也。單闕之歲。單盡闕止也。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在乙言萬物還蒙甲而出故曰旃蒙也。執徐之歲。執壻徐舒也。伏壻之物皆散舒而出也。歲早早晚

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在丙言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柔兆也。大荒落之歲。荒大

也方萬物穢感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在丁言萬物剛

感故曰強圉也。敦牂之歲。敦牂敦感牂壯也。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為。民食二升。

午在戊曰著雝。在戊言位在中央萬物繁登四方故曰著雝也。協洽之歲。協和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和合。歲有小兵。蠶登稻

昌。菽麥不為。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在己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別維離也。涿灘之歲。涿大難脩也言萬物皆脩

其精氣也。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二升。申在庚曰上章。在庚言陰氣上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也。作

鄂之歲。作鄂零落也。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

日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熟其煌煌故曰重光也。掩茂之歲。掩蔽茂冒也言萬物皆被冒。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為。菽

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元默。在壬言歲終包任萬物故曰元默也。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于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歲

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三升。困敦之歲。困泥致沌也言陽氣皆泥沌萬物牙孽也。歲大

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在癸言陽氣始萌萬物合生故曰昭陽。赤奮若之

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也赤陽色。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為。麥昌。民食一升。

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卻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

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

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

表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日。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表。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淮南子卷四

墜形訓

紀東西南北山川較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故曰地形因以題篇

墜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四極四方之極無復有外故謂之內也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

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天地之間九州入極八極八方之極也土有九

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

東南辰為農稂后稷之所經緯也故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五月建午稼穡成也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七月建申五日滔土也

正西兗州曰弁土弁猶成也八月建酉百穀成熟故曰弁土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西

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涕州曰成土未開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氣所隱藏故曰隱土也正東陽

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氣復起東北故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

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今在泰山郡是為東嶽王屋山在今河東垣縣東北流其所出也首山在蒲坂縣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今宏農華陰山也是為西嶽岐山今扶風美陽縣北周

家所邑也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羊腸山名也說苑曰桀之居左河涕右太華

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北郡關曰羊腸坂是孟門太行之限也何謂九

塞曰太汾滎阨荆阮方城穀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太汾在晉滎阨今宏農滎池是也荆阮方城皆在楚穀阪宏農

郡滎池殺欽吟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太原關是也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雁門陰館句注是也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澤都關是也何謂九藪越之曰越之具區具區在吳

越之楚之雲夢雲夢容也秦之陽紆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區晉之大陸大陸蘇轍

焉而死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傳曰鄭有原圃猶秦宋之子孟諸孟諸在今梁園睢陽東北澤是也齊之海

隅。海隅猶崖蓋趙之鉅鹿。今鉅鹿黃阿澤是也。建吉樓黃阿澤即廣阿古字黃廣通用。燕之昭余。昭余今太原郡是古者屬燕也。何謂入

風。東北曰炎風。良氣所生。曰融風也。一東方曰條風。震氣所生也。一日明庶風。東南曰景風。巽氣所生也。一日清明風。南方

曰巨風。離氣所生也。一曰愷風。西南曰涼風。坤氣所生也。西北曰颼風。兌氣所生也。西北曰麗風。乾氣所生也。一曰愷風。

曰閼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也。一曰廣莫風。何謂大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出昆

命東北。障赤水出其東南。障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離州。紅水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南陽平氏也。

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

徑三千里。陸徑袤徑也。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

步。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海內東西長南北短。極內等也。凡鴻水淵藪。自二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息土不耗。腐爛之益多。故以填洪水。名山大山也。掘昆侖

虛以下地。掘。猶平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中昆侖虛中也。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乃誕實未聞也。上有木禾。其脩五尋。上昆侖虛上也。尋長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璇樹。不

死樹。在其西。在木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東。皆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一說沙棠木名也。臣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

其南。絳。赤色。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玉也。木禾之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

純丈五尺。純。量名也。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猶光也。橫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內

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宮滿一頭。旋室。以旋玉飾室也。一說旋室旋關可轉。旋故曰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昆侖閼闔

之中。謂閩昆侖虛門名也。孫綽涼風樓。皆昆侖之山名也。樊諫如麥飯之飯。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

其原。原本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昆侖東北陔。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

山。嶺海大海也。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書曰。積石入嶺出也。赤水出其東南陔。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水也。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

至南海。絕倫絕也。流沙流行也。泔水出其西北陔。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泔水經隴西氏道東至武

達吉披岸。或作養養。應作濊。亦作濊。即漢水也。東至武都。為漢陽。陽字疑衍。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昆侖

之邱。或上倍之。假令高萬里。倍之二萬里。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

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天帝扶

木在陽州。日之所曠。扶木扶桑也。在陽谷之南。曠猶照也。陽州東方也。曠讀無技。擯之曠也。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瓊黃蛇。葉若羅都

廣南方山名也。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衆帝之從都廣山上。天還下。故曰上下。日中時

日直入上無景。晷故曰蓋天地之中。若木在建木西。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弱水在東。建木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未端也。若日狀如蓮華。猶光也。光照其下也。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緣也。亦曰量名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殫。

達吉按蓮華。太平御覽作蓮珠。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緣也。亦曰量名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殫。

亦方千里。讀猶遠也。殫。水可居者曰渚。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渚名也。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讀常。山人謂伯爲穴之穴也。達吉按古讀元

其從兀從元。皆爲聲。是此讀元爲穴之證。古聲兀穴相同也。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也。浩亦大也。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

蓋近丹水。因其名。故曰丹澤也。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

澤。北方多寒水。故曰寒澤也。凡入殯入澤之雲。是雨九州。入殯之外。而有入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紘也。

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邱。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邱。曰荒土也。達吉按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八字出山海經。東方

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民少男多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

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鄉日之南。皆為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之國也。長不滿三尺。

三尺衣冠帶劍。西方曰金邱。曰沃野。西方金位也。因為金邱。沃野。猶白也。西方白故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沙所蓋流沙所出也。一曰澤名也。

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北方寒冰所積。因為名委羽。山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凡入紘之氣。是出

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八紘之內。入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

方土之山。曰蒼門。東北木將用事。青之始也。故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

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納陽用事。故曰陽門。據天下諸城東南角門皆陽門。是其類也。南方曰南極之

山。曰暑門。南方咸陽積溫。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西方曰

西極之山。曰閻闔之門。西方八月建酉。萬物成濟。將可及收斂闔大也。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閻闔之門也。西北方曰不周之

山。曰幽都之門。幽闔也都聚也。玄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凡入

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入紘入殯入澤之雲。以雨九州。而

和中土。中土冀州。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玕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玕琪玉名也。東南方之

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之南。禹所葬竹箭。今會稽郡出好竹箭是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

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皆物之珍也。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金美金也。石含玉之石也。華山今宏農華陰南。

山是也。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出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也。今河東永安縣也。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侖

之球琳琅玕焉。球琳琅玕皆美玉也。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古之幽都在雁門以北其畜宜牛羊馬出好筋角可以為

弓。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讀斥邱之斥文皮虎豹之皮也傳曰無終子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也請和諸戎是也。中央

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嶽泰山也王者禘代所祠因曰岱嶽也五穀桑麻魚鹽所養人者出猶生也。凡地

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山仁萬物生焉故為積德，川水智智制斷故為積刑也。論語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是也。

高者為生，下者為死。高者陽主生，下者陰主死。邱陵為牡，谿谷為牝。邱陵高微陽也故為牡，谿谷汚下陰也故為牝。水圓折

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也，皆以其類也。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清水微故

黃金出焉，龍淵所出，游淵也。玉英轉化有精光也。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

風氣多聾，林氣多癡，木氣多僵。自北至上至山氣多男，皆生子多有此病也。岸下氣多腫。達吉揅太平御覽腫作

足曰石氣多力。象石堅也。險阻氣多癭。上下險阻氣衝喉而結多癭咽也。暑氣多夭。夭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

氣多痺，邱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汚者為衍也。達吉揅太平御覽衍作廣注云下而平者為廣也。陵氣多貪，輕土多利。

重土多遲。利疾也。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也。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悍水也。中土多

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比

方寒故冰有不泮釋者。東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也。達吉

與此解同。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西方金金斷割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寐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夢悟如

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為鬼能為妖怪病人也。一說曰形殘之尸于是以兩乳為目，腹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天神斷其手，後天帝斷其首也。以無夢故曰寢居直夢。達吉按一說即山海經之形天也。古壘天殘相近。

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雁代飛。

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龍雲從龍故致雨也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雁春分而北詣嶺中也燕秋分

而去雁秋分而南詣彭蠡也故曰代飛代更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許春注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龍即此注而小異

蛤蟹珠龜。與月盛衰。

與猶隨也是故堅

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

壚讀縲繩之細細小也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

者善游。能寒

魚驚驚驚之屬是也

食土者無心而慧。

蚯蚓之屬是也

食木者多力而異。食肉者勇敢而悍。

內巖於中國之巖近鼻也

食草者善走而愚。

麋鹿之屬是也

食葉者有絲而蛾。

蠶是也

食肉者勇敢而悍。

虎豹鷹鷂之屬是也

食氣者神明而壽。

仙人松喬之屬是也

食穀者知慧而夭。

達吉按唐馬總意林引此云食水者善浮而耐寒魚屬也食土者無

心而惠蚯蚓是也食木者多力而愚麋鹿是也食桑者有絲而蛾蠶屬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魚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夭人是也與本文不同蓋所見之本異又并注語相亂故耳淨即游耐古能字惠與慧字通用食木者多力而愚并兩語為一其誤甚矣總所察引諸子書多以意刪改無所依據不足取信者也

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

貞蟲諸細要之屬也

或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

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

一陽二陰也人生於天地故曰三也

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

日數十。

十從甲至癸也

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

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

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兔。兔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

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

達吉按大戴禮記作禽鹿麋鹿故六

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

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

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爲蛤。達吉按大戴禮記蛤作蛤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

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達吉按盧辯注大戴禮記引本書云蠶食而不飲三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死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

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龜龍之屬也鱗魚龍之屬齧吞者入竅而卵生。鳥魚之屬嚼咽者九竅而胎

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膏冢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有角者

指而無後。指牛羊麋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達吉按指應作脂見周禮注。晝生者類父。夜生

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罷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

宜砥。砥者阜石也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泆

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

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東方。川谷之所

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

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

之。其人脩形兌上。大口決毗。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

地宜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未僕脩。頸印行。竅

通於鼻。末猶春也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

達吉按何休注公羊傳劉熙釋名並有急氣龜口讀字。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冰之

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翕讀發轉之聲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

焉。黑色主腎。其人蠢愚。蠢讀人謂蠢然無知之蠢也。龍口言乃得。禽獸而壽。其地宜菽。菽豆也。多大馬。傳曰。北土馬之所生。

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須惡

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禾者木春木王而菽夏

生冬死。豆火也。夏火王而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薺冬生中夏死。薺水也。水王而木

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

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

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也在中央故為主。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

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

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

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變猶化也。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

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土本也。故曰五行相生以成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

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慎民。脩長也。股脚也。天民肅慎皆有國名也。傳曰肅慎燕

曰肅微也。肅微也。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白民白身民。被髮髻亦白。女子民其貌無有須。皆如女子。奇

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隻也。股脚也。言其一人一臂一手一鼻孔也。三身民蓋一頭有三身。皆西方之國也。自西南至東南方。結習

民。羽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習民。反舌民。三苗國名也。在豫章之彭

蠶交股民脚相交切不死民不食也穿習習前穿孔達背反舌民語不可知而自相曉一說舌本在前反向喉故曰反舌也南方之國名也

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豕喙民其喙如豕鑿齒民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也三頭民身有三頭也脩臂民一國民皆長臂臂長於身皆南方之國也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

國君子國東南墟土故大人也君子國已說在上黑齒民玄股民其人黑齒食稻啖蛇在湯谷上玄股民其股黑兩鳥夾之見山海經也毛民勞

民其人體半生毛若矢鏃也勞民正理線擾不定也皆東方國也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句嬰讀為

九嬰北方之國也達吉按古句九同聲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皆北方之國也一目民無繼民

一目民目在面中央無繼民其人蓋無嗣也北方之國也達吉按無繼即無賢賢與繼通用字

唯棠武人在西北陬皆日所入之山名也瓠魚在其南野在無繼民之南瓠讀如蚌也

有神二人連臂為帝候夜在其西南方連臂大呼夜行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

昆侖華邱在其東南方在無繼民之東南也爰有遺玉達吉按遺玉說文解字作瑩玉青馬視肉其人不楊桃甘檀甘華百果所生皆異物也在水和邱

在其東北方四方而高曰邱鸞所自歌鳳所自舞故曰和邱在無繼民東北陬也三桑無枝在其西

夸父棄其策是為鄧林夸父神歌也欽河謂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死見山海經策杖也其杖生木聒耳耳垂在肩上聒讀得衣之

而或林鄧猶木也二曰仙人也昆吾邱在南方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為夏伯也詩云昆吾夏桀也軒轅邱在西方軒轅黃帝有

咸在其北方巫咸知天道明吉凶立登保之山陽谷日之所出也標桑在登保之山東方也有城

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有城國名也不周山名也城讀如嵩高之嵩簡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瑤臺帝嚳之妃也天使玄鳥降卵簡翟吞之以生契

是為玄王殷之祖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西王母在流沙之瀕地理志曰西王母石室在金城臨允西北塞外樂民拏閭在昆侖弱

水之洲水中可居曰洲三危在樂民西三危西極之山名也宵明燭光在河洲洲水中所居者燭光

所阻者龍門在河淵。湍池在昆侖。龍門在河中。馮翊夏陽界。玄燿不周。玄燿水名。一曰山名。申池在海隅。海隅方千里。

孟諸在沛。孟諸宋澤也。在睢陽東北。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太室在陽城嵩高山之別名。冀堯都冀州冀為天下之號也。燭龍在雁門

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龍銜燭以為冬呼。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

為夏。后稷壠在建木西。建木在都廣都廣南方。名說其山說其澤壠冢也。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南方復生或化為魚。在都廣建木間。

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戲也。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塚。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

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嶽外絕猶過。也。開母山名在東海中。河出積石。睢

出荆山。河原出昆侖。伏流地中。方三千里。禹導而通之。故出積石。積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南。下有荆。標原。離州。侵也。達吉按。睢出荆山。睢字誤。當為洛古字。作雒。故誤為睢也。荆。標原。當與。離。標原。古字。荆。離。相通。無。標。則。字。之。誤。也。孫。編。修。謂。梁。古。文。作。雒。形。與。標。近。後。人。多。見。雒。少。見。標。因。之。而。亂。耳。淮出桐柏山。睢出羽山。桐柏山。清

漳出楛戾。獨漳出發包。楛戾山在上黨。治發包山一名。鹿。苦。山。亦在上黨。長子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清。河。達。吉。按。錢。別。駕。云。鹿。苦。地。理。志。作。鹿。谷。苦。字。誤。應。作。谷。清。漳。說。文。解。字。以。為。出。姑。山。大。要。谷。地。理。志。以。為。出。大。龍。谷。要。應。亦。形。近。亂。也。古。海。經。云。楛。戾。之。山。沁。水。出。焉。水。經。同。蓋。因。漳。下。流。互。受。故。以。沁。水。所。出。之。山。為。清。漳。所。出。耳。發。包。水。經。作。發。鳩。古。字。鳩。或。為。知。知。與。羽。同。因。字。因。聲。故。亦。通。用。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時。泗。沂。皆。在。南。陽。洛出獵山。獵山在北

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是。也。汶出弗其。流合於濟。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達吉按。弗其地理志作不其。弗不通用。漢出嶧冢。

經出薄落之山。嶧冢山。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離州。入江。薄落之山一名。奔。頭。山。安。定。臨。涇。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渭出鳥鼠同

穴。伊出上魏。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會於澗。又入河。與渭川也。上魏山名。處則未聞。達吉按。渭水諸書皆出雍州。侵唯此書與周書作川。雒出熊耳。熊耳山在京師上。雒西北也。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達吉按。山海經水經皆云。汾出管涔山。

山在京師上。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達吉按。山海經水經皆云。汾出管涔山。

山在京師上。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達吉按。山海經水經皆云。汾出管涔山。

山在京師上。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達吉按。山海經水經皆云。汾出管涔山。

山在京師上。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達吉按。山海經水經皆云。汾出管涔山。

山在京師上。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達吉按。山海經水經皆云。汾出管涔山。

山在京師上。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達吉按。山海經水經皆云。汾出管涔山。

古字燕管京
磬聲近通用 衽出漬熊。溜出目餘。目餘一名冢樹山在京北上 丹水出高褚。高褚一名冢樹山在京北上 股出嶠

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梁。鎬山一名高陵山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內共縣北或曰在臨慮西 達吉按河內共縣諸本及藏本皆作功汝河內無功縣當作共故改之。

給合出封牟。結給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 遼出砥石。釜出景。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景山在邯鄲西南釜

水所出南澤入漳其原浪沸湧正 岐出石橋。呼沱出魯平。魯平山名呼沱并州之侵也今中山漢昌

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謂之釜口 泥塗淵出櫛山。櫛山名呼沱河是 達吉按孫德修云魯平疑當

作魯乎此山亦名武夫古聲武魯夫乎相近又攷 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明庶

流於北燕北塞外也 達吉按錢別駕云維濕濕字當作瀝瀝水出右北平波靡縣東南至無 諸稽攝提。條

終入庚庚水至雍奴入海出地理志即經流燕京之水也若濕出平原高唐與此不涉非是 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良為條風

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良為條風 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明庶 赤奮若。清明

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 共工。景風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面 諸比涼風之所

生也。諸比天神也 皋稽。閶闔風之所生也。皋稽天神也 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隅強

也乾為 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窮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桀 寗生海人。寗人之 海人生若

不周風 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寗。達吉按此字藏本作容恐 者生於庶人。羽

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蟲 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

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

獸。介鱗生蛟龍。介鱗鱗蟲之先蛟 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

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介國也龜之先 先龍生玄龍。玄龍生靈龜。靈龜生庶

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容。煖一讀曠當風。乾燥之貌也。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

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與乎外。肖

形而蕃。肖像也。言相代。象而蕃多也。日馮生陽闕。日燭木。陽闕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

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之草先也。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

醴泉生皇草。皇草生庶草。凡根芟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也。屈龍游龍也。

也。詩云。隔有蓀。龍言屈字之誤。屈龍生容華。容華芙蓉草花。蓀。蓀疏也。無根水中草。蓀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

浮生不根芟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達吉按太平御覽御作仰下同下有注云正土中土也其氣上曰埃中央

天也。埃天五百歲生缺。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缺注云缺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似與黃金下注語相亂。缺五百歲生黃埃。黃

埃五百歲生黃頌。黃頌五百歲生黃金。黃金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頌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

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黃泉黃龍之灼也。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

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青會青石也東方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亦與下注語相亂。青會八百歲

生青頌。青頌入百歲生青金。青金入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青龍入藏

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

通而合于青海。東方之海。壯土之氣。御于赤天。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有注云壯土南方之土。赤天七百歲生

赤丹。達吉按太平御覽注云赤丹砂也南方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赤丹七百歲生赤頌。赤頌七百歲生赤金。南方火其色赤

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捷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注云丹砂不化為白而可以為金故曰赤頌也當有誤字而無放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

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

合于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捷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弱土西方土也白天九百歲生白馨。白

馨九百歲生白頌。白頌九百歲生白金。白馨馨石也白頌水銀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白金千歲

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

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捷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牝土北方土也

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也玄砥六百歲生玄頌。玄頌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為玄雲。陰陽相

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天流下也其通流之水皆入于

也海

淮南子卷五

時則訓 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也故曰時則因以題篇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招搖斗建昏參中。日尾中。參西方白虎之宿也是月將且時中於南方其

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太暉之神治東方也甲乙木日也盛德在木木王東方也 逮吉按

孟冬注語則有者是因從之。其蟲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散為鱗鱗 律中太簇。其數八。律管音也陰衰

陽發萬物太簇地而生故曰太簇。其數八五行數五木第三故曰八也。其味酸。其臭膻。木味酸酸之言膻也萬物鑽地而生膻木香膻 其祀戶。祭先脾。

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祀戶也脾屬土陳設俎豆脾在前也春木勝土言常食所勝也一曰脾屬木自用其藪也

逮吉按錢別駕云說文解字肉部曰腎水藏也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肝木藏也皆無異義唯心部曰人心土藏

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說同鄭康成駁

之曰月令祭四時之位與五藏上下之次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

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與五行之氣同也今醫病

之法以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則有膠也若反其說不死為劉鄭說與素問合與古尚書異說文解字既

以心為土藏而與肉部不侔者疑後人以博士說改之博士者僕之醫官也誘注此訓一說即許君之義也知未

必是許注矣。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東方木火母也氣溫故東風解凍凍振動蘇生也 魚上負冰。鰌祭魚。是月之時魚應陽而動上

魚冰也鰌鰌也是月之時鰌祭鰌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也。候鴈北。是月時候之應鴈從彭蠡來北過周洛至漢中孕卵殼也 天子衣青衣。乘蒼龍。周禮

尺已上曰龍也。服蒼玉。建青旗。服佩也熊虎曰旗 食麥與羊。麥金穀也羊土畜也是月金土以老食所勝先食麥以麥為主也 服入風水。饗

其燧火。取銅鑿中露水服之八方風所吹也取其木燧之火炊之其讀該備之該也 建東宮御女

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也琴瑟木也春木王故鼓之也 其兵矛。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 其畜羊。羊土木之朝母故畜之

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是月之朔天子朝日于青陽左个東向堂故曰青陽北頭室故曰左个个。隔也。春令寬和之令也。逮吉按各本此下雜用呂氏春秋注語唯藏本如是知藏。

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布陽德施柔惠也。慶。賞。賜。予也。省減徭役之勞。輕其賦。斂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

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率使也。迎歲。迎春也。東郊。郭外八里之郊也。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

用牡。祠位。壇場。辟攝之位也。幣。圭。璧也。禱。鬼神求福也。祥也。人神曰鬼。天神曰神。犧牲。用牡。尙。蠲。潔也。禁伐木。春木王。當長。養。故。禁。之。也。毋覆巢。殺胎夭。毋麝

毋卵。胎。獸。胎。懷。妊。未。育。者。也。麝。子。曰。天。鹿。子。曰。鹿。州。未。斂。者。皆。禁。民。不。得。取。蓄。庶。物。也。毋聚眾。置城郭。掩骼葬骹。毋。聚。合。大。衆。建。置。城。郭。以。妨。害。農。功。也。骼。骨。有。肉。掩。覆。種。藏。之。慎。生。氣。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旱落。國乃有恐。孟。春。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用。火。氣。動。于。上。故。孟。春。寬。仁。而。秋。正。金。鐵。之。令。氣。不。和。故。民。疫。疾。風。雨。猥。至。故。黎。莠。蓬。蒿。竝。興。萬。疏。蕪。之。草。竝。興。盛。也。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春。行。之。故。為。敗。氣。不。和。故。雨。霜。大。雹。仲春之月。招搖

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孤。星。在。輿。鬼。南。是。月。昏。時。中。于。南。方。建。星。在。斗。上。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

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是。月。萬。物。去。陰。夾。陽。聚。地。而。生。故。曰。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

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自。冬。冰。雪。至。此。春。分。穀。雨。故。曰。始。雨。水。桃。李。于。是。皆。秀。華。也。蒼庚鳴。鷹化為鳩。蒼。庚。爾。疋。曰。爾。庚。黎。黃。楚。雀。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

旗。食麥與羊。服入風水。饗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

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太。廟。東。向。堂。中。央。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囹。圄。也。省。之。赦。輕。微。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毋。笞。掠。言。不。用。也。止。猶。禁。也。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順。春。陽。長。養。幼。小。使。繁。茂。也。無。父。曰。孤。無。子。曰。獨。皆。存。之。所。以。橫。陽。氣。也。

也省之赦輕微也在足曰桎在手

日梏毋笞掠言不用也止猶禁也

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

順春陽長養幼小使繁茂也無父曰

孤無子曰獨皆存之所以橫陽氣也

故草木不句萌。擇元日令民社。元者善之長也。日從甲至癸也。社所以為民祈穀。嫌日不吉。故言擇元也。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

聲。蟄蟲咸動。蘇。分等也。冬陰閉。固雷伏不發。是月陽升。雷始發聲也。咸皆動蘇生也。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

且發聲。鐸。木鈴也。金口木舌。為鐸。所以振告萬民也。兆。大數且猶將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以雷電合房室

者。生子必有瘖聾。頭精癡狂之疾。故曰不備。必有凶災也。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度。丈尺也。量。釜鍾也。鈞等也。衡石。稱也。百二十斤為石。角。平也。斗。稱

量器也。端權槩。端。正也。稱。錘曰端。槩。平斗斛者。權。槩。平斗斛者。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

大事。戎旅征伐之事。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是月尙生育。故不用犧牲也。更代也。以圭璧皮幣代犧牲也。皮。謂鹿皮也。幣。謂玄纁。束帛也。翟

記曰。幣。帛圭皮。告于祖禰者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發而行。秋節殺。勝之令。故

寒氣發至。寇戎來征。伐其國也。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仲春行冬陰之令。陰氣勝。陽故陽不勝。則麥不升。穀民相殘。賊

也。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煥氣早來。蟲螟為害。仲春行夏太陽之令。故大旱。陽氣熱。故二

月官倉。其樹杏。二月。與農播穀。故官倉也。杏。有竅在中。竅在中。象陰布散在上。故其樹杏。季春之

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日牽牛中。七星。南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牽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日。時中于南方也。其位東方。

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姑。故也。洗。新也。是月陽氣發。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

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鴛。桐。梧桐也。是月生華。田鼠。鼯鼠也。鴛。鴛鴦也。青徐謂之鴛。幽冀謂之鴛。虹始見。

萍始生。虹。婦。練也。詩云。婦練在東。莫之致。指萍水藻也。是月始生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

羊。服八風水。饜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

于青陽。右个。東向堂南頭。室。故曰右个。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舟。牧主舟之官也。是月天子將乘舟而漁。故反

于青陽。右个。

舟牧主舟之官也。是月天子將乘舟而漁。故反

覆而視之恐有穿漏也。天子烏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烏猶安也。自冬至至此而安乘舟故曰始乘也。薦

捷也。鮪魚似鯉而大。捷此魚於寢廟。祈於宗祖。求麥實。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遂吉。按烏始乘舟。各本烏皆作焉。往烏猶安也。各本皆作焉。猶於也。是月也。生氣方盛。

陽氣發泄。發泄猶布散也。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發困倉。助貧

窮。振乏絕。無財曰貧。餓寒曰獨。曰窮。振救也。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聘問禮之。將與焉。治也。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水土之官。也是月

下水上騰。有恐侵漬。傷害五穀。故循行。循視之也。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

獵畢。弋罝罟。羅罟。餒毒之藥。毋出九門。畢掩也。弋。繳射也。詩曰：弋鳧與鷹。罝。罟也。詩曰：鸞。鸞于飛。畢之罟。罟。罟也。詩曰：鸞。鸞于飛。畢之罟。乃禁野虞。毋伐桑柘。桑柘皆可養蠶。故禁民伐

之。鳴鳩奮其羽。戴雉降于桑。鳴鳩奮其羽。直刺上飛入雲中者是也。戴。具撲曲。管筐。撲持也。三轉謂之撲。撲讀南陽人言。山陵同曲。簿也。青徐謂之曲。員底曰管。方底曰筐。皆受桑器。逮吉。按三轉謂之撲。錢別駕云。當作三轉謂之撲。孫德修云。撲即曲。簿說文解字曰。專六寸簿也。三轉或當作三。專三專者。一尺有八寸。兩說無可定。從姑附之。俟攷。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

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樂所以移風易俗也。故擇吉日

大合之以致歡和。乃合牦牛。騰馬。游牝于牧。牦牛。特牛也。騰馬。騰駒。跳。跳。舍。將羣者也。游。從。牝。於。所。牧。之。地。風。合。之。牦。讀。萬。萬。之。藹。令國饑。九

門磔攘。以畢春氣。磔。散。宮。室。中。區。隔。幽。閉。之。虞。擊。鼓。大。呼。以。逐。不。祥。之。氣。如。今。驅。疫。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磔。大。陽。氣。盡。之。故。曰。畢。春。之。氣。也。行是月令。

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季春行冬。寒殺之氣也。故寒氣時起。草木

上。疎。曰。肅。也。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季春行夏。充陽之令。氣不和。故民疾疫。雨澤不降。故草木不登。成也。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

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秋金氣用事水之母也季春行之故三月官鄉。多沈陰爲雨也金爲兵革故並起也

其樹李。三月科民戶口故官鄉也李亦有核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日婺女中。翼

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婺女一曰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炎帝之神治南方也丙丁火日也

須女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中于南方其蟲羽。其音徵。徵陽用事鱗徵羽羽律中仲呂。其數七。是月陽數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故曰中呂其數

七五行數五火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也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回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神託祀於竈是月火王故祀竈肺

金也祭火之肉先用所勝螻蟈鳴。邱蟻出。螻蟈蟈蟈蟻蟻也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鳴王瓜生。苦菜秀。爾正瓜楛樓也

而實曰秀苦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順火食菽與雞。菽豆連皮也雞豆皆屬火之所養也服

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火王南方故處南宮也其兵戟

戟有枝幹象陽布散也。戟或作弩也。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南向堂當盛陽故曰明堂東頭室故曰左个居是室行是月之令也雞羽離陽也故

畜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郊歲迎夏也南郊七里之郊也還乃賞

賜。封諸侯。脩禮樂。饗左右。還從南郊還也賞賜有功割土封爵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也脩治禮樂所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左右近臣也命太尉

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太尉卿官也命使也贊白也才過于人爲傑選擇賢良孝弟舉而用之蓋非太尉之職故特命之也行爵出祿。佐天

長養。繼脩增高。無有隳壞。毋與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

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麥始升故以彘嘗麥麥豕水畜宜先薦寢廟孝之至也聚畜百藥。靡

草死。是月陽氣極盛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則草歷之屬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四月陽氣感於上及五月陰氣作於下故曰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順殺氣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鄰入保。孟夏感陽當助長養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故苦雨殺穀不得滋長也四方之民

來入城郭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冬寒閉固之令故草木早枯大行水敗壞其城郭奸時違行之應也

春令則蝨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孟夏當繼脩增高助陽長養而行秦時啓壘之令故致蝨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言暴風來至使當秀之

草不長茂四月官田其樹桃四月勉農事故官田也桃說與杏同後李熟故四月桃也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且

危中亢東方蒼龍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危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日時中於南方也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

中糴賓是月陰氣糴糴在下象主人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

至螻蝦生螻蝦世謂之天馬一名鵠始鳴反舌無聲鵠伯勞鳥也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殺蛇於木傳曰伯趙氏司至者反舌

百舌鳥也能辨變其舌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百舌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無聲故無聲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駟服赤玉載赤

旗食菽與雞服入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

其畜雞朝于明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室也命樂師脩鞀聲琴瑟管簫調竽篪飾鐘磬

管一孔似笛蕭今之歌籥是也籥讀池澤之也執干戚戈羽干盾也戚斧也戈戟屬也羽舞者所持翮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

大雩帝用盛樂國之山川百源能與雲雨者皆祈祀之也雩旱祭也天子以雛嘗黍雛新雞也

而言嘗黍者以穀為主也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也含桃鷺所食食故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禁民無刈藍以染為藍青未成故毋

燒灰是月草木未成不天物也毋暴布火感日猛暴布則脆傷也門閭無閉闕市無索門城門也闕里門也民順陽氣歡布在外當出入故不閉也闕要塞

也市人聚也無挺重囚益其食挺繳也存鰥寡振死事老無妻曰鰥老無夫曰寡也皆存之有先人為死難振起其子孫也游牝

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是月牝馬懷胎已定故別其羣不欲騰駒騾傷其胎育故說日長至陰

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諱事無徑以定晏

陰之所成。專無徑常先請詳而後行也。晏陰微陰也。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解也。蟬鼓翼始鳴也。半夏生。木堇榮。半夏藥草也。木堇朝榮。莫落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也是月生榮。華可用作蒸也。雜家謂之朝生。一名發詩云。顏如舜華也。

禁民無發火。發起也。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邱陵。處臺榭。順陽宣明也。一曰望雲物占氣祥也。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

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水凍故電霰傷害五穀也。冬氣閉藏又多雨水。故道險壞不通。利暴害之兵。檣來至也。行春令。則五穀不孰。百

騰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好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百騰動。股翅騰也。時起害穀。故國饑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

成。民殃於疫。有核曰果。無核曰臚。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草木零落。果實蚤成。非其時氣。故民有疾疫也。五月官相。其樹榆。是月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

榆說未聞也。達吉按太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日奎中。心東方蒼龍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也。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黃帝之神治中央也。戊己土。日也。盛德在土。土王中央。其蟲贏。其音

宮。羽落而為贏。贏蟲為之長。宮土也。位中央。五音之主也。律中百鐘。其數五。百鐘林鐘也。是月陽氣陰起。生養萬物。故曰百鐘。其數五。五行數土第五也。其味甘。

其臭香。土味甘也。土臭香也。其祀中霤。祭先心。土用事。故祀中霤。中霤室中之祭祀。后土也。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心土也。自用其土也。涼風始至。

蟋蟀居奧。蟋蟀蜻蛚。蛩織也。詩曰。七月在野。蟋蟀居奧。此曰居奧。不與經合。或作壁也。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蚺。秋節將至。鷹自習擊也。蚺馬蛇也。幽冀謂之秦渠。蚺讀奚徑之徑也。天子衣黃衣。乘黃騮。服黃玉。建黃旗。黃順土色也。黃讀登餘之登也。食稷與牛。稷牛皆屬土也。服八

風水。饗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季夏中央也。劍有兩刃。喻無所生也。一曰喻無所主。皆主之也。達吉按太平

御覽引作無所不主。其畜牛。朝于中宮。是月天子朝于中宮。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鼈。漁人掌漁官。漁蛟鼉龜皆魚屬也。鼈可作鼓。詩云。鼈鼓。泮泮鼈可作鼈。傳曰。楚人獻鼈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宋龜羹。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鼈。神可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達吉按鼈鼓泮泮詩異本也。古登有升義。三字疏解為精。令傍人入材葦。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

入材葦。傍人掌他澤官也。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

入材葦。傍人掌他澤官也。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

入材葦。傍人掌他澤官也。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

入材葦。傍人掌他澤官也。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

秩芻以養犧牲。

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言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者謂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芻也

當所當出芻聚之以養犧牲也

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為民祈福行惠

命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桴鼙厚席蓐

達吉按說文解字葬字從死在艸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此云厚席蓐者蓋言葬義故下云以送萬物歸也

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

婦人能別五色故染采白與黑為黼青與

黑為黻黑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質美也良善也

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

宜偏也明

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

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與兵必有天殃

殃

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

是月大暑土潤溽暑溽重也又有時雨可以殺草為糞美土疆土分畔者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

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

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風而行其令故穀實解落民疾病風欬嗽上氣象春陽布散民遷徙者也

行秋令則邱

隰水潦稼穡不孰乃多女災

邱高也隰卑也言高下皆有水潦故殺稼令不熟也陰氣過差故多女災女災生子不育也

不育之義也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擊四鄙入保

冬陰肅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鷹隼蚤擊四界之民皆入城郭保聚

也六月官少內其樹梓

六月植稼成熟故官少內也梓說未聞也

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且畢中

斗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畢西方白虎之宿是月平日時中於南方也

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

少昊之神治西方也庚辛金也盛德在金

金王西

其蟲毛其音商

金氣寒保者衣毛毛蟲虎為之長商金也位在西方

律中夷則其數九

夷傷也則法也是月陽衰陰盛萬物凋傷應法成性

故曰夷則也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也

其味辛其臭腥

金味辛也金臭腥也

其祀門祭先肝

孟秋始內入由門故祀門也肝木也祭先之用所勝

也一日肝沈金自用其藏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是月鷹搏鷙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用

是時乃始行殺戮刑罰順秋氣也

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

白順金色也白馬黑毛曰駱達吉按黑毛之毛讀曰旄謂尾及鬣也爾

釋曰白馬 食麻與犬服入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金王西故

其兵戈捷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其兵鏡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而章明之故曰總章

左个南頭室也居是室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損氣立秋之日天

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西郊九里之外郊也還乃賞軍率武入於朝軍率

也武勇者 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

四方順循也四方天下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決斷也平治也天地

始肅不可以禱禱殺也殺氣始行也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成薦進也命

百官始收斂孟秋始內也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脩城郭繕宮室是月月麗于畢俾滂沱矣故備水潦也

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封侯列土封邑也大官九命之爵也重幣金帛

之備也大使命卿使之金氣收斂皆所不宜行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孟秋陰也復行冬水王之

令故陰氣勝也其介蟲敗穀也陰氣谷故戎兵來也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旱也陽氣還者此

月涼風而反行溫風之令故敗穀令無實也 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寒暑相干故不節

多瘧疾瘧疾寒暑所生也 七月官庫其樹棟庫兵府也秋節整兵故官庫也其樹棟棟實鳳皇所食今雒城旁有樹棟實秋熟故其樹棟也棟讀練梁之練也仲秋之

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日嘗蒿中牽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蒿蕪西方白虎之宿是月平日時中於南方也其位西方

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南任也言陽氣呂旅而志助陰陰任成萬物也其味辛其臭

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候時之鴈從北漢中來過周維南至彭蠡也玄鳥歸秋分後歸鴈所也羣

鳥翔寒氣至羣鳥肥感試其羽翼而高翔翔者六翮不動也或作養養育其羽毛也 達吉樓天子衣白

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入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

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也 大廟中央室也命有司申嚴百

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曲也撓弱 也言平直也決獄不當反受其殃反 還是月也養長老授

几杖行桴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草養曰芻穀養曰豢案其簿 書開租之案讀宦學之官視肥臞全

粹全無虧缺也粹毛色 補也粹讀禍崇之崇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儺以御

秋氣儺猶除也御止也止秋氣不使 為害儺讀蹀蹀難之難氣或作兵以大嘗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

國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都曰城邑曰築穿竇窖脩困倉穿竇所以通水不欲地涇也穿窖 所以盛穀也窖讀窖藏人物之窖乃命有司趣民收

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倍

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涸疑竭涸或作 咸感言陰勝也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

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理通 也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

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 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

春陽氣而行其令故雨不降又溫煦之仁故草

水生榮華也氣相干必有災咎故國大惶恐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

生行炎陽之令故旱涸氣熱 故蠶蟲不藏使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行冬寒氣激之令 故有風災又冬開

藏故收雷先行草木蚤死也八月官尉其樹柘尉戎官是月治兵故官尉傳曰斧 舌大夫為中軍尉柘說未聞也季秋之月招搖指戌

昏虛中日柳中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也 南方朱雀之宿是月平旦於南方也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

其音商。律中無射。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是月時候之鴈從北漢中來南之彭蠡蓋以為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稱弱故在後爾。賓雀者老雀也。栖宿入堂。

宇之閒如賓客者也。故謂之賓大。水海水也。傳曰雀入海為蛤也。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豺似狗而長尾其色黃。是月時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戮禽也。

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入風水。饗柘燧火。西宮

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个。西向堂北頭室。故謂右个也。命有

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

事備收。舉五穀之要。冢大也。宰治也。卿官也。要簿書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天子籍田千畝。故曰帝籍之收。籍田所收之穀也。神倉倉

也。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霜降天寒朱漆難成。故百工休止不復作器也。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

堪。其皆入室。詩曰入此室處是也。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是月上旬宮吹笙。習禮樂饗上帝。用犧牲合諸侯之制度。車服之差各以其命數也。百縣圻內之縣言百舉全數爾。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鄩。五鄩為縣。然則縣二千五百家也。達吉按注學宮本或作學官。為

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

度。來歲明年受朔日如今計吏朝賀豫明年之曆日也。度者職貢多少有常也。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戒。戒兵也。刀劍矛戟矢也。五戒命太僕及

七駟咸駕。戴珪授車以級。皆正設于屏外。級等也。授當車者以高下各隨其等級。正立設陳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正曰門內之垣謂

之樹垣者也。司徒搢朴。北嚮以贊之。搢插也。朴以教導也。插置帶間贊相威儀也。司徒主衆教導之也。天子乃厲服廣飾。執

弓操矢以獵。是月天子尙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命主祠祭禽四方。命教也。主祠典祀之官也。祭禽四方祀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

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之於四方也。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螽蟴咸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

儉伏也青州謂伏為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不當謂無德受祿也不宜謂不孝也一日所養者無動於國其先人又無賢德所不

宜養故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大嘗麻。先薦寢廟。至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窶。

季秋陰氣而行夏月霖雨之令故大水。火氣熱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

飢望鼻不通利也。孰讀怨仇之仇。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

冬水純陰奸謀所生故多盜。賊使邊竟之民不安寧也。則

土地見侵削為隣國所分裂也。

行春令。則燠風來至。民氣解惰。師旅並興。

春氣陽溫故燠風至。民氣解惰也。木于金故師旅並興也。二千

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也。

九月官候。其樹槐。候望也是月繕修守備故曰官。候也槐懷也可以懷來遠人也。

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

危中。旦七星中。

危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七。星南方朱雀之宿是月平日時中於南方。

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

水。顛頊之神治北方也。壬癸水。日也。盛德在水。水王北方也。

其蟲介。其音羽。

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甲蟲鱗為之。長羽屬水也。

律中應鐘。其數

六。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成故曰應。鐘其數六五行數五。第一故曰六也。

其味鹹。其臭腐。水味鹹也。水臭腐也。

其祀井。祭先腎。井水給人。故祀也。井

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也。腎水自用其藏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雉入於淮為

蜃虹陰中之陽也。是月陰感故不見。

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順水德也。熊與虎曰旗。

食黍與蕪。服八

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

水王北方。故處北宮。

其兵鍛。其畜彘。彘者却內

象陰閉。歲水畜。

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

北向堂西頭室故曰左。个。居是室行此月令也。

命有司脩羣禁。

順陰閉諸所當禁皆使有

司禁也。

禁外徙。閉門閭。大搜客。

傳曰禁舊客為露情也。有新客搜出之為覲。覲也。門城門也。閭里門也。嚴閉之守備也。

斷罰刑。殺當罪。

諸罰刑當決也。當罰正罪故殺之也。

阿上亂法者誅。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也。誅治也。

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

有忠節。猶義死王事者。賞其子孫也。幼無父曰孤。無夫曰寡。皆存慰之也。

是月

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

藏。命司徒行積聚。脩城郭。警門閭。脩棧閉。慎管籥。固封璽。封璽印也脩邊境。完

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飾治也。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也。棺槨衣衾薄厚各有差等。故審之。營邱壝

之。小大高薄。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營度也。邱壝冢也。小大高下各有度量也。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

器。案度程。堅致為上。案視也。度法也。堅致功牢也。為故也。上盛也。達吉按堅致禮記作功致。故注云功牢也。致即密緻之緻。古無緻字。工事苦慢。作

為淫巧。必行其罪。苦惡也。慢不牢也。淫巧非常之巧也。故行其罪。苦禮監會之監。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

宗。蒸冬祭也。於是時大飲酒而祭。求明年之福。祥也。凡屬天上之神日月星辰皆為天宗也。大禱祭于公社。畢饗先祖。禱求也。公社后土之祭也。生為上公死為貴神。故曰公也。畢饗先祖先公後私之義。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勁。肄習也。對強貌。乃命水

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掌水官也。師長也。賦稅也。毋或侵牟。牟多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

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氣散。故凍閉不密。地氣發泄也。民多流亡。象陽氣布散也。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

蟄蟲復出。冬當閉藏。反行夏感陽之令。故多暴風。陽氣溫故感冬不寒。令蟄伏之蟲復出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

地侵削。秋氣干。冬大寒。不當雪而雪。不當霜而霜。故日不時也。小兵數起。隣國來伐。侵削其土地。十月官司馬。其樹檀。冬閉講武。故官司馬也。檀陰木也。仲

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軫南方。朱鳥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其位北方。

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黃鐘者。陽氣聚於下。陰氣感於上。萬物黃萌於地中。故曰黃鐘也。其味

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圻。鶉鳴不鳴。虎始交。鶉鳴山鳥。是月陰感。故不鳴也。虎陽中之

陰也。陰氣感以類發也。交讀將校之校。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菽。服八風水。饗

陰也。陰氣感以類發也。交讀將校之校。

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歲。朝于玄堂太廟。北向堂中

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

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達吉按有諸本皆作又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僞之人。命曰暘月。陰氣

乃命大倉。秬稻必齊。麩葉必時。會主醴酒官也。醴釀米糲使化熟。故謂之會。會讀有蒙之

熇必潔。水泉必香。淇漬也。熇炊必令圭潔也。水泉香則酒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

忒。陶器瓦器也。炊亨必得其適。故曰無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能與雲雨是月也。農有

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詰呵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

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大加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聲絲竹金石之聲也。色美寧身體。安形

性。閉情欲也。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邱蟪結。麋角解。荔馬荔草也。芸芸蒿菜名。邱蟪蟲也。結屈結也。麋角解墜皆應微陽氣也。水

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罷涂闕庭門閭。築囹圄。

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三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夏氣炎陽故其國旱也。清

獨相干故氛霧冥冥也。十一月雷發聲非其時故言乃也。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氣水之母也。故用水水金用事

故有大兵也。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春陽氣蟄伏生故蟲螟敗。水泉竭也。陽干陰氣不和故多疾癘也。十

一月官都尉。其樹棗。冬成軍師故官都尉棗取其赤心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日氏中。婁西

方白

處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氏東方
蒼龍之宿是月半旦時中於南方也
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也萬物萌動於黃泉未能達見所以
旅去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賢鴈北鄉鵠

加巢雁在彭蠡之水皆北向將至北
巢中也鵠感陽而動上加巢也雉雉雞呼卵詩云雉之朝雉向求其
雌是也雞呼鳴求卵也天子衣黑衣乘鐵

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菟服入風水饜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

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右个東
頭室也命有司大儺劓磔出土牛大儺
今之

逐陰驅疫為陽導也劓磔四面皆儺犬羊以穰四方之
疾疫也出土牛今鄉縣出勸農耕之土牛於外是也命漁師始漁是月將捕魚故命其
長也漁讀論語之語天子親往

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擗
合命樂師大

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

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十二次窮於牽牛中也紀道窮於故宿也星周
於天者謂二十八舍更見南方至是月周匝也令靜農民

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

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賦
布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國供

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

蚤降介蟲為禡四鄙入保秋節白露故白露蚤降介甲之蟲為禡災
金氣為兵故四竟之民入城郭自保守也行春令則胎夭傷

國多痼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之令氣不和故胎養天
傷國多篤疾逆風氣之由也故命之曰逆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

雪不降冰凍消釋夏氣炎陽又多霖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
而不降冰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皆干時之徵也十二月官獄其樹櫟十二
月歲

盡刑斷故獄官也櫟可以為車轂
木不出火惟櫟為然亦應除氣也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碣石
在遼

西界海水西畔朝鮮樂浪之縣也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無山字注云碣石在東北海中朝鮮東夷東方有大人之國也。

地。青土樹木之野。樽木樽桑。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皆日所出之地也。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太皞伏犧氏東方木德之帝也。

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剛強侵陵人句芒木神司主也。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空。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

禁止。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北戶孫國名也日在其北皆為北向戶故曰北戶孫。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北戶烏孫注云北戶日在其北向以為戶。貫

顛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為神農

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顛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為高辛氏火正號為祝融死為火神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赤帝著明審誤也祝融融工也萬物感長屬而工也程文學云此亦古注宜存然未定即是

高許二。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憂罷

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應陽施也。中央之極。自昆侖東

絕兩恒山。自從也絕逾過也恒山常山言兩未聞也。達吉按太平御覽無兩字注云恒山北岳。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日月照其所經過之

道。紅州隴山。漢世番冢也。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達吉按

覽此下有注云禹以息土壅供水。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黃帝少典

德王天下號為軒轅氏死為中央土德之帝后土者句龍氏之子名曰后土能平

九土死祀為土神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黃中色地道載物故稱名也。其令曰。平而不阿。

明而不苛。包裏覆露。潤。無不囊懷。溥汎無私。正靜以和。行稭鬻。養老衰。弔

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土四方之主也。故曰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

危之國。流沙蓋在昆侖之西。南爾。達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沈羽弱水弱沈羽毛也。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

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少皞黃帝之子青陽也名摯以金德王天下號為金天氏死為西方金

之號此注有云少皞白帝之號少皞用物造成也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脩

城郭。補決竇。塞蹊徑。竭溝瀆。止流水。雖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

法。應金斷也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晦與也

止注云令正丁令北海胡地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顛頊玄冥之所司者。萬

一千里。顛頊黃帝之孫也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為北方水德之帝也其神玄冥者金天氏有適子曰

昧為玄冥師死而祀為主水之神也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脩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

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達吉按太平御覽塞作索已得。執之

必固。天節已幾。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注云幾終也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

毋發藏。毋釋罪。應陰殺也六合。子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

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

孟春始贏。孟秋始縮。贏長也縮短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播種內八月收斂季春

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安急十月寒肅仲夏至脩。仲冬

至短。夏至北極冬至南極短脩皆在至前也季夏德畢。季冬二刑畢。德畢陽施結刑畢刑獄盡故正

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

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

木不脫。不脫葉槁著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東風不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

不發也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實十一月失政。

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疾狂不華春行夏令泄。象感陽行秋

令水。水生於申行冬令肅。象氣夏行春令風。象春木行秋令蕪。象秋氣行冬令格。

格故也象冬斷刑秋行夏令華。象夏氣行春令榮。象春氣行冬令秬。秬零冬行春令泄。

恩澤致格不流下行夏令旱。早象行秋令霧。秋氣陰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

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繩準者所以準萬

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

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脩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

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

大以容。遠吉掖廣大以容明是故上帝以為物宗。宗準之為度也。平而不險。均而

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銳利也流而不滯。流行也易而

不穢。發通而有紀。紀道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

不生。是故上帝以為物平。平正讀評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圯。復過也

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簡寬規度

不失。生氣乃理。氣類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

達言按太平御覽引作匪而不費

當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敦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憤。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懼。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羸。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溼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淮南子卷六

覽冥訓 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
通遠無極故曰覽冥因以題篇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癡病。晉國赤地。
白雪太乙五十弦琴瑟樂名也。神物即神化之物。謂玄鶴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彪也。癡病篤疾。赤地旱也。唯聖君能御此異。使無災耳。平公德薄。不能堪。故篤病而大旱。庶女。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也。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為之大溢出也。夫瞽師庶女。位賤尚慕。權輕飛孔。

九天。激厲至精。九天八方中央也。以精誠感之。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曠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自隱。蔽竄。猶見誅害也。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國語所稱魯陽文子也。楚僭號稱王。其守舍次。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酣對戰合樂時也。撝曰。令反却行三舍。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精通于天者。謂聖人質成。上通為天所助。宗者。道之本也。謂性不外逸。生與道同也。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為三軍雄。武士也。江淮間謂土為武。達吉。按意林引作勇士。一人是竟。改武為士。非異本也。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

夫瞽師庶女。位賤尚慕。權輕飛孔。九天。激厲至精。九天八方中央也。以精誠感之。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曠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自隱。蔽竄。猶見誅害也。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國語所稱魯陽文子也。楚僭號稱王。其守舍次。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酣對戰合樂時也。撝曰。令反却行三舍。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精通于天者。謂聖人質成。上通為天所助。宗者。道之本也。謂性不外逸。生與道同也。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為三軍雄。武士也。江淮間謂土為武。達吉。按意林引作勇士。一人是竟。改武為士。非異本也。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

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精通于天者。謂聖人質成。上通為天所助。宗者。道之本也。謂性不外逸。生與道同也。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為三軍雄。武士也。江淮間謂土為武。達吉。按意林引作勇士。一人是竟。改武為士。非異本也。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

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

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

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

又况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為宮室懷猶囊也。而友造化。造化陰陽也。含至和。直偶于人形。

外直偶與人同形而內有大道也。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九謂九天一龜也。觀九天之變。鑽龜占兆所不知。亦云然也。而心未嘗死者

乎。心未嘗死者謂心生與道同者也不與觀九鑽一等也。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為氏。哭猶

歌也。見猶感也。孟嘗君齊相田文。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歎歎。流涕狼戾

不可止。增重也。歎嗚失聲也。狼戾猶交橫也。歎讀為驚之驚也。嗚讀左傳疑人媮始之始。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

傳之道。言能以精神哀悲感傷人心。不可學而得之。故曰不傳之道也。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為人笑。

君形者言至精為形也。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七尺曰仞。而詹何之驚魚於大

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詹何楚人知道術者也。言其善釣。令魚馳驚來。趨鉤餌。故曰驚魚得其精微。故曰太浩之和也。夫

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

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蠶啣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老蠶上下綿於口。故曰再絲新

急。故絕也。再或作再。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達見於外。如再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壯金困。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

彗星出。或動之也。連讀連闕之闕也。運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國空闕。月運出也。以畫草灰。隨漏下。月光中令。則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也。鯨魚大魚。長數里。死於海邊。魚之身殘也。

彗星為變異人之害也。類相動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許晉注。云有軍事。相國守則月暈以畫灰環闕。其一面。則月暈亦闕於上。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

及萬民。聖人行自然無為之道。故澤及萬民也。君臣乖心。則背誦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為背

外向為誦。內向為冠。現在上外出為冠。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山中氣出雲似草莽。水氣出雲似魚鱗。早雲煙火。冷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早雲亢陽氣似煙火。冷雲大滴水也。雲出於澤似波水也。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

夫讀大夫之夫已說在上一說水火天地之間巧曆不能舉其數巧工也天地之物類相感者從太極來在人手非所能說知其數天地之間巧曆不能舉其數其名器工孫術者不能悉舉其數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言手雖覽得微物不能得其光一說天道廣大手能微其忽怳無形者不能覽得日月之光也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動猶化也

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旁求之得傳說於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與也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故至陰颺颺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

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遠者四夷也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爲無爲則夷荒親近者使無事焉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惟夜行者爲能有之夜行喻陰行自至也

故能有天下也一說言入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爲能有召遠親近之道也故卻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御走馬子詞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糞糞田也行至德之效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馬生於郊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故兵車之軌不接遠方之外兩輪之閒爲軌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

明言坐行神化疾於馳傳沈浮冥明與道合也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難成之也天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

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

卞和得美玉璞於荆山之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爲石則其左足文王卽位復獻之以爲石則其右足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成王卽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則而重割石途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爲璧蓋純白夜光文王在春秋前成王不以告故不書也達吉按文王至不書十四字葉近山第一桂二本皆有藏本無今增入

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

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王孫韓蓋周人也。一日衛人王孫賈之後也。言一劑藥愈偏枯之病。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若夫以火能

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慈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

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以蟹置漆中。則敗壞不燥。

不任用也。蔡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猶明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

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

應者。為能有之。能有持國之術。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嶢山在雍州也。薄落水在馮翊臨晉山窮相通也。一曰薄落涇水也。區

冶生而淳鈞之劍成。區讀歌謠之謳。區越人善冶劍工也。淳鈞古大鏡劍也。紂為無道。左強在側。左強紂之諛臣也。教紂無道。勸以貪

也。言其門戶不可豫求而得也。知也。忽然來至。無形兆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革之質象。道韋之質

象。德欲去遠之道。反在人側。欲以事求之。去人已遠也。無事者。近人有事者。遠人

鏡。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藏。應猶隨也。謂鏡隨人形好醜不自藏。見見而不可得道亦如之。故聖若

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今失調弦者。叩宮宮應。彈

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叩大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則少角動。故曰同音相和。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

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宮音也。音之君也。故二十

五弦皆和也。一說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謂一聲宮音也。故曰未始異於聲也。五主於一聲。故曰音之君已形。君主形見也。故通於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臥

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太和謂等死生之和。齊窮達之端。其中道之中也。不自知所至此也。純溫以淪。鈍悶以

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

終若未始出其宗。

純一也溫和也倫沒也終若伏也純則無
清也欲落始於道宗本也終未有其形

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

之游冀州也。

赤螭青虬皆龍屬

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人榛薄食薦梅。

薦梅草實也狀如桑

權其色赤生江濱

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鱗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江

海之中。

嗜味長矣也蛇鱗自以為能勝赤螭青虬

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

玄黑素白也黑雲升合於明朝也

陰陽交爭。降扶

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

降下也扶風疾風也凍雨暴雨也扶搖發動也登上也上風雨而去

威動天地。聲震海內。四海之內悉畏之也

蛇鱗著泥百仞之中。

百仞七百尺也度架口曰溝曰仞溝也

熊羆匍匐。匈邱山誓嚴。虎豹襲穴。而不敢

咆。

襲人發狻顛蹶而失木枝。飲讀中山人相遺物之

又况直蛇鱗之類乎。鳳皇之矧

至德也。

雄曰鳳雌曰皇為至德之君而來矧也

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

澹草木不搖也而燕雀

倏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

燕雀自以為能倏健於鳳皇也倏或作效字屋簷也宙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達吉按說文解字宇屋邊也

此同還至其會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

會登高也逝猶飛也一日回也翼一上一下曰翔不搖曰翔外翥表也。達吉按古會與層通

此會即層字

過昆侖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

疏圃在昆侖之上猶猶歷也砥柱河之隘也在河東大陽之京滯浮水至疾顛情皆激湍急流

還回

蒙犯之渚。

還回猶倘佯也蒙犯日所出之地地塊決復入為常渚小洲也

尚侔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

南之山名衆帝所自上下也言鳳皇獨都廣之野送日入於抑節之地言其翔之廣也區或作絕徑過絕歷也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

羅羽翼于弱水之上風穴北方寒風從地出也

當此之時。鳩鶴鷓鴣。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

注喙噴注地不政動也裔邊也

又况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

而斂諧。整齊不差也。斂諧，馬容體足調諧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也。一同也。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畢，疾也。安

勞樂進，馳驚若滅。滅，沒也。言疾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駢聯也。步趨之力皆破鞭矣。一說言掉鞭教諭其易也。周旋若環，如人志也。

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此二人，大乙之御也。一說古得道之人以神氣御陰陽也。除

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但以車馬為主，爾神氣扶之也。日行月動，星

耀而玄運。耀有玄天也。運行也。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朕，光也。垠，形也。故不招指，不咄

叱。過歸鴈於碣石。御疾到自息止，乃使北歸於碣石之山。而中之鴈得之過去也。備說實過之過。軼鸞雞於姑餘。自後過前曰軼。姑餘，山名在吳縣。鸞，鳳皇

之別名。言其御疾自碣石過歸鴈，便復東南轉過鸞雞於姑餘山也。騁若飛，驚若絕。縱矢躡風，追焱歸忽。縱，履也。足疾及箭矢不能及，故言縱其行疾能及矢。躡，追也。焱，焱也。一說矢在後之焱光中有影者，忽然便歸，皆極言疾也。此假弗用

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弗用，無為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

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言藏嗜欲之形於智聰之中，踰於六馬也。以弗御御之以道術御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

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黃帝師也。孟子曰：王者師臣也。以治日月之行律。律，度也。治陰陽之氣，節四

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

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安其性命，不夭折也。歲時孰而不凶。不凶，無災害也。百官正而無私。皆在公也。上下

調而無尤。君臣調和，無尤過也。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卿士公正不立私曲從也。田者不侵畔，漁

者不爭隈。隈，曲深處也。魚所聚也。道不拾遺，市不豫買，城郭不關。關，閉也。邑無盜賊，鄙旅之人

相讓以財。言所有餘也。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

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虎狼不妄噬。鸞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細猶止也。麒麟

游於郊。游行也。郊邑外也。青龍進駕。飛黃伏皂。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壽千歲。卑極也。諸北僂耳之國。莫

不獻其貢職。皆北極夷國也。然猶未及處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廢頓也。裂

分也。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息猶息。猛獸食顛民。顛民善驚

鳥攫老弱。攫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陰帝佐虛戲治者也。三星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說如是。斷鼈足

以立四極。鼈大龜。天廢頓以鼈足柱之。楚辭曰。鼈載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力故大。積殺之以止

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為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

蟲死。蟲符也。顛民生。背方州。抱圓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方槩四寸也。寢

繩直身而臥也。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逆氣亂氣也。傷

害民物之積財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倨。與眇眇。倨倨臥無思慮也。倨讀虛田之虛。眇眇然視無智巧貌也。一自以為馬。一自

以為牛。其行蹟蹟。其視瞑瞑。蹟蹟填窳之填。冥冥填窳之填。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

所求。翹翹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

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上與九天交接。下契至黃墟。黃墟泉下墟土也。墮讀繩繩之繩。名聲被後

世。光暉重萬物。使萬物有交暉也。乘雷車。服駕應龍。膠青虬。駕應龍之龍在中。為服在旁。為虬有角。為龍無角。為虬一說。應龍有翼之

龍也。援絕瑞。席蘿圖。殊絕之瑞。應援而致之也。羅列圓籍以為席。蘿一說。羅圖車上席也。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讀道路之路。謂車之垂絡也。

黃雲之氣。絡其車。白螭導在於前。奔蛇騰蛇也。從在於後。皆瑞應也。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九天八朝帝於靈門。在朝於上方中央。帝靈門也。

窳穆休于太祖之下。窳穆穆和休息也。太祖道之太宗也。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揚皆明也。隱真人

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隱藏也。真人真德之人固自然也。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智故，巧詐也。

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仁義道不復脩，飾之故曰瀾漫。棄捐五帝之恩，刑

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與舉也。舉事戾蒼天，發

號逆四時。辰反也。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縮藏也。言和氣不復行也。言其所施日惡，不自知也。故曰除其德也。仁君處位

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不為民所安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也。論語曰：國無道危行言遜也。羣臣準上意而懷當，望

懷思當合也。取合主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陰謀私謀也。居君臣父子之

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像，猶隨也。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

而不附，植社槁而墻裂。言不種於神也。容臺振而掩覆。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行禮，故天文振動而取也。犬羣噪而

入淵。言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噪而入淵也。一說言犬稱也。豕銜蓐而席澳。豕銜其蓐，席入之，與言行禮，故天文振動而取也。美人挈首墨面而

不容。擣首，乳頭也。草與髮并編為擣首，不飾容飾也。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曼聲，善歌也。見世亂衰，將滅，故吞炭自敗音聲，閉氣不復動也。喪不盡

其哀，獵不聽其樂。言時亂，禮壞不盡在哀樂，故不復聽田獵之樂。西老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頭上，所戴勝為時無法度，黃帝之神，傷

隨之衰故嘯。飛鳥繳翼，走獸廢腳。繳翼，繳翼也。廢腳，被塞也。言桀無道，田獵廢，鳥獸亦被創夷也。山無峻榦，澤無注水。

峻，榦，美材也。注，水。澤水言山澤不以時故也。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蒨。莎草名也。莎蒨，讀猿猴

也。金積折廉，壁襲無理。金氣積聚，折其鋒廉也。壁，文襲，理言用之煩數，皆絕無復文理也。壁，讀辟也。磬龜無腹。磬，空也。象磬，數鐘以卜，故空盡無腹也。言

樂為無道不修仁德，則數古龜莫得吉兆也。詩曰：提提東日施。易曰：再三瀆，則其不告也。晚世之時，七國異

粟，出卜自何能對？又曰：我龜無厭不我告，猶是也。

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漢世春秋之後。戎月之末。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縱橫閒之。舉兵而相角。 蘇秦約縱。張儀連橫。南與北合。為縱。西與東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

人骸。大衝車。高重京。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破兵所以衝於敵也。古者伐不伐。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壅之。以為京觀。故曰高臺。臺京觀也。 除戰道。

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言百人行戰皆死。一人得還。反也。一說百人行伐。一反得勝。爾是故

質壯輕足者。為甲卒。甲鎧也在車。曰土步。曰卒。 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圍。輶

車。奉饗。廝役徒衆也。牛曰牧。馬曰駟。輶推也。饋資糧也。輶。諸橫拊之拊也。 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短褐。虞器物之人。馬衣也。不完。也。褐。毛布。如今之

言民窮也。 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攜引也。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耳。言疲困也。故曰奮首。

身枕格而死。格。撞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擄之於格上。不得下枕格而死。 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

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菹

人肝。飲人血。甘之于芻豢。甘。猶膏也。 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

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害也。 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

下合而為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天子漢孝武皇帝。 持以道德。輔以仁義。

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

天下混而為一。混。同。 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

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

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巧之能。 脩太常。隳肢體。紬聰明。去其小聰。

淮雨子 卷六 覽冥訓 九七

胡弁大利欲者也

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

脩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復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

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

嚶喋苛事也。嚶喋猶深算也。言不採取煩苛之事。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言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言可行與不

猶當以道德為本。喻申韓之法失之也。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申申不害也。韓韓非也。商鞅公孫鞅。三子之術皆為刻削之法也。持拔其

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

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錐刀之末。謂小利害盡爭之也。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斬艾百姓。以草木喻也。不養之也。殫病也。太半。過半也。

達吉按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有一為少半。韋昭說也。而忻忻然常自以為為治。忻忻猶自喜得意之貌也。是猶抱薪而救火。鑿

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植謂材也。

據代於溝邊。因生為條。木也。以喻申韓商鞅之所為。法比於梓條也。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

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折。曲。潦水不泄。潢瀆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

枯。澤受瀆而無源者。瀆。雨激疾流者。故曰無源。瀆。讀燕人強秦。言救同也。達吉按強秦疑當作強秦。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

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為月精。奔月。或作空肉藥。空肉。以為死畜之藥。復可生也。達吉按姮娥。諸本皆作恆。唯意林作姮。文選注引此作常。淮南王當諱恆。不應作恆。疑意林是也。張然有喪。無以續之。言羿張然失志。若有所喪。亡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何則。

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羿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申韓商鞅之等。不知治之根本。如乞藥矣。一說羿謂命在藥。不知命自在天。故或欲得知不死藥之所由出。生

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淮南子卷七

精神訓

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因以題篇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有形故天地成焉窈窈冥冥。芒芟漠閱。瀕濛

鴻洞。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也芒讀王莽之莽芟讀杖鉞之杖閱讀閱子騫之閱瀕讀項羽之項鴻讀子轅之轅洞讀同游之同也皆無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有二神

混生。經天營地。也混生俱生也二神陰陽之神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貌滔七貌

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離散也八極八方之極剛柔陰陽也煩氣為蟲。

煩亂也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

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言人死各有所歸我何猶尚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

拘於俗。不誘於人。誘儻惑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

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定也。虛無者。道之

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

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

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也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三生萬物

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以背為陰以腹為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為陰故腎雙為陽故心特陰陽與和共生物形

君臣以和致太平也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也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

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

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腎主鼻。腎象龜。龜水也。水所以通膽主口。膽勇者決所肝主耳。以處故主口。

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歎。各有經紀。敬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

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為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

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

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膽金也。金石所出故為雲。肺為氣。肺火也。故為氣。肝為風。肝木也。木為風。風生故為風。腎為

雨。腎水也。因水故雨。雨或作電。腎水也。水為光。故為電。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心土也。故為四行之主。是故

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跋烏。跋猶踰也。謂三足鳥。踰讀跋。跋之跋。而月中有蟾蜍。

蟾蜍。蠃蟻。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者迫也。薄蝕。享薄之薄。達吉按享薄。太平御覽作厚薄。古字厚與享形近而誤。風雨非其時。毀折

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今發犯角亢則州國受其殃也。餘準此。夫天地之道。至紘以

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息。止。精神何

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既。盡。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

氣能專於五藏。專。一。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欲省矣。胃腹充而嗜欲省。則

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

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言己之教志也。僻。邪也。勝。或作遜。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

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

不問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襲猶因也亦入。故事有

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得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心無欲也。而不見也。故所求

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

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遠吉按不定本亦作不寧下同。五藏搖

動而不定。則血氣滯蕩而不休矣。血氣滯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

不守矣。多情欲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

矣。邱山喻大識知也。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

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

之後。猶未足爲也。增向也發治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言雖知

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不明視而昏也。五聲譁

耳。使耳不聰。不聰聽無聞也。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傷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

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

好憎者。使入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越失勞病耗猶亂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

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

以脩得生也。言生生之厚者何必極嗜欲淫靡無厭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殞以刑辟之戮也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夫天地運

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總合同一也萬物。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

則無一之能知也。上一道也。下一物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

我備其物與。與邪。詞也。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

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為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言生我自然之道亦當以何益乎。

其殺我也。將以何損。損。減。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坏矣。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為人無所難之。

不避也。不求亦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

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

不疆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也。其殺我也。不疆求止。言不懼死。欲生而不事。事。治。憎死而不辭。唯義所在。

故不辭也。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賤已者。已不憎也。人有尊已者。已不喜也。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

曰性也。極急也。喻道人不急求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

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

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者之攬

援物也。攬。撮也。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

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頓泥埴取之於地。以為器。無以異於土也。

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譬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

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

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道向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治。就易。故不憎也。洿水。

小去易小過說不為故不樂也。湯水猶澆之也。苦猶疾也。一說言名自安其處也。及其轉易亦無常樂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

業。業事也。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

生也。天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

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雜亂貌。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

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蹶顛也。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

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

非直夏后氏之璜也。直猶但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

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

煬。象也。向火中。象和氣以順天道也。煬。說供養之養。與道為際。與德為鄰。際合也。隣比也。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

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變動。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

也。真人者。伏羲黃帝老附是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

治其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崖也。樊。讀麥飯之飯。

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芒。讀王莽之莽。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

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不為變者。同死生也。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珍

抱矣。珍。抱猶持著也。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故強與持著守其純熟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糴。瑕。猶繫也。其見利欲之來也。能審順之。故不與物相雜糴。見

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亂者。止之亂。不能眩。或故能守其宗。宗本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心志

專于內。通達耦于一。一者道也。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然而往。遠然而

來。渾轉行貌。遠謂無所為。忽然往來也。遠讀詩綠衣之綠。渾讀大珠。揮揮之。形若槁木。心若死灰。

槁木無氣。死灰無熱。喻無為也。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

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然後乃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為綱。有

待而然。綱者法也。以道待萬物。故曰有待而默默如是。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於清欲也。而物無能營。

營惑也。一曰亂。廓愉而虛。清靖而無思慮。不勞精神。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

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閉情守虛。雖此四者之大。不能感也。是故視

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顛醜也。至尊謂帝王也。

故曰窮寵也。行客。喻行路過客。毛嬙西施。皆古之美人。顛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頰。破世之類。紛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類醜言極醜也。遠吉。按顛頭見周禮說文解字。有顛云醜也。又有棋杜林亦以為醜。以死

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苑。忽區。忽恍無形之區。

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不濁其精。不勞其神。此之謂也。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魯賈也。渾。不散之貌。渾讀渾。

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寢不夢。神內守也。其智不萌。無思念也。魄。陰神。魂。陽神。

陰不沈。抑。陽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反覆終始。不知其端緒。甘暝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

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太宵。長夜之中也。言其直暝於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矣。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冥無

形象之貌也。居而無容。處而無所。言其人。居無形。容可。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無體。道之容也。存而

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聞。役使鬼神。言耐化也。人不與鬼。同形。而時使之者。道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也。淪於不測。入

於無間。以不同形相續也。續傳也。萬物之形不故於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人莫能得焉。此

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假至也。上至於道也。或作蝦蟇雲氣。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

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鰲躩。鸚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游行也。經動搖。

也。伸。頰伸也。若此。養形之人。導引其神。屈伸。跳踴。是非。真人之道也。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足以亂。真入之心也。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

而與物為春。充實也。體道入。同日夜。喻賊害也。無傷無所賊害也。與物為春。言養物也。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若是者。合於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

不干時害物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戒備也。人形體。備具戒。或作章革。改也。言人形骸有改更而作化也。心喻精神。不損傷也。有緦宅而無

耗精。緦。宅身也。精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則死。言人雖死。精神終不耗。故曰無耗精也。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病。神將有所

遠徙。孰暇知其所為。言病癩者。形生神在。故趨不變也。或作介介。被甲者。體介者。不拜而能趨於步。按。錢別駕云。癩。或作介者。介。卽兀字。莊子有兀者。王駘。或作介。是也。雖於高注之外。說一解。與本文義更覺切近。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

應化。千變萬珍。而未始有極。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故曰未嘗化。化。猶死也。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

豈木也。使木生者。天地。故曰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曰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

生則死矣。生生者。道。道之人。若天氣。未嘗死也。下所生者。萬物矣。輕薄天下。寵勢之權者。許由是也。故其精神無留累于物也。其所化則化矣。化物者。道也。道不化。故未嘗化

也。所化者。萬物也。萬物有變。故曰則化。輕天下。則神無累矣。輕。薄也。不長義。死。不榮。不義。生也。故其精神無留累于物也。細萬物。則心不惑

矣。以萬物為小事。而弗欲。故心不惑物也。齊死生。則志不懼矣。齊。等也。不畏義。死。不榮。不義。生也。其志意無所懼。懼故曰等也。同變化。則明不

眩矣。眩。惑也。眩。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實。明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

明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

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四方而高曰臺，加木曰榭，麗美也。而堯

樸桷不斲，素題不枿。樸，采也。桷，椽也。不斲，削也。素，題者不加采飾不枿者不施榑。榑，榑讀雞研或作刮也。珍怪奇異，連吉按奇異本皆作奇味唯讀

本作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糲，粗也。粢，稷也。藜，藜也。藿，藿也。糲，讀齊衰之齊。文繡狐白，人之

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

任讀任俠之任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傳，傳也。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

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巡守為省，省視也。四方也。濟，渡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

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也。勞，憂也。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

滑和。視龍猶蜺蜺。人壽蓋不過百年，故曰寄。死，滅沒化不見，故曰歸。滑，亂也。和，適也。蜺，蜺蜺，蜺也。或曰守宮東方朔對武帝曰：謂為龍，無有角，謂為蛇，而有足，駢駢脈脈，喜綠壁，非守

宮即蜺，蜺是也。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逃，去也。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

子林，見其徵。神在男曰明，在女曰巫。巫能占骨法，吉凶之氣，故見其兆。徵，微應也。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子也。報，白也。

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矣。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名，爵號之名。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不恤

也。機，喻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齊，等也。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偻。

脊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子求，楚人也。偃，脊管下窵也。高於頂，出頭上也。腸，肝腎也。迫，薄也。兩脾，下在上，驅

正員也。腸，讀精神歌越無之歌也。燭，陰華也。營，其窾也。上指天也。燭，營讀曰枉振也。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

拘拘邪。偉，我猶美哉也。造化，謂天也。拘拘，好貌。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

以其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矣。以其視諸，猶輕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論，持

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行詞固窺于非此之謂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

塗。倚于不可拔搖之柱。行于不可關閉之塗。言無不通。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往而無至而不

通。至而通也。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遠也。禍

福利害。千變萬紛。轉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

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况斥鷃乎。儷借也。斥澤之鷃。雀飛不出頃。晦喻弱也。勢位

爵祿。何足以槩志也。不足以槩至人之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大夫也。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則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故曰。臨死地而不易其義者也。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

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華。華周皆齊士。為莒伐莒。莒人謂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故曰。不改其行也。故晏子可迫以仁。而

不可劫以兵。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執何不句。直。矛。何。不。摧。不。撓。不。義。故。曰。不。可。劫。以。兵。也。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

利。縣。視也。言不為利動也。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

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况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

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讓位不受。兄國春秋賢之。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子罕不以玉

為富。故不受寶。子罕。宋戴公六世之孫。西卿士之子。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于罕。子罕不受。獻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續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披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下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

淵。務光。湯時隱士也。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以至德見

光。是也。故曰。至富不待財。以至德見富。楚在接輿是也。王聞其賢。使使者齎金不待爵也。百鎰聘之。欲以為相。而不受。故曰。至富不待財也。天下至大矣。而

淮南子 卷七 精神訓

一〇七

以與他人。是也身至親矣。而棄之淵。是也外此其餘無足利矣。外猶除也。利猶貪利。或作私私獨受也。

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

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考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

陰謀圖王之書。許由。輕天下不受焉。用此書。故曰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閔田者慙矣。訟。閔田者。虞芮及曩。相入。稱信公是也。

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

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義。死君

觀之難也。大言。禮道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窮鄙之社。窮巷

器。叩之有音聲。故曰自以為樂也。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仍

不得志之貌。仍仍。或作聆聆。猶聞也。達吉按。乃性仍仍然。性本皆作始。藏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

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之大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尊勢。窮位。厚利。重祿。使

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劓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天下至大。非手

所據。故不言手也。使。得據天下之圖。語行其權勢。而劓。喉殺身。雖愚者不肯為也。故曰生貴於天下矣。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

求餘。接續也。蓋覆也。餘。餘饒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虧。損。羨。過。和。適也。有天下無天下

一實也。實。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贛。賜也。敖。地名。倉者。以立常備官也。在今榮陽縣北。

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為之減也。少。腹滿而河水不為

之竭也。竭。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飢。與守其筮而筮有其井。一實也。籍。通。受。穀。若。井。實。人。

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飢。與守其筮而筮有其井。一實也。籍。通。受。穀。若。井。實。人。

之井水也。驚讀頭項之韻。達吉按說文解字詁林也。篇以判。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已說在大

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以視。

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

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味暗也。厭也。楚人謂 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

與化為一體。言人之未生時欲同死生也。故曰與化為一體也。 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纓。負籠

土。繇役也。今河東謂治道為繇。道揭舉也。纓斫也。雷州謂之纓。有刃也。三輔謂之纓也。籠受土。繇也。達吉按繇說文解字作未。繇即繇字。解字又曰。籠相。繇讀若媽。蓋因讀繇為媽。因之誤為繇也。 鹽

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鹹如鹽。故曰鹽。汗薄迫也。氣衝故曰薄。 當此之時。得祿越下。則脫然而喜矣。祿。陰也。三輔人

謂休華樹下為祿也。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為越。言多陰也。脫。辭也。言繇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也。越。讀經無重越之越也。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

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也。叩。或作叩。踰。踰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

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謂得安。以極夜

者樂於一噲之樂。然不得比長夜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劫。迫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懸

以天下。養生之和。謂正道也。以脩正道不惑。故不可示以天下之窮勢而移也。 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樂。其不生之時。雖懼之以死。不能使

之畏死言。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不貪利欲之物也。 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為

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為冰乎。不如未為牆冰之時。偃。疑能變也。 自無蹠有。自有蹠

無。自無蹠有。從無形至有形也。自有蹠無。從有形至無形也。至無形謂死。生變化也。 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

無好憎。好。情欲。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 言天無有垠外而能為之外。喻極大也。無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為之內。道當

惟南子 卷七 精神訓 一〇九

微妙故曰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言道至微能出入於無間故曰何往而不遂遂通也衰世淩學不知原

心反本淩趨也趨其末不脩稽古之典苟微名號耳故曰不知原心反本也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直猶但也雕琢其天性拂

辱其本情以合流辱其本情以合流俗與世人交接也故曰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

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悲哀也謂衰世之學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

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性則無有所欲而不

得也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正樂而不為樂言皆為之樂也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

性者不以滑和滑亂達吉按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

儀縱放也肆緩也儀法也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淡也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

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掩也夫牧民

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圜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

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

殖於衛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故曰夭也季路仕於衛衛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子曰若由不得其死然言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衛人聽之以為誓故曰殖子夏失

明冉伯牛為厲子夏學於西河喪其子而失明會子哭之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

和也故子夏見會子一臞一肥會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

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道勝不惑縣於富貴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也推

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道勝不惑縣於富貴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也推

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此志子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

直猶但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勉。強故無能終其天年之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

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不以萬物為利矣。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窮虛也。極盡也。登

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弄也。夫豈為貪富肥臞哉。故

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也。已。雖欲之能以義自己也。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

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以禮自禁止之。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

盜心哉。越人得髡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髡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為上肴。故知其

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

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

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鐘。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鐘。為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也。仇讀仇餘之仇。虞君利

垂棘之璧。而禽其身。晉大夫荀息謀於獻公。以屈產之馬。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貪獻璧。馬假晉道。既滅虢。還館於虞。從襲虞。滅之。君死。位曰滅。故曰禽其身也。獻

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好色。曰美。好體曰豔。豔其色。而驪之生者。委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圍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後見信用。日而殯。蟲流。出戶。五月。不葬。故曰不以時葬也。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胡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遺女樂。以戎得其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五

上地。美地也。

君

淮南子 卷七 精神訓

一一一

仇由虞公晉獻齊桓胡王也。適猶節也。動猶惑也。

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

不治矢言不為而得用之。然則為者不得用之。

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箠。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

箠扇也。楚人謂扇為箠。

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

矣。已止也。

淮南子卷八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于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因以類篇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寞。

清淨也太清無為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稟物也寂寞不擾民

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

躁。推而無故。

質性也真不變也素樸精不散也閑靜言無欲也不躁擾故常也

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

在內者志在心平欲

故能合于道出于外者身所履行也

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

發作也動行也文文章也便利也物事也

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

略約要也悅簡易也悅讀射悅取不覺之悅達吉按悅取不覺義當是數字啟今之奪字也

其心愉而不

偽。其事素而不飾。

愉和也偽虛詐也素樸也飾巧也

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

擇選也卦八卦也兆契龜之兆也世所以占吉凶也

不謀所始。不識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於陰陽。一和于四

時。

一同也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

造化天地也雌雄猶和適也

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

樂生也

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

光明也

五星循軌而不

失其行。

五星熒惑太白填辰歲星也軌道也循順也

當此之時。玄玄至瑒而運照。

玄天也元氣也瑒大也感德之君恩仁廣大徧照四海也

鳳

麟至。著龜兆。

鳳麟聖德之世至于門庭著四十九策兆信也善言臧否也

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

滿成也流黃玉也

也朱草生于庭皆瑞應也

機械詐偽。莫藏於心。

莫無也

逮至衰世。鑄山石。

鑄猶鑿也求金玉也

錐金玉。摘蚌蜃。

錐刻金玉以為器也摘猶開也開以求珠也

消銅鐵。而萬物不滋。

不滋長也言盡物類也

剗胎殺夭。麒麟不游。

胎獸胎也天麋子也

為類見害故不來游

覆巢毀卵。鳳凰不翔。

鳥未敵曰卵也

鑽燧取火。構木為臺。

焚林而田。竭澤而

漁。田獵也。竭。澤。漏。池也。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藏。餘府庫實也。而萬物不繁。兆萌芽。卵胎而不

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邱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為利。疏。通。

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敘。雷霆毀折。雹霰降虐。氛

霧霜雪不霽。霽止也。而萬物焦夭。霜雪之害不止則萬物焦夭不繁茂也。菑榛穢。聚埒畝。菑。草曰。蓄木聚曰。榛。積之於疆畝。芟

野茨。長苗秀。芟殺也。芟草也。苗。稼也。不榮而實曰秀也。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

夏屋宮駕。縣聯房植。夏屋。大屋也。縣。聯。聯受。雀頭。著。植者。一曰。辟帶也。房室也。植。戶植也。連吉。按。縣。聯。縣。即。楹。字。辟。帶。之。義。見。楚。辭。九。歌。撩檐。攘題。撩。撥也。檐。屋。垂也。攘。也。題。頭也。雕琢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芟荷。阿。曲。屋。夫。容。薺。華也。芟。菱。角。交。若也。荷。夫。集也。五采爭勝。流漫

陸離。流。漫。采。色。相。參。和。也。陸。離。美。好。貌。脩挾曲。投夭矯。會橈芒。繁紛拏。皆。屋。飾也。芒。讀。麥。芒。之。芒。孽。讀。上。谷。姑。縣。之。姑。以相交

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剗。剗。剗。剗。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也。王。爾。古。之。巧。匠也。剗。巧。刺。畫。盡。頭。黑。邊。鏡也。剗。錫。尺。削。兩。刃。刀也。剗。讀。技。尺。之。技。剗。讀。詩。頭。黑。邊。鏡也。剗。錫。尺。削。兩。刃。刀也。剗。者。規。度。刺。畫。墨。邊。毫也。所以。刻。鏤。之。具也。

與此注異。錢別篇云。剗。剗。二字。古。無。定。解。說。文。解。字。以。剗。剗。為。曲。刀。應。劭。曰。剗。曲。刀。剗。曲。鑿。又。與。許。君。不。同。淮。南。書。高。許。二。家。注。本。相。悞。故。多。前。後。互。異。歟。

然猶未能澹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箇露夏槁。松。柏。根。根。茂。箇。露。竹。葉。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時。夏。槁。死。也。刺。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箇。讀。似。箇。江河三川。絕而不流。三。川。涇。渭。併。也。出。于。岐。山。絕。竭。也。故。曰。不。流。

旱地坼。坼。燥。裂也。鳳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鵲矣。句。爪。鷹。鷂。之。屬也。居。牙。熊。虎。之。屬也。距。讀。流。國。語。曰。河。夷。羊。在。牧。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飛。蛩。滿。野。鵲。讀。近。殆。緩。氣。言。之。鵲。讀。詩。小。琪。之。琪。天

之拒。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專。特。小。室也。蓬。廬。蓬。條。覆。也。言。小。有。賓。客。歸。之。無。所。凍餓飢寒。死者相枕席也。

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

衆也。言其衆也。

拒守之拒。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也言小有賓客歸之無所。凍餓飢寒。死者相枕席也。

衆也。言其衆也。

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等字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誹惡譽

善賞可賞 罰可罰也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

生矣。抑沒也言民有 滅沒天折之痛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人氣者也。天地合和其氣 故生陰陽陶化

萬物 達吉汝乘人氣本 作乘一氣唯藏本作人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 和也君臣不和。五穀不爲。不爲 不成

也。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自立冬到冬 至皆未動也陰陽儲與。

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向乎無所主之貌 一曰囊 大貌浸潭廣衍也故曰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旁並薄近也 衆物宜適也

以相嘔呖。醞釀而成育羣生。醞釀猶 和調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

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

者。天地不能脅也。脅恐 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審明也符驗也怪物 非常人所疑惑也故聖人者。

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殊異也 一同也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優游猶 委從也當

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

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混大也 大冥 之中謂道也逮至衰世。人衆財寡。專力勞而養

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誑。懷機械。巧故之

心。而性失矣。謂謀也 性失失 其純樸之性也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

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 別也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 迫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

貴樂。樂以 和之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

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

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初者始也。未有情也。未有情欲。故性善也。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

包之。則財足而人澹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

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言尚德也。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

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說也。言尚德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也。

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

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

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道德本仁義末。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

足脩也。仁義大禮樂小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

至。至德之道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也。表。影也。星月之行。可以曆推得也。曆。術也。雷

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放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律。知陰陽也。是故大可觀者。

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

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也。及至建律曆。

別五色。異清濁。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為

僞矣。僞。設也。遷。移也。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也。天下有能持之者。有

能治之者也。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跡之文。造書

契則詐為萌生詐為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然故伯益作井而龍登

為雨粟鬼恐為書文所劫故夜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見取豪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

玄雲神棲昆侖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鹿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愈益也

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伯當銜鬻其指以明巧之不可為也一說周人鑄鼎畫象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

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

自和愴然無欲而民自樸無襪禕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

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道無姓名自當然也是故生無號死無諡實不聚而名

不立實財也道不名故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施者不以為恩德振不足而已受者不讓之則受之不飾辭讓也德交歸焉而莫

之充忍也忍不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總一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有智

尚不能知但口辯者何能解也辯者何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或有也有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入天之府藏取

焉而不損損減酌焉而不竭酌猶予竭盡也莫知其所由出是言瑤光瑤光者資糧萬

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攝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仁名也興

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功武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

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時造曆術者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

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蹶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擾人無害人之心故可牽尾虺蛇不螫毒故可蹶履

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捷吉按擾人之擾當作擾古柔字也逮至堯之時十日竝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

無所食。猥猶擊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猥。讀車軌。履人之乳。猶讀疾除。瘞之。瘞。讀車軌。履人之乳。猶讀疾除。瘞之。瘞。讀車軌。履人之乳。猶讀疾除。瘞之。

奮走而食。人在西方也。擊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鼈。下徹頰下而持戈盾。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封豨。大豕。楚人謂豕為豨也。脩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

堯乃使

羿誅擊齒於疇華之野。羿。善射。堯使羿射殺之。疇華。南方澤名。殺九嬰於凶水之上。北狄之地。有凶水。繳大風

於青邱之澤。羿于青邱之澤。繳。遮使不為害也。一曰。繳。擊矢射殺之。青邱。東方之澤名也。上射十日而下殺猥猶。十日。堯出羿射去九斷。

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桑林。湯所禱旱桑山之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

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水官名。也。柏有之後。

振動也。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堙庫。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泮。民皆

以害。天下者。薄迫也。空桑。地名。在魯也。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泮。民皆

上邱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隘也。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傾泮。無岸畔也。達

吉。按呂梁。有兩說。一說在西河。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離石。縣西是也。水經注云。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

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梁。昔呂梁未開。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今離石縣西

歷山。尋河。並無過。至是乃為巨險。即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百有餘里。道元雖駁正。郡國志然亦主西河之說

矣。一說在彭城。即注是也。云石在水中者。說文解字。砾。履石渡水也。矜。詩在彼淇梁。在彼淇厲。以例推之。厲亦即

砾字。梁砾俱置石水中。以渡行旅之義。段國沙州記云。吐谷

暉于河上。作橋。謂之河砾。亦其事矣。毛鄭注詩。恐未得其解。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

廩澗。伊闕。山名也。禹所謂以通伊水。故曰闢伊闕。在洛陽西南九十里。廩澗。兩水名。廩。讀裏。澗。之纏。平通溝。陸流往東海。鳩水漏。九州乾。

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為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珽室瑤臺象

廊玉牀。瑤。石之似玉。以飾室臺也。用象牙飾廊殿。以玉為牀。言淫役也。珽。或作旋。瑤。或作搖。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臺。可搖動。極土木之巧也。紂。為肉圃酒池。紂積肉

圃。積酒。以為酒池。今河內朝歌。紂所都也。城西有糟邱酒池。處是也。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剗諫者。剔孕婦。紂。比干

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無道。紂割其心。而觀之。故曰剗諫者。剔孕婦。比干

孕婦。姓身將就草之婦也。紂解剖觀其胞。裏故曰剔孕婦也。壞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

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革車兵車也。南巢今盛江巢。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

野。殺之于宣室。武王周文王之子發也。在車曰土步曰卒。牧野南。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

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

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至人至德之人。然天

下莫知貴其不言也。無有貴鉗口。不言而死也。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可名不可道。故名可名。非

常名。真人之名。不可得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

同指。異路而同歸。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同歸同歸脩仁義也。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

德之所總要。總凡也。要約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

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無兵搏虎

曰暴虎無舟楫而渡曰馮河言小人而為政不可不敬不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育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他此不免于惑此之謂也。帝者體

太一。體法也太一。天之刑神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乘太一者。牢籠天地。

彈壓山川。牢讀屋霽楚人謂牢為霽彈山。川令出雲雨復能堅止之也。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曳猶伸引和調之也。紀綱八極。經

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普大也。汎衆也。無私愛憎言皆公也。蠖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

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贏縮卷舒。淪於不測。

贏長也。縮短也。卷屈也。舒散也。淪入也。測深也。入于不可測盡之深。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化歸於無窮之原本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叙。敘讀曰禡。敘次也。喜怒剛柔。不離

其理。理領也。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予布施也。奪取收也。非此無道

也。則四時用六律之君非用也。此上事其餘無他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權衡平也。準法也。

也。繩也。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

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施延延于遠方之外。名聲傳于

後世。後世傳聞之也。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竝。竝併也。精與鬼神總。總合也。戴圓

履方。抱表懷繩。圓天也。方地也。表正也。繩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

從風。風化也。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韝。韝折也。寬而不肆。肆緩雖寬不緩過齊非也。肅而不悖。

肅急也。雖急不促悖。優柔委從。以養羣類。類物類也。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私邪也。用六律

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不肖。扶撥以為正。撥任也。扶治也。壞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

矯正也。枉曲也。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役使也。帝者體陰陽則侵

所侵陵。為諸夏所侵創傳曰。諸侯侵犯王略也。王者法四時則削。為諸夏所侵創傳曰。諸侯侵犯王略也。霸者節六律則辱。為鄰國所侮辱。君者失準繩

則廢。為臣所廢。更立賢君。故小而行大。則滔窳而不親。滔窳不滿意也。不為下所親附也。大而行小。則陘隘

而不容。行小則政隱隘。而不包容臣下。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其體。大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

其平。精光明也。平正也。人愛其情。情性也。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

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五遁也。淪入也。

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真身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

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矜自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

焉雜綠也精泄於目則其視明泄猶通也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當合也集

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苑讀南陽之宛也莫死莫生莫虛莫

盈是謂真人言守其常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流放也遁逸也大構

駕興宮室構運也駕材木相乘駕也達吉按文選注駕作架延樓棧道雞棲井幹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複道相通雞棲井幹復屋梁井也刻花置其中也

標林構櫨標林柱類構榭也櫨柱上指即梁上短柱也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盤盤龍也紆曲屈刻儼浮首虎頭之屬皆屋飾

也儼讀儼儼儼讀儼嬴鏤雕琢詭文回波嬴鏤文章鏤雕畫也玉曰琢皆巧飾也詭文奇異之文也回波若水波也徜徉渙泱菱杼紛拏

徜徉渙泱皆文畫擬象水勢之貌菱杼採實珍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徜徉平緩之

儼讀儼儼儼讀儼嬴鏤雕琢詭文回波也詭文奇異之文也回波若水波也徜徉渙泱菱杼紛拏

巧僞紛拏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皆采色形象文章貌拏讀人性紛拏不解之拏鑿汗池之深肆眇崖之

遠肆極也崖垠也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琦飾治也牒累純緣也以玉石致之水邊為脩琦或作旋石

旋石切以牒累流水邊為脩琦脩琦曲中水所當處也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抑止也激怒水也瀨急流也而抑止故激揚之波起也曲拂廩迴以

像渦活拂戾也廩迴轉流也渦番隅倍蒼梧之二國多水江湖環之故多象渠他以自廩迴故法而象之也涓讀愚轆之愚也達吉按錢別駕云涓靈門水名涓邢國水名亦通

益樹蓮菱以食龍魚樹種也蓮藕實也菱菱也皆可鴻鵠鸕鷀稻梁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

娛此遁於水也鷁鷁雁類一曰鳳之別類龍舟大舟也刻為龍文鷁大鳥也畫其像著船頭故曰鷁首舟中吹竽與竽以為樂故曰浮吹以娛高築城郭設樹

險阻崇臺榭之隆設險也樹立也一說種樹木以為險阻令難攻易守也積土高丈曰臺加木曰榭也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

望侈廣也有牆曰苑無牆曰囿所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會加擬於昆侖門闕高崇莫

關大廈大屋也會重架材木相乘架也其高與崑崙山相擬象 脩為牆垣甬道相連 甬道飛閣複道也甬讀踴

土為山殘墮也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接疾也徑行也道之終日馳驚而無蹟蹈之患

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鐘音之君也重器大器蓋鐘鼎也華蟲疏鑿以相繆紛書曰山龍華蟲藻

也寢兕伏虎蟠龍連組兕獸名寢伏各有形也蟠龍詰屈相連文錯如組組文也焜昱錯眩照耀輝煌錯雜也眩惑也照耀輝煌焜光

暉色 偃蹇寥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暉畫也緣錯錫鏡文如脂膩不可刷如連珠不可撥

故曰乍晦乍明也 達吉 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簞籛條言劍理之美段滅其瑕文鏡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章竹籛籛條草葉

取其邪文次彼 纏錦經尤似數而疏劍文相向連纏如綺經尤如錦似數如疏文鏡美眩人目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

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荆楚言二國善酸鹹之和而窮盡之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

吹埤以銷銅鐵鼓擊也橐冶鑪排橐也埤銅鑿口鐵筒埤入火中吹火也故曰吹埤銷鑠靡流堅鍛無獸足目達吉按盧詹事云無獸足目別本作

足山無峻幹林無柘梓峻并長枝也柘桑梓微生也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莽白素不

得其時莽草也白素也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殄盡也殄讀曰典也此五者一足以亡

天下矣五者之中有一則足以滅七也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

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頌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

望氣祥書靈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宮 土事不文文質木工不斲斲而已斲或作琢不雕畫也金器不鏤不鏤鏤舒文飾

也鏤讀婁之婁 達吉按婁之者字從母中女即婁虞子義也此讀從之孔戶部總論疑句有脫字恐未必然 衣無隔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為衣裳無有邪角邪角削殺也

冠無觚贏之理觚贏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連干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贏讀指端贏文之贏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降

禮容故曰周旋禮。淨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夫聲

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

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過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五行金木水

陰行火爲陽行木爲煥行金爲塞行土爲風行五氣常行故曰五行。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心和喜不怒樂斯動。動斯

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

則哀。有憂難也喪亡也亡失所離安則悲悲則傷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號哭哀人

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性有侵犯則怒盛氣血充盈以成其勢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

則有所釋憾矣。釋解也憾恨也故鐘鼓管簫。干鍼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經苴杖。苴麻之

衰讀曰崔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爲哀所容故曰飾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

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

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有禮之世人得其志故生者不怨也

皆終其天命故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貶。故聖人爲之作樂以和

節之。夫人衆人也但中心相樂無以發其恩賜也故聖人爲之作樂以節之猶錮制也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

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以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計人口數責其稅斂也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澹。贅從

或作賁妻。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瀾漫失其職業也悽愴傷悼之貌乃使始

為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

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竭盡也。善事父母曰孝也。各致其愛。而無憾恨。

其間。無憾恨各得其願也。夫二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非強行致孝子之情也。情自發于中。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

慕之心未能絕也。三年之恩。思慕之心。未能自絕于哀戚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

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思慕之心也。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

失喪之本也。本在哀戚。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為畿。方百里為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

分倫。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言

行上令者行。讀行馬之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誨教也。變更也。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

類其社。有賢者受惡君之誅。則封殖其墓。若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是也。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詩云。是類是禡也。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立其子孫之賢也。天子不

滅國。諸侯不滅。晚世務廣地侵壤。弁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

之民。絕先聖之後。辜罪也。民皆帝王之後。後故曰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俛人之

子女。俛繫囚之。繫讀若雞。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澹貪主之

欲。非兵之所為生也。言兵為禁暴整亂。設不為作亂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言兵討人之暴亂。非

所以自為。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樂蕩人之邪。志存人之正。性致其中。和而已。非所為自淫過也。喪者所以盡

哀。非所以為偽也。哀踊哭泣。所以盡孝子之哀情也。非所以為詐偽伴哀戚而已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道孝道務。在愛敬其親。

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朝廷之容。濟濟也。父子主愛。君臣主敬。故以敬為上也。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處居也。喪禮三

親

年之禮也。論語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故曰：以哀爲主也。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術數也。陰陽天生虛實之數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所來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亡廢興存亡。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本立，義立也。本傷，義喪也。故曰：道廢。

淮南子卷九

主術訓

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與故曰主術也因以題篇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教令也謂不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言而事辦也。

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或辨而不自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諭導。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者也傳相也諭導以

正道也。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相儀也。耳能聽而執正進諫。諫或作謀

也。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備備也。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爲天下人所法則也。進退

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

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鑿筵也下自目故曰蔽明也天

子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脚點。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也。黈纁塞耳。所以掩聰。不欲其妄聞也黈讀。天子外屏。所以自

障。屏樹垣也門內之垣謂之樹論語曰國君樹。塞門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

守者小。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

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飾好也。賊敗也。天氣爲寬。地

氣爲寬。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

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言釋神安靜。不躁動也。智不出於四域。信身懷其在中。

仁誠之心。

懷

甘雨時降。五穀蕃植。

蕃茂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

獻功。以時嘗穀。

穀新穀也。歸之明堂嘗之也。

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

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

遷延猶儉也。已說在本行也。

其民樸重端慤。

端直也。慤誠也。

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

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

省約也。煩多也。

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

幽冥之都。

東至暘谷。

暘谷日所出也。

西至三危。

三危西極之山。

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

而天下一俗。

一同其俗。

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很而無

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

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

事治。

削薄其德。會累其刑。而

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捭稅而狎犬也。亂乃逾甚。

逾益。逮吉按稅說文解字云木杖也。玃

爾衡執稅以駕曹操亦魚短氣出口於是杖此捭稅義當從之。夫水濁則魚險。

言無聊也。逮吉按說文解字。魚口上見論語素王受

命讖曰莫不鳴鳴廷頭歸德蓋亦衆口上向之義。水濁則魚驚。政苛則民亂。

字。魚口上見論語素王受外傳淮南之文。博采諸人信而有證。此乃改鳴為險。啗啗古音相近。古字無即異文與。

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恚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

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

故詐。

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

定。

不定不知所從也。

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

抱薪以救火也。

堞塵也。楚人謂之堞。舉動塵之聲。謂止也。

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

澹給。

不施。

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誠天下從之。如

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脩者本也。曾何曰未謂身治而國亂故曰其所脩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

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

於千里。踰倫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仁物歸陽夏日猛物歸陰莫使之自然如是也

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

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郢楚國都也孫叔敖楚大

夫也。蓋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但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害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于四方也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

無所關其辭。宜遼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爲費無忌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爲白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子西救之勝怒曰

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而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從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故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也。達吉

按應云宜遼名也。姓熊。鞅。給。鐵。鎧。瞋。目。扼。擊。達吉換擊即扼字本或作擊者非其於以御兵。又縣矣。縣遠也。比

於德不。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薄於德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

其於爲治。難矣。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蘧伯玉衛大夫蘧瑗也子貢衛人也

玉爲相。未可以加兵。以其賢也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致倫故皋陶瘖而爲大理。

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雖瘖平獄理訟能得人之情故貴於多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

有貴於見者也。雖盲而大治晉國使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皋陶瘖也。不視之見師曠瞽也此伏

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於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光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頃襄好

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

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疾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

於此豪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

感於和。鄉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於憂。微驚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春秋後徵讀紛麻鐵車之錄也動諸琴

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哀威王也樂孔子也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

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甯戚飯牛車下叩角商歌齊桓公悟之用以為相至精入

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

師襄魯樂大師也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諭教教之鼓文王操也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

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

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縈。千里之雨至。湯會也或作蒸蒸升也

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

而好憎忘於外。形見好憎精欲以充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

謠。業貫萬世而不墜。實通墜塞也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或作鬼神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虛亂也

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衡也。繩也。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

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蠱首。蠱首猶微細也。扶撥

枉撓。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蕪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立見。怨

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夫舟浮於水。車

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轆。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

之巧拙也。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拙也。詐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則惑也。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

眩。眩於物也。兵莫慝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小細。潛利也。以智意精謀伐人爲

利。老子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故以莫邪爲下也。寇亦兵也。推陰陽虛實之道。爲大。故以枹鼓爲小也。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

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

無爲爲之。言無所爲爲之。自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亡主桀紂是也。湯武以其民王。故曰無廢道也。人有困窮。而

理無不通。道也。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宗本。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

難以至治。才智也。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也。危險。越人習水自

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一曰大舟也。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驢馬而服陶駝。黃馬白腹曰驢。詩云。駟驢彭彭。駒駝野馬

也。胡人所習。伊尹雖賢。不能與服也。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孔孔子也。墨墨翟也。聚木爲榛。深草爲薄。山居者所

習。故孔墨者不能也。阻或作塗。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

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

鉤伸鉤。索鐵歛金。推移大轅。水殺龍鼉。陸捕熊羆。鉤角也。索絞也。歛讀協。達吉按太平御覽引鉤作鈎。注云舟船推作推。

機作然湯革車二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焦或作巢。達吉按焦與巢古字通。由此觀之。勇力不

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

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

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培井之無龜鼉。隘也。園

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

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駟綠耳。一日而至千

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殊。鴟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晝日顛

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鴟鴞也。謂之老鶩。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豪。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夫騰蛇

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援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驚疾也。故古之為車也。漆

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也。人得其宜。

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媪。苦。身也。媪。慢也。捕器。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

易守。寡少也。任輕者易權。權謀也。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

而不相厭。厭。欺也。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亦飽。詩曰。公尸燕飲。在宗載考。儼然玄默。

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故曰玄默。是故得道者不為醜飾。不為偽善。不飾為美。亦不枉為善也。一人被之

而不衰。衰。大也。萬人蒙之而不褊。褊。小也。是故重為惠。若重為暴。則治道通矣。

頌也。為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

者。亟於進矣。為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脩身者不勸

善。而為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愾也故為惠者生姦。而為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

國之風。風化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法而行。故不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

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

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贖於君。贖物也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

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術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

焉。橋。桔槔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之。俛仰取制於柱也。以喻君也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也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持麾

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

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不足以大寧者。小惠也。不足以安危者。小智也。如此人者。欲譽堯而毀桀。以成善。善惡惡之名。人猶有強知之人。爾不如掩聰明而本脩大道。成名之速。

也。人君之道。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人君德行如此。故天與之時。湯武是也。地生之財。神農后稷也

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也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

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

禮。建以為基。建立也。基。業也是乘衆勢以為車。御衆智以為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

惑矣。幽。深險。猶遠也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

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通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

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

獨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

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

推之而弗厭。尊重舉之不自覺。高也。推求也。奉也。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端厓也。化育如神。虛無因循。

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

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不易奪。言相和。同道則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是同也。莫相匡弼。故曰亂也。

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

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

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

好問欲與。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殷也。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

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烏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其力。使舉大鼎。腕脫而不任。故曰不能舉也。衆

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不能勝。故不足恃也。乘

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衆力強。以天下為小。故曰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

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

事不至。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推雖神聖

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王之善御臣也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

詭自然之性。拂戾也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

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唯筋。而不可

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

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

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

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尙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營

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入夫鳥獸

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

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鷗。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

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

羣臣親。百姓附。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

而不當。終身傷。傷病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

焉。事治也非治之使宜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

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主之所以莫孤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玉石堅孤不耐久故不抓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

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要。而民有殺食自飢也。

靈王楚靈王殺食省食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越王句踐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

易俗矣。堯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

以為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

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寡少也察明也實真偽之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

辯顯。游行之人以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它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眾口

之辯也。治國則不然。然如是也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為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

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事業以效其功。效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

蔭。莫敢專君。制專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

其歸。竝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

中羣臣公正。莫敢為邪。公方正直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

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庶是以勇者盡於軍。盡力於軍功也亂國則不然。有眾咸

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

游於辯。脩行者競於住。住自益也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

與黨與也以黨與非誇上令邪惡也

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

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

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駃騠。天下之疾馬也。驅

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加猶止也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

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

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

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

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

行穆子之子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

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韓魏趙三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欲爲智伯報仇殺趙襄子漆

身爲厲。吞炭變音。擗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

殉之。豈其趨舍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

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禽之於牧野。豈周民

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義德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

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

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

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馾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數術也君人之道，

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

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是故人主好鸚鳥猛

獸，珍怪奇物。金玉為珍，詭異為怪，非常為奇。狡躁康荒。康安荒亂也。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

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也。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

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綌，綺繡絺葛也。精曰縞，籠曰綌，五采具曰繡也。則賦斂

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

為百姓力征，強凌弱，眾暴寡。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百姓力屈，強弱相乘，眾寡相暴。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

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

馬不畫，不文飾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朝作劉是古字。越席不緣。越結蒲為席也。太羹不和。不致五味。棗食不穀。穀細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棗

飯不鑿。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

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衰老也。憫憂也。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蹤也。言甚易也。達吉按：文選

作許春注甚作其。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

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

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獸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人

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

黎

齊 齊類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

不得安其正性

詐僞生也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

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

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

制裁也

大者以爲舟航柱梁。

舟船也。方而小船也。並與共濟爲也。

小者以爲楫楔。脩者以爲櫓楫。

櫓屋垂也。

朱儒梁上戴瞻也。人無小大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

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

雞毒鳥頭也。

雞毒鳥頭也。

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

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

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

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

略行也。

有小智者。不

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尙輕。是故審

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

遺失也。

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

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

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挈。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與窳之間。

或佞巧小具。諸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

之權。治亂之機。

機理也。

是猶以斧斲毛。以刃抵木也。

斲謂也。斲讀聲損之損。

皆失其宜矣。

宜人適

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

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聞猶達也百官脩同羣臣輻湊羣臣歸君若輻之湊故曰輻湊喜不以

賞賜怒不以罪誅禮失當也是故威立而不廢達吉按本皆作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蔽闇也法

令察而不苛察明也苛煩也耳目達而不聞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

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怠解也近者

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性生也懷歸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

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絕猶過也夫

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

困其身困猶危也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雖賤當也故曰不可棄也使言之而

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人君謂國君也揄出策謀也言之而非雖貴顯也是非

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差其

位不差其位卑而不用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也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

枉不正不見能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

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清濁音濁掩目

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

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言平也。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

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公正也。私邪也。塞閉也。古之置有司也。有司蓋有理官士也。所以禁民使

不得自恣也。恣放也。其立君也。所以剛有司。使無專行也。專擅也。法籍禮義者。所以

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

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日

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稷禾穗稊。揄頭也。十稊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政謂之本也。達吉按。稊古累黍字。樂

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宗亦本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

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要約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觀於要者不惑於詳。惑

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反還。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有諸

有聰明也。不非諸人。恕人行也。無諸己。不求諸人。言己雖無獨見之明。不求加罪於人也。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人主所立

亦自脩之不礙於上言以法也。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不正之事不獨行之於身。言其正己以正人也。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

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同。是故人主之立法。先

自為檢式儀表。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敢自犯禁也。故耐令行於民也。聖主之治也。其猶造

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急緩之於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

執節於掌握之間。節策也。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也。而

旋曲中規。曲屈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

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

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

爲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躠之姦止矣。盜鑿孔

蹠莊躠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爲盜也夫據榦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睛目瞳借明於鑑以

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鑑鏡也分毛也一日疵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

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

必然之道。故萬舉而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於車。御心和於馬。則歷

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駼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

而人弗能制矣。臧獲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

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

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

而用朋黨。公則奇材能長而干次。奇材非常之材能長卒。非純賢也故曰干次也。守官者雍竭而不進。如

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能長之人干超其次功。勢之臣反不顯烈故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

之所以執下。執釋之而不用。不用法律。度量也。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

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爲人所禽制也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

螻蟻離其居也。魚能吞舟言其大也 猿狖失木而禽於狐狸非其處也。其處茂木 君人者釋所

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無所為以持其位也 守職者以從君取容。隨君之欲以取容媚 是

以人臣藏智而弗用。不用智謀贊佐其上也 反以事轉任其上矣。賢臣見其不肯為謀故轉任其上令自制之詩云仲山甫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夫富貴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

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為之。不任用臣智能也 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

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

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

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阿曲從也

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

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

而為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於銜下故伯

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為羽

翼也。資才也 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無好也。無所私好 有為則讒生有

好則諛起。讒諛之人乘志而起 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桓公襄公諸兒之子小白 虞

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釣取 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誘惑 是皆以

利見制於人也。制猶禽也 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 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

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局。外邪不入謂之塞。達吉按呂覽作外欲不入謂之閉據下中局外閉云云則此句疑當如呂覽

閉中局。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越散

耳目淫則竭。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

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道常未知以奈何為寶。道貴無形無形不可

奈何道之所以為貴也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有所守言不離局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

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衛君出公輒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管仲輔相桓公晏嬰相景公二君位尊故也怯服

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未不得強於本。則輕重

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

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約要也少也所制甚廣。是故

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

要也。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

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事役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徧猶盡也

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

下。權柄重也。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旅也使申舟聘於齊不假道於宋無畏曰宋必襲殺我王曰殺汝伐宋見犀而行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兵殺其使者亦亡也

後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文王楚武王熊達之子熊庇也趙武

靈王貝帶鵷鷖而朝。趙國化之。

趙武靈王出春秋後以大貝飾帶胡服鵷鷖讀曰私銑頭二字三音也曰郭洛帶位銑鏡也 達吉按藏本如是本或作曰郭

洛帶係銑鏡也文義皆難通疑有誤字

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纓冠。帶貝帶鵷鷖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

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繩正也。故握劍鋒以離北宮

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黶也司馬蒯蕢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爲司馬因爲司馬氏蒯蕢其後也周衰適他國蒯蕢在趙以善擊劍聞應猶擊

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觚劍拊招舉也。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

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蕃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

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橈刺船楫也資用也 橈讀煩橈之橈也。天子發號

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唐

城水城也唐隄也皆所以畜水 達吉按唐古塘字 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因其勢也。桓公立政。去

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三舉而百姓說。桓齊桓公。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

怨。斷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

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

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三舉去食肉之

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再舉殺比干斷朝涉之脛也。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

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

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

不樂其大麗也。

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

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

不甘其肥醲也。

匡牀弱席。非不寧也。匡安也。弱細也。

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

不安其匡牀弱席也。

故古之君人者。

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

與同。飢寒。

歲登民豐。

乃始縣鐘鼓。陳干戚。

登成也。年穀豐熟也。

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

國無哀人。

言皆樂也。

故古之

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

金鐘石磬管簫也。絃琴瑟也。

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

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

效。

衰經管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

諭。

明此皆有充

於內而成像於外。

充實。

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

裁度。

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

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

脣沸肝。有今無儲。

有今日之食而無明日之儲也。

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

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

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

蹠。踏也。

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

而食之。時有涇旱災害之患。

涇。久也。水潦也。

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

觀之。則人之生閼矣。

閼。憂無樂也。

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

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

積。委也。

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涇旱

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

之憫急。憫，憂也。無二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

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

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食者民之本

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

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

桑麻，肥墉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

取果蔬。有核曰果，無核曰蔬。秋畜疏食。菜蔬曰蔬，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為民資。資，用也。是故生無

乏用，死無轉尸。轉，棄也。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盡也。不取麇夭。麇，子曰麇，麇子曰夭。不涸澤

而漁。涸，澤乾也。不焚林而獵。為，盡也。豺未祭獸，罝罟不得布於野。十月之時，射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也。未祭獸，罝罟不得入於水。獵，獵也。明堂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取鯉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也。未祭魚，羅網不得張於谿谷。立秋鷹擊矣，未立秋，面陳之水邊也。世謂之祭魚未祭不得捕也。鷹隼未擊，

羅網不得張於谿谷。立秋鷹擊矣，未立秋，面陳之水邊也。世謂之祭魚未祭不得捕也。鷹隼未擊，

也。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十月蟄蟲備藏未蟄，不得用燒田也。孕育不得殺，鷺卵不得探，魚不長

尺不得取，麋不期年不得食。皆為盡物。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發，生也。禽獸之歸若流

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

立春之後，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三月之時，陰降百泉，則脩橋梁。十月之時，昏張中，則務

種穀。三月昏張星中于南方，張南方朱鳥之宿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在四月建巳中南方菽豆也。虛中，則種宿麥。

虛北方玄武之宿八昂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昂星西方白虎宿也。季月建酉中于南方也。秋之月收斂畜積也。上告於天。下布之

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滿也。曠空也。非能目

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

四支也。不能一專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利之也。故堯

為善而眾善至矣。桀為非而眾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極至凡人

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

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率懷多福。此之謂也。志欲

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為之。轂轂以喻

吉按。不轂之訓。古皆云。穀。善。錢。別。駕。云。道。德。經。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河。上。本。作。穀。注。云。不。穀。不。為。輻。所。湊。也。又。別。一。解。與。此。穀。以。喻。王。之。注。正。同。知。古。兩。義。並。有。後。人。但。識。穀。善。而。不。知。有。輻。湊。之。訓。矣。智欲員

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運環。故曰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

應也。和應。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撓。曲也。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肆。放也。能

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擊。擊也。戾。破也。無不畢

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

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多所容也。智

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非正道。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治。治也。事鮮者。約所

持也。約。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

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於表

也。木也。備具也。可直官名。不曲也。武王立戒慎之鞀。欲戒君令慎。疑者播鞀鼓。過若豪釐而既已備

之也。備具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舉用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改更堯舜

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背舜而朝諸侯當此之時磬鼓而食。磬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鐘伐鼗

奏雍而徹。雍已食之樂也。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蹈政無求於神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

禍。可謂至貴矣。至德之可貴也。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

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

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也。一說鉅鹿海運之橋鹿臺紂錢藏府所積也。武王發散以振汲民。封比干之墓。比干紂諸

之非紂殺之故武王封崇其墓以旌仁也。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故表顯其里穆誦篇又云老子業于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是也。朝成湯之廟。成湯

命之王言聖人以類相宗。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武王伐紂赦其囚執問以洪範封之于朝鮮也。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

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

之志大也。文王周公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

於明堂。著猶闡也。於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

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聖人之意不敢言非義

不行。非仁義不敢履行也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宏。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

矣。莫宏周大夫敬王臣也。號知大道。孟賁勇士也。孔子皆能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故曰亦能多也。然而勇力不聞。人不聞其為勇力也。伎巧不知。人不知其有伎巧也。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

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

不輟。匡宋邑也。今陳留襄邑西。匡亭是也。孔子曰天生德于予。匡人其如予何。故顏色不變。絃歌不止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

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犯猶遭也。攝猶懼也。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為魯定公。司寇。作為春秋

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

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

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

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舍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

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謂孔墨。莫宏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偏知萬物而不

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

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不忍于斷割之色。見于顏色也。智者雖

煩難之事。其不閤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

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

寧也。小教之以正。故大有存也。小賈之以義。故大有寧也。非正則不存。非義則不寧。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

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為正。錯者為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

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且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且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警師曰。白素何如。曰。編然。曰。黑何若。曰。黷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警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狂猶亂也。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棄驥而或不知所詣也。懷。依也。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

心者不可借便勢。

野外

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

魚得水而游焉則

樂。唐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

主掌

國有以存人有以生。

國有人存若魚得水也國厚故人道生也

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

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

桀紂是也

人無善志雖勇必傷。

論語曰勇而無禮則亂亂則傷也

治國

上使不得與焉。

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

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

得為也。釋已之所得為而責於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

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

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

不能說親朋友不信之也

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

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

易謂反己先脩其本也不脩其本而欲得說親誠身之名

皆難也故曰道在易而求之難

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驗效也近謂本遠謂末也故不能得之也

淮南子卷十

繆稱訓

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故曰繆稱。達吉按此下三篇標目下皆無因以題寫四字注又簡略蓋亦不全者也。但各本皆同較無據證竝仍其舊不敢妄有增加也。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平準。直平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礙挂也。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

寢無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

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茫茫昧昧。

從天之道。與玄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翫見者。

過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於野。利涉大川。言能同人。道至

于野則可以濟大川。大川大難也。

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

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

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

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

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

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卽就也。鹿以喻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卽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其施厚者其

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

是故聖人制其剝材。無所不用矣。剝也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

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恚聲也。戴。嗟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

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

者。容貌至焉。說之粗不如容貌。精微入人深也。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

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誌。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

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

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妙。不可傳也。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而不能生也。

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克。猶能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

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

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

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

人同心救火。不相爲賜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灼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

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

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

圭璋在前。尚質也。以玉祭之者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鏃。

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機。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以結。

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滔滔然曰。狐鄉邱而死。我其首禾乎。禾德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故君子見善則痛

其身焉。痛己身。善惡自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來。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

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沈而鳥

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信負羈。以壺餐表其閭。羈。負。羈。曹臣晉重耳出過曹。負羈。禮。以壺餐重耳。反晉伐曹。令兵不入其

閭。趙宣子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子孟晉卿。以束脯。活靈輒。後免其難也。禮不隆。隆。多。而德有餘。仁心之感

恩接。而憺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責人。則

生爭鬪。故曰。兵莫憺於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為小。聖人為

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蹶蹶焉

往生也。言非為冀幸。往生利意也。故至人不容。至。道之人。不飾容也。故若昧而撫。昧。芥入目也。撫。捫之。從中發。非為觀容也。若跌而

據。跌。仆也。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

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言人見照用瞽者。猶闇而無為人而以治事。用恩也。動

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以為損也。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言物剝落而復生也。積

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

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

推之也。憂尋憂深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國者也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

蕪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

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

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堯

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堯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

溫厚而非宗廟服也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

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艾之美芳也。男子樹之蓋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情假母也

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宏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食懿公其肝在宏演

剖腹以盛之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為王不可刺之以兵子閭不受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

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

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

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號禍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竭奪也。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臨

以利奪其志也人之欲榮也，以為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

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

為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為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

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

言自少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己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故也故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兢其

容。獨梁一本之水橋也行其上常兢兢恐陷也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及身不信故難情先動動無

不得無不得則無著發著而後快。言人君以情動導民也動盡得人心也無著結發動也雖若結快民心速吉按著本或作窘故唐虞

之舉錯也非以僭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

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

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

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帛者進耕者日以卻卻謂耕者卻行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

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

句吳其庶乎。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與齊戰於艾陵也夷謂吳陽吉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速吉按陽吉也本或誤作告也改易陽為吉陰為凶故訓陽為吉作告非是

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弦

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舉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

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

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也矩鑿之中固無物

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同材而各自取焉自從也

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馬或以治病同材而各往從取治法之也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志或發中之於大未言而

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愷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愷急也速吉按急字從及

下此作心旁及字本同耳矜怛

生於不足。恒驕也。不足。知不足也。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恆。如鴉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為之非恆。恆也。

如鴉自好。熊之好經。經。動。為聲耳。導引。夫有誰為矜。各任自性。非徒矜也。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

物化矣。號而哭。噉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俛倨。徇知情偽矣。故

聖人粟粟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

周公曰。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崇侯紂時諸侯也。惡來。紂之臣。秦之先也。有

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

戶季子之世。東戶。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

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

辭也。臣道左君。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謙讓。佐助臣。故上左遷。則失其

所尊也。左。臣詞也。君以再。還。故失其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右。君詞也。而臣以再。還。故失其貴也。小快害道。斯須害

儀。斯須。近也。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產作刑。書有人傳詞詰之。獄繁而無邪。繁多也。獄雖益。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

矣。失事之情。則為世。人辭所窮塞也。成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

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受命于人。不受于天。堯舜傳大焉。先形乎

小也。形見也。先見。微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相傳天下服之也。故

戒兵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伐不義。從大伐小。人以小知大。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舜之民以小知堯大也。君子之道。近而不

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皆勝其任。皆勝其任。大而章。遠而降。知此之道。

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皆勝其任。皆勝其任。大而章。遠而降。知此之道。

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

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

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言懷其情而必萌見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

義。子曰。鈞之哭也。子孔子鈞等也曰。子予奈何。今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

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有鑿穿或有填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

其蹠而亂生焉。蹠願也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施于人有善惡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

王。桀紂日怏怏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己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即樂。失

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

劫以懼。如飢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貪損義多憂害智。貪憂則害故害智也

多懼害勇。慢生乎小人。慢倨也蠻夷皆能之。蠻蠻夷之行也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

光。誘美稱也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

消釋則不流刑。刑法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

繫所以拘維民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

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閨內脩而境外亂也齊桓失之乎

閨內。而得之本朝。閨內亂而朝廷治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

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百里奚虞人秦相也齊桓秦穆。受而聽之。聽用二臣之謀

照惑者。以東為西。惑也。照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

武侯蓋年九十五矣。而贏我。贏劣也。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贏之。必得贏。故老而弗舍。通

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

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

我也。非我也天所為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

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

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

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

以人與國。若堯以天下與舜也。無道之世。以國與人。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以賢人而與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桀紂與湯武是也。堯王

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

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不知其所用也。碧瑜糞土也。瑜玉也。不知用之則為糞土也。人之情。於

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腍者。厚腍厚切肉也。必其甘

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

表立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

伯夷餓死首陽之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與弟不食周粟故餓也。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求仁

而得仁也。福之萌也。縣縣。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

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

易魯薄酒，楚王以為趙酒薄而圍邯鄲。一曰趙魯獻之于周也。事見莊子。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

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也，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

己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共雍，楚臣。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

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趙其謝之也。猶

未之莫與。謝謂禮，共雍也。莫勉之也。周政至。至于道也。殷政善。善施教未至于道也。夏政行。行尚也。行政善，善未必

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

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乎泰山，蓋七十二君也。而三

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鄰而成

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為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

孝己，殷高宗之子也。蓋放逐而不失禮人，不能與孝己爭名者，不得孝己之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

智得而不勞。通智達，道之人。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而不貪，其食。今人貪而弗味。孔子魯人之學也。飲之而已，莫之能味也。歌之脩其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易俗，歌長其音。音之不足於

其美者也。此音不足以致美化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極，治化之至也。人能尊

道行義，喜怒取予。如此即其化，民逾于樂也。欲如草之從風。草上之風必偃。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隄

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也。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

紂拘文王文王獻寶於紂紂賞以千里之地王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

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

授綬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

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

列子學壺

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

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傷

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

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

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

鐸大鈴出於吳

膏燭以明

白鏐。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

措刺也

故子路以勇死。

死衛侯輒之難

萇宏以智困。

欲以術輔周周人殺之

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

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

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

歲多風則鵲作巢卑

鰥穴知水之高下。

水之所及則鰥避而為穴

暉目知

暉目鳩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目先鳴

連吉按暉目疑當作暉日說文解

陰諧知雨。

陰諧暉目雖也天將

陰雨則鳴

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

為廣應也。寧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洟

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

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

簡公齊君也以柔懦田成子殺之

子陽以猛劫。

子陽鄭相也向飛而劫死

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

雖清濁失和故不中律全

繩

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噤。

噤噤也知象箸必有玉杯為杯必極滋味

魯以偶人

葬而孔子歎。為人相人也數其象人而用之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

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殫。令苛者民亂。城峭

者必崩。岸峭者必陀。峭峻也陀落也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為秦孝公立治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吳起刻削

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坐之法卒車裂也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絀。絀急也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

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

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瘻。不

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

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

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

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沈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

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

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

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

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人君以德

廣益其土地也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

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皇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

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道無

民蒙純此所謂不施而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

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謂律曆之數也。欲知地道。

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所種生之木。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于道。小人欲于利。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

勿撓。撓。攪也。萬物將自清。言治天下各順其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

言大。猶蟬不知寒也。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

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盜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

把之枝。拱。抱也。把。握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

為。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聖人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

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

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

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繩所以彈曲者也。故聖人反

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形埒也。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非

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為病。物多類之而非。

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

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

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嘗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弁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裁制也
度其伎

能而裁制使之。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兼覆而弁有之無蓋字

淮南子卷十一

齊俗訓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忤。忤害也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多責。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搆搆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達吉按太平御覽自穴作食肉疑非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達吉按頓即鈍字故頓頓即頓鈍是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大路天子車也交龍爲旂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楨。抽箕踰備之姦。抽提也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錫羅紈。弱錫細布也羅紈紈素也必

有菅屨跣踣。短褐不完者。菅茅也。跣偶也。踣猶也。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布也。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

也。亦明矣。夫蝦蟆為鶉。鶉鶉也。水鼃為蠛。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

其化視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麋。麋麻子也。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

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

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

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

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

二世而亡。魯祿去公室。至楚孝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

乎象糝。紂為長夜之飲。積糝成邱者起于象糝。炮烙生乎熱斗。庖人推羹于紂。熱以為惡。以熱斗殺之。趙國斗可以殺人。故起炮烙。子路搗溺而

受牛謝。搗舉也。拊出滌。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

魯國之法。贖人於它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

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

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

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闢屋。連闔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

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龍鼉之所便

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

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摘作刺。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筐作蓬。馬不可以服重。

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蜃。黑蜃神蛇也。曆於神淵能興雲雨。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

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角觶刀劍羽間之覆角也。漆不厭黑。

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

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達吉按錢別駕云大禹四載本皆異說文解字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橈澤行乘輶史記山行乘楹水行乘船陸行乘車澤行乘橈漢書溝瀆志山行乘楹水行乘舟車塗用楯又有沙用鳩本書脩務訓又云山行乘藁水行乘舟沙行乘鳩澤行乘楯與此而七其字各殊攷之橈爲正字藁橈皆橈字之別也肆字音與橈相近通用楹楫亦同聲橈又橈字之轉聲橈乃駕馬大車橈卽俗橈字也鳩車聲相轉然古別有一種車名鳩蓋小車橈橈橈三字同類橈橈橈三字同類周禮曰孤乘夏制又下棺車亦曰制古字無橈橈乃以闌橈借用耳僞孔傳尙書本不足據其見于諸書者因以別駕所肆攷而附詳之。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

鳥沈於淵。物各因其宜。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

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向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獲狢得茂木。不舍而穴。狙狢得埤防。弗去而緣。狙狢。獸也。埤。水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之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徵於未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揀之也。揀。分也。麇。兕也。皆同聲。兕。東戎氏南夷。麇。西夷翟北胡。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隄。象。狄隄。譯也。象。傳狄隄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

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織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它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沙壤穢之。人性欲

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

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

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

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

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

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壘之抑埴。壘印也埴泥也。

正與之正。印正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

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

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

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

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

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

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
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徧照海內之民。哀榮弗能給也。無天下之
委財。而欲徧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
發於口。涕之出於目。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目作鼻疑是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

下流。烟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
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獻公以垂棘滅虢

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
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

於養一也。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朋友處睡而少敬烈酷也會參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敵血也。所
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入頭骨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敵血相與為信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契作鬻列子釋文仍作契引許春注云契刻臂出血也敵御覽

引作啜啜敵之別字也三苗鬻首。兇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鬻鬻。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鬻結竿簪鬻鬻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於四達之衢。拂放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

拂作殺有注云除其不祥今之國都。男女切躄。躄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
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其俗物與中國相反也皆慈其子而

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
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鬻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皮弁以為爵冠

也。指佩飾物佩玉也。長三尺持上然葵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圖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

加上下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髮也。箕倨反言而

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衷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

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將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

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

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僕之國。徒僕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

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併色也。

禮不過實。仁不盜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

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

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練之服。五練謂三年。暮年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葬稱於

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槩還之禮也。躒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為曠日

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

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

非不能竭國廩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玉紐也。綸。紩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

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葬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

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冷道九疑山不煩市井之所廡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羣臣于

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

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

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

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

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

封土為社祀中霤。葬成畝。田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土德也夏

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生地之所宜也祀戶。春祭先戶夏木德也葬牆置妻。妻棺衣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

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六為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尚青。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為社主也

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獲晨露。大獲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禮。其

社用粟。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鄭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

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

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義而為衣。

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

之容。隅皆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句。疏短之鞵。故

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

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

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
 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
 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
 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窳而不周。動於心。枝於
 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
 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離已琢。還反於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
 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
 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
 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東芻為狗以謝
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
 絹以綺繡。達吉按太平御覽綉
御覽綉作飾纏以朱絲。尸祝禱衺。衺純服衺
墨齋衣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
 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薺而已。達吉按太平御覽薺
作芥芥正字薺奇字夫有孰貴之。言弃之不貴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
作謹貴
之哉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
 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邱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武王伐紂伯夷
曰父死未葬爰
及干戈可
謂孝乎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言始廢于
武王也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
 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干戚
 而笑纓插。纓插屬
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

於彈一弦而會棘下。

棘下樂名一弦會之不可成也。

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

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

儀弩招頭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

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

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

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

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

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

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

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涓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

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

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

能乘雲升假。亦明矣。

王喬蜀武陽人也。爲柏人令。得道而仙。赤誦子上谷人也。病癘入山。導引輕舉假上也。逮古按俗本赤誦作赤松。蓋誤改之。古字誦與松同聲。通用。

五

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

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

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

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

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閒。而莫知其所。

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

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鉗且得道。以處昆侖。鉗且得仙道。升居昆侖山。達吉按莊子

坏神人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是唐本。錯且作欽負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學據山海經云。是與欽礪殺。祖江于昆侖之陽。後漢書注引作欽駭。古駭。本一字。錢別駕云。古不與負通。故尙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丕與負通。因之從丕之字。亦與負通也。堪欽亦同聲。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奭以之斲。

奭堯時巧工也。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

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

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梗枿豫樟。而剖梨之。剖梨分也。或爲棺槨。或爲柱

梁。披斷撥椽。披解也。撥析理也。椽順也。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

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具。而不失於體。伯樂韓

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奮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

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

武之所以爲治。故剗剛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埴坊設。鑪橐埴坊皆治具。坊土刑也。

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剃發髮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吐作担疑。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剗。始製也。剗磨刀石。剗磨刀石。何則。游乎衆虛

之間。衆虛之間。剖中理也。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弦。雖

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弦則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

夫工匠之爲連鑣運開陰閉眩錯

連鑣鑣發也運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

入於冥冥之眇神調

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

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

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

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弦皆應此不傳

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

蕭條深靜也

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微音生於寂寞

天下是非無所

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

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

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

施微曲也

去忤於心者也忤於

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無非至非之非

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

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

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爲寬裕者曰勿數撓

裕撓也

爲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

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

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

左右欲塗之

欲塗師曠所敗壁也

平公曰舍之

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

曰。韓子韓公子非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實有見

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也。實出。宓子曰。子之實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撻也。撻慢也。談

語而不稱師。是返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語作論返作叛。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實曰。望君而笑。是

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實之容。一體也。或以

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自作從。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

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

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

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

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

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

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

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

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辟小邪僻也。然忽不得復

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俛之見風也。俛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達吉按文選注引

五兩攷古完與見因字形相近本多譌別故論語堯爾之堯陸德明又作堯爾此字義當作統為是。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

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為以待有為近於免世難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

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纒。長脛以踣插者使入深強脊者使之負土。脊強者任負重眇者使之準。目不正因令瞻僇者使之塗。僇人塗地因其僇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

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己求備于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

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劊劊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擅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爲一物離而爲二也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

清泠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也非舜非其德之衰也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

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

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騾囊飛兔而駕之。則世莫

乘車。

讓慶長馬飛免其子獲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

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

西施毛嬙古好女也

然非待

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竝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

舍旬亦至之。

旬十日也

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

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

而詐上犯邪而干免。

干求也

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

曰鳥窮則囓獸窮則羶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

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

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

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

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

鉞以伐紂勝殷摺笏杖笏

笏木杖也

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

乘石。

人君升車有乘石也

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

戶牖之闕謂之扆

放蔡叔誅管叔。

周公兄也

克殷

殘商。

殘商誅紂子祿父

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

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

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

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

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

顏闔魯隱士

而不官。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

培屋後牆也

為天下顯武。

楚人謂士為武

使遇商鞅申不害。

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

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驎。四馱駝。

馱駝北翟之良馬也

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

者。

窾空也

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

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戇。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

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

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眾。

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

故弗受也。豫讓要離。

豫讓智伯臣。離吳王闔閭臣

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

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

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

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

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

惠子名施。仕為梁相。從車百乘。志向未足。孟諸

宋莊子見之。弃其餘魚。

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

歸。胡飲水數斗而不足。

歸。胡。鱗

鱗。入。口。若。露。而。死。

鱗。鱗。鱗

智伯有二晉。而欲不廢。

三晉。智伯兼范中行也。范足也

林。類。榮。啓。期。方。古

懸衰而意不慊。林類蒙啓謂皆隨士懷恨也。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

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

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

弁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

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

成人。雖至也。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

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

揭舉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

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佞辯。久稽而不訣。無益于治。工爲奇器。歷

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

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

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

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盜。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

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勇士也。衰世之俗。

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

天下之淳。澆薄也。信厚也。析天下之樸。牝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

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

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噉其口。荆吳國也。芬珍味也。噉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

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誦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

挈澆淺。淺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

車與衣纂錦。纂錦也。馬飾傅旒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

人則夏被褐帶索。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夏則。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達吉按太平御覽兩引一引支作止一引仍作

支。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兩引一引解札作被體一引仍作解札有注云解札為裘如鎧甲之札言其破壞也當是異本故兩引兩異耳。短褐不

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注作煬炙也。向竈口。自溫煬讀高向之向也。解讀甚精當是今本脫之。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

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論作喻有注云喻猶方也。夫乘奇

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

欲民之去未反本。是由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

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寒竝至。

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

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

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輕足先升。不能相

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

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殖子。利不足也。生子殺植之。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子卷十二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稱
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

太清元氣之清者
也無窮無形也

又問於無爲

無爲有形
而不爲也

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

無爲有形
故知道也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

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

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

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

無始未始
有之氣也

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

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

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

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

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

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

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

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

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

曰。人。可以。微。言。

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怒而欲復讎。故問微言也。

孔子不應。

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

白公曰。若

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

曰。菑繩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

菑繩。齊二水名。

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

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不以言。心知之。

爭魚

者。儒。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

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

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

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

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

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

已成而示諸先生。

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

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

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

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

田駢齊臣。

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

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

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

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

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

甫然後材乃得生也

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

分人。七日。白公莫得楚國貪其財而不分人也得積七日也

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

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

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

之外入

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

禽白公。葉公殺白公也

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

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

故老子曰。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闕于

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闕于趙氏臣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

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

羞。襄子能忍能忍恥也

異曰。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

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

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斯隊卒擊之

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飲溺器牌楯也達吉按左傳

行人執楯承飲。造于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韋

昭說。飲器牌楯也。皆爲酒器。非溺器也。疑此酒字譌解。

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

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

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

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意乎若新生之憤。而無求

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讎夷熟視不言貌

被衣行歌而夫。曰。形若槁骸。心如死

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

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

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

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也。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

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

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

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而不官以

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官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

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警效，疾言曰：「寡人所說者，

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

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

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

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

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

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

王獨無意邪？」此上凡四事皆累于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爲上也。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

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無地爲君以道當也。無官爲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

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

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

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

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皋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五人，謂周公、召公、太

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

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

曰蹇，鼠前而兔後。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蹇。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蚩蚩駘駘取甘草以與

之。蚩蚩駘駘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蹇有患害，蚩蚩駘駘必負而走。達吉按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功叩距虛比爲功叩距虛齧甘

草，卽有雞叩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蹇。攷此獸唯爾雅作西方呂不韋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解字與爾雅同。郭璞注之曰：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爲蹇。鼠錢別駕云：周書王會篇

稱獨鹿，功叩距虛獨鹿，卽涿鹿。史記五帝本紀注徐廣曰：一作獨鹿。古字獨濁涿相通，故借用之。廣武涿鹿地居西北相近，故一稱北方一稱西方也。解字要作蹇從虫駘駘作巨虛叩作蚩字爲正。然則作叩者省作距者借作

蹇及駘駘者別也。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

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國君也。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

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襄分爲西東各自立其君也。

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

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

淮雨子 卷十一 道應訓 九三

輿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相之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僇，以僇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僇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燈炬也。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建吉按疾，太平御覽一引作習，一引作疾。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

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台已寤知之。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

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

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

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

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

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

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山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爲天下號也。大王亶父可

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

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

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

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柰何。江海之上。言志在于已。身心之魏闕也。言內守。詹子

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已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

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已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已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

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

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

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

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其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

堂。桓公齊君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

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

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麤之精也。桓公悻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

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

而不入。苦急意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

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

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

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

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

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

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

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

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壽焚其書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

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置酒也莊王許諾。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下有子佩期之于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共十三字當是脫文京臺即強臺下均同子佩

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跳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也意者臣有罪

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達吉按料山

太平御覽引作嶺山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

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

重耳駟輪使袒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

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

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

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

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

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禽之於于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故老子曰：柔

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

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

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

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

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

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

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鬃鬣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轍引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

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纏索也。九方堙

人姓名。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

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

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

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

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

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

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

若曰。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

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

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

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

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本首謂兵爭也且子用

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起爲魯得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

焉。起爲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

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意須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

徒，下可更也。成形之徒形禍已成于衆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

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

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捷吉按太平御覽無三字王俛而泣涕沾襟，起

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

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事，熒惑在心，公懼

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

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

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

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

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

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二。天必有二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游。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厓也。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諭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諭。越滂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

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濶子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

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

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

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

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

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而杖于人者

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

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

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

基。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捶鍛銀擊也，鉤鉤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

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

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

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厲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

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曰：恭儉而

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

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羗里。屈商紂臣也。羗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

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玄玉百工。三玉為一工也。大貝百

朋。五貝為一朋也。玄豹黃羆青豻。豻胡地野犬。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

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

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

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

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佚也。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

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加履薄冰。王曰。懼哉。王

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

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

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

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

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

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

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士有術者無不養。楚有善為偷

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楚吉按太平御覽。願以技齋一卒。齋備卒足也。楚吉按太

平御覽作技該一卒往該備也卒一人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僉者

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

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

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

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偷則夜出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

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明夕無又字下明日今日皆作夕子發又

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於於是齊師聞之大

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

能薄。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故技無細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

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弃智入于無焉也仲尼曰。可矣。

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

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

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

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回入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

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

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

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經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禽其二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也。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淚，水。鳶，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蹶逃乎碑。慢然，止舞也。匿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黎。楚人謂蚌為蛤黎。龜甲也。蛤黎，海蚌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

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渝解也周行四

極。唯北陰之未闢。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齷然而

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官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陰尚見日月也

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所行比之。則如突奧中也

若我南游乎岡哀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達吉按黨所也方言云東開鳩

蒙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

汜。伏沃四海與天之際水流聲也汜匪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伏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

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之外

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

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杯洽。楚人謂恨不得為杯洽也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

壤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為咫十寸為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

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華母海南謂之蟲邪蟪蛄不知

春秋。蟪蛄紹蟪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賈父二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綰衣

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

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

不上所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

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

也。景日月水光暈也。曰。昭昭者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為神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

扶桑受謝曰。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木也。受謝扶桑受日且澤出之也。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

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竝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

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

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

有形生于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有乎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

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為無無。又何

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聞。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白公勝

慮亂。白公將為父復讎起兵亂。因思慮之也。罷朝而立。倒杖策。鍬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鍬。倒杖策故鍬貫頤也。血流至

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

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

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

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

其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開錘格也。上之錘所昔武王伐紂。破之牧

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達吉按柴護之者。設軍士護之也。柴卽

俗案字。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

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

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

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中夜夢受秋駕

於師。秋駕。魯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

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

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

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肖。許由讓天下而弗

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

物孰能惑之。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爲莫邪。洞鄂之形也。還反度江。至於中

流。陽侯之波。兩蛟攸繞其船。蛟龍屬也。魚備二千五百斤。蛟來爲之主也。飲非謂柁船者曰。柁。權也。嘗有如

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

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刦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

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

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依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涓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是當橫更計也。魏王乃止其

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齧其指。先王以

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

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門之要也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出鳩學墨子之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

轅。申東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

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

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

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揮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

者。言爲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鞮細則不可也。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

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

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

伯也。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

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

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

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也。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

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

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昴句星守庚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

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

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

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

無豫讓以爲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爲臣。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謂

酒罰。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

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醕，盡也。曰：無管仲

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

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坐右。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

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平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

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

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代

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

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微，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是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瞽而載之木。瞽，被髮也。木，驚也。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子卷十三

犯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一故曰犯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整而總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著兜整帽言未知制冠也總領皮衣屈而總之如今胡家章襲反褶以為領也一說整放髮也

已皆無飾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

德。非猶譏呵也懷歸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虛生無天折也烏鵲之巢可

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褰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褰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

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若厲句襟今之曲領裏衣也委委貌冠章甫亦冠之名也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壞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室達吉按復穴之復

應作覆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寒露似非夏日則不勝暑熱蟄蟲亡。蟄讀詩云言采其商之商也

聖人乃作為之。作起也築土構木以為宮室。構架也謂材木相乘架也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

擣也宇屋之垂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也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黃帝綖麻

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緣銳索功也緣讀恬然不動之恬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

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揜蔽御止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耨屬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鈎

而樵抱甄而汲。鈎簾也鈎讀濟陰句陽之句樵薪蒸甄武今兗州曰小武為甄幽州曰瓦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鉏

斧柯而樵桔臯而汲。耨讀曰優稼塊推也三輔謂之儘所以覆種也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

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窾木方版以為舟航。窾空也方版也舟相連為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

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為鞫躑而超千里。肩荷負儻之勤也。鞫躑鞫也勤勞也而作為之椽輪

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代負儻故不勞也為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

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以兵刃備之故不得為人害也故民迫

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

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可改則改之故曰不可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

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告而娶。非禮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

娶也不孝莫大于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爾。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

嫡聖人。禮二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已女從子數

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已。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人

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

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不從故制也。堯吉按甲寅庚申也甲者陽正寅亦陽正也庚者陰正申亦陰正也義並詳王逸楚詞注說文解字中又難經曰男立於寅寅庚申也甲者陽正

申為金。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在牀曰斂殯于賓位祖于庭葬于墓也于阼階猶在主人位未忍以賓道殯之殷

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之于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道殯之此禮之不同

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也瓦棺陶瓦夏后氏塋周。夏后氏禹世無棺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絃土曰塋殷人用

槨。用柏為槨厚之宜以棺為制也周人牆置妻。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設妻狀如今要扇畫文

之數。夏后氏祭於閭。於室中中夜祭之也殷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平旦祭也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於日出時祭於

庭中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堯樂也書曰簫韶九成是也舜九韶。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是也禹大夏。禹樂也湯大濩。

湯樂也 周武象。武王樂也 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

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

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

以知榘護之所。周者也。榘方也。護度法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

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已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為之女。母禮為總麻。三月昭公獨練。言其記禮之所由興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泉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盧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

記所由廢也 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

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為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本要政教

有經。而令行為上。經常也。上最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必良。舊

或作咎也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亡謂樂結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故

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易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

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為宗百家殊

業。而皆務於治。業事也。以治為要也。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刺王道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

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

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

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

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言微妙凡人雖得之口不耐以言故道可道

者非常道也。常道言深隱幽冥不可道也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斷也事無由己。

請而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

洞洞屬屬婉順貌也。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懼之至也。洞讀挺捫之。捫屬讀犁鬪之。捫也。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圖也。政治也。籍或作阼。平夷狄之亂。夷狄猶夏平除之也。誅管蔡之

罪。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為流言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為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負扈而朝諸侯。負背也。扈戶。誅賞之問言南面也。誅賞

制斷。無所顧問。決之于心。威動天地。聲懾四海。懾服也。服四海之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

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面委玉帛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為。復而後

行。每事必請復白。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不自矜大其善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

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

人人以其寵位行其所好憎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

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曰不能中權。權則因時制宜不失中道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

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磬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前卻故調事亦如之也。故

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基耳。非所以為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耐必中

也中在其人之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

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

隨其時于其宜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古者

人醇工龐商樸女重樸厚不虛華也工龐器堅緻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真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

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銜繫策鑿

而御馭馬也鑄銜口中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鑿端頭鐵也馭馬突馬也昔者

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也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常仁義民無犯法于誅故曰無刑也

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

謂淮南王作此書時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詢讀夏后

逮吉按說文解字詁或作詢此用或字故讀如后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堯時人也今之時人

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

無刺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槽讀領如鑿槽之槽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幘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壘也一曰

甲名國語曰奉文集之甲是也幘幘所以禦矢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為機開發之曰銷車銷讀短綰之綰也古之伐

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

以為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為辱也為鄉邑之下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

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之間有苗服從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

彘不附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

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

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

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

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

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

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

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

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耐行但言之而已。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

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

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

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

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受也。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故能生萬物。和者陰陽調。日夜

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

而粟。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

之間。乃得道之木。本原也。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

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睇。睇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體行。夫脩而不

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

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人人無

親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往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將相攝

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黨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

之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絕祀陳氏代之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

而好罰。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獮

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獮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

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

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舛乖也。定安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

之則鬱而無轉。鬱滯也。轉讀善誦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一曰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

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

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

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晉

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晉讀汶水之故。晉王田常之後代。呂氏為齊侯春秋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晉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

見戰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用兵謀。奭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也楚

國策

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

孫叔敖楚大夫。薦賈伯。盈子。或曰童子也。任其賢。故致于伯也。

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

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非猶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

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

右鬼。右輪尊也。類四時而行。是以非命。皆楊子所不貴。故非也。

全性保真。謂不披軒毛以利天下。弗為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于

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揚墨淫詞。故非之也。

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

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

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

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

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

此近論諸華也。彼遠論八寅也。於諸夏之所是。八寅之所非。而廢也。于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

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

施宜也。

禹之時。以五音聽治。

禹顓頊後五世。鯀之子也。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鐘金也。義者。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磬石也。擊急。憂。鞀亦訟。訟一辯於事。故取小鞀。搖也。

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

人以憂者擊磬。

亦急務。故擊之。

有獄訟者搖鞀。

當此之時。一饋而

十起。一沐而三捉髮。

饋者食也。

以勞天下之民。

勞猶憂也。勞。讀勞。勑之勞。

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

則才不足也。

當此之時。不耐達其善效。致其忠。是為無有其材也。

秦之時。高為臺榭。

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

金人。

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

發適戍。入芻橐。

戍守長城也。入芻橐。之稅以供國用也。

頭

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賣其稅箕賦似箕然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

之縣洮水出北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南至豫

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關是也道路死人以溝

量。言滿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

繼絕。漢高祖劉季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擄百姓

之命祈也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為雋百人為豪萬人為英前蒙矢石。而後

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給至也給奮武厲誠。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誠作威

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尙武也逮至暴亂

已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盡無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

氏之貌冠。高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日委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

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禮

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戚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疑怪一世之間。而

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

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

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

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家之所

存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家之所

以亡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置作植蓋古字通用以有天

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

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夏桀殷紂之盛

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

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

見也有感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亡形者。雖

成必敗。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之也殷之

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暮年而紂乃亡。武王滅之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

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克之今謂疆者

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

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愚亦

知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禽。襄子無恤也智伯智瑤三晉智氏兼有范中行氏智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子

破智伯之軍獲其首以為斂器故曰以三晉之地禽也晉王以大齊亡。為律齒所殺也田單以卽墨

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卽墨未下田單以市史率卽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曰有功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大猶亡道

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以天下故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

也。得道之君雖小為尊而附王天下故曰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以為惡無傷而弗革積必亡故曰不在於小也詩云。乃

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

紂治朝歌在東。文王闢于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上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遷于周也。

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

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行之惡而悔不殺

湯於夏臺。悔恨也。臺或作宮。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反悔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羑里今河內湯

陰是也。爰古曷字。一君處疆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也。當其君也。疆大之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也。假令能脩仁義之道。則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達吉按文選注引作。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遭人能奪之。不必湯武也。今不審其在

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

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

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

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

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

迴也。迴行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為于五行之昔

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為君常也。下言

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

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子高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

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

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

尾生魯人與婦人期于梁下水至溺死也。

直而證父。

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二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

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

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

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稱君命曰犒。

酒肉曰享，牛羊曰犒，共其枯槁也。秦師日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途還師而去也。故曰卻之。

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

過者尾生是誕為功者弦高是

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

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靖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過而能改。

故曰恭也。達吉按古聲陰，郢同。故以鄢陵為陰陵，非九江之陰陵也。

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

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衰讀

繩之維微讀。救賊之救也。

恭王懼而失體。

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

黃衰微舉足蹴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

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

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兄則愛矣。而達親迎曲顧之誼，故曰不可行也。

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

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

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

迫於患也，則舉足蹴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

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

運正迴也。

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

捽升也。出捽其髮而拯之。

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

孟子曰：覆餗而不拯，是豺狼也。而况

父兄乎故獨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詩事神敬之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

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功立言可以立未可與權

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令醜反善合于宜適故

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

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于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

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

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衆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

離走獸見人狂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乾鷓鴣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

知來也知識多風多巢于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此脩短之分也昔者萇宏周室之執數者

日不知往也乾讀乾燥之乾鷓鴣告退之告也萇宏周宣王之大夫數曆術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

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叛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為殺萇宏以釋之故曰不能自知車裂

而死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韜驕贏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

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贏囊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為武安君初帶贏囊步蓋屢說萬乘之君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諾者故曰服諾諸侯不自

免於車裂之患說在論言之篇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

國亡子孫無類偃王于衰乳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國亡也七諫篇曰荆文諫而徐亡是也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

而為之報怨雪恥禽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種佐句踐報怨于吳王夫

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腐鑊以死焉鑊利劍也一曰長劍劉施鹿盧鋒曳地屬錄而行之也

此皆達於治亂之機

機要也

而未知全性

之具者故萇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為身謀也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

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究內之尋常而不塞

不究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

小不塞急也

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疆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

序甲冑生蟣蝨乘加也攘平除生蟣蝨不穉也

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巢也

而乃始服屬

與之貌也

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

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

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

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

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

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

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諷寸而伸尺

聖人為之

寸小尺大

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直其道也

周公有殺弟之累

諫管蔡也

齊桓

有爭國之名

自昔先入殺子糾也

然而周公以義補缺

謂襄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為臣故曰以義補缺也

桓公以功

滅醜

立九合一匡之功以滅爭國之惡也

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

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也。

河上之邱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河上本非邱壟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于少。水激

與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為平平者多也。猶攝袖，冬生人曰冬死死者衆也。齊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多也。昔

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

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禽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

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

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死

之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大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二行者，布衣弗友，人君

弗臣。布衣之士不可以為益友也。人君不可以為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

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

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蹠之涔，不能生鱸鮪。涔，雨水也。滿牛

也。故不能生鱸鮪也。鱸，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通龍門，便為龍。先師說云也。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小形

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

以為累。誠，其實也。略，其行也。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舉，用也。夫顏喙聚，梁父

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駟，驢也。一曰駟，市儉

也言魏國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

曰大倫也達吉按古孟世同聲故通用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

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侂君之

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

伸而大略屈伸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好撻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疏衆人所疾而

不容之一曰訾毀也行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

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

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隆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天下不

以予子丹朱也舜有卑父之謫謂瞽瞍降在庶人也湯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殺紂宣室五伯有暴亂之

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故曰有暴亂之謀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

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

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為也難為

則行高矣易償則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牛璧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瑕毀也明月之

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類璜若絲之結類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

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

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以干湯卒為賢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幸為文王佐翼武王伐紂也甯

甯

戚之商歌。宿戚衛人也。商旅于齊。宿部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為大由事。在道應訓也。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

位之卑賤。事之洵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

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信知也。夫發于鼎俎之間。伊尹出于屠酤之肆。謂大公所命也。解于累繼之中。累繼所以束縛人謂管仲也。興于牛領之下。興起也。謂伯里奚也。領讀合索之合。洗之以湯沐。被之

以燿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燿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被除不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內合于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

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

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于朝肆之列。莫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

何可求。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

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嫌疑謂白骨之肖象。牙也。碧盧似玉。蛇牀似麋蕪也。故狠者類知而非

知。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蕙者類勇而非勇。蕙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勇非真勇。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

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劍工惑劍

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

其情。碧盧或云賦。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闔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

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

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

薛齊邑也。獨庸氏子通利劍。

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

水而甘苦知矣。

史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哈口也。

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

孔子辭廩邱。終不盜刀鉤。

廩邱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登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

許由讓天子。

終不利封侯。

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曰不利于封侯也。

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

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

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

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

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

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

趙襄子行之是。

善罰者。刑省而姦禁。

齊威王行之是也。善予者。

用約而為德。

秦繆公行之是。

善取者。入多而無怨。

齊桓公行之也。

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

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

智伯求地。

于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孟談。潘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

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

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

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

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

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

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

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

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背秦納己之賂。秦與兵伐晉。

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轡。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

二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德

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

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也。箭十二為

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沿箭之筴好者也。徒吉按太平御覽引筴作竿是。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以伐不

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

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

不費。賞當費不虛費。至刑不濫。刑當刑不傷。濫讀收斂之斂。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誅人孔

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也。傳曰。鄧析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制刑書之

于竹。鄭國用之不以人廢言也。以近喻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

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為不善貪欲無厭毀人自成。戾其天性故難也。所謂為善

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

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

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

森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驚也。金印封亦所以爲信也。罔聞賊也。篡殺下謀上也。矯奪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

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

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

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

勒主問吏。率大任也。

無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無

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

羞。

蒙

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亡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

於財利之得。而被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

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隍階之卒。皆不能前途斬首之功。

遂成也。

而後被

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

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

而自投於水。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波至而恐自投於水。

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

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撥而走。勒問其故

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

繁衆也。勒主問吏。故猶意也。而後也。

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

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

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

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

而不盜。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

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

矣。論若樂與約無道術度量不得爲匹夫何算樂之有乎。孫叔敖二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不以爵祿累其身也

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勇而不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

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

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

其氣也。揜奪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毛

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蠨蛸。山生金玉。人弗

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遙望烟烟若燃火也。山出梟陽。梟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

黑色身有毛足反踵見人而笑。遠吉按梟陽見爾雅程敦云說文解字作梟羊陽與羊古字通也嚴忌哀時命又作梟揚山海經謂之贛巨人。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木

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烏青色赤腳一足不食五穀。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是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

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

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

鬼神機祥。而爲之立禁。機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

俗言曰。饗大高者。而龜爲上牲。大高祖也一日上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

者。太祖射其肘。射也。讀近。背急察言之。枕戶牖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

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

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

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絺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

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

其資以讐之。資用也。讐忌也。相戲以刃。太祖射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

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

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牖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

則不待戶牖之行。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不待戶牖而行是。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竅也。達吉按太平御覽

引作無履也。無能字。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摶者也。離者必病。

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

府者也。故以襪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

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襪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

之祭井竈門戶箕箒曰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

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且至。食時爲終朝。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

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

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

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于竈神

禹勞天下而死爲社。

勞天下謂治水之功也託祀于后土之神

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

稷周棄也

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弄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宴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一日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儻布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

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

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

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

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

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

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

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

力。爲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

珉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珉也。因珉兩珉以爲之豫。兩珉相觸。破乃逾疾。亂

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鷗目大而眇。不若鼠。蚺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

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

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螫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子卷十四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微事

之所謂道之所依也故曰詮言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太一元神 總萬物者同出於一。所為各異。

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

不通。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謂及己之性 宗同于洞同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為物

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物者造 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也稽古

太初。人生於無。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往云當太初 天地之始人生於無形無形生有形也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達吉按太 平御覽此

下有注云 為物所制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

人不為名尸。尸主 也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

朕非 也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

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

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

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

無為。王子慶忌死於劍。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弑僚 忌勇健亡在鄭闔閭畏之使要難刺慶忌羿死於桃棗。棗大杖以 桃木為之

以擊殺羿由是 以來鬼畏桃也子路蒞於衛。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 為齊所殺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

短然而皆滿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疆來射。鰲狄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人性之無以務者不務也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沈。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淨華載於亡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

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已以強加之則戰格也。柔弱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厭持也，搔勞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伎心，必無怨色。有

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

持舟楫者謂近岸為歛遠岸為張也

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

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得。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脩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攘御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閒居而樂。無為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不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治不亂之道。向未牢固也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劉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動有為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

險也。

險言危難不可行

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殺。

秦穆公勝西戎為晉所敗於殺

楚勝乎諸夏。而

敗乎柏莒。

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柏莒。達吉按柏莒即柏舉古字通用也。

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

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備。來者弗

迎。去者弗將。

將送也。

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

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

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

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為善則觀。

衆人之所觀也。

為不善則議。

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不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

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脩自然。已無所與。

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

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

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

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

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

章明也。息止也。

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

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

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背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治不脩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償事之敗也。不足以敝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

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探籌捉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

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己之鑑見其醜則善鑑。鑑鏡也。鏡見人之人能接物而

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己若鏡人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

故曰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以訟訟蘇秦善說而亡。蘇秦死國由其道。則善

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智巧之所施始之以

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

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

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

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

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

而成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

所由來。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雖割國之鎚以事人。六兩曰鎚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數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民凡所道行者同道而法度有所共守也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彙強。老則好利。一人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澹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

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傾而辭助。自傾自恃也。辭助不受他人之助也。一人之力以禦強敵。

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

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

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

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主也。聖人止欲。衆故勝其心而以百姓爲心也。

人勝欲。心欲之而耐勝止也。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

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

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

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

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三關謂食視聽也。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

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

而大飧。非不澹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

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

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瘕

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昆山之玉瑱。

昆山昆命也。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

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

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

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

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

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之。筮見也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

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強取霸王可

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言己不能

使敵國遇而無智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使人之智不能於己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

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言己不能使人無智力。但能使人不以智力加於己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

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

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起事所與眾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

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

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為

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

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為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為質不脩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

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鶴鷺一舉千里則形如塵勞以其翻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

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邱山，巍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行道之人指以爲期直己而足物。已己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爲百姓故生之也不爲人贛，用之者亦

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

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

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已非旁人也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持無所監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

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無瑰異之行，服

不視。其所服衆不觀視也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攝。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

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

已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非所樂也行所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得已而為而

不解構耳。豈加故為哉。豈故者禮時宜而制禮非故為也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不得已

而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強為悲麗善博者

不欲牟。博其棋不傷為謀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也行由其理。雖不必勝。

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也。欲勝也駟者不貪最先。駟競驅也。達吉按駟即駟字省文孫編修程

文學皆說如是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

則先在於數。而不在于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

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

無術。雖鑽之不通。雖有智慧鑽之彌牢無術不能達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

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

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為七絃也南風愷樂之風周公殺鴈不收於前。鴈前肩之美也

達吉按史記龜策傳曰取前足謂骨徐廣曰鴈臂說文解字云鴈臂字也吳人沈彤云解字誤豕為矢令人難解蓋謂豕之臂耳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

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百晦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遑暇也啓開也以一人兼

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

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尸不能治狗。事不虧也。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

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無害者可。以為尸也。不能御者。

不可以為僕。無害於為佐。佐若位也。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

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

為。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卜氏之璧。未

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

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勇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達吉按吳處士江聲云。應作非以智也。以不爭

也。參之下文。當是政明中立。四子本本作非以智也。以不爭也。知傳刻原有異。同但蘇本如是。故不遵改。兩人相鬪。一贏在側。贏劣人也。助一人則勝。

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贏。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制

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

則以為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誦。有福則贏。有過則悔。

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禮執紼麋鹿。取其跪乳羣而不驚。

止成文。文謂威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蓼菜小皆。有行列也。瓶甌有堤。堤瓶甌。下安也。

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

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

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

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衽。衽。弱也。菹飯嚙牛弗能

甘也。菹。胡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

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

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有所在也。

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

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度

而無概於志。度。隱也。既。離也。已。自。隱。藏。以。不。他。欲。離。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

大辯無聲。大廉不暭。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庶。幾。向。于。道。也。軍多令則

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

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

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鬪。所以。飲。爭。滿。不。滿。之。間。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

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則。入。于。邪。樂之失刺。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刺。

非也。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施。于。人。則。責。之。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

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名。之。者。羽。音。徵。以。著。言。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

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謂。仁。義。智。勇。兼。以。聖。人。之。言。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

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

遠。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溫以至大熱與大寒相遠也。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

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藟。席之先所從生也。樽之上玄樽。樽酒器以尊者玄水。以生魚也。豆之先黍羹。木豆謂之豆所盛。黍羹不調五味也。此皆

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所祭宗廟也。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

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

衰其暑。大熱爍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

言人質不可變于火。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

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

道者不失時與人。失時失其時非失其時以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至

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

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

不以名移志也。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

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世爾遠矣。身以上從己生以前至於荒世

荒世上古時也。故遠矣。自死而天下無窮爾滔矣。從己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滔曼長也。以數雜之壽。雜幣也。從子至亥為一幣。遠古按

太平御覽引作以數幣之壽有注云幣猶至也。或作卒卒盡也。言垂盡之年不足以憂天下之亂。猶位不能使水多也。與此本既不同。注義又異。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

之少。位而益之也。龜三千歲。龜吐故納新。故壽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集略也。生三日死。以浮游而

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脩極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於廣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之明堂也。神貴於形也。以人神在堂而形骸在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作也。而形體從心以合。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其精神神窮而去也。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于內。以守明神安而身全。謂之太冲。冲謂也。

淮南子卷十五

兵略訓 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略謀解
識至論用師之意也故曰兵略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略獲得也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

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

者噬有毒者螫有蹠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

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澹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

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鑠鐵而為刃貪味饕餮之人殘

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

穢以獨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中絕謂若殷
王中相絕滅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

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之末世也與黃
帝戰於阪泉黃帝滅之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為帝觸不
周山 達吉按太平御覽

引下有天柱
折也四字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戰於
涿鹿涿鹿在上谷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
命滅不義於

丹水丹水
在南陽舜伐有苗。有苗三
苗也啓攻有扈。禹之子啓伐有扈于
甘甘在右扶風郡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

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禽之。共工為水

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

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擗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

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澹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亂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倫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漏網。漏網之類 魚者類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挾墳墓。毋蕪五穀。蕪燒也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逮吉按太平御覽比下有注云無聚所 征國民爲採取無收其六畜以自饒利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逮吉按太平御覽引 其作某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逮吉按太平御覽引帥作爲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浙積也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之

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至於不戰而心服

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壑，傳堞而守。

傳守

也堞城上女牆

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

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

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

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

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取圓而法方

背陰

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明作陽

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

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

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沈沈，孰知

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

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

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

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

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象物而不物

故勝而

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無之字

是故大兵無創，與鬼

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凌沮膽其處，故

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

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訕伸不獲五度。攢誤也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

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偏。偏迫也處大而不窳。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

振豪之末。或曰宇中四字也六合六合內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涸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

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權實也的射準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

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鼓之日謂陳兵擊鼓鬪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

軔車下支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卷束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

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

而爲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爲

嚮。因民而慮。天下爲鬪。獵者逐禽。車馳人移。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

爲斥闔。要遮者。斥候也闔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攄

招桴船。捷疾取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

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威之所加。若崩山

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已用也。

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爲已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詆要事也

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險。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

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

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

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鐔相望。鐔鐔千大鐘也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

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

維袍縮而鼓之。縮貫袍係於臂以擊鼓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

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

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

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衆也軫乘輪多盛貌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

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竇之數。奇竇陰陽奇祕之要。達吉按說文解字云該軍中約也。又漢書有五音奇該史記倉公傳作奇該古字竇該咳皆應作

該五音奇該兵家書也故許慎以爲軍中約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

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論賢除吏謹慎也動靜時。吏卒

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軍尉所以尉鎮衆也前後知險易。見敵

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斥度候視也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也險路亟。險道也亟言治軍險道疾也行輜

治。行輜道路輜重也賦丈均。賦治軍壘尺丈均平也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軍司空補空脩繕者收藏於

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也。

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屈取也。沅湘二水名。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裹鄰邳。巴蜀鄰邳地名。潁汝以為洫。洫溝也。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洫水上險。縣之以方城。縣落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陽葉。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也。極溪之深不見景也。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為甲冑。脩鍛短鏃。鏃小矛也。齊為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也。錯車衛刃。疾如錐矢。錐金鏃箭羽之矢也。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衆破於柏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子孟嘗君。齊子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懷王入秦秦誓之藍田也。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二世秦始皇少子胡亥也。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秦所築也。發閭左之戍。秦皆發閭左民。未及發而秦亡也。收太半之賦。費民之三

而稅刑也百姓之隨遠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遠應召也肆刑極刑轉輓輦橫木也一日不知千萬之數。

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憫。輓戍卒陳勝。與

於大澤。攘臂袒右。陳勝字涉汝陰人也大澤沛縣縣袒右脫右臂衣也稱爲大楚。而天下嚮應。當此之時。非

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爲矜。棘棗酸棗也矜矛柄也周錐鑿而爲刃。周內也據矜以內鑿也

剡擗荼奮儋鏘。擗剡銳也鏘斫也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糜

沸。螳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

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大歲在寅至汜而水。汜地名水有大雨水也至

共頭而墜。共頭山名在河曲共山墜隕也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也當戰之時。十日

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踏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

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舍開塞之道。

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

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

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

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脩

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

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之而後乃戰湯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

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智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作等凡用兵者必先

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洽。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

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

也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

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

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

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

行。星耀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蹙。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

駭龍。龍魚也飛之疾者也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若以水滅火。若

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

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閭入。莫知其所集。卒

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鏃矢。何

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

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

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復塞耳也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鏗之與鞀。鞀鼓鞀聲昧

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

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凌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墮。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者死。杓所擊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鎔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蜥之足。蜥馬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權作鈴下知權。事權同程文學云鈴當作鈴焉是。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硤作狹。大山名塞。龍蛇蟠。

蟠窠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羊腸道一屈一伸此二注則本亦或有之御笠立居。注云御僊翼也笠笠也羊腸道。注云羊腸發筍門。發筍竹筍

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

喝。推其檣檣。擠其揭揭。擠排也檣檣欲仆也揭揭欲拔也此謂因勢。善用間謀。言軍之反間也審錯規慮。

設蔚施伏。草木著感曰蔚隱匿其形。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隱遁其形出於不意。達吉按太平御覽意作慮敵人之兵無所

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撚蹂踏也達吉按

云眼踏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

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

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戰敵之城中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攻作戰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

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

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國無守城矣。靜

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

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

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

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

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為。彼

持後節。彼謂敵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已。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西也。

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

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鎗。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

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

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

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寄放。蟠乎黃虛之下。唯無形

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填填旗立

牢端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

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罟。飛鳥不動。不絀網

羅。魚鼈不動。不擐蜃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

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

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邱山。發如風雨。所陵必破。靡不

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圉。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

不若捲手之一絃。絃也。萬人之更進。更代也。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

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

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之高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柰之何也。

舉壺榼益益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土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

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

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罝罟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闕無術之軍也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爲鳩鷓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鳩鷓之兵高而無枝唯無形者。無可柰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矚矚。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九旋九回之淵至深者也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識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

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

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

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

萬全。勝鈴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

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

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

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杓也。刑十日也。二辰也。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

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箭籥。太栝箭栝也。淇衛箭籥之所出也。達吉按

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落箭竹也。出于淇地。衛箭籥也。程文學云。籥名箭羽。齊人曰衛。所以尊衛矢也。疑是許慎注。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幘。

縞細也。縞。荷蓮華也。縞猶矢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籥作籥。御覽凡兩引。此注一引。腐荷之縞。覽引。縞作檣。注云。檣大盾也。當是異本。然猶不能獨射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射作穿。假

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

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邱。虛舉不羈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邱也。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

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

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

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誂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誂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

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爲青龍。參井爲白虎。星張爲朱雀。斗牛爲玄武。用兵軍者。右參井。左角亢。背斗牛向

星張。此順北斗之銓衡也。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所謂人事

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爲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廣廣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典常疑正也。常正如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也。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達吉按太平御覽比下有注云迎逆敵家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爲之以歛。而應之以張。達吉按太平御覽比下有注云歛弱張強也歛謙如壽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

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竝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達吉按太平御覽此視作事下視上如兄視上如父兩句同上視下如弟。則下

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

弟。達吉按太平御覽親作視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

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

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闔閭之將也是故內脩其政。以

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

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

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

齊勞佚也。軍食孰。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取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

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

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

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

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

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

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

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

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

敦者致也。

投高壺。兵猶且強。

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

險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險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

凡此三事者人所從蹊險。

所

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

負程也。

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

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

不可陵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

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嗾於辯。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嗾作監。

不推於

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銓。言必合

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

揆理也。

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

符節。疾如曠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

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

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已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

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

陶人化為埴陶。

人復變為埴土不能化埴土也。

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

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鷓鷹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

有出於人。

治爲亂奇。飽爲飢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五行。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禽。

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

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

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

山陵邱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

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擡巨旗。擡卷取也。止鳴鼓。而出入無

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後。翼輕邊

利。邊利翼軍之機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賚

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襍祥。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

用水火。出珍恠。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塌。槍小柴也塌埃。所以營

其目者。此善爲詐佯者也。鎗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

動。此善爲充軼者也。充盈軼強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

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

其飢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

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便。隘則用弩。隘可以手弩以爲距。晝

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言積怨不服之也。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禽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禽之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慳悍遂過。驕勇急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禽之干陵。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

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鬣。鬣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喪衣也。於闕冥故言明。擊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鷲。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交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于軍中。言有罪而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一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子卷十六

說山訓

山為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說山因以題篇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魂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租于陽。故魄問魂道以何等。曰。以無

有為體。道無形以無有為體也。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言無有形狀何

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言偶遭遇。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

喻道而非道也。似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得猶知也。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

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揚猶稱也。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

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為者。魄詰魂曰。子向無形何故有言。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魂將反于無形。魄反顧魂。

忽然不見。不見魂也。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魄反而自存亦以入於無形之中矣。形或作有。人不小學。不

大迷。小學不博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不小慧。不大愚。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

以其休止不蕩也。沫雨雨潦上覆盆也。澄止水也。蕩動也。沫雨或作流潦。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古

得道善釣者有精術故能得千歲之鯉也。曾子攀柩車。引轡者為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撈柩車而挽者感之為之止。轡棺下輪也。轡讀若牛行轡

轡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亡。二母聞乞人行歌。聲感而出視之。則其母也。故曰精之至。瓠巴鼓瑟而

淫魚出聽。瓠巴楚人也。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自身正。黑口在頰下。似鬚。魚而身無鱗。出江中。伯牙鼓琴。駟馬仰

秣。仰秣仰頭吹吐。謂馬笑也。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難絕糧。介子推割肌啗之。公子復國賞從亡者。子推獨不及。故歌

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咬其口龍既升雲蛇獨屍處龍
以喻文公蛇以自喻也于是文公覺悟求介子推不得而號泣之
故玉在山而草木潤玉陽中之陰也故能潤澤

淵生珠而岸不枯珠陰中之陽也有光明故岸不枯 蟻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蟻一名螻蛄也 上食晞

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晞號也塚土塵也楚人謂之塚一精專也 清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為闇河水

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道貴無為故治也有為則傷道不貴有為也傷

無為而治者載無也言無為而能致治者常載行其無為 為者不能有也為者有為也有謂好憎情欲不能恬澹靜漠故曰不能無為也

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不能行清靜無為者不能大有所致致其治立其功也故曰不能無為也 人無言而神無言者道不言也道能化故神

有言者則傷道貴不言故言有傷 無言而神者載無道貴無言能致于神載行也常行其無言也 有言則傷其神之

神者道賤有言而多反故言有傷 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無用者謂鼻耳

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用為用也 以為不信視籟與竽籟三孔竽也以其管孔空

處以成音也故念慮者不得臥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又曰展轉伏枕寤寐咏嘆 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止猶去也

強自抑去念慮非真無念慮則與物所止矣 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不念慮也忘二 聖人終身言治

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非其言非其所常言也用所以言者用當所治之言 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

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也不善其詩故曰非其詩也 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鸚鵡鳥名出于蜀郡亦喙者是其色縹綠能仿人言

長主也 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得其言者知效人言也不知所以長言教令之言也故曰不得其所以言 故循迹

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制自為新迹 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

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而未獲也漁者豫且捕魚得龜以

歐元王元王劍以下故曰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魚者之籠也

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闕之。故鈞可以

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此四術者皆謹敬加順其道故可以相教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

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策射法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捷吉按太平

御覽適作敵古字通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言其守故不知變也月望。日奪其光。陰

不可以乘陽也。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繩則月食故奪月光也余則虧至晦則盡故曰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

光也。星陰也不能奪日之光也故未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

一淵不兩鮫。鮫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為刀劍之口是也一說魚二千斤為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

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

之。上大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中則敗漆入膠亦敗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而莫相愛於冰炭。

冰得炭則解歸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壞反本還為土冰之泮。

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泮釋反水也宗本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埤堦。遠

之故也。埤堦猶席野也埤讀似望作江淮間人言能得之也秋豪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

不可以為外矣。小不可為內復小于秋豪之末謂無有也無有無形者至大不可為外也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性舟

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性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性仁夫玉潤澤而

有光。其聲舒揚。舒緩也揚和也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也渙讀人謂貴家為腰主之腰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

無內無外表裏無也匿藏也近之而濡。望之而隴。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

淮南子 卷十六 說山訓

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

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無有情欲能順善以安。

其侯王寶之。為天下正。

寶重也。侯王重其天性。若凡民之重。身侯王寶之。為天下正。無所阿私也。

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

陳成子將弑齊簡公。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曰劫之。

子罕之辭其所不欲。

不欲玉之寶也。

而得其所欲。

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

倒杖策。傷其頸。血流及臚。而不覺。言精有所在也。

衛姬之請罪於

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也。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廢衛之罪。

子見子夏曰。何肥也。

循勝無情。欲故肥也。

魏文侯

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

知其皮盡。則毛無所傳也。

兒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妙可以

觀論者。

微妙為見。始知終也。

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

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

器。天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

拘囹

圜者。以日為脩。當死市者。以日為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

中心也。

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

夫死則後難復處也。

以女為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嫁處也。一說。女以天下人皆滑。不肖復嫁之也。遠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夫死後則難可復處也。

故沮舍

之下。不可以坐。

沮舍。壞也。

倚牆之傍。不可以立。

壓路也。

執獄牢者無病。

當死者肥澤。

計決之心。無外忌。一說。治當死者罪已定。無憂。故肥澤也。

刑者多壽。心無累也。

刑者。宮人也。心無情欲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也。

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

治正。精神內守。故無病也。

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

至巧不用劍。

巧在心。手故不用劍也。

善閉者不用關楗。

善閉其心。故不關楗也。

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

其類。

淳于髡齊人也。告其鄰突將失火。使曲突徙薪。鄰人不知。後竟失火。言者不為功。救火者焦頭爛額。為上客。刺不備。譬喻凡人不知豫聞其情。發而思得人救其禍。

以清入濁。必

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蔥則

拔之。言無所舍也。君子行善亦如之。天一氣則成虹。地一氣則泄藏。陰陽相干。二氣也。人一氣則成病。邪氣

干正氣。陰陽不能且冬且夏。陰不能陽。陽不能陰。冬自為冬。夏自為夏也。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相兼也。善射

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故曰不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

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於魚不善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充大也。

遠吉按太平御覽引充作亮。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清明。遠聞而章著也。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若近者。今日

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急水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

根無所植也。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行猶使也。不能使隨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

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操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

操讀操。張之操。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虵

應於下。同氣相動。感。動。不可以為遠。月感則羸虵內減。故曰羸虵。應於下。月陰精也。羸。羸亦陰也。故曰同氣也。精能相感。故曰不可為遠。執彈

而招鳥。揮柷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

氣召也。召猶致也。剝牛皮鞞。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

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言物貴於生也。亡羊而得牛。

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

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為見識者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子墨衰敗。秦師於穀。

言其變凶服也故不敢騎白馬也

亡者不敢夜揭炬。

見為人

保者不敢畜噬狗。

保城郭居也保讓人也保讓狗也

雞知

將日。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

俎夜半而鳴也以無智謀不能免於鼎俎以喻將軍當兼五材不可以無權譎

山有猛獸。林木

為之不斬。園有螻蝻。藜藿為之不采。

言人畏也。達吉接太平御覽一引作螻蝻一引作螻蝻兩異

為儒而踞里閭。

儒尚禮義踞里閭非也

為墨而朝吹竽。

墨道尚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

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

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

愚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

不求美則美矣。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與無與也

求美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

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玄天也天無所求也人能無所求故以之同也

申徒狄負

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

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故自沈於淵抗高也

弦高誕而存鄭。誕者

不可以為常。

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而卻之故曰誕而存鄭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為常也

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

多言者。猶百舌之聲。百舌鳥名能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曰百舌以喻人雖事多言無益於事

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

言其不鳴故不脂之喻無聲也一說不脂之戶難開閉亦喻人少言語也

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識書著之。

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為妖災也喻人有多言而

少誠實比之

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

抗舉也浮氣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之走便也

物固有衆而不若

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

轅二人兩轅六人故謂二六一說十二人

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

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

同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

猶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是謂同故不可以相治異謂濟君之可替君之否引之當道是謂異也故可以成事也

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

君之可替君之否引之當道是謂異也故可以成事也

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

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也。

上有叢菁。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

俠輕也。

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

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

此六術者皆垂之而未納無所適名故曰一槩而未得主名。

被甲者非為十步之內也。百

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為道里。

言相遠也。

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為之殘。

楚王莊王拔也。援捷驥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

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

之殫。

殫盡也。

故澤失火而林憂。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林木憂。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

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

綸大繳也。

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一衰。下

有九殺。

衰殺皆喻論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

自為越所殺也。

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

亡為周所殺也。

知遠而不知近。

遠謂強越存周也。近謂其身也。

畏馬之

辟也。不敢騎。

辟旁也。

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

虛空也。

不孝弟者。

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

任保也。

范氏之敗。有竊

其鐘負而走者。

范氏范吉射范會之元孫范鞅。鞅之子昭子也。敗者趙簡子伐之。故人竊其鐘也。一曰知伯滅范氏也。

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

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

悖或也。

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

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

德之包。

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裹猶升在斛之中。夜在歲之內也。

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

成衣。針成幕。縷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

幕帷也。上曰幕。旁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故宜先也。縷土龍也。始

一區以上於城故曰事之成敗必由小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

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審知也水濁而

魚噉。魚短氣黃噉。出口于水上。形勞則神亂。形亂神不洽也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衝兵車也。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

故能折遠敵之衝車于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兵不敢至此之謂也。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媒人以禮成。為室家也。因人

而交。不因人而親。以德親也。行合趨同。千里相從。雖遠必至。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

詩所謂室邇人遠。故曰對門不通也。海水雖大。不受謁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氣相應也。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也。

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唾之手。而愛己之指。唾讀詩備備其粟之備也。唾堯之巧工也。雖唾巧人不能以唾巧故愛其手也。謂唾手無益於己。故自愛其指也。

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為己用故不愛也。鉤鈞鉤也。可以得魚故愛之。以束薪

為鬼。以火煙為氣。以束薪為鬼。竭而走。夜行見束薪以為鬼故去而走。以火煙為氣。殺豚烹狗。

以火煙為吉凶之氣。殺牲以禮之禮也。先事如此。不如其後。此先事之人也。如此不為鬼故去而走。巧者善度。知者善豫。

豫備也。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桃部地名。羿夏之諸侯有窮君也。為弟子逢蒙所殺不及攝已而射也。搏捷也。慶忌吳王僚之

子也。要離為闔閭刺之。故死劍不及設其捷疾之力。捷吉也。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

亂。謫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止言當以默。止事當以卜。

今以言止言以事止事。猶揚堞止塵。塵愈起。抱薪救火。火愈熾也。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流放也。雪除也。涅黑也。素白也。矢之於十

步貫兕甲。於二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驎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猶

矢于三百步不能穿魯縞。言力竭勢盡也。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憂世不能上德。苟任勞力。而以辟土斥境。并兼人國。

為賢也。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類。

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負。燒薰自也。楚人謂之薰燧。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墻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

割脣而治齟。桀路之徒。君子不與。舉事所敬如是者則盜跖之徒也。君子不與也。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

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

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饑食不足。餓困。

也。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隙。楚人謂頸為蹟。愈勝也。陸陸也。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日。不中員

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譴責怒也。雖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爲力。以此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聞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

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損毀也。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准謂母爲社。社讀雖家。謂公爲阿社之社也。

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曹之。人雖閒暇無務亦不能學也。見窾木

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窾。穴讀。日科也。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保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

踰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鏌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蹇截玉。蹇。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愈猶勝也。言今歲勝於昔歲。今日勝於昨日。喻聖人自脩進也。

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

千金之鹿。玉待璣諸而成器。璣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璣而貴者也璣廉或直言藍也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

璣諸。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

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謂四極之內天地之間故天下莫不借明

千日月之前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

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蟠冢。已說在增形也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

則異。所歸則一。一同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

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了言迷解也

背而不得。不知凡要。背而不得更復惑故曰不知凡要也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

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

未有天地生天地故無形生有形也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此其至未能有所霑止者所止故能有濡也矢之發無

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止喻矢止乃能穿物一曰止已情欲乃能止歸衆物令不得已乎因高而為

臺。就下而為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為。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

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也待芻狗之靈而得福也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用而成穀故得待土龍之神而

得穀食一說土龍待請雨之祗得食酒肉者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

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荷水菜夫渠也其莖曰茄其本曰密其根曰藕其花曰夫容其秀曰蕩荷其實曰蓮蓬之茂者花花之中心曰薏幽州總謂之

光荷讀如燕人馳秦言胡同也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

乘桴而入胡。方出疆至桴後一日。籛言非其所宜也。欲無窮，不可得也。無求之處也。楚王有白鵝，王自射

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鵝擁柱號矣。由基，楚王之臣。

養姓調張矯直擁抱號呼也。通賦曰：養流睇而後號，是也。有先中中者也。有先未中必中，之微精相動也。尚氏之壁，夏后之璜，揖讓而

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不時，謂夜也。尚古和字。晝西施之面，美而不可

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生氣者人形之君，規畫人形無有生氣，故曰君形亡。人有昆弟相

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

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端，然後中；恭，然後得。故曰：事使然也。

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也。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

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日，康子肥發定公而專其政，傳去公室。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舉

直與枉，勿與遂往。直順其謀而從，勿遂大與同小。此所謂同污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

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為邪者，必相明正。欲為曲者，必相達

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託寄也。若麗姬欲殺太子申生，

先稱之于獻公，然後得行其害，此其類也。衆議成林，無翼而飛。衆人皆譏平地生林，無翼之禽能飛，凡人信之以為實然。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

皆言市中有虎，市非虎處而人信以為有虎，故曰三人成市虎。一里能撓椎。撓，椎一里之人皆言能屈椎者，人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

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也。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

失常。小變易水易草也。草食故食草水。居故水中故曰不疾失其常也。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

之非也。尾生其人與婦人私期橋梁之下故尊其警水至不去沒休而死故曰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禮庶子喪出母期孔氏子

上名白仲尼之會孫孔伋之子也。子上之母被出卒于外記曰子上之母死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先君其喪出母乎曰然子不使白何也曰昔我先君無所失道消陸從而隆道汚從而污。伋則安能及乎。是不為伋也。妻不為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故曰孔氏之失也。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

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見象箸知當復作玉杯。有玉杯必有熊蹯豹胎以極廣侈

故箕子為之驚號啼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惡其象人而用之。知後世必用殉故孔子為之長嘆也。故聖人見霜而知冰。

見微霜降大寒至必堅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

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

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

養以待時至而應若武王伐紂也。髡屯犂牛。既料以脩。決鼻而羈。髡屯犂牛貌。犂牛不純也。料無角牯無尾決鼻羈頭而牽。生子而犧。

尸祝齊戒。以沈諸河。犧者牲也。尸祭神之主祝。祈福稱之。壽祀河曰沈。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

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論語曰犂牛之子解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言可以不戰屈人之

也。兵得隨侯之珠。不若得專之所由。得高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宜適也。撰

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言有高山我仰而止之人有大行我則而行之故曰鄉者其人也。見彈而求鴉炙。彈可

鴉鳥而我因其求食也。見卵而求晨夜。雞知將旦鳴知夜半見其卵。因望其夜鳴故曰求晨夜。見贖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

不病暮。亦不病暮言其早也。廣讀曰有蚤不為從之蚤。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利猶

取死而棄其招箕。不怒人取之。招箕稱死者浴沐上之櫛也。怒亦憎變文。爾雅讀功績之績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

則可。所不利若子罕不利玉人之寶利。于玉人自得玉以為寶故曰可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

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異以不休故聖人同

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

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徐國今下邳。徐僮是偃謚居衰亂之世。脩行仁義為楚文王所滅。滅者多以不義故曰亡國。不仁義必

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比干以忠諫紂而誅世之見誅者多。以不忠故曰被誅者非必忠。故寒顛。

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顛異者寒與懼。顛讀天寒凍顛之顛。字亦如此。明月之珠。出於蛟蜃。周之簡

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蚌中。簡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大蔡神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為大蔡。藏文

仲所居。萬乘之主。冠鎔錘之冠。履百金之車。六銖曰鎔。八銖曰錘。言賈值小物有賤而在。上有貴而在。下車或作履也。牛皮為

賤。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也。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徵南方火羽北方水。五音正樂正夫理。情性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于詩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曰風也。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古之名。俳舍和也。此

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

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芳香也。明火香餌則蟬魚

至以言治國。明其德美其政天下。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

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者。矰射之往飛鳥詩云弋是與雁。好魚者先具罟與

鼠。晉細網傳曰數罟不入汙池鼠大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言未見若無道而能得民心也遺人馬而解

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轡。轡所以縛所以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

不鹽。敗所為也。烹羹不與鹽不成羹故曰敗所為禮記曰客祭羹主人辭不能烹知烹為羹也桀有得事。謂若作瓦以蓋屋遺後世也堯有遺道

遺失。謂不能放四凶用十六相是也。一說不傳。嫫母有所美。嫫母古之醜女而行真正故曰有所美嫫讀模範之模西施有所

醜。西施古之好女雖容儀光豔未必真正故曰有所醜也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有可隨猶嫫母有所

西施有所醜。琬琰之玉。在汚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舍也弊算飢飩。在芻茵之

上。雖貪者不搏。甄甄帶搏取也甄讀龜鼎之龜也美之所在。雖汚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

隆。世不能貴。世不能賤者喻賢者在下位卑汙之處世不能貴者喻小人在上位高顯之處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貸而予秋賦而收故民欣也春賦

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鰕賜

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喻為政官方定物能文者居文官能武者居武官故曰縱之其所而已逵吉按太平御覽作縱其所而已

而雜。不若狐裘而粹。雜猶說粹純也故人莫惡於無常行。無常行猶論語人而無恆不可作為巫醫故曰惡也有相馬

而失馬者。失猶不知也然良馬猶在相之中。良馬有天壽骨法非能相不知故曰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

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

棟者。求大。三圍之木。郢楚都在今江陵北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脩不

足。巨大也脩不足言其短逵吉按脩各本作長依太平御覽改又巨字作大蘧伯玉以德化。伯玉衛大夫蘧瑗贈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故曰

以德化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公孫鞅衛公子叔煙之子自魏奔秦相孝公制相坐法故曰以刑罪秦封為商君因曰商鞅商在東北東南環以德化鞅以刑罪故

日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繘藉。所救鈞也。醫師在男曰現在女曰巫石針所抵彈人垂座出其惡血藉米

所以享神藉菅茅皆所以療病求福祿故曰救鈞 狸頭愈鼠。雞頭已瘻。鼠齧人瘡狸愈之瘻頭腫疾雞頭水中交幽州謂之雁頭亦愈之也 蠱散積血。斷

木愈齧。此類之推者也。推行 膏之殺蠶。鵠矢中蠅。中亦殺也 爛灰生蠅。爛 漆見蟹

而不乾。燥 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

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

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踵也喻學取道衆多然後優 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尅 物固有

以尅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牟。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

之遠。遠倫多也 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

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也 或斷臂

而顧活。顧反類 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柔濡 擊鐘磬者必以濡木。穀強

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蹇截玉。言柔勝剛也 媒

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詐也 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立而生不讓。故

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佞廉也。佞辱也 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

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

使之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不鳴乃無聲也 嘗一臠肉。知一鑊之

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 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溼故炭重 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

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論知也 達吉按 三人比肩。不

能外出戶。戶不容 故也 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 故也 足履地而為迹。暴行而為影。

此易而難。屢屨也 履地迹自成行 日中影自 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 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 人死叔敖自

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 文公棄柱席。後黜黑。咎犯辭歸。晉文棄其臥席之下 黜黑者咎犯也 其捐善物因 曰臣從君周旋臣之罪多矣 臣豈自知之況君乎

請從此亡。故曰辭歸 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時將落 長年 懼命盡故感而悲也 鼎鑄日用而不足貴。鑄小鼎雖 日見用不

能和五味。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周家大鼎不日炊火以供 味而能和味故曰不可賤 物固有以不用而為有用者。

故曰辭歸。不用謂鼎不爨也 為用謂調五味也 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流行傾 邪也 物之尤。必有所感。尤 過也 輕重則

衡低仰。故曰必有所感。感動也。物固有以不用為大用者。衡行物物所不用乃用之乃知物 之輕重故曰以不用為大用也 先倮而浴則

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禮食必祭示有 所先饗猶食也 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為不 敬故

曰不可也。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

而言上冢。皆所 不宜 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陵國侯溺死其神能為大波為人 作害因號陽侯之波舟人所不欲言 或曰知其

且救也。而多殺人。不 仁 或曰知其且救也。而多活人。乃 仁 其望救同。所利害異。

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

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殆危 害也 文王污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子 汚膺陷背也 鮑申

楚相偃背。成治言賢也。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裨諶鄭大夫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 鄭國有難 子產救如野與諶四國之事故曰成子產之事諶

語曰裨諶革劍之世叔討。能之東里子產。獨色之。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達吉按 太平御 覽引無徑字 脩人曰。不知。曰。子雖

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脩人長人也。寇難至。蹙者告盲者。盲者負

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蹙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

其母。為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郢楚都鬻買也。食養也。達吉也。按太平御覽引作而無多苦也。此

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介蟲魚鼈屬。動行也。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要螫螺

贏之屬。無牝壯之合曰貞。而有毒故能螫。螫讀醜釋之釋也。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搏也。熊羆多力。故能攫搏有所搏也。兕牛之動以觝觸。兕名有角牛也。

物莫措其所脩。而用其短也。措置也。治國者若鑄田。去害苗者而已。今

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

金刀劍之屬。撒不正。而可以正弓。撒弓之掩。牀讀曰槩。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

不正者撒正者弓也。不利者砥利者金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為上。齊讀罷之聲。齊捷皆疾。勝之同。遲為下。所

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剡靡勿釋。牛車絕鞵。剡切楚人謂門切為鞵。車行其上則斷之。孟子曰城門之

軌非兩馬之力。鞵讀近蘭。急舌言之乃得也。為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為醫之不能

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不擇于事曰勃也。

淮南子卷十七

說林訓 本叢生曰林說萬物承草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楫。契刻也。梳船弦板也。墮劍

於中流刻於船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劍梳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泥之泥也。於其所刻梳下故

曰不知物類也。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隨一隅之迹刻梳之類惑無有大于此也。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為帝者也。土龍以求福時見貴也。求雨芻

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蛛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布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蟄蛛者則

愈故蛛者貴之半璜曰璜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

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以蹙者淺矣。然待所不蹙而後行。蹙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

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蹙。以手拂。不得

其數。愈蹙愈敗。愈益也敗猶沒也。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不用手足而自游也。鳥飛反鄉。兔走

歸窟。狐死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毋貽盲者鏡。毋予蹙者履。

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賞瓊也章甫冠越人鬪髮無用冠為。椎固有柄。不能自椽。目見百步之

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為而不能自為也。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儉肥其體。而顧近其死。

儉取也顧反也肥則烹之故近其死也。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七尺曰仞非聖德君不致故曰莫之能致也。月照天下。

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螂蛆。

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於詹諸殆猶畏也螂蛆蟋蟀爾正謂之蜻蛉之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螂蛆也

德吉按殆大平御覽作困

烏力勝日。而服於離禮。能有脩短也。

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離禮爾正謂禘並秦人謂之祀祝間靈時晨鳴

人舍者鳩鳥皆畏之故曰能有脩短也

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

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安故曰以為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故以為夭論語曰

獨比于戎老彭蓋謂是也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仙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

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

也。任讀甚

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不怒乃是怒不為乃是為也

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

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

言皆易也無聲改得有聞

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

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鬪。

慊快也斲呼也不斲不自斲削豆蓋豆鬪豆之器大勇人聞自畏之不復鬪也

得道而德從之

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以瓦甃者全。以金甃者跋。

以玉甃者發。

註讀象金之銅柱餘之柱甃者提馬雅家謂之投網金者金步餘跋者刺跋走發者疾迅發高射百發之發

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

為之掘。所重謂金與玉掘律氣不安祥也

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而已

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見者蔽利

之物不見其害

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

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

策四十九策可以占遠可以問于數數可卜筮者也

舞者舉節。坐者不期

而拊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

頸。俛猶辰也

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

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馬治人為急務矣

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

或有也相似似其愚

水火相憎。鑊在其間。五味以和。

鑊小鼎又曰鼎無耳為鑊鑊讀曰鑊鑊受水而火炊之故曰在其間

骨肉相愛。讒滅間

之。而父子相危。黃平王晉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使

冠。可以養喻賊害所養喻骨肉殺亦削也昌羊去蚤蝨而來蛉窮。昌羊昌蒲蛉窮蝨除小害

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不若其無為牆

牆之壞更為土歸於壁瑗成器。磬諸之功。壁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鏤邪斷割。砥礪之

力。力亦功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烹猶殺藏猶殘蚩與驥致千里而

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

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荒大饑水靜則平。平

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匿猶川竭而谷虛。虛無邱夷而

淵塞。夷平塞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壞在山。言非一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

一端以為絺。冠則戴致之。絺則屣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物不明於死生

者。不可卻以危。危無能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涉不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

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况疏遠乎。疏遠喻聖人

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始哉。其鄉之誠也。誠實宮池涔則盜。旱

則涸。涇多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竭盡蓋非椽。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

然而椽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

江也。遠吉按太平御覽此下譬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

易輔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輔讀輔之 輔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

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動 則得魚任者蓋也詩云我任我轡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

蛇牀臭 麋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 一曰愧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

奮厲也以免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 疾也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

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 古天

神也始造人之 時化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 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 天下者

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造 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

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 其真也牛蹠彘顛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

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

而已。敖倉古常滿 倉在梁陽北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 香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鼻 一曰蝦蟇今

謂人五月望作鼻齏亦作蝦蟇齏言物不當為用 達吉按說文解字竹部有籛字云收 然改容亦作造然毛詩威施說文解字作龍麗云詹諸也詹諸即蝦蟇矣舌之與齒。孰先嚙也。嚙 磨

也錙之與刃。孰先弊也。錙种下銅錙也錙不休而 刃先弊錙讀頓首之頓繩之與矢。孰先直也。矢 今鐔之

與蛇。蠶之與蠟。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蠶與蠶 畏蛇與蠟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說在齊 俗篇

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嬖姬 也亡猶亂聾者不謂。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 見也觀

射者遺其覩。覩 事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

則推車至今無蟬匿。蟬匿車類匿讀如孔子射于矍相之矍 達吉按說文解字竹部有籛字云收 餘者也方言籛棧也郭璞注所以絲絲也然則蟬匿即籛字矣依籛推車之推

字亦當

使但吹竽。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鉅同也

無其君形者也。

君官主也

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謀或作豫也

為客治飯而自藜

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

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

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景曲也

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響濁也

情泄者中易測。不閉其情欲發

繼于外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

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比之類故不可食喻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藥用也

躡越者或以

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躡至也極亦至互文耳一同也

於目。美佳

黎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調適

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

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

蒟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蒟苗荻秀楚人謂之蒟蒿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荻若也

麇不類

布。而可以為布。麇麻之有實者麇讀左傳有蜚不為災之蜚也

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直也

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

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于海復隨漣還入故曰內其所出

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不止也

羊肉不慕螻。螻慕於醢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

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醢酸不慕蚋。蚋慕於醢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

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

蓄水曰陂

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也。衰衰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

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

字為是

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

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故耐中事各有宜

治鼠穴

而壞里閭。潰小炮而發瘞疽。隨面氣也。瘞疽癰也。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

之而虧。置其類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埤防。便也。埤防高處。隄防也。王子慶忌。

足躡麋鹿。手搏兜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湯放

其主而有榮名。湯契後十三世主癸之子。履放其主。謂伐桀為民除害故有榮名也。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誅。崔杼齊大夫。崔野之子。弑君齊

莊公。所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所以為則異。傷殺君以利與民。杼以利與身故曰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

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勵。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為之作師。故使小兒之囁

自矜。大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轉來使人射取之。蟻狄之

捷來乍。蟻狄為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捷。捷來使疾。擊而取之。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

之管而無當。營倫。成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

以水為測。惑矣。篙。遠船以篙渡江。篙沒因以江水為盡。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漁。讀論語之語也。木者走山。所急者存

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走。讀妻。記之。妻。豹裘而襪。不若狐裘之粹。

粹。白璧有考。考。考。汚也。不得為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

祝効殺之。祝効殺之。憎畏也。盜賊之輩。醜惡也。吠狗無鄉之社。易為豢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無祀。不種

千神而平祀之。故易為豢肉。易為求福也。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于明也。不可以警。警。之則見也。瞽無目。而

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知。父貌。不夢見

像。無形于目也。目初不見。父像。故曰無形于目也。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不為足。為足益

其說蓋不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一名桑扈。秦通峭塞而魏築城也。魏從

可使能終不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一名桑扈。秦通峭塞而魏築城也。魏從

大梁開秦臨治增開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

弦不能發矢。引張弓也。發遣也。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

不可復。亡犴不可再。遁逃犴獄常以權變出關。秦獄犴亡。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

以為總。不必以紃。紃亦總。轉數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鷲

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稱也。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

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猶道當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

高者。風雨奉之。奉助也。蠹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墜墮也。枝

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達吉按說文解字有搭字云。枝格也。從丰各聲。釋名。服枝也。似木之枝格也。此言人之四肢如枝格也。有格解字言戰有枝兵也。此言戈戟如枝格也。

史記始皇本紀。或走或格之者。輒死。魯運傳。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枝格殆假義歟。

漢書梁孝王傳。義格如澹。注。格者。枝閣不得下。枝閣亦即枝格二字。高無往義。因為推廣之。

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為適。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喝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之。未嘗適。亡其適。無也。

也。言不凍亦喝何適之有。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廩屋也。憂樂別也。柳下惠

見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

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杜門戶。齋蠹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

食。三十日而脫。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礮石而死。蠹食之而不飢。礮石出陰山。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總名。類不可必推。推猶知也。瓦以火成。不

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

瓦得火則破。竹得水侵則死。

揚堞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翼

翼。豈若適衣而已哉。

梁土塵也。楚人謂之塚。羹扇也。楚人謂之翼也。

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

無泉。

掘猶

蛇象之病。人之寶也。

蛇大蛤中有珠象牙。人以自疾。故人得以為寶。

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

人之利欲為病。無人寶之。故曰將有誰寶也。

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備。則不達。握

火投人。反先之熱。

皆一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

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

劫迫之。然如是也。

辯於情色。故曰有所

西方之保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

一同也。保國在西南方。

一膊炭燠。

一膊一

撥之。則爛指。萬石俱燠。去之十步而不死。

百廿劬為石。

同

氣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

驗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

喻衆能濟

少不能有所成也。

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

矣。申生。姬晉。不絕編。子胥。自仇。吳。不斷水。釣者靜之。颺者扣舟。罩者抑之。聖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

也。颺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載柴下壅。而取之。颺讀沙穆。今沈州人積柴水中。搏魚為颺。幽州名之為涿也。達吉按。颺。爾雅說文解字當作畧。今爾雅作摻。謂之涿。摻亦即摻字。見象

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

吳伐。越至會稽。獨獲骨節。車車

見一節大餘節不

得小故曰百節知。

小國不關於大國之間。

見見兩鹿不關於伏兕之旁。

食也。

佐祭

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

陸本景撲擊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作雷電所撲。

或謂冢。

或謂隴。或謂筮。或謂筮。頭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

頭中蝨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異也。

日月

欲明而浮雲蓋之。蓋猶蔽也。蘭芝之欲脩而秋風敗之。長。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

之。為墮武也。墮廢也。武感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

以為富。能動者播植嘉穀以為錢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纒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纒索。視書

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類猶事也。蒙塵而昧。固其

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為不出戶而堞。堞。睪之非其道。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

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必用。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為以富寵也。穀立三十輻。各

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幅獨入。眾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

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戴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葦有

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

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千里知之。語曰欲人不知莫如不為。蘇秦步曰何故。步徐行也。人問何故。趨曰何趨馳。

有為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

幾。畏始畏終。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士。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

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也。為眾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為人所射。故大白

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眾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達吉按鄭康成儀禮注曰。以白造緇曰辱。辱者汗辱也。故與白對。注家皆未得其義。未嘗稼穡。

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齒。太山不上

小人。骨有肉曰豔。有不義之數。流入海。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岳也。王者所封。禪處不令凶亂。小人得上其上也。芻光不升俎。芻光。肥也。俎。豆之實。唯肩髀而脇肋不得升也。

駟駁不入牲。驪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簞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

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

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視其鉤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一法也。類雖異所用者同。獻公

之賢。欺於驪姬。殺申生也。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而餓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

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以方驪姬賢牛故曰佞人來佞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

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也。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不便以

得所便。便利也。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

干亂也。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

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雅容恐失民之意。若屨薄冰。蛟在其下。蛟魚鱗皮有珠能害人故

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不洽於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蚘之足。衆而不相害。蚘馬

州謂之秦渠蚘讀溪徑之誤也。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毀也。清醑之美。始於耒耜。醑清酒周禮醑齊是醑讀

翁翁之鼓也。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

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善猶宜也。黻黼在頰則好。在頰則醜。黻黼著頰上室也室者在頰似擊坎醜繡以

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宜讀人讓非之也。馬齒非牛牛。驪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

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

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頰。腐

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為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審或作巧

再生者不獲。華大早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既終不墮井。抽簪

招憐。有何為驚。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

不可言不能也。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蠶為蠅。子子為蜚。水蠶化為蠅也。

青疑也。子子結蠶水。中到歧處謂麻紫。兔齧為能。兔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為蠶蠶。讀能而心之惡一說兔齧蟲名。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

者驚。知者不怪。怪或也。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麝燭拍。膏燭澤也。燭光拍澤喻光明有明時也。

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

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

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

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雖欲謹止馬。不發戶。麟。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麟戶限也。

楚人謂之麟。麟讀似隣。急氣言乃得之也。雖欲豫就酒。不懷葶。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

勢也。孟賁勇士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礎也。伏苓掘。兔絲死。所生者亡故死。一家失燠。

百家皆燒。讖夫陰謀。百姓暴骸。論語曰。覆利口之覆。邦家故曰百姓暴骸。粟得水溼而熱。甑得火而液。

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

往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也。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

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

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

脩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桀幸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也狂馬不

觸木。獺狗不自投於河。雖虿蟲而不自陷。又况人乎。雖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

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心所說。毀舟為杖。心所欲。毀

鐘為鐸。鐸大鈴也。金口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杖舟尾。讀詩有杖之杜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子相子糾不能死。為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

大榮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

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舟能沈

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沈。詩曰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是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

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訾毀也以水和水不

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專用也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

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

往來也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

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

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不得達至也。交止也。解連環言不可解。則得解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羨願明月

之珠。虻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人也易道良馬。使人

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譟。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天

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

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懷休之。愚者言而智者

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舍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邱無

壑。泉原不溥。言汗小潦水名。寅寅之邱。無大壑。故泉流不得溥。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言有原也。見之明白。處之

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王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

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言不能任。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

兩人傷。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謁。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人之心也。不能耕

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

羅紈者。必有麻蒯。言有盛必有衰。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鷗也。鷗翔水。上屬魚。令出

沸波。擾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爲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主術篇曰。兵莫懼于志。莫邪爲下。言匹夫志意出死。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

蛇螫人。傅以和董則愈。和董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

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水雖

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

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爾。故曰亦有規矩準繩。舟覆乃

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

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於目不能思之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

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游於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續。傳斷蛇得愈。去後。街大珠報之。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為寶也。逐鹿者不

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

求良。勁強馴授也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

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矢

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豪之末。

視之可察。察別言用明矣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巧

冶不能鑄木。巧工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跬猶咫尺也累積不輟。可成邱阜。輟止城成於土。木直

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入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

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枉邪聖人之

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周也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

北。道九達曰逵。闕其別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獨。朱見岐路而哭之。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闕其化也。

移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

千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

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

披蓑而救火。毀續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俱一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

功。涔則具擢對。早則脩土龍。擢對貯水器也。土龍致雨物也。臨淄之女。織紵而思行者。為之悖

戾。臨淄齊都。悖戾惡也。室有美貌。繒為之纂繹。不密緻志有感故纂。繒曰綾繹纂之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

徵羽正音小人不入其耳。珍和切適。舉坐而善。珍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徵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

有盜心。府藏貨所主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

解掉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抗。批擧也。抗推擧其頭也。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其下蹠蹠也。

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凶

也。賊害也。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效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故不如隨牛誕也。而又况一不信者

乎。一猶常也。况常不為信不為誕乎。一或作一一猶待也。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進獻者祝。

治祭者庖。庖宰也。

淮南子卷十八

人閒訓 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閒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聳。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爾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達吉按突隙當作突隙。突音式。鐵切。與犬出穴中之突字異。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蹟蹟也。蛭蟻也。達吉按各本皆作蛭。唯藏本作蛭。依義作蛭。爲是。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達吉按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

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侵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侵邱今汝南固始地前荆人鬼。好事鬼也越人穢。

穢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侵之邱。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統。統屈也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

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侵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

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侵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

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

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

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禽於晉陽。

張武智伯臣也禽於晉陽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

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

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陽虎爲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

者有重罪。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得者有賞失者夷族圍三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

伯迫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圍三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劍而自刎頸。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

不窮言深遠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左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

祛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

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以爲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

反利者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而反利之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

戰酣。晉人晉厲公也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

豎小使也陽穀其名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

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

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

反爲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

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

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

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

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

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

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

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

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

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

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麕。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麕母隨之而嘯。

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麕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誠

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

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麀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商鞅君也。爲秦伐魏。欺魏公子。印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

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棘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

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

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

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

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

溝防不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

五品不愆。達吉按太平御覽慎作順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達吉按太平御覽辨作別長幼

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

人足。故三后之後，謂夏殷周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

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

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爲蔡相趙高譖之二世車裂之干雲陽三代種

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

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

先生凡先生生者也以享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

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

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

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

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八月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

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

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

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北塞之人有善道者馬無故亡而入

胡。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此何知乃不為福下為禍為福二句同

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

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

胡人大入塞。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作胡東大出塞丁壯者引弦而戰。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控弦近塞之人。達吉按太平御覽作

塞上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

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

高陽黜或曰高陽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

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後必將敗高陽黜曰。不然。夫木枯則益

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

而為室。其始成。蚶然善也。蚶高壯貌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

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

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

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

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

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

螻蛄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溫。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

咎犯曰。爲奈何。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爲之奈何

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仁義之軍不厭忠信

無君子二字

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

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

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亦有利字

君

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

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

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

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

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城中緣木而處

縣釜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

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

貴智士。臣請試潛行。

潛行伏行也

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

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

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

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

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

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

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

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糒粟而至。服駕牛也糒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寒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又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

民以傲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魏聞倫曰。鼓之嗇夫。

聞倫知之。魏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

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

而後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

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梁之子也。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

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蹇吉按太平御覽作又數過諸侯之地。其勢必襲

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

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白乙孟明西乞。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

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

存國之功賞弦高。蹇吉按太平御覽功作賞。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

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

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

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發。發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

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

陳。

戍守也守欲有陳也

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

起九軍以討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九軍作六軍

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

達吉按太平御覽無獨字

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

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舉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

卒戍

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

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

武爲智伯謀曰：

張武晉人

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

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

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

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

王。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脩德行者王

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

仇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

就人之名者廢，仇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

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忍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

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

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

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與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遺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尙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于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

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讐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達吉按：太平御覽正作拭。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讐，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剗索之。離朱明目，捷剗疾利，搏善。拾于物二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黃帝臣也。忽悅善忘之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懸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

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

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也。諸御鞅

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一子者甚相憎也。宰予孔子弟子仕於齊。臣恐其構

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

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郈

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爲之金距。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

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傷毀譖也。禱于襄公之廟，舞者二

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八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

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三家孟氏叔孫季氏。其

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

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與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

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德吉按本或作雞足，或作雞距。唯臧本作定，定題也。疑臧本是。及其大也，至於

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兩人構怨，

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

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荆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

得燥，水之得溼，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蟲食

走牛牟。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駢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荀息。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

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絀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箠也。且唐有萬穴。唐隈也。言隈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也。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答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

箠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矚。矚。六翮之末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飛雲也。翔翔乎忽荒之上。析揚乎虹蜺

之間。達吉按各本皆作徐羊蓋本作折楊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

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

在會稽起波濤。波者涌起還者爲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

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

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

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二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夫子

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

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

拖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

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

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

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

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

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

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

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

秦皇挾錄圖。

挾銷也。秦博士盧生使人海還。秦圖錄書于始皇帝。

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

蒙公揚翁子。

蒙公。蒙恬也。揚翁子。秦將。

將築脩城。西屬流沙。

起隴西。臨洮縣。

北擊遼水。

遼水。遼東。

東結朝

鮮。

朝鮮。樂浪。

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

翡翠。翡翠。青雀。圓者為珠。顯者為璣。

乃使尉屠睢

尉屠睢。秦將。

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

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

一軍

守九疑之塞。

九疑。在零陵。

一軍處番禺之都。

番禺。南海。

一軍守南野之界。

南野。在豫章。

一軍結

餘干之水。

餘干。在豫章。

二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

道。

監祿。秦將。鑿。通。湘水。離水之渠。

以與越人戰。殺西嘸君譯吁宋。

西嘸。越人。譯吁。宋。西嘸君名也。

而越人皆入叢薄

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

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

不得剡麻考纒。

考。考成也。

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

箕會。以箕於衢會斂。

病者不得養。死

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

戲地名。在新豐。

劉項與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

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

夫鵠先識歲之多風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烏鵠識歲之多風。

去高木而巢扶枝也。

扶。旁也。

大人過之則

探覈。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鵠之智

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

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屋之西更以爲田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

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傳名姓。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曼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

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

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

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

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

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平以弗解解

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

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

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太牢三牲。鬯養馬者。至見野人曰：

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往說之。圍養馬者。至見野人曰：

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

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

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延路陵陽。非歌者

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中。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

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

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

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

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

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為

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

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蒞申菽杜蒞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

及漸之於滌滌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

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

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

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

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

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而削。哀公魯君。代君為墨而

殘。代君趙之別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

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禽矣。夫戰者所以攻城

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

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

狂譎東海之上人此耕田而食讓不受稜太公以爲飾慮亂民而諫

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沈。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欵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

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

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

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

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田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
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葬死

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
請葬于且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蔭暍人於樾下。武王哀
暍者之

熱故蔭之於樾下
樾下衆樹之虛也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

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

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捷吉按太平御覽
快作作水作險

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
廬江是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
第也

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
佚齊子發築設勞逸之節是以楚知可為兵齊同也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

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

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

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

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

之。衛君衛侯輒
也吳王夫金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
哀公撤鐘鼓

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

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說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以爲善龜以下朝吳之吉凶也。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公宣子魯大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朝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

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擲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何。有人無柰何。言物皆可

術而治也。事有人材所不及無柰之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

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

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

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浚儀也。家充盈殷富。

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達吉按列子釋文作擊博其上是也。太平御覽

又作撲博似非。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達吉按列子釋文作樓上博者。射朋張中。反雨。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達

吉按太平御覽反兩下有稱字云音揭諸本皆無之。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

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

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

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

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闕捷之

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

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

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

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踞足而怒。踞足。躍足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潛於骨髓。潛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禽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捕作搏。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植睛。植睛在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夫人僞詐以相欺。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卷十九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效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顯篇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

像 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得道之法也 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 以為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于聖人矣 若夫神農堯

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 言五人可謂聖人耶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 以五聖觀之則莫

得無為明矣 言不得無為也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蠃之肉 達吉按太平御覽蠃引作蚌

時多疾病毒傷之害 害患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疾作疹 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 菽麥黍稷稻也

相土地宜燥溼肥瘠高下 相視也燥乾也境塉高陵也下隩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相土地之宜 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

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此神農之為也 堯立孝慈仁愛使

民如子弟 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 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 沃民西

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裔不親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 放讎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

放棄也讎兜堯臣也崇山南極之山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鯀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日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 流共工於

幽州殛鯀於羽山 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為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為鴻範曰鯀則殛死然則殛敦窮奇鯀生至四裔可知也 舜作室築

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三苗之國在彭

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蒼梧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 禹沐浴霖雨櫛扶風 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扶風扶

風以疾風為梳櫛也。達吉按中立府四子本作沐浴靈雨梳櫛扶風太平御覽引無浴梳二字

決江疏河。決巫山合江水得東過故言快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

鑿龍門闕

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鱗魚遊其中上行得北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禹闕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洛水故曰闕也

達吉按鑿一本作鑿字

脩彭蠡之防

乘四載隨山采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

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藁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菴隨

循也采石采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

傷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

早起夜寐能得其精故曰以致聰明寬民氓以思萬事明寬裕富也野民曰氓

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

幼無父曰孤孀孀婦也雜家謂寡婦曰孀婦

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

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

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

不懈

懈懈懈也

奉一爵酒不知於色

言其輕也

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

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任海內之事

其重於尊亦遠也

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

禹之為水

達吉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下作湯為旱多一為字

以身禱於桑山之林

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

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

以無為豈不悖哉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

以逸樂其身也

達安也

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

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

齊等也

達吉按藏本無一為一人聰明

而不足以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

輔正也

絕國殊俗僻遠幽閉

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後味異能備及也。立賢以爲遠因君。是以地無不任。時

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以利民故無所遺亡也。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

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于有莘之野。被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故謂陰陽行。

其遺詩曰。實唯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呂望其

武王伐紂。成王封之于齊也。百里奚轉鬻。百里奚虞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賣行自賣於秦。爲穆公相。而秦興也。管仲束縛。管仲傅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

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伯也。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寒。寤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是

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

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不以山爲高。不以河爲廣。言必驗度之事。治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蓋聞傳書曰。神農

憔悴。堯瘦臞。舜黧黑。禹疥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甚重也。故自

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服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

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功

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獲是。藝耘。耘之也。遂成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鯨禹之功不立。而

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

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事成而身弗伐。

伐自矜大其善。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爇井。

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火不可以爇井。淮不可以灌山。而若夫水

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爲也。

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

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也。理道也。

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

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悼傷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

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趨走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星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

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

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挫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實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

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

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墨子曰。

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

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

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轍有德曲。禮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尙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為軾。

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

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

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

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吾日悠悠。慙

于影。

影形也。

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蒙起兵伐魏。司馬庚諫曰。段干木賢者。

大夫也。或作唐。

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

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

跌疾行也。說走也。

段干木闔

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

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甌。或以盆盂。其

方員銳精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歌也。異轉而皆

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歌者樂之徵也。

哭者悲之效也。徵應也。效驗也。憤於中則應於外也。憤發也。故在所以感也。感發也。夫聖人之心。

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

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駭。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

故不吾以為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駭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

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

蹶。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齧咋足以嗜肌碎骨。蹶蹠足以

破廬陷匈。昨齧也。啮穿也。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圍養馬官。擾順也。掩以銜扼。連以轡銜。則

雖歷險超壘。弗敢辭。達吉按太平御覽一引作弗敢辭也。一引作弗敢違戾。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

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

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備。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

道者。堯舜文王也。言有靈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沈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

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誰爾諱諱。聽我藐藐。是其類也。

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曼頰細理也。西施陽文也。

也。性猶妾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佳吉按文。選注引許齊注云。陽文楚之好人也。與此略異。嗟朕哆囀。籛蔕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

美者。嫫母此佳也。嗟讀權衡之體。急氣言之。朕讀曉也。讀大口之哆。囀讀楚詩氏之蔛。蔕。蔕。便也。戚施。使也。皆醜貌。嫫母此佳。古之醜女。嫫母如。嫫母之模。此讀人得風病之。齊作讀近。此佳。一說讀曰莊。維也。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

所諭也。諭。導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

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

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惑

也。躓。躓。楚人謂躓也。言以飽而不食。躓而不行。喻丹朱商均不可教化。而非學故謂之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鍛而行。駑馬雖兩鍛之

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鍛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策。得駑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劍。擊

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為武。摺折也。為此

棄干將。鑊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

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頂。極高。底極卑也。是雨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也。夫

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衆。多。江河之回

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爲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氐宿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氐爲本也。胡人有知利者。

而人謂之誣。誣忿戾惡理不謂達胡人性皆然亦舉。多誣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諛。諛輕亦以多者言諛讀燕人言。多誣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

亦以多者言諛讀燕人言。多誣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諛。諛輕

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頰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

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也齊無佞。舜一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舉十六相。作事成法。出言成章。

作事爲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煥乎其有文章綴巍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通。故曰大仁也。與利除害。疏河

決江。傳曰劉子觀于洛納曰微禹吾其魚乎故曰與利除害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

親。文王爲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二受命而王故曰百姓所親也。皋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曰至信。決獄明白。察

於人情。察猶知也。禹生於石。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幅背而出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

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顛皇。羿左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達吉按吳處士江聲曰羿有窮君不得云賢

者高注非是此乃堯時之羿耳。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歲爲近。明聖賢之難。今無五望之天

奉。堯舜禹湯周文王也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爲俊。謂皋陶稷契史皇。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麗

水也。麗履也。夫純鉤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鉤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

劍也型。或作盧。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剝。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也。陸剝犀甲。言利也。明鏡之始

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豪。可得而察。旃摩微細察見。

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御覽作砥旃。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以用也。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足。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衆凡也。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鑿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鑿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

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也。蔡之幼女。衛之稚質。蔡國今南陽河曲。衛故在河內。後徙頓。即今東陽郡稚質。

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

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歧行螭動之

蟲。喜而合。怒而鬪。攫搏也。肆極也。歧讀車。歧之改。讀饒多之鏡。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

惡。其與人無以異。一同人亦避害就利。有不和如故言雖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

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稟受於外。無有稟受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敗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去秀曰蘆。已秀曰葦。

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也。景以蔽日。蔽擁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

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也。鄙小也。長於窮櫛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

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使

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

曹爲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見世本。奚仲爲車。傳曰奚仲爲夏車正封于薛。此六

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

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爲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

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遍。萬物至衆。而不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

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

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也。今夫盲者目不

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微。擣援標拂。手若蔑蒙。不失一

弦。參彈并弦復微。上下手也。擣援標拂。數也。蔑蒙言其疾也。微讀繼車之維。擣讀屈直木。令句欲句此木之句擣讀刀標之標。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

之明。擣撥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聲之末。擣撥亦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

之所致。故弓待徽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徽。矯弓之材。讀曰徽。砥。厲石也。玉堅無敵。鏤以

爲獸。首尾成形。磬諸之功。磬。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厝。是磬讀廉氏之廉。一曰濫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

曲中規。規。員之也。隳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鏤之物。又

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

設施。施。用也。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

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蕩冥也。超然獨立。卓

然離世。不羣于俗。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

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不自娛樂。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別白。

黑知利害。之所在也。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籌策曰視。非常曰觀。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

專之情。窮盡也。究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榮寵也。如此

者。人才之所能逮。逮及也。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于庶幾。多言己不暇日而不學。惟此故也。

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

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勸之。

篇言為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務事也。彊勉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

明師。師所以取法則。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眾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

獨亡於己身。涖霜露。敕蹻跌。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涖浴敕盡箸也。蹻履蹻趣也。不從蹻途。日跋涉故獨犯荆棘。南姓榮疇字。

蓋魯人也。百舍重趼。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跣足胼生。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賴鄉。曲里人。今陳國東。賴鄉有。

祠存。據在魯南。故曰南見老子。聃一言道合也。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曉明冷猶了也。鈍聞猶鈍悟也。欣然七日不食。丈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七日為極。

如饗太牢。三牲具。曰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施延也。達略天地。達猶通也。略猶數也。察分

秋豪。察。明。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言榮疇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

戰。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于柏舉。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大也。莫大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大心。楚成得臣。子玉之孫。疆敵。謂吳蒙冒石矢弩也。一曰發石也。達吉拔。也。羸。錄別。舊曰。莫囂。即莫敖。能矢石者。漢時謂之厥。張士。厥發石。張拔弓也。春秋傳曰。詹動而鼓發石。是也。

戰而

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得安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

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回軌而死。勇然不如申包胥之功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

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如。此者一人之功也。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子能覆之。我必與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曰不如求救於諸侯。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羸。裹也。一曰囊。跣。走。不及著履。也不踐。遂

日跋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山深谿大壑。涉。渡自楚至秦所經由也。犯津關。躡蒙籠。蹙沙石。蹶達膝。

會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津。關。則。躡。蒙。籠。之。山。一曰葛藟所蒙籠。言非人。所由。皆。僮。隸。足。踵。穿。也。踰。通。賦。曰。申。重。蘭。以。存。荆。是。也。鶴

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鶴。時。時。立。貌。言。不。動。不。食。黧。黑。其。面。色。故。速。得。秦。救。也。涕液交集。以

見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吳為封稀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稀。脩。皆。大。也。稀。蛇。喻。貪。也。蠶。食。盡。無。餘。上。國。中。國。虛。害。始。先。也。

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寡。若。昭。王。越。遠。在。于。隨。矣。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也。啓。處。也。

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鐵。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

七千五百人。此云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東。塞。函。谷。一曰。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也。

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也。一。同。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

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戒。懼。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將。

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

戰必克。克。勝。也。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

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立也。是故田者不強，園倉不盈。強力也。官御不

厲，心意不精。精意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烈業也。侯王懈惰，後世無名。世猶身也。達

世應郭璞洞林以為身是世身也之證。詩云：我馬唯馱。六轡如絲。詩云：小正皇皇，言華之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載馳載驅，周爰

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諮難也。詩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謀難事。之不自專已，喻之至乃聖人之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

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之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也。非常曰奇。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燿眩也。名

審於形者不可邀以狀。邀欺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

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為一聖所作乃能入其說于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

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

是非之分不明。誦之論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效言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

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

也。鍾官氏子，鍾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親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故絕絃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

也。惠施宋人，任于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廿三篇，為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救敵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也。敵，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事，老人敵其頭自救不暇，何

能明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

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晉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當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惠王因藏

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聽，猶說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也。易，革也。夫以

是也。

徵爲羽，非絃之罪。罪在以甘爲苦，非味之過。過在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

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呂翁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

者也。論以高王初說謝子唐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警也，出翁作也，新曲非

姑梁問之，因藏怒也。諸人皆爭學之。諸人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

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鄙人以示

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回今

古。符論論音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

實是苦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荆人和氏得

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何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

費之耳，近世之專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

荆山之下，獻楚武王，武王以爲石，削其右足及文王，卽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荆山之璞于

爲寶，文王曰：先王輕于削足而重削石，遂爲剖之果，如和言，因號爲和氏之璧也。

今劍或絕，側贏文。

齧缺卷鉞，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側贏無文，齧齒卷鉞，鈍弊無刀，託之爲

頃襄王善爲劍人琴，或撥刺枉橈，闊解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刺

名鉞，請豐平之總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剽兕

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

詩書者期於通道路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略達物事也頌或作容。達吉按周禮和容。杜子春讀作和頌。攷古容貌字作頌容。納字。

作容實兩分今則通用之也。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辨。辨別也。清濁之於耳聽。清濁也。衆人則

不然。是也。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目

識父之類。心不哀也。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獨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

識之。下和是也。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微妙論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

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取于孔墨之名而或不如其實非孔墨所作也。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

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

傳代之事以爲知者施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

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據抒也。指書也。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

令官爲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

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佞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

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

也。論上句作書爲知音施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會無

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會則也。我則無聲名宣聞于閭里。窮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彼并身而立節。我誕

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誕謾倨傲悠忽遊蕩輕物也。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

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

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掩其鼻也。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

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項也。阿細。被錫細布紈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體搖動。擗足行。雜芝若籠。蒙

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蒙猶眇目視也。冶由笑。目流眇。治由笑巧笑詩曰巧笑倩兮是也。流眇睛盼也詩曰美目盼兮是也。口會撓。奇牙出。猷

齟搖。會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言若將笑故好齟出。齟齟睛盼也詩曰美目盼兮是也。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

無不憚慘癢心而悅其色矣。憚餘貪欲也癢心煩悶也。憚餘讀慘探之探也。達吉按錢別駕云憚讀探必非憚字據楚辭及楚衍賦應作憚餘為是形之譌耳。

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

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繞身若環。車輪

會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會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為之。擬象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曲作回高注云

轉更也回。意更回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被風言其弱也。髮若結旌。屈而復。騁馳若鷲。騁馳言其疾也。達

驚。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木也句枉曲枝也枉或作掘也。蝦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蝦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

枝。龍夭矯。燕枝拘。言龍燕若燕龍燕枝拘。葉龍夭矯。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龍從鳥集。搏

援攫肆。蔑蒙踴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蔑蒙踴躍言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

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為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始徐行微笑。破衣脩擢。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破。信衣脩擢舞為後白也。夫鼓舞者

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弱屈句委縱也。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有絕眇之強力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

淹久也浸漬漸于教久使之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之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長者令。長之長。砥礪礪堅。莫

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日教化亦然也。藜藿之生。螟螟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

棟加猶益也
樞屋也

棟相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

知猶覺
覺其大

夫事有易

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

美善也

故詩云。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以說在
上章也

淮南子卷二十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鐘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溼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邊侯見虜擊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噎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

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精稜者。侵人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靡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旅部也。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象。象也。二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明。非其道而物自然。故

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鱉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蝨，蟣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謂龍屬也。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莫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賈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

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讓長分別長者得多而

辨白不戴負。辨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

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

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據道以

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

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

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

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

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

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

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窰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

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

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

箎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

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

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

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軍馬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

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瘠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

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

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

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麓於山曰麓。或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

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昭華玉名以為雖有法度。而絲弗能統也。絲堯子也夫物

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

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夔堯典樂官也皆合六律而

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

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

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驕之具。生肉為鮮乾肉

為橋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

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

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

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

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明。有時而

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車窮而更為。法弊而

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而皆和無適調字六藝異科。而皆同道。

達吉按太平御覽無同字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清靡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

義也。恭儉尊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恭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和樂之化也。刺

幾辯義者。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義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詩

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達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伎。禮尊卑卑尊不下卑故伎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伎作亂

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書人之訾相訾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

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

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與方。轅從衡橫。勢

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駢服車中央馬也帶不厭新。鈎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與於

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與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

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

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傳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

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

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踈虛輕舉。乘

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

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

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

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

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

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

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

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

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

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涼。以成其大。山不讓土

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

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

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

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

大法如簡罔。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

當因

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飢甌有蕘。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盟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簠。器方中者爲簋。圓中者爲簠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臠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茲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噪。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雄雞

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

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

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

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

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

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

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

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

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

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

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

所流而深之。達吉按太平御覽。掘上有若字。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填滿之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

流。衰下。腐髀骨也。漸水也。雖有腐髀流漸。弗能汙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漸作漸。漸字為是。其性非異也。通之與

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

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風俗可盡矣。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

病而調藥。貴其擊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病。脈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

病而調藥。貴其擊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病。脈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

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亡。桀以夏亡。湯以殷亡。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壟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瓊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會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飢膚。鑿

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

越人以箴刺皮爲諸文所以爲尊榮之也。

聖王在上。明好

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統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

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于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養生之也。會子架羊。架羊架所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竝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蹄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

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于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竝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劔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

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燒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達吉按太平御覽關作閩至浦水。士億有餘萬。達吉按太平御覽無士字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旆。以麾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以作而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達吉按太平御覽下作亡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達吉按太平御覽德作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豐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摺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楚爲九龍之鐘以縣鐘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許慎注云刻麋爲九龍縣鐘也。賈子云。毀十龍之鐘也。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讎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舍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

而為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 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齊以恐 吳次於乾谿也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

怨而立公子比。弃疾公子比 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

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

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

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

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伯周大夫使于魯而戎伐之楚邱故

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

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

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

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向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

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

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

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

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

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人作之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鵠雁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

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未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以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

也。申子之二二符。申不害治韓有 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 張儀蘇秦之從衡。啓之以利塞之

三符驗之術 以禁商鞅之術。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

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恆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

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

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穰趙王遷之漢中房陵

思故鄉。作爲山水之謳。山水之謳歌曲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

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

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

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太羹不和五味朱弦漏越

朱弦嫩絲編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

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

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

以爲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

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懸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

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

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

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

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師涓為平公鼓朝歌北

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涓所為。紂作朝歌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平

紂以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太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

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于胸中。則

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連。而三

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

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

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

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

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吳起為楚滅爵祿

之令。而功臣畔矣。滅爵者。收滅。秦臣之爵祿。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

然商鞅之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

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

史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侯以銜骨齒牙。為弱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

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軍之所捷。桓公。而子胥憂之。見其必禽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

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謂伐狄勝二

邑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刿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背信。諸侯朝之也。智伯

兼二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

是折投拂不見處也。原蠶一歲再收。原再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

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爲籬與稻相似耨之爲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

器而享。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

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絃繞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

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撥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

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

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滅。愚者惑於小

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蝨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蛤窮也。狸執鼠而不可

脫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

碁者。或食兩而路窮。行碁謂大博也。或予蹄而取勝。予蹄予對家奇一碁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

術不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

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

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子卷二十一

要略 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略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懼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墜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為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知虛無之軫軫道軫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洽潤纖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近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垺有無之精羸纏匝也垺靡頰也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

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神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

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

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

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

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為人一節以

爲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

龍忌。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

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

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擣掇。擣取也。探拾也。浸想宵類。潛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象也。物之可以喻

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

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股。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

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

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竝明。宵夜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

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

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

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

精神之感動。樽流道之觀。擲止也流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

者也。主術者。若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

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

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

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

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

論。應感而不賈者也。賈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

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擘分也道應者。攬

撥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

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繆繆之間。縷縷也戡捩睨觸之郅也。戡捩也捩

錯梧也接徑直施。衰以推本樸。而先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

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

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

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

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

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

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

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焉。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

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紲。說捍搏困。搏圓也。困若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北人間

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

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

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

也。脩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

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儉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

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

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

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幾庶幾也。泰族者。橫入極。致高崇。上明

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

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館舍也。澄徹神明之精。澄清也。徹也。

澄別清獨也。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二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

形於內。以著燮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治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

景星在月之朔

則助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條也。

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

此鴻烈之泰族也。

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

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勤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犯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

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入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八八變為六十四卦伏義示其

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

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擲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

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

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

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泚汰滌蕩至意。泚汰

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

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

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捍山川。捍屏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

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燒。挾至也潤萬物而不耗。潤光也曼

兮泚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

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沈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為炮烙之刑。劓諫

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王季文王脩德行義。處岐周

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遠吉按太平御覽垂作分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

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大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

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著也以伐無道而討

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

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

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

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殿後使管蔡監之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

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

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摺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

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

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

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說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

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蘊垂。以為民先。遠吉按太平御覽蘊垂作釜。插為是此誤也

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為九以入海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作疏河而道九支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別為九辟五湖

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擯排去也濡不給乾。乾試也死陵者葬陵。死澤

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細絲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

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

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

色無辨。辨別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許音注。撞之庭下。郊雉皆响。

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响作雉。有許音注云。鐘聲如雷。震雉皆應之。與此略同。一朝用三千鐘。贛。鐘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梁

邱據子家。噲尊於左右。二人景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

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

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特連與國。特。特連。與之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

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

也。地墩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

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

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

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

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

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

以儲與扈冶

儲與猶攝業也。扈冶廣大也。

玄眇之中。精搖靡覽。

楚人謂精進為精。搖靡小皆覽之。

棄其畛挈。

楚人謂濶為畛。挈謂濶。

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

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

窳。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陸 賈 撰

新 語

世界書局印行

新刊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又卽歆所奏七略中序六藝爲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寶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尙豪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旣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爲優於酈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旣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己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爲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賈友探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

亦正。且多崇儉尙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爲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于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鑒未精。以僞爲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眎。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皇明弘治壬戌歲日長至翰林國史脩撰儒林郎華亭錢福序。

新語目次

道基第一	一
術事第二	四
輔政第三	五
無爲第四	六
辨惑第五	七
慎微第六	九
資質第七	一一
至德第八	一三
懷慮第九	一五
本行第十	一六
明誠第十一	一八
思務第十二	一九

新語

漢中大夫陸 賈撰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群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滂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群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跛行喘息。蜎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爲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

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爲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爲輪。因直爲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鑄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臯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弃貪鄙之心。與清潔之行。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缺一字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缺一字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弃本趨末。伎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傳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駝。犀象毒瑄。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爲用。盡情爲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遠。悅脩之於閭門之內。而

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盧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缺一字德行。席仁而坐。杖義而彊。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尅暴除殃。將氣養物。明缺一字設光耳聽八極。目觀四方。忠進讜退。直立邪亡。道行茲止。不得兩張。缺一字本理杜漸消萌。夫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衆。齊桓公尙德以霸。秦二世尙刑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會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彰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群。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入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敍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爲固。仗義而彊。調氣養性。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于己。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情。校脩五經之本末。道聽之真偽。既缺一字。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弃黃金於蘄崑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驎。利劍非唯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爲智者讒。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

傳事爲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足夫行之於田。治未者調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卽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顯與之地。而變起於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

缺二字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爲厥速。遲重者爲常存。尙勇者爲悔近。溫厚者行

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會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疎嗑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小治大。亂度千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智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缺一字不爲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竭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僑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入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入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爲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漢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有謀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

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尙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會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缺一字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缺二字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做之。設房闔。備廐庫。繪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尙武於朝。缺一字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爲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爲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爲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撓之相借。缺一字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當背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自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會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二。會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會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眞聖不敢自安。況凡人

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噪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止。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僂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缺一字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缺二字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疆。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閨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

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齊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霧。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疑繈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回也不改其樂。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爲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己。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以不以其難爲之也。故不知以爲善也。絕氣力尙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凡入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棄二親捐骨肉。絕五谷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

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隣，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脩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光，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缺二字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資質第七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何以言之？夫楸栴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爲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

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虫蝸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尅畫而文章成。上爲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坑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檐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弃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累累詰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罇。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斲以明光。上備太牢。春秋禮庠。裹以文彩。立禮於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閉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榷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弃。此則爲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犂。囑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臯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字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

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弃。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爲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盜。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弃於野。忠賢之士弃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疆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

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轍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尙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強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菜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不足以供回邪之欲。饕不用之好。以缺一字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飢於食。乃遣臧孫辰請缺二字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爲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而魯缺二字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故謂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

懷慮第九

缺二字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缺一字天下勞神入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缺一字於外。據士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九人之手。爲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敵斜之慮。正其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天一大成數。人一以缺一字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尙道德。懷奇伎。缺四字陰陽合物。恠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弃。缺二字魯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脩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尙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爲境。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一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缺二字王之法。異聖

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
以奇性。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
缺二字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
可聽而不可傳也。可缺一字翫而不可大用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
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缺一字。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
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
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爲下不傷。執一統物。
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崩。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失道不行。
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
平。血脉乃彊。秉政圖缺一字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士不商。邪不好直。圓
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刺難匡。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
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缺二字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黜。富於財而無義者刑。
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段干木徒步之士。脩道行德。魏文侯過其
閭而軾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襜袍。不足
以避寒。倜傥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
士。上缺一字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

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缺三字深授其化。以厚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缺三字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爲萬缺二字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爲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缺二字威耶。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爲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爲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所缺三字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身帶璧玉。庸環佩服。府藏珍缺四字酌舍銀刻鏤。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己而濟於事也。高臺百仞。金缺四字簾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缺二字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弃於下。雕刻綺畫。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採沙谷。捕翡翠。缺一字瑇瑁。搏犀象。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

遠色者也。

明誠第十一

君缺二字政可以及遠。臣篤於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缺四字比德於五帝。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効。吉凶之缺一字一出於身。缺二字之道。成敗之驗。一起於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缺二字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語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爲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曰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於缺三字變。聖人之理。恩及昆虫。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缺四字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虫。缺三字鵠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鵠鵠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缺三字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言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

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回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之於二字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異俗。莫不知缺三字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缺三字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缺二字微子。奔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缺一字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鱒出奔晉。書鱒。絕骨肉之親。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飢。織履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第十二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恠。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缺一字。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缺四字。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燿之色。耳不亂阿缺六字。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缺六字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是以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函也。故缺二字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

之開闔。缺三字弛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缺一字計策不誤。上訣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與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缺五字事可法也。昔舜禹曰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缺六字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之便而設其義。故聖人不必同道。缺六字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斯命之象也。日缺八字八宿並列。各有所主。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缺一字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侵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光。虹蜺冬見。蟄虫夏藏。熒惑亂宿。衆星失行。聖人因天變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堯承蚩尤之失而思欽。缺三字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缺一字則湯武不仁。才惑於衆。非者而改之。缺七字亂之於朝廷。而匹夫治之於閭門。是以接輿老萊。所以避世於窮。缺五字而遠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閒。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德。缺六字虛也。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廢。雖未爲君。缺六字已。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缺三字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法。缺三字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以缺四字爲子者。不執會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敦也。學者無缺四字晝夜不懈。

循禮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法聖人。缺五字爲善者寡。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缺四字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士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缺四字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缺。三字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行所而已。

新語三卷。凡十二篇。漢大中大夫楚人陸賈撰。賈以客從高帝。定天下。名有口辨。其論秦漢之失得。古今之成敗。尤爲明備。高帝雖輕士善罵。不事詩書。而獨於賈之語。每奏稱善。蓋前此固帝之所未聞也。惜其書歲久殘闕。人間少有藏者。予同年李君仲陽宰澗之桐鄉。嘗得其本。鏤之於木。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質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漢。此書殆其一也。然則李君之行之者。豈直取其文辭之古。而其失得成敗之論。固有國有家者之當鑒也。弘治壬戌九月十有一日。前進士吳郡都穆記。

揚 李

雄 軌
著 注

法

言

世界書局印行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并音義序

揚子法言十三卷。自侯芭宋衷之注既亡。而存者莫先於晉李軌宏範注。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板行。最爲精詳。有音義一卷。不題撰人名氏。其中多引天復本。天復者。唐昭宗紀元。而王建在蜀稱之。然則謂蜀本也。撰人當出五代宋初間矣。司馬溫公言宋庠家所有。逮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皆即其本。當時固盛行也。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秘注。建寧人合李注爲四注本。書錄解題云。與此不同。厥後書坊復有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本。則又增入溫公集注。而卷依宋咸爲十。諸家元文。悉經刪節。全失其舊。明之世德堂據以重刻。通行迄今。於是世人罕知諸家或十三卷或十卷。各有單行之本。而李注乃若存若亡焉。戊寅首春。購得宋槧。稍有修板。終不失治平之真。適元和顧君千里行篋中。有臨何義門所校。出以對勘。大致符合。深以爲善。勸予刊行。爰以明年影摹開雕。凡遇修板。仍而不改。并所譌誤舉摘如干條綴諸末。以俟論定者。唯惜陳振孫又云。錢佃曾得舊監本刻之。今未見。不獲互相證明也。至於宏範所學。右道左儒。每違子雲本指。其讀文句。亦不能無失。溫公時下己意。多所訂正。而集注十三卷本。竟杳難再獲。然則此本宋槧之僅存。而予與顧君得以流傳之。可不謂厚幸也哉。嘉慶廿有四年歲在己卯十有二月己丑朔江都秦恩復序。

學行卷第一 以其所以養行下以字

吾子卷第二 事事辭稱則經誤重事字 曰云姓孔而字仲尼曰當作自

問神卷第五 名震於京師震當作振音義可證此震字依溫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問明卷第六 不亦寶乎寶當作珍音義可證此寶字蓋依漢書所改也 巢父洗耳洗當作灑注同音義及温公集注皆可證

寡見卷第七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假當作假下同音義可證此假字依温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春木之莈兮注春木芒然而生温公集注云李本莈作芒按音義不出莈字是其本作芒也其實莈是芒非音義本傳寫譌耳此正文與注歧異乃初皆作芒後改未盡一 又從而繡其其盤悅誤重其字

五百卷第八 由羣謀之故也謀當作婢

先知卷第九 議其教化議當作謹

重黎卷第十 請問蓋注天云云當作請問蓋天正文天字誤入注中 始六之詔六下當有世字音義及温公

集注皆可證此修板去世字非其舊

淵騫卷第十一 異以揚之當衍異字温公集注可證 擊遼水按擊當作繫繫屬也史記云屬之遼東不作擊可知但各本皆誤或治平初刻已如此 寶蛛螫之廟也廟當作靡 曰非夷下衍齊而是柳下尚容下衍首陽 惠下衍戒其子以十字 爲下衍爲拙柱下 爲工飽食安坐以 依隱玩世下衍詭時不達四字 其滑稽之雄乎按李本如此温公集注可證此本衍字皆温公取漢書所增而修板依之擠入非治平之舊也

君子卷第十二 人言仙者有諸乎吁乎當作曰

孝至卷第十三 石奮石建衍下石字

序 然後誕章然當作終

音義

卷第四

則渾條一請問禮莫知一條當在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條之下

卷第八

渾渾條一簡易一條當在焉得條之

下

卷第十

置守一條當在屏營條之下

上抵蠟

上都禮切

當分爲二條云抵

都禮切

蠟許羈切

目次

學行卷第一	一
吾子卷第二	四
修身卷第三	六
問道卷第四	九
問神卷第五	一二
問明卷第六	一六
寡見卷第七	一八
五百卷第八	二一
先知卷第九	二四
重黎卷第十	二七
淵騫卷第十一	三二
君子卷第十二	三七
孝至卷第十三	四〇
法言序	四三
音義	四五

揚子法言

李軌注

學行卷第一

夫學者所以仁其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是故冠乎衆篇之首也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爲下矣或

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久生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在也言在仲尼也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如將復駕

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寶其口木質其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或曰。學無益也。如

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礪錯治之名礪

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章各盡其性分而已螟蠶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

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螺贏遇螟蠶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

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切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

也已矣。上士聞此五者勤而行之不可謂不好也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

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

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

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方術之家言能鑄五石化爲黃金故有此問曰。吾聞觀君

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鑄之令或人敗爾

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淑爾驚貌旨美也喜於問財而得為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

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

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

為不少矣。傷夫欲為而不得其道者多矣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一卷之書。不勝異

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習乎習。數所

以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

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大小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學

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或問進。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

人學博而後仕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請問木漸。

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猶水之因地制行

學如枝條德貴日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業者也。斧藻猶刻楛丹楛之飾案楛也鳥獸觸其情者

也。衆人則異乎。人由禮義閑其邪情故異於鳥獸也賢人則異衆人矣。奉宜訓誨聖人則異賢人矣。制立禮

義之作。有以矣夫。言訓物者其豈徒哉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學

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具備或不能成

其事無其志必不能立其業。駘驥之馬亦驥之乘也。駘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

曰。駘之則是。曰。昔顏嘗駘夫子矣。正考甫嘗駘尹吉甫矣。正考甫宋襄公之臣也。尹吉甫周宣王之臣也。

吉甫作周頌正考甫慕之而作商頌公子奚斯常駘正考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也。慕正考甫作魯頌。不欲駘則已矣。如欲

駘孰禦焉。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

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

曰。大人之學也為道。小人之學也為利。子為道乎。為

利乎。

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已。耕獵如此利莫

焉。大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去惡遷善兼總仁義也徒

猶弟子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行之不息歸之不已丘陵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頻

頻之黨。甚於鸕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鸕斯羣行啄穀喻人黨比游宴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朋而不心。面朋

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匿怨仲尼之所取面朋揚子之所譏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

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

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

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

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貞正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

能累其內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曰紆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顏氏子

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至樂內足不待於外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假於金朱外物爾乃說樂也或

曰請問屢空之內欲以此義嘲揚子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

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曰有教

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

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

吾子卷第一崇本在乎抑末舉大道絕乎小辯也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少年之事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悔作之也或

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駭歎之聲也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乃飄飄然有陵

雲之志或曰霧縠之組麗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蠹矣霧縠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劍客論曰劍可以

愛身言擊劍可以衛護愛身辭賦可以諷諭勸人也曰狴犴使人多禮乎言狴犴使人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也或問景差唐勒宋

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言無益於正也淫則柰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感儀布法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

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蒼蠅問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也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

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

或鄭何也交猶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呂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聲繁越也請問

或鄭何也交猶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呂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聲繁越也請問

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聲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常正則雜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候不能謬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

之瀝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廢如玉如瑩磨而不磷。今屈原放逐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費事實賤虛辭事勝

辭則仇。辭勝事則賦。事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仇其動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足

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夸毗之辭足容威施之面。言皆藻飾之偽非篤實之真。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法。法

與。曰斷木為棊。梳革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岳而知衆山之剝蕪也。況

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沲也。沉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續者未矣。

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無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委大

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山經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

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

戶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者也。或欲學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再言史乎

者爭之也。言勝於不學而妄名不知而闕廢。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

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實非也。敢問實。曰羊質而虎皮。見

草而說。見豺而戰。戰忘其皮之虎矣。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偽名考實則窮。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

百獸炳然殊異。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然有文章而次虎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異於羆貉。狸變則

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

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何所擇乎。聽也無淫。非正不聽何所淫乎。擇則亂。淫則辟。言

可擇則微亂聽有淫侈則邪僻。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習實生常。孔子之道

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而亂。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

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也。不詐詐者以正教人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

姦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簡要。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廣遠。寡聞則無約也。寡見

則無卓也。少聞無要約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綠衣雖有

三百領色雖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紙單轉不可以禦冬寒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

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陵雨。暴然後知夏屋之為旃幪也。旃幪蓋覆虐

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郭郭也。郭郭限內外禦姦宄聖人崇仁義正德違。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

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

觀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修身卷第三 求己以返本守母以存子此其大要

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無敵於天下也。人之性

無敵於天下也。人之性

也善惡混。

混雜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孟子以為人性善而揚子以為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統厥義兼遠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備極兩家反覆之喻於是俱

揚。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所謂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與。

御氣為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衡則迅利適惡路則驚蹇。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

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數美戒。

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貴令信。珍其

貨而後市。貨珍價必貴。修其身而後交。身修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無所不通。君子之所

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兼之於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或曰。君子

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俱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

所莊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

卑也哉。觀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公儀子為魯相。婦織於室。遣去之。園有葵。拔棄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為江

都相。下惟三年不闢園。此二子才德高矣。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儔。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

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知燭也。信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

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

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

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懷忉忉之思。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以治學。曰。

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

不見日月而盲矇。以喻不學為闇人。

爨

魂曠枯。糟苻曠沈。

苻熟也。

擗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埴土也。盲人以杖擗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諭也。

或

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

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

可觀也。

敢問

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

美其多威儀也。

或曰。日吳不食肉。肉必乾。日吳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

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

華實相副。然後合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山雌之肥。其

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

在上。簞瓢粹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

也。

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樂。德感也。

或問犂牛之鞞。與玄駢之鞞。有以異乎。曰。同。然

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

宗廟貴純色。君子貴純德。

如刳羊刺豕。罷

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

刳羊。義見易。

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

仲尼也。

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仲尼。

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

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

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

莊周與韓非同貫。不亦甚乎。惑者甚眾。敢問何謂也。曰。莊雖借喻。以為獨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

任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仁既失。中兩不與耳。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嫌乎哉。又問曰。自比以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者。何也。答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遺其妙。寄而去其麤。

迹一以質之應近而已。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末也轉上爲下捨本而逐末者是可惜。聖人耳不順

乎非。惟正之聽口不肆乎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肄習。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衆人無擇焉。觸情任意。或

問衆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不義而生。賢者曰義。行義以達其道。聖人曰神。神德行也。觀乎賢人。則見衆

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

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爲法。賢人用國檢。聖人

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觸情。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

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裨身。裨安。曰。其爲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猶敦重也

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裨身矣。外者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

愾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愾大惡。上士之耳訓乎德。訓下士之耳順乎己。言不慙。行

不恥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虧行不邪僻故心不恥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

問道卷第四 夫道者弘乎至化通乎至理也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以通。或曰。可以適它。與。言道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

典而兼諸子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它道。君子正而不它。或

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焉得直道而

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亦因形以取譬。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以喻經學。通於聖道。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大解曲通歸正之義。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不可

無之。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五者人合則於

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義備則混。為聖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全。或問德表。

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為也。莫知為上。之樂為下之苦。請問禮莫知。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曰。行禮於彼。而民得

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化於下。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

德。禮如體無體何得為。人無禮何能立德。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為之為矣。或問彫刻。象形者匪

天與。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

有取焉耳。可以止奔競。訓襲冒之人。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之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

人所同。子雲豈其異哉。夫能統遠。旨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耳。無取焉何者。不得以之為教也。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

開明。它則苓。焉安也。開發也。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者。不下堂。知四方

之。闕然不覩牆之裏。不聞聖卷。論無所見。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

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洽天下。不待禮文與五

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允信。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曰。

鳩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伏羲畫八卦以叙上下。至於堯舜。君臣大成也。匪伏匪

堯。禮義嗃嗃。聖人不取也。

或問入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殷。正。直。北。辰。為。天。之。齊。今。俱

偏僻未知誰為居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

者士圭測長
畧度均也。過此而往者人也哉。譬八荒之於中國如彼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

樂。礙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

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譬諸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

則禮由己。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耿耿。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

之言傳無窮。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之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 或問

無為。曰。奚為哉。應化而已。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廢。禮樂虧。垂拱而

視天下。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

天下民之死無為乎。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得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

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人以爲太古不如絕禮

不見不聞使之純一。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 如視

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值其敝亂得損益隨時 或問太古德懷不禮

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平。也無也。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

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兼乎愛敬。然後感其美善 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

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沾項漸襟。堯舜乎。街玉而賈

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無亡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

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反聞背叛故

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其亡。

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多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

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

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峻刑戰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狙故曰不仁之至也若牛羊用人。

則狐狸蠖蟻。不膿臘也與。臘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為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藉也。見禮記。或曰。刀不利。筆不鈿。而

獨加諸砥。不亦可乎。刀鈍礪之砥筆秃挺削以刀申韓行法欲以救亂如加刀砥亦所以利也曰。人砥則秦尙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

為砥礪之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尙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圍碁擊劍。反目眩

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或曰。申韓

之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

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此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簿籍之中以訓學徒則

顏閔不能勝之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簡貴之益焉鄒衍有取乎。曰。自持。有凝焉至周罔君

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覲也。

問神卷第五 測于天地之情者潛之乎心也。心能測乎天地之情則入乎神矣。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准其所潛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

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

心於文。王矣。達之。鍾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問耳。其殆神在所潛而

已矣。神道不遠天神明天。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燭幽明照曜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

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人心如神變化無方操而持

操而不舍則以潛心考校同異披揚精義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成天下之大

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逆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至化混然龍蟠于泥。

翫其肆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翫不知龍翫哉。翫哉。惡覩龍之志也。與。歎之甚也或

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時可而升既飛且潛。義兼食其不妄。

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與。飲食則不安有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爰里。曰。龍以不

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手者桎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

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或因者引

而伸之。或作者又加春秋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也。雖養

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五十惜乎書序之不如易

也。歎恨書序雖存獨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數存

愚有所不失。數亡不如易之可推尋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叙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儀與

又亡一箇中者。先師猶俄而空之今斷亡虞夏之書。渾渾爾。大商書灑灑爾。夷周書噩噩爾。不阿下周者。

其書譙乎。下周者秦言醜烈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嫌五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

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

郭五經之為眾說邪。莫有不存其內而能出乎其外者也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

後世之訾訾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

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

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有中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

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灑

灑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發明即白日所照有所蕩除如江河所滌灑灑洪威無能當之者面相之辭。相適揜中心之所欲。

通諸人之嚙嚙者。莫如言。嚙嚙猶憤憤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嚙嚙。

傳千里之文恣恣者。莫如書。皆嚙目所不見恣恣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

二者之來皆由於心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言觀書斷可識也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

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洪流也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與。何

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

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數不純也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

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動而愈僞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茁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

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九齡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鳥九齡而與揚子論玄。或曰：玄何為？曰：為仁

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曰：勿雜也而已矣。純則巧偽息。雜則姦邪生。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諱。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未如之何矣。

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

每可以為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

裳其順矣乎？三桓專魯，陳桓、鍼、齊、王莽篡漢三姦之與皆是物也。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克未達，不曰：事得

其序之謂訓。順其理也。勝己之私之謂克。惟公亮也。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

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為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為

不為賢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

幾也。盍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此義適王孫賈勸仲尼媚於寵也。曰：君子德名為幾。積德然後近名。梁齊趙楚

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四國漢時諸侯王。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

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審乎自得而已矣。慨夫逐物以喪真而不能求己以絕偽。或問人。曰：艱知也。

艱難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云厚貌深情。曰：焉難？未諭其難所以又問。曰：太山之與螳蟄，江河之與行潦，非

難也。形彰於外，視之易見。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知。烏呼！能別似者為無難。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愆過也。否不也。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

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為過愆可采取也。愆。欲問其義。語君子不出諸口。

問明卷第六 防姦必有其統。接物必以其度。察見至微之理。探射幽隱之情。

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乎。聰明其至矣乎。

在於至妙之人。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

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觀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聞

芻蕘之言。負薪之語。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與。是何師與。天下小事為不

少矣。巧歷所不能算。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大知者聖道。小知之師亦賤矣。

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故不貴也。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據我華而不

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玄。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

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

麟乎。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猶凡人不可強逼聖人之道。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

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附臍並同。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

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抗也。抗秦者非斯乎。投

諸火。斯李。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乎皋陶以其

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

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精於戲。觀書者

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盛哉。成湯不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不承。曰：由小

致大，不亦不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

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

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是人爲者命不可避也。大理想然或曰：顏氏之子，冉氏

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自詒伊感

人凶其吉。居安思危，存不忘亡凶人吉其凶。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惡積而罪彰，滅身之凶至也辰乎辰。歎時曷來之遲。去

之速也。君子競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謚言敗俗，謚好敗則姑息敗德。則法君子謹於言，慎

於好，亟於時。亟，急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雷風非不猛，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明，不能化頑嚚之人或問君子

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諫。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隨時之義，美之

大者治見亂，隱鳳之德也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君子潛神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鷦明遊集，食其絜者矣。鷦，美之者類

聚羣遊得其所也，鷦明非竹實之鳳鳥踟躕，匪堯之庭。踟躕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於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亨龍潛

升，其貞利乎。真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正之利或曰：龍何如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

亦貞乎。得潛之正時可而升，不亦利乎。得義之和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行止不失其所，得嘉

之或問活身。曰：明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

用明，保慎其身也。於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楚雨襲之絜，其

清矣乎。楚人襲君實襲長倩也，當成哀之世，並爲諫大夫，俱著令聞，號曰兩襲蜀莊沈冥。蜀人姓莊名遵，字君平，沈

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是故成哀不得而利之王莽不得而害也

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洽苟得。所謂沈冥也

久幽

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

久幽謂賣卜於成都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吾珍莊也。居

難為也。人所不能非難如何

不慕由。即夷矣。何彘欲之有。

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

或問堯將讓天

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為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喆堯儻

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

允信也。喆知也

好大累克。巢父洗耳。不亦宜乎。

累積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也。巢父洗耳

皆非通理之談。

靈場之威。宜夜矣乎。

靈場鬼神之壇祠也。靈壇所以為威。可冥夜不可經白日偏謬之談。可獨說不可校諸實。

朱鳥翺翺。歸

其肆矣。朱鳥燕別名也。肆海肆也

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

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能

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與。

不愆寒暑之宜。能知去就之分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

敢問何反也。

韓非作書言說難是也。而西入關。干秦王伏劍死。雲陽故曰何反。

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

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

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

合。非憂也。

譏其本自狹。詭情以說秦

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

動靜不能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應萬變。應萬

變而不失其正者。惟旁通乎。

寡見卷第七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此其所以發揚德音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個焉。

數人皆好視聽。諸子近言近說。至於聖人遠言遠義。則個

然而不視聽。

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

言此說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曰。不得已也。得已

則已矣。不得已者官有策試者也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官也得不策試而好學者為己也為己之學也內為官之學也外外之與內猶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觀其少也

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

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

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真也。小人多聞見而情愈偽也。如賢人謀之。笑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笑也。詘

道而從人。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性變所適應四時之宜說事者莫辯

乎書。尙書論政事也說體者莫辯乎禮。正百事之體也說志者莫辯乎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說理者莫辯

乎春秋。屬辭比事之義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莖兮。援我手之鶉兮。春木也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似援手

而推言其總美也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或曰。饒饒者。天下皆說也。奚其存。曰。曼

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者久故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饒饒之

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

作經。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

身不能究其業。言其要妙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

無訓解故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其鞞。悅。惡在老不老也。鞞大帶也。悅佩

中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解也。文。疾夫說學繁多故欲約省之也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曰。可約。解

科。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亦聽耳但不邪荒乎淫。拂

乎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或問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

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奕者乎。曰。爲之。猶賢於已耳。今之所論自謂侍君侍於君子也

子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人師難禮也侍君子。晦斯光。空斯通。亡斯有。

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塞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傅尸。鳩

其累矣夫。按鷦明之翼以傅尸鳩不能冲天適足爲累耳謙授小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

乎方。雨流乎淵。徂往也方四方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魏武侯與吳起浮

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史記在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固。兵每如

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道存則器不存

齊桓晉文以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或曰。秦無觀。奚其兼。曰。所謂

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秦以兵兼而不以德莽以詐篡而不可以道言秦兵之無可觀則莽不言可知或問

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貴儒學而賤兵強魯國嘗爲齊楚所侵所以譏問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

四海皇皇。奠枕於京。皇皇歸美安枕而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章章棟壘也一時暫

用猶至於是。況能終之乎。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萬物將自寶

瀨瀨之海濟。樓航之力也。濟度也言度大海在舟船與大治在禮樂航人無楫。如航何。雖有舟航而無楫權不能濟難雖有民人而無

禮樂不。能顯化。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欲救之曰。否。否不也或曰。焉用智。

夫智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

曰：用智於未奔沈。

言奔沈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奔沈。

大寒而後索衣裘，不

亦晚乎。禦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防。

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

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亡。

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

必以其身後之處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

誠哉是言也。

誠信也。

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蓋權諸。蓋何曰。

譬諸父子，為其父而權其子，縱利如子何。

有若讖十二之稅。揚子貶權利之權。

卜式之云：不亦匡

乎。匡正也。桑弘羊權利之時天下大旱卜式曰：獨烹弘羊，天乃雨。式之所言大匡正矣。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

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

俾使也。譬諸琴瑟，調正則合雅。鄭衛則為淫。秦法酷暴，雖欲使

聖人因之，不可以致康哉。鄭衛本淫，雖使夔拊之，而不能致簫韶。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

亦煖乎。貂狐之裘。於體溫煖。

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煖亦煖矣。

言秦燒書坑儒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此謂或人戲嘲揚子之辭。

曰：煖哉煖哉。時亦有寒者矣。

歎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煖秦之湯火。

非其時而望之。

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有，望之不可得見。非道而行之不可得至。

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

秦法已離。吏又毒之。

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

弘矣。失德之報。何其驗哉。

五百卷第八

夫言者所以通理也。五百歲一聖非經通之言，故辨其惑罔之迷也。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

孟軻史遷皆有此言。

曰：堯舜禹，君臣也而竝。文武周公，父

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

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

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肢合四時五藏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或問聖人

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陽虎所不欲敬也。見

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

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為也。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者形也於神何時撓哉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旨聖人重

其道而輕其祿。衆人重其祿而輕其道。聖人曰於道行與。衆人曰於祿殖

與。聖人以行道為務凡人以祿食為先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為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曰何如其

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高帝時叔孫通為奉常欲

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

迹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制素法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知之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

知聖而不能用于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

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捐棄或問孔子知

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欲知載送道術何所之詣曰之後世君子。許來曰賈如是不

亦鈍乎。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來是遲鈍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

斲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倫匹利孰大焉。

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與。嫌孔子大其道故當其時不能見用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為

去乎。曰。愛日。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謀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

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厭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正諫而不用於是遂行由此觀之。夫

子之日亦愛矣。陰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

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日不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

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安乎。繼周者。未欲太

平也。如欲太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暴秦之繼周王莽之篡漢滅獲赫赫

乎日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

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嫌難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支離分別之而後已

簡已易焉。支焉離。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

者。倉廩也。取之如單。有時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

木鳥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如不用也。神明亦未如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或

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言皆占之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

占天。聖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甘公

夫善觀天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或問大人。曰。無事於

小為大人。賢者志大之謂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尙志在乎禮義聖人之言。遠如天。天懸

明而人不能察。聖人設教。施令而人不能究賢人之言。近如地。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鑒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王之瓏瓏其聲亦猶

君子情冷其德音。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矢正也。肆操也。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

不可盡。性與天道。周之入多行。貴尚德義。人得行其道。秦之入多病。道屈。沈也。行有之也。病曼之也。行有之者

周有德也。病曼道泰業隆。周之士也。貴。故尊貴。秦之士也。賤。道否人卑。故窮賤。周之士也。肆。肆放任意。肆放任意

之士也。拘。拘制曲從。不肆王道。月未望則載魄於西。載始也。魄光也。載魄於西者。光始出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終魄於

東。光稍虧於西。面以漸東盡。其翹於日乎。翹迎也。言為人臣終始咸衰向。迎其君如月迎日天理然也。彤弓盧矢。不為有矣。以喻有君而無臣

聆聽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執古以御今。御今以古則殷鑒不遠。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

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我欲仁。斯仁至。

或問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可以彊世使行。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

之。奚其彊。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性者天然生知也。彊者習學以至也。雖為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見弓之張令。弛

而不失其良令。弛。命也。或曰。何謂也。曰。徽之而已矣。弓良在微格。人良在禮樂。川有防。器有範。見

禮教之至也。川防禁盜器範檢形以喻禮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經營然後知幹楨

之克立也。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

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險克所以無德化。鄒衍迂而不信。迂。迥不。可承。信。聖人之材。天地也。覆載與天

地合其德。次山陵川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泉。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所長

先知卷第九。圖難於其易。求大於其細。為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如斯而已矣。

先知其幾於神乎。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敢問先知曰。不知。不知。答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也。知其

道者其如視舉目便見忽眇眇視縣作眇遠視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初也先之一日未

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

也身立則政立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或問為政有幾幾要也欲知為政善惡之要曰思思數或問思數曰

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正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欲

徑陳陳不果內執轅濤塗其數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故不欲令徑於戲從政者審其思數

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數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

之謂思為政如此民所思也若汗人老汗屈人孤屈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軸空之謂

數民獸苦也為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

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或問民所勤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

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禽獸駢也

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人君苑圍禽獸

故穀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綿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晝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為惡政聖人文質者也因人才質刻而畫之文而藻之車服以彰之車服等

貴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聲音以揚之歌於管絃咏其德美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昭後世籩豆不陳

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抃則吾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禮存故得觀聖人或曰以往聖

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

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甚於膠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

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也夏后肉辟

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期於存公不恤私也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

是言之不膠者卓矣人君之變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

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而所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或曰人

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議其教化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紀張則綱目正股肱良則庶

事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

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已或苦

亂苦曰綱紀綱紀然後網目正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綱賴綱紀君任輔佐如綱不綱紀

不紀謂失綱紀之任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網無綱紀目不正君無股肱國不治或曰齊得夷吾而霸

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

大器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繩墨羣疑之表莫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坫然後獲安或曰正國何先曰躬

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覈察其人考其勳績也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於乎於乎者駭歎之聲天先秋

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為政先令後誅以成治吾見玄駒之步玄駒蚩蟬子也雉之晨

雉也雖化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化之所感有自來矣民可使觀德是以堯舜之民可比屋而誅不可使觀

刑是以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觀德則純觀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言畫繒刻木以爲龍而求致雨則不可

得曰龍乎龍乎數非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或問政核曰真偽用真人遠佞偽真偽則政核善善明則真人

顯惡惡著則佞僞息
真僞審則政事核也

如真不真，僞不僞，則政不核。

北面之稱
面之賊也

鼓舞萬物者雷風乎。

鼓舞萬民者號令乎。

天以雷風鼓舞萬物
君以號令制御萬民

雷不一。

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於世，不離於羣，遁離者，是聖人

乎。

言遁離者
非聖人也

雌之不才，其卵服矣。

君之之不及中則躍
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

或問曰：載

使子草律。

載設也
草制也

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曰：何為？曰：必也，律不

犯，奏不剋。

則坏。

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剋奏也。

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甄，柔

則坏。

甄燥也，坏濕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

龍之濟元，不獲其中矣。

初九潛龍勿用，是以

過中則惕。

九二居下卦之上
過其中則夕惕也

不及中則躍。

九四居上卦之下
不及中故躍

其近於中乎？

二五得中故
有利見之吉聖

入之道，譬猶日之中矣。

光被四表

不及則未。

未盛明過則臭。

日與明盡
言昏昧也

什一，天下之正

也。

什一稅民天下
之中賦正法也

多則桀，寡則貉。

公羊傳曰：多乎十一，大桀小貉。

井田之田，田也。

謂古八家
是治田也肉刑

之刑，刑也。

三千之屬
是正法也

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弃之法無限，則庶人田

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

法制無限則興
奢修長僭亂

人亦多不足矣。

僭亂既興
民多匱竭

為國不迪

其法，而望其效。

功譬諸算乎
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
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其治

重黎卷第十

真僞美惡成敗存亡人君之所以御乎其下
人臣之所以事乎其上
不可以不察也明此以南面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

司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
亂德帝顛頊命重黎主天地也

曰：近羲近

和，堯有羲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

黎，義和考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

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管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曰託也。假黃帝也。昔者妣氏治水土而巫步

多禹。妣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聖人是。扁鵲廬人也。而醫多廬。廬人夫欲

讎僞者必假真。類禹乎廬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捨書而歎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義和之官故上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真僞

之分或問渾天曰落下閔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

能違也。幾近也落下閔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算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為宣帝考象之言近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遠也。請問蓋天。欲知蓋天圖也。曰蓋

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專未有近其理者。或問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曰神怪

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子不語怪力亂神。或問子胥種蠱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

破楚入郢。郢楚都也。鞭尸。掘平王墓而鞭其尸。藉館。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皆不由德。報父兄之恥於斯則無禮。謀越諫齊不

式不能去。三諫不從於禮可去。卒眼之。夫差伐越樓會稽請委國為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有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

不聽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乎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種蠱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黜社稷之靈而

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邵美至蠱策種而遁肥矣哉。此美蠱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為善。

陳勝吳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

夫有干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取用是寶之之至也况乃輕用其身而翼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或問六國竝其已久矣一病一瘳

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秦也。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彊兵力

農以蠶食六國事也。是人保。問保事也。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

塏便則申否則蟠保也。采食稅也。激。問激者何。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

相方肉。激也。方比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在外侯望卒吞天下而報會無以制乎。曰。

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用也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

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則襄文宣靈其光也。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昔者襄公始

僭西時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與鄜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

武作。宗尊也文公起鄜時宣公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而報獨

何以制秦乎。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數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嬴秦姓政秦

十五載而楚。楚項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備

之。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爲嬴

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卒終也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

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勦業

山南。發迹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山南漢中也三人。問人事曰。兼才尙

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天人合應或問楚敗

垓下方死。曰。天也。項羽爲高祖所敗於垓下臨死諒乎。信如羽之曰。漢屈羣策。羣策屈

羣力。屈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傲屈人者克。克自屈者負。負天曷故焉。言無私親

或問秦楚既爲天典命矣。秦綏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乎。典曰。天作光

德而隕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今隕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

之者明乎秦楚忒惡之所致

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明主主郊祀若秦

楚疆闔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

神乎。廢未速也。不道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胙主曰。無土。言無土地可因然則舜禹

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因土以行化湯文也因聖以登禱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之士故不胙耳若

秦楚之詐非所以為胙也或問聖人表裏。表裏內外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明乎得或問

義帝初矯。矯立劉龕南陽。劉高祖龕取也項救河北。項羽一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

何。假設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也韓信黥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

時戮。無乃勿乎。窮極或曰。勿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

焉。攸令。或問淳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捩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

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仕無妄之國。易有無妄卦此亦依義取譬食無妄之粟。分

無妄之橈。自令之閒而不違。可謂曲矣。橈橈時策也自令與始皇併心為無道或問茅焦歷井幹之

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以樓毒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觀殺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死而諫始皇即駕乘執轡虛左觀迎其母蔡生欲安項

咸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與。項羽欲東覆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為所享案漢書云韓生揚子云蔡生未詳韓蔡孰為是曰。生

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語在漢書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劇。虎牙矣。

逆意而諫顯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劇近虎牙言其殆也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強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

戊良乎。甘羅戊之孫也以張唐之相燕割趙事發悟呂不韋也辟強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曰。才

后哭不哀事覺悟陳平周勃也言此之時各年十二欲知自出其意為復戊良教之乎

也。戊良不必父祖。天才自然發其神心無假其父祖也。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

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

幾危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其軀而已。非長生久視之道。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蒯通說韓信令左

下之伴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有隙也。曰。熾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

熾。況拊鍵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秦曾欲逐諸侯之客斯

是一事。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

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為宰相。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

直霍。漢大將軍。霍光。曰。始六之詔。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廢興之分。堂堂乎。

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

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

馮唐所知魏尚者為雲中守擊匈奴。有坐欲諫之故。激文帝耳。非平談也。德。用士則聞之矣。曰。罪不孥。止罪其身不收入妻孥。宮不女。出宮人嫁之

館不新。仍舊制也。陵不墳。葬於霸陽。因山不起墳。或問交。曰。仁。問餘耳。陳餘。張耳。曰。光初。有始無終。竇灌。曰。凶

終。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田蚡。並皆罹禍。或問信。曰。不食其言。食請人。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杵

臼。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問義。既聞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

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嬰杵臼。兼乎信義也。秦晉大夫。可謂重食言之信。蹈義則未也。或問季布忍。焉可為也。季布為項羽將。嘗困高祖。高祖既立。購之千金。因迫

乃為奴賣。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為之。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

與魯朱家。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為之。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

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項仕焉攸避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

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顏淵擊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尙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莫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或曰擬人必於其倫

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况以韋玄不亦甚哉釋曰顏淵之賢備體之賢韋玄之賢一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俱盡

至賢之問長者曰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

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申理於秦王屈意於廉頗義在史記樂布爲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利劍之也朱家以季布有甌見滕公得解其

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常爲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歸者持金還乃明之又人誑其淫嫂而乃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

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或問臣自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

憤丙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嘗爲太僕時御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名曰磳爲人謹慎目不忤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爲人周密重慎丞相

丙吉宜帝少時以巫蠱事曾在獄中吉常救護又養視有恩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貳田

祁連之監帥韓馮翊之懇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爲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祁連將軍

田廣明爲宜帝擊匈奴不到實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懇御史大夫蕭望之與盧欒爲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祁連將軍

姦而焚其廬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傅婢圍捕之而皆無實反獲其罪也或問持滿曰

扼扼款器在魯桓公廟者欲揚王孫倮葬以矯世悼厚葬也矯世以禮倮乎如矯世

則葛溝尙矣古者未知葬送之禮死則裹之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尙爲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也或問周

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不虛美不隱惡

淵騫卷第十一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

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

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

以功。皋陶以謨。非絕德邪。是皆德之殊絕。力者何。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抹牛。非絕力

邪。此等皆以多力舉重嶺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

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

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猶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答以俎豆子雲應之以德義。魯仲連。傷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祿賞。

蘭相如制而不傷。好義崇理。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繁時之務也。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置。幾

矣哉。烏智謂之置。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得以自免。亦已危矣。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

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樛里子之智也。使知國

如葬。則吾以疾為著龜。疾者。樛里子之名。死葬。豫言後當有兩天子宮。夾我果如其言。使其策算國事。如之。則吾以疾為著龜者。有為有行動而問焉。周之順

報。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弁。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

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猶猶不及。兩不與也。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

死有餘忠。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

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曰。誰謂不韋智者與。以國易宗。雖開列封先笑。後愁身既燭。死宗族竄流。呂不韋

之盜。穿窬之雄乎。不以其道。非盜何如。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維陽也。維陽不韋所置地也。揭維陽而行天

下豈徒擔石乎。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獸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奚。問王翦。何將也。曰。始皇方

獵六國而翦牙欵。咀。濇用牙言其醜。也。欵者絕語歎聲。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辭國。曰。離也。

火妻灰子以求反於慶忌。實蛛蝥之劇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韓山平人而焚

燒妻子詐為吳讎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虫小巧耳。政。問。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

也。焉可謂之義也。俠累韓相名也。軻。問。荆。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

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

也。聖人惡諾。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鷲翰

也。然則子貢不為歟。言子貢亦行游說。抑齊破吳以救魯。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

秦恥諸。恥國亂而不解於義高恥。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迹不踏已。儀不徒秦。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任。任才乎。

才。非吾徒之才也。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

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為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之。執正。王陵。申屠嘉。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封文帝後幸鄧通。

至使優禮嘉收通。是錯犯憲奏謀錯。折節。周昌。汲黯。折節謂直諫。守儒。轅固。申公。轅固守正以得舉於竇太后后使入。圍擊堯申公守正以事楚王卒為所

烹此二人終。蓄異。董相。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蓄異。不屈其道。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規於前如一勝。灌。樊。鄴。曰。俠介。四人前後叔孫

通。曰。擊人也。見事爰盜。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扶私晁錯。曰。愚。創諸侯酷吏。曰。虎

哉。虎哉。角而翼者也。鄧都甯成張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捭疏飲水。褐博沒

齒。無愁也。揚杜周之徒

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游俠。曰。竊國靈也。靈命也朱家田仲郭倂幸。曰。不料

而已。籍孺鄧通周仁韓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用行舍藏陳平之無

悟。內明奇畫絳侯勃之果。誅諸呂霍將軍之勇。虞廢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

之臣矣。此數公禮漢初定倉卒之制權應當時苟以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欲知此二人

人之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者也。弘容而已矣。利在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

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亡衛太子百官莫尹扶風

之絜。尹翁歸清廉有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斯近世名卿矣。將。既聞名卿

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近世名將矣。請問古

之良將。欲知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

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庸使。其猶劣諸。美世稱

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或曰。隱者也。曰。

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或曰。

於殷朝而為周陳供範操輿之在楚而歌鳳兮

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

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

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問東方

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事得名應諧似優。似信優不窮似哲。正

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詼達惡比。欲知誰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

以尙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

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尙同依隱玩世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東方朔也

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餓顯不獨高祿隱未爲下今發高下之談蓋有

厲乎素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同乎流俗合乎行世衆皆說之

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矣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豈伊仲元君平已顯仲元未聞其爲人也奈何。

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

若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

聞。鐵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與。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

耀也要須著天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見之

下見王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子欲自高邪。君子行德俟命而已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

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鄴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言可畏也。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也。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其侮德，請條。問其目也。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漸行，不取孔子憚焉。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君子卷第十二

夫君子之所以爲美，布護蔓延在乎衆篇，豈惟於此而表其篇目者，絕筆在乎孝至無以加之而已。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弼中而彪外也。

謂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辭

發，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

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業，故剛厲其志。或問航不漿，衝不

齋，有諸。樓航不挹漿，衝車不載齋。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

也。航，衝之器，充大則不能小矣。君子不器，無所不施。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與。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允，信也。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

子異乎不異。道同於仲尼也。或曰：孫卿非數家之書悅也。謂數家悅合於教。至於子思、孟軻，詭

哉。讖此則謬。曰：吾於孫卿與見同門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戶異，同述一聖而乖詭。惟聖人爲不異。前聖後聖，法創

玄合大，同仁義。牛玄，辟白晬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其德。色純曰晬。或問君子似玉

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隙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之備矣。或曰：仲尼之

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猶四續也。經

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於沲。或淪於

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擇淮南

鮮取焉爾。淨辯虛妄不可承信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文麗用寡。長卿也。多

愛不忍。子長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取其短故曰多愛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甚

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苟非所能自可爾人以巫鼓。巫鼓猶安說也安說傷義甚於不言一曰巫鼓之傷奚徒

不果而已。乃復寄誠。擬以自大。假不學為高。通故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

與。吁者歎歎之聲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久則渝變聖人之書久而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

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也。天縱之也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

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

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

或曰。聖人自恣與。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觀禹之行水與。一東一北。行之

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

通于理。君子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惡。我惡而不自知而忘人

之好。物好而不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

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

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自知勸者也。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

乎顏淵以退為進。後名而名先也天下鮮儷焉。言少也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

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必苟也。苟進則貪。利若退則慕。偽名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或

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齊死生者。莊生所謂齊物者。非好死惡生之謂也。而或者不諱。故問。曰。作此者。其

有懼乎。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旨者。後往而不反。所以辨之也。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信死生齊。貧富同。

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通天地人曰儒。道術深奧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藝

能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必其自愛也。人理云云。萬物動靜無不由我以名彼者。

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

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

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物性之壽。其實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

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

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彙。類也。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

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

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惟囂囂。能使無為有。或

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忠臣

孝子。惶乎不惶。惶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

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言復甚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

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談亦猶此義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神

遠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君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者言乎其真然後可以訓物況乃

其身之不諱又安能諱諸人哉

孝至卷第十三 始於學行而終於孝至始終之義人倫之事畢矣

孝至矣乎。將欲言其美所以歎其至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德也父母。子之天地

與。天懸象地載形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裕足也言

萬物取足於天地。地不取足於萬物也裕父母之裕不裕矣。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

自知不足則是舜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無須與懼於心孝子有祭乎。有齊乎。

祭嚴齊敬孝子之事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也。亡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在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

之存也。是以祭不實。夫齊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禮記之論齊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乎時人人而不祭。豺獺乎。九

豺祭獸正月獺祭魚豺獺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獺之不若也或問子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死事哀感曰。石奮石

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

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不得雙於斯二者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

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含食也菽豆也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

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無人則輟，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度哉不為名之名，其至矣乎。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如何為名之名，其次也。

力行近仁斯亦次矣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皋陶謂之嘉。或曰：邵如

之何？曰：亦勸之而已。勸庫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庫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漢臣而為王莽之將相者，堯舜之

道皇令。美夏殷商之道將令大而以延其光令。二帝三王光延至今或曰：何謂也？曰：堯舜

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土也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伐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或

曰：食如蠶，衣如華。言精細也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

受天下不為泰。言當理也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裔

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此，亦泰，況可滔天乎？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勉，或曰：力有

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此力百人便能敵之德諧頑嚚。諧和也，頑嚚，舜父母讓萬國。

以禪禹也知情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形不測，百人乎？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或問君曰：明光，問

臣曰：若禛。若順也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

其上。明而光其下，堯所以為君也，順而安其上，舜所以為臣也。王莽之事，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

為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

之有也。感此之甚者，必亡而已矣天地之得斯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

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為心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

者。是孔子之徒與。

王莽少則得師力行老則詐偽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

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

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

病瘳之深故有先瘳之愈

或問大曰。小。問

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

道至微妙故曰小也

四海為遠。治之在

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

深識聖義是俊傑也

秀穎德行之謂

洪。

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穎則實結人崇道則德闡洪大

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

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

或問

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

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

發號出令而民說之

周康之時。頌聲

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

繼亦亂也

故習

治。則傷始亂也。

傷悼

習亂。則好始治也。

好樂

漢德其可謂允懷矣。

允信懷至

黃支之南。

大夏之西。東觀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

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

荒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

荒荒大也

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

人。屈國喪師。無次也。

宗夷者四方羣夷也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

威多

鷹隼戩戩。

攫撮急疾

未至也。

未合至德

或曰。訶訶北夷。被我純績。

純績純書

帶我金犀。

金犀犀劍飾

珍

膳寧餽。

寧餽餽其口也

不亦享乎。

嫌禮胡如此大盛也

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

為北蕃。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

言如此不可不感禮待之也

龍堆以西。

白龍堆也

大漠

以北。鳥夷獸夷。

鳥夷獸夷者衣鳥獸皮毛

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

皆在荒服之外不為郡屬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屬之漢家不為此也

皆在荒服之外不為郡屬者也若使

勞王師而郡屬之漢家不為此也

皆在荒服之外不為郡屬者也若使

朱崖之絕。捐之之力也。朱崖南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讀者欲征之。賈捐之以爲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否則介

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殷富。阜。盛。明道信義。致帝者

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粢也。晏也。粢。文采。晏。和柔。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實受其福。

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曰功。日一日。猶日也。考成也。載。歲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或曰。君

逸臣勞。何天之勞。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也。天爲君四時行百物。生以喻無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

運轉機衡。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爲媚莽之言。或以爲言遜之謂也。吾乃以爲儼。

規之深切者也。稱其儼公以前之美耳。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揚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較天地而無虧。教關百代而不取。何遜媚之有乎。漢興二百一十

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言人民衆多。富盛也。辟靡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

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羨唐虞之世也。

法言序 子雲歷自序其篇中之大略耳

天降生民。佐侗顓蒙。佐。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忒乎情性。觸意而行。聰明不開。開。塞之謂。訓諸理。導訓讓學

行。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禮樂備也。然後誕章。諸子應時而作。詭世之言。乖離諸子圖徽。貴此聖人坦蕩之夷路。賤彼百家雜穢之

邪讓吾子。事有本真。陳施於意。動不克威。克。能。威。皆。本諸身。自求之義。讓修身。

芒芒天道。洪荒混世之初。昔在聖考。聖人作。而萬物覩謂。處。載。肇。畫。八。卦。六。位。成。章。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二五得中。然後利見。

法言序

四三

不可姦罔譎問道

神心忽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譎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譎問明

遐言周于天地遐遠周遍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絕于邇言譎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範範譎五百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哲智譎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患世論之不實一槩諸聖一以聖人之道藥平之譎

重黎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殷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

定其差品及文質也譎淵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蠢迪檢押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君子舉動則當蹈規矩旁開聖則開

也則譎君子法也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四方驩心譎

孝至

揚子法言音義

學行卷第一

李軌注

軌字弘範東晉尚書郎鄒亭侯撰周易音尚書音春秋公羊音小爾雅音各一卷
泰始泰寧咸和起居注共六十七卷又撰齊都賦一卷集八卷見隋書經籍志

好學

呼報切下同

復駕

技又諸儒金口而木舌

佛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

隴諸

盧紅切

焉攸

於慶切下焉知同

螟蟪音上

冥下

瘡於計螺贏上音果下

祝之

之又

拜

五計逢蒙

薄江切

般音

不能踰也

俗本脫不字

鑄與

音余

五石

俗本作玉石誤

漱爾

子六

桐子

音通與侗同亦音同未成人也

一闕

下降切

不勝

音升

之平

皮命切鄭司農云賈

劑月平

於戲

上音烏下音呼又虛宜切

為其

子偽切下為道為利同

窵

音節

之乘

繩證切

易乎

以岐切

啞爾

於革切毗志

徒與

音余下皆同疑者別出

鷓斯

羊茹切鷓雅鳥

如其富

俗本下句作如其義非

猗頓

於謙切

其粗

于胡切

紆朱

豷俱切

其樂

下瞿然

音支句適也

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

作無止

吾子卷第二

少而

詩照切

好賦

呼報切

組麗

音祖

狴犴

狴邊今切犴音岸獄也太玄曰

景差

初佳切舊本作景差

枚乘

繩證切

多

哇

鳥瓜切

確乎

苦角反俗本作確非

惡

鳥路切

濕

古忽切

屈原

九勿切

如瑩

鳥定切又音瑩石次玉者一日玉色逸論語曰如玉之瑩

伉

有辯護

伉正者為里正陸德明一音苦杏切

稱則

尺證切

足言

將住切又如字下同

詭辭

九委切

斷木

都管切

梳革

音緩又音款斷木也

為鞠

切

蒯蒹

上力紙切

惡沲

上哀都切

舍

書也切

惡覩

音烏

好乎

呼報切下好書好說同

山經

戶經切又口耕切孟子曰山徑之蹊

蒼頡

胡結切

牟質

而虎皮見草而說

音悅天復本

虎別

彼列切

不要

一遙切

則辟

芳辟反

述正

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哆昌者切又尺氏切其較音角且易以下並同

幘幘李釜曰幘莫經切幘莫公切覆也幘又音弁又音萍

修身卷第三

矯思斯恣切必中丁仲切樂天音洛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天復本作不可為也

使人可以有為俗本作可以為友非是好大呼報切卑也如字又音婢田圃田上田音佃下田音甫莠羊久切喬喬音驕

詩作必矇音蒙熒魂戶屬切糟苻李軌讀糟如字苻音浮熟也柳宗元曰熒魂司見之用者也糟當為精苻如葭苻之苻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

曠久則沈不面日月則目之用廢矣以宮職切摘埴他歷切索塗山賈切重行下孟切下行重好呼報切下

至於索塗冥行而已舊本亦作精苻音街好問有觀古玩切則賈音古俗本作史後人改之爾舊本皆作賈謂賈人街鬻過實下篇云街玉賈石是也騷如其俱切摔茹上音在忽切下音人楚切菜也

樂音洛鄴音郭駢息營切剗羊苦圭切罷賓音疲犒考告切惡在音烏鮮德息錢切引諸門乎門本或作問夷音街

貉音白肆乎羊至切三好呼報切人門俗本人作仁誤禠身是支切又音支又音題元傲徒對切

問道卷第四

則渾戶昆切請問禮莫知天復本作請問莫知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天復本無或曰二字焉於虔切下以意求之或曰

事雖曲而通諸聖天復本無或曰二字天與音余捷提捷都回切舊本皆從手攬也提徒計切亦擲也漢書云以博局提吳太子則苓音聆闌然

匹康切闌門也俗本作闌然誤諸本皆作闌羽求切疣贅羽求切而治直吏切下為治同哨哨音消又七笑切則貉莫白切則禮由己一本作由

也音街駸駸戶萌切俗本作駸誤宋玉風賦曰駸駸雷聲裨蒼曰駸聲兒狙詐干預切又七余切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天復本無堯舜也三字

漸襟子廉切街音縣賈石音古子將子亮切螻蟻上落侯切下餘忍切臙臙上音力朱切又落侯切銛息廉切本或作銛誤砥音紙反目

眩形一本作反自漸諸子康如台音

問神卷第五

請問之天復本作舍則書也索至山賈無閒閒廩蚺音惡覩音食其不妄俗本作不忘字

妄食故不可得而制楚辭曰鳳亦不貪饑而妄食羨里羊九不手不制於人之手燧書容切又丑江俄空苦貢切渾渾戶昆切

瀨胡老醮五各譙乎俗本作譙舊本皆作譙詩傳云易知以政切下覆物敷又訾訾語中切

喊呼覽切又呼之解胡買切面相息亮捺他胡切又同噓噓音即刃切俗昏昏呼昆忞忞武中

見矣賢遍與我音者鮮悉淺君子病沒世而無名孟勢諸名卿可幾也君子德名為幾韋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為

殺世而名不稱孟勢諸名卿可幾師古注曰以身而無名為病孟康曰盍何不也云何不因名卿之裁以求名幾音機下同

乎成名漢書曰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康成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

石之下名振于京師漢書曰谷口鄭子真不誦其志耕於豈其卿豈其卿豈其卿豈其卿

能別似者彼列切俗本作能參以似非是

問明卷第六

諄布內眩眩胡涓切大知如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過古禾切不入室者孟子疾之

言誤以孟子幽遠兒撫我音樂天音洛庸行下孟切下去諸丘苴抗也五官切臯陶音

遙音謚女耕切謚音于又音紆妄言也敗俗必處切下謚好呼報切下於亟於紀力贖五怪在治直更切

則見賢屬切

七人何慕

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寡宋衷注云寡取也禱高飛冥冥薄天雖有

七人執燭繼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懼暴亂之害今寡或為慕誤也

鷓鴣明

上音焦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鷓鴣北方鷓鴣中央鳳皇

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

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珍乎漢書孟康注曰湛深淵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不為苟顯之行不事苟得之業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諸之也旃

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龜欲 俗本切貪也

乎三輔決錄曰子真名樓君平名尊說難 劉伯莊史記音義曰說難上式拙切下如字司馬正史記

切飛 歸其肆矣注非也朱鳥往來以時 說難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如干切言游說之道為難故說難書

其辭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少確 苦角 問行下孟切

寡見卷第七

好假音遐本或 偁焉彌充切 好盡呼報切 援我袁音 鶉令純音 饒饒女交切 皆說一本說 曼是莫牛切

極也音瓊 瓊璠上以諸切 擊悅上音盤 惡在音烏 拂乎符勿切 而樂音洛 焉事於虔切 窳珍粟切 六翻下

其累力僞切 奠枕章莊切 樓航或作梳 權利音角 貂影音彫

五百卷第八

參諸七南切 有詘與屈同 焉詘於虔切 問陳直刃切 信道音伸 強其其兩切 掇與專切 非天下之至天復切

本作天下之至德 賈如古音 小則敗聖如何天復本無 厭觀一鹽切 不厭於豔切 渾渾戶昆切 簡易以

切下同 焉得於虔切 瓊瓊上音龍 多行如二字 曼之莫牛切 窳音素 聆聽俗本作 疆世其兩

羈角男角 哺薄故切 昭徒鑑切 檄之居影切

先知卷第九

其幾音機下有幾同作晒音炳日易以鼓切思數音亦召伯寔照切蔽芾上必袂切下非費切果內音納汙人哀都切枵

軸直呂切樂其音洛下衣人於既切不扞于粉切天復本作聆音雲耳中聲也屬其音燭肉辟婢亦切實予音與惡在音烏下惡

得同於乎上音烏政核下革切不離力智切下同輒徒玩切卵壞不剋以冉切甄陶居延切甄五計切破瓦也坏芳孟切未燒瓦也俗本作

慙字之誤也注甄燥也俗本誤作燥坏屬也誤作恆懼也衆田音佃田侯田上田同上音下如字

重黎卷第十

南正重直龍切似音似扁鵲薄弦切渾天胡昆切又胡本切度之徒洛切幾乎音機下同俗本作幾幾乎向書藉

館慈夜切策種絕句種章勇切高山本或作商山西采注云食稅倉代切或如字雍梁於用切鹵音魯被奴板切西時音止廊芳無切

天王不匡俗本作天下諺為嬴工僑切下無為同置守手又切屏營上音弁守失其微本或作微垓下古哀切楚愷

徒對切疆闢許儼切震撲上如字又音真下音曾卜切胎藉胎當作胎徒來切胎躡也藉慈夜切德行下孟切龕音堪與音同焉攸於虔切下焉用同

虎捌音列梟磔陟格切越與音預俗本作與字誤燒辭女教切下同井幹胡安切之乘繩證切蔡生史記作蔡生僕書作韓生亨

之音庚切下同其者未辯者衍字木侯僕書作沐猴逆許居竭切劇音摩辟疆必益切躪音歷食其異基切說陳失

切下說齊同幾矣音機蒯通苦怪切抵巇上都禮切下許緝切拊鑣上音撫下其鞞切作相息亮切從浮才用切始六世之

詔天復本作始元之初廉頗傍禾切信亞音仲鑿穆顏師古漢書注曰鑿謂所穿冢藏音在到切或如字焉可於虔切下同黔婁其廉切又音琴韋玄

天復本作四皓章玄成樂布之不塗天復本不倍通使色吏切扼音厄保葬郎果切

淵騫卷第十一

惡乎音鳥曰寢俗本作曰在寢在衍字扛鼎音紅魯仲連傷而不制蘭相如制而不傷傷與蕩同忼辭

苦雨音鳥免置音衝幾矣音機之知音智周之順報諸本皆作順報順觀王及報王也俗本作周之傾字之誤也史記作慎觀王索隱作順觀王或是傾

轉為順報叔板切東弁音併灑山七黠臨洮音切相也息亮窳擔石都監切又秦將下亮切牙欵鳥開切

許介音鳥要離一遙求反俗本脫蛛蝥俗本作蛛蝥誤買諛新書曰蛛蝥作網蝥音矛焉可於虔切為巖于僞切下為刺相

息亮切下董相同曼面謨官切督亢音剛惡諸鳥路秦行下孟切鷲翰胡安切又說而失贊任人音難

之乃且史記留侯世家作東園公園公上音應用里書作角里執正俗本作折節之設蓄異蓄與災同樊鄴音歷槩人七

切盜鳥狼晁錯曰愚天復本捋疎上音郎活切沒齒無愁也俗本誤作沒齒然也雋京徂克將子亮切

冠軍古亂奉使色吏切行不下孟切其行聖上音懷善本皆作談達漢書曰朔談達多端惡

比音鳥滑稽音骨朝隱直遙妄譽音餘不累良為絀臣與黜同愀如親小切善本皆作傲鄆音丹

或古鄆但通用亦音但本或作但育賁音奔

君子卷第十二

彌中蒲萌切又般音有中丁仲其知音智悅也他括切牛玄辭白俗本作玄牛辭白誤醉而醉與粹同

隙乎直類鮮取悉踐切人以巫鼓天復本作其行下孟切以下呼報切勸與倦同儷音麗

靠靠五刀處音伏惶音皇

孝至卷第十三

有齊側皆切屬荒音屬含菽本亦作為名于僞庫音婢蠲與讓同之綸古頑切扛音江揭渠列切若

下同陰音同

徒是支切又音支又音題諸傳直總切與有終而無始與如字孰寧天復本作孰愈知哲上音智之長丁丈切羣行孟

切德東鞮都奚切世鮮息淺切芒芒謀郎切下同橫橫音黃螭丑知切戔戔財千切又板切誦誦許容切又誦拱切捐之

與專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不可過也過則反矣漢興二

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柳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

法言序

倅侗顛蒙漢書揚雄傳鄭氏注曰童蒙無知也師古曰倅音空侗音同顛與專同侗又音通說文大貌詩神罔時侗一曰侗未成器之人訓諸理師古曰訓告也迄孔許訖切師

古曰周周公且也迄至也孔子也言自周益章垂於七十子事有本真陳施于意漢書揚雄傳作陳施於億動不克咸李奇曰不能皆善也芒芒

所謀微妙之言天道昔在聖考李奇曰聖人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蘇林曰罔誅也言不可作姦誅於聖道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漢書揚雄傳作旁燭亡疆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李奇曰常行遜順備

不遐言周于天地漢書揚雄傳作假言周于天地師古曰假至也幽弘橫廣絕于邇言李奇曰理道近世人之言也經諸範漢

揚雄傳作經諸范師古曰經常也范法也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漢書揚雄傳尚作上參差不齊

師古曰言志業不同也參初林切一槩諸聖師古曰一以聖人大譔淵騫柳宗元曰披漢書淵騫自有序文語君子

純終領聞音問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領令也蠢迪檢押師古曰蠢動也迪道也由也

也音寧親莫大於寧神師古曰寧安也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驩心

也音寧親莫大於寧神師古曰寧安也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驩心

王充著

論

衡

世界書局印行

懷疑與迷信

王繼塵

讀論衡

近來學者，都說『懷疑』爲治學的不二法門，西洋人因能懷疑，故各種科學，突飛猛進，遂爲全世界的主人翁；而中國人則知拘守舊說，不善懷疑，甚者變成迷信，所以凡百事業，無不落後。這句話，說得固然不錯。但以我看來，中國人如東漢時的王仲王氏，何嘗不善懷疑，只看論衡一書，對於經典舊說，社會謬見，不合事理之處，無不盡量挾斥，不遺餘力；倘有人因其說而作進一步的探究，則一切科學，早發明於中國，何待數千年後，尙在掇拾西洋科學家的牙慧呢？此則社會惰性，不肯信從善言之所致；不可謂中國絕無懷疑的人物也。

原仲王氏著論衡之目的，他自己判定三個大字，是『疾虛妄』。我細讀論衡全書，對於這三個字的判語，可謂真確極了。因爲疾虛妄，所以凡百事理，必須求其真實；凡百事理，求其真實，非即科學的根源嗎？論衡全書，完全注重在這一點。他對於舊說謬見的批斥，我可不必舉他。今所說的，就是他因疾虛妄而探求出來的真理。物勢篇曰：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蟻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夫天地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也。

西人上帝造物說，流衍數千年，故人智錮蔽，進化極少。及達爾文之物種，由來出世，知人物皆由自然而生，自

然而變，天演之學興，而使世界易一新面目。改近數十年來之學者，無不推本於達氏。豈知我國於千六七百年以前，早已有人說破生物之理由，苟繼起有人，因仲王氏之說而益探究其極，則天演之學，早興於亞洲大陸之黃人，豈讓歐洲白種人誇稱爲天之驕子哉！

上古蒙昧之世，人智閉塞，只能爲自然界所束縛，而不能制服自然界。至人智進步，始能探悉自然界之理例，而有以制服自然界。如此，人才當得起萬物之靈的美稱。故一切科學家，無不對自然界之現象而爲研究的工夫。結果，竟能將自然界之萬物以供我人類之役使。故仲王氏於自然篇復申明之曰：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飢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

看此數語，可見仲王氏之學，確從懷疑入手，與西洋之科學家，一般無二。而其對於古經典之懷疑，有如寒
篇曰：

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賞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烈光。旦雨氣溫，旦暘氣寒，夫兩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溫者陽也，兩旦陽反寒，暘旦兩反溫，

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此仲王氏讀古經典而致其懷疑的第一步也。自漢人以洪範五行，合於春秋災異，周易象數，并爲一談，號稱『天人相與』之學，遂爲迷信的淵藪。班固復搜集謬說，於漢書中作五行志，歷代史家，無不因之，以迄於清，二千年間，信爲不刊之令典；而仲王氏生於述信，空氣，景濃的漢代，獨能不爲社會錮俗所束縛，豈不是出類拔萃的豪傑嗎？使我國有千百仲王，則迷信的陰霾，早已撥除，科學成立，當在千年以前矣！然而獨木不能成林，一繩不能維大廈，雖有仲王，其奈只一人何！

以真實破虛妄，必有真實的理論，古人成說，既已虛妄，惟有引自然界真實之事物，以之作證，此爲一定不易之理。說日篇曰：

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

東半球日入，正西半球日出，今言『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則仲王氏似已思得地圓之理。惜乎繼起無人，致使哥白尼得產於歐洲也。說日篇又曰：

日中近而日出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

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光大也。既以火爲效，又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

俞樾云：『此論甚精。且以燈火爲喻，遠視甚大，近視轉小矣。列子湯問篇載兩小兒論日遠近，孔子不能答，此可以解之。』按世界上極精深的學理，無不從極淺近的地方衍出，牛頓因蘋果落下而悟地心吸力，瓦特因沸水掀壺蓋而悟汽機，無不皆然。今看仲王氏說日，何以異於牛頓瓦特乎？至雲雨霜雪，舊說皆歸之天文，而仲王氏說日篇，則曰：

儒者又曰：『兩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實論之：兩從地上，不從天下。見兩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夫雲則雨，雨則雲矣。……雲霧，雨之微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此處說地文，何等明白。又如近人因地球旋轉，引人坐船中以作喻；以人在船中，船行時，只見兩岸倒退，不見已船前進。而說日篇中，亦早已說及如：

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然也。

此雖言天行，不及地轉，然亦只去一間。若再進一步，則地圓地轉之說，不難發明於千年前之中國矣！我故曰：所可惜者，無繼起之人也。

中國進化之遲緩，根本皆由於迷信，故『雷殛說』在數千年間，縈繞於一般人之腦中而不能去。雖因此說，社會間殘暴行爲，或可減少，但亦祇能施之於愚夫愚婦，至狡黠姦徒，終不因懼怕雷殛而消失其惡念，苟明此雷殛迷信之說之所得甚微，何如竟說明雷電之理之爲得乎？然昔人之不說，非不敢說，實不知其故，不能說也。獨仲王氏則於雷虛篇中，早明白說之曰：

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陰陽分事，（按孫詒讓云：『分事，黃氏曰鈔，引作「交爭」，疑當作「分爭」。』爭，事，形近而誤。）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澆鐵之火，氣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鏹，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剝人，人不得無迹，如灸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闕昧……

按今科學家言電，謂一切物體，都有一種感應的勢力；分爲兩方面：一方面叫陽電，一方面叫陰電，這兩種電，生在空中最多，平時不顯露出來，若兩電相遇，便發生一種極大的聲響，就是雷。而電氣觸人致死之說，今已明白，並無所謂『天罰』。豈知仲王氏於千六七百年前，已明這個道理呢。

我嘗說一般人有最大的兩種弊病：一種是言過其實，如說人好處，必說得無以復加，說人壞處亦然。一種是崇古薄今，動說『現在如何不好』。其實古時，何嘗不是如此。仲王氏於此二事，却也早已提出。他於『言過其

實」一項，藝增篇曰：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

此卽世俗所謂『添枝加葉』。明明一件平淡無奇的事，一個庸碌無能的人，而一經人口稱譽或非毀譏轉傳述，遂至盡失其真相。論語記『仲尼不爲己甚者』。又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可見古時的好人和壞人，都是經後人口頭裝點，添枝加葉而成的，所以孟子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歎。但是世俗習焉不察，竟以說誑爲正當的言語，豈不可歎嗎？又如堅決地認『現在如何不好』者，要知一個人不過數十寒暑的壽命，現在不好，試問數十年之前，如何好法？就使果好，又何能知之？無奈世俗對於『現在如何不好』的口頭話，積久遂衍成社會心理，因之而崇古薄今的念頭，橫拄胸中，牢不可破，於是只知追慕古昔，而不知改造將來，此亦中國進化遲緩一大原因。獨仲王氏則大聲喝破之，齊世篇曰：

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鷄，鵠遠而雞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楊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

世俗之見，由來如此，可爲一歎！張伯松不肯一觀楊子雲之書，然楊子雲之書，至今流傳不絕，而張伯松之名，

恐博學之士，亦未必皆知。而在當時，則傲視『併肩』，真可謂俗物不足與之言天地了！但是豈止張伯松一人而已！

上面所舉，不過論衡中百分之一，其精義妙旨，在全書者，佔十之七八，讀者自能知之。有此奇書而人多不肯讀，豈不可惜？且其書在當時，蔡邕得之，秘之帳中，以爲談助。王朗得之，及來許下，人稱其才進，則其價值，可以概見。況當今日，正在祛除迷信探索真理的時候，學者安可不人手一編呢？我今再述仲王氏論爲學之道，以告於一般學者。謝短篇曰：

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者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古猶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

今日醜詆舊有典籍者，每說『所謂國故，無非是數千年前陳腐之說；居今之世而創行國學，社會思想必日趨腐敗。』而斥西來學術者，則曰：『近代人因科學發達，生出工業革命，外部生活，變遷急劇；內部生活，隨而動搖……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着幸福，反帶來許多災難。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凡作上面兩種話的，偏都是當世的碩學，或名流，尙請平心靜氣，細味仲王氏『陸沉』、『盲瞽』之言，當知『知古不知今』，與『知今不知古』，都不是真正大學問家所許可的！

論衡目錄

逢遇篇	一	異虛篇	四四
累害篇	三	感虛篇	四七
命祿篇	五	福虛篇	五四
氣壽篇	七	禍虛篇	五七
幸偶篇	八	龍虛篇	六〇
命義篇	一〇	雷虛篇	六二
無形篇	一三	道虛篇	六七
率性篇	一五	語增篇	七四
吉驗篇	一八	儒增篇	七八
偶會篇	二一	藝增篇	八三
骨相篇	二二	問孔篇	八六
初稟篇	二六	非韓篇	九五
本性篇	二八	刺孟篇	九九
物勢篇	三〇	談天篇	一〇五
奇怪篇	三二	說日篇	一〇七
書虛篇	三五	答佞篇	一一四
變虛篇	四一	程材篇	一一八

量知篇.....一二二 感類篇.....一八一

謝短篇.....一二四 齊世篇.....一八五

效力篇.....一二七 宣漢篇.....一八九

別通篇.....一三〇 恢國篇.....一九一

超奇篇.....一三四 驗符篇.....一九四

狀留篇.....一三八 須頌篇.....一九六

寒温篇.....一四〇 佚文篇.....一九九

譴告篇.....一四二 論死篇.....二〇二

變動篇.....一四六 死偽篇.....二〇六

明零篇.....一四九 紀妖篇.....二一三

順鼓篇.....一五三 訂鬼篇.....二一九

亂龍篇.....一五六 言毒篇.....二二二

遭虎篇.....一五九 薄葬篇.....二二四

商蟲篇.....一六〇 四諱篇.....二二七

講瑞篇.....一六三 調時篇.....二三〇

指瑞篇.....一六八 譏日篇.....二三二

是應篇.....一七一 卜筮篇.....二三五

治期篇.....一七四 辯崇篇.....二三七

自然篇.....一七七 難歲篇.....二四〇

詰術篇	二四二	定賢篇	二六二
解除篇	二四五	正說篇	二六九
祀義篇	二四七	書解篇	二七四
祭意篇	二四九	案書篇	二七七
實知篇	二五二	對作篇	二七九
知實篇	二五七	自紀篇	二八二

論衡

漢會稽王充撰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而）遇（進）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退）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滄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宜讀作伯嚭字）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驟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

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摶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

暴，同濁皆羸，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臯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正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

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拒，更調霸說，雖羸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羸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圍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簾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也」。「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爛，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

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唯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不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淫，冬時扇以翬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為文則遇；主好武，己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己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

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尙不可爲，况節志高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途，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與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

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

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爲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鳩才爲廝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爲將相，能下者宜爲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火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

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爲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禪，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之於秦，明封爲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爲客卿；人謂雎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舍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揚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

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神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

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躡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燻其穴，遂不得免，疆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強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強弱壽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強弱夭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強，體強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強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實有爲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天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

然爲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強，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爲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產子死，所

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濁不治。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爲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各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或王，退而爲霸；不能至百，消而爲夭。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爲夭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

何以明人年以百爲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今計數百有餘年矣。又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尙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爲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爲期，增百減百爲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歲矣。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

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僞。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

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得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卒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轍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闕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或失。漁者督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徵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爲壤所壓；蹈坵岸之上，爲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頽，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倖幸之徒，閔藉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倖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爲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爲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爲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

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己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

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爲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筮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鑠。

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鈿；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溲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尙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沈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瘟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犖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

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天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

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盛衰，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強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強；堅強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羸；羸羸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

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躄，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

也；若顏淵、伯牛之徒，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作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作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故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

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也；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妊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食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爲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却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爲惡，若是與命祿

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爲簋廉，冶者用銅爲杵杆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爲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填爲簋廉，簋廉一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者用銅爲杵杆，杵杆雖已成器，杵可復鑠，杵可得爲尊，尊不可爲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煇灼，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鑠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鑠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鱉。』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鱉。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爲魚鱉，人則食之。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蟆爲鵝，雀爲蜃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鵝與蜃蛤魚鱉之類也。人設捕蜃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極羽山，化爲黃能（能音奴來反）。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鯀之爲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爲貴，變人之形，更爲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爲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強，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

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爲，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恆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由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爲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

父授張良書，已化爲石；是以石之精爲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爲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爲繭，繭又化而爲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蟻蟪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蟻蟪。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爲嬰兒，長爲丈夫，老爲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爲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爲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螢惑却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爲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爲仙，未有使甲變爲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何則？形氣，天性也。形爲春，氣爲夏。人以氣爲壽，形隨氣爲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爲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

形之（包）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爲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爲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滅，形消而壞。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爲垢，故禮曰：「黃耆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爲馬，變以爲

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爲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蛾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令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歧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爲惡，惡可變爲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駟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驚；堯舜爲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况親接形面相教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恆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

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闡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

夫肥沃境塉，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境而塉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鑿錡鑿地，以埤墾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鑿錡，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爲高，而其高者反爲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使」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爲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鑿錡，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恆鐵也；冶工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熱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尙爲鍛鍊者變易故質，况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爲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救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

天道有真僞，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僞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燦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石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

黃帝與炎帝爭爲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於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舉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爲強，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况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爲同，同類以鈞爲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蕙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爲人用，况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

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溼，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却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勾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粱殊，然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爲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爲惡。

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蘖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章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牆壁宇，遠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牆，以自蔽障，爲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鄰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澆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鄰田，道教猶澆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

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雒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道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污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爲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佗，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藩。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古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姪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異，故在母身，留多十月，命當爲帝，故能教物，物爲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蚩龍爲害，堯使禹治水，驅蚩龍，水治東流，蚩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鯀在側陋，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一有「故」字）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姪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麋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鳥孫王號昆莫，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鳥啣肉舂食之。單于怪之，以爲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鳥啣肉就而食之。

北夷囊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是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豬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

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湄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鱉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姪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豬馬以氣噓之而生。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鱉爲橋，天命不當死，故有豬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鱉爲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爲己曰：『日出水，疾東走。』母明旦視日出水，（既）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爲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約其要，鉤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既微小難中，又滑澤銛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正中其鉤中，矢觸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富貴，有神靈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

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圉子干子皙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大室之庭，令五子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圉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爲康王，至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皙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共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教蹈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卽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爲文子。當趙孤子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

高皇帝母曰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笑，（一有「質」字）性好用酒，嘗從王姬武負贖酒，飲醉止臥。媪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飲酒，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嫗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

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姪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舍見雲起之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爲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

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在。傳竇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爲韋武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爲侯。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大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

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皇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卽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幢幢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者蘇阿伯能望氣，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北，與阿伯見，問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其氣佳也。』阿伯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光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沈，子蘭宰嚭誣讒，吳楚之君冤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嚭適爲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爲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爲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義，湯武且與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傳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爲二臣生，呂望傳說爲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耀相察，上修下治，度數相得。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祿當效，周厲適閹，褒姒當喪，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鬪雞之變適生，鸚鵡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鬪競，鸚鵡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爲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

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婦代。非子婦嗣代，使父姑終歿也。老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居適履。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

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囚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爲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臥晝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

鴈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舉，蹈履民田，啄食草糲，糲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佃。』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有短壽之相，妻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爲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千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遙賊三家，何其痛也！黃公取隣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

無祿之人，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弊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業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當衰之家，治宅適得不可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己。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適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

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與，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泯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寔，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寔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闕其聲也。命時當生，睡臥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皋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爲黃帝史；晉公子重耳，此脇，爲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此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爲滕公所鑿，免於鐵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爲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况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

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爲天子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爲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卽娶以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爲偶，不宜爲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

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爲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爲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爲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爲大將軍，封爲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有一重字。』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

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迺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爲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爲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爲亞夫買工官尙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爲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爲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勛力之敬，徒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疾，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各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

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

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併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爲人，隆準長目，鸞鷹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況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

有傳孔子相檐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皋陶，肩頰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儼儼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寶，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寶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鳥；儒者論之，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鳥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魚鳥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鳥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修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鳥，天使爲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曾孫公劉居邠，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爲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爲性，外以爲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耶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修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亦知爲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半夜無火，內中光

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闕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鳥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也。

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雌雄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強，強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強，自爲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爲栽孽，稍生莖葉，成爲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成爲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

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即位。赤雀、魚鳥，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爲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取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爲，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蛇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

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代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叔之誥曰：『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爲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倣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逢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爲，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爲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古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偕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告，顧視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爲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爲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一有「情」字）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

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祁勝爲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爲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

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爲實也。

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器物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有「告子曰」字）「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移復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道：「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

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卽荀）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

夫孫卿之言，未爲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嗜好，嗜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勵爲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爲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爲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

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爲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躄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爲，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

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言之，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爲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譏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

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傳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頑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鄧文茂記，繁如榮華，詼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與風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火，造化爲工乎？蓋陶冶者之用火，鑠銅燔器，故爲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爲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鑠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與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爲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爲之也。及銅鑠不能皆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

夫耕耘播種，故爲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寓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爲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爲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燦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嚙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爲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蠶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爲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

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

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牛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

東方木也，其星蒼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爲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勦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鴉之啄鵠雁，未必鷹鴉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雁產於西方也；自是勦力勇怯，相勝服也。

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爲負，是而直者爲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爲勝；或詘弱綴跲，蹇蹇不比者爲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鬪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勦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鵠食蝟皮，博勞食蛇，蝟蛇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爲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強服於羸也。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舌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禹母吞燕卵而生高，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高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己，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生，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

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闔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免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高母嚙燕卵，與免吮毫同實也。禹高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闔背。夫如是，闔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爲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闔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爲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爲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爲有殊絕之知。今三家形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鳩雀施武於雁鶻，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雁鶻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身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食，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堯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堯原，堯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與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爲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鬪於庭，吐糞於地，龍亡糞在，積

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螭，化爲玄龜，入於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龜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龜所交非正，故褒姒爲禍，周國以亡。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聖賢，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爲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亡，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氣，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熊羆先化爲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人化爲獸，亦如獸爲人。玄龜入後宮，殆先化爲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

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蟻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蟻虱，天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爲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爲聖，高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妣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

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其女旁臣，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况夏殷，亦知子之與妣，非燕子蕙苴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蕙苴，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爲姓。世間誠信，因以爲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彼詩言不圻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說，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爲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濟陽宮，鳳凰集於池，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

爲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光武皇帝嘉禾之精，鳳凰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世表，禹、鯀之子也；高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爲適草野？古時雖質，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爲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黃帝。黃帝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爲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尙可知，沈隱之情，尙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鏹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虛言也。夫季子恥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爲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饑死，不嫌貪刀鈞。廉讓之行，大可以况小，小難以况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卽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既不恥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中，尙不取金，况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

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耕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

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闔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闔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強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天死。』世俗聞之，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蝨螺。』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况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闔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况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闔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冀望倉卒，安能致此？

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禹，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禹舜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

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則輒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爲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爲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辯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

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甯處，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草，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壞靡泥易，人墮種之。世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墾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耶？

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寢之於錢，乃以鷗夷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殖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瀆縱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錢，乃入江。在錢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錢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

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囊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讎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勦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勦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糞殖，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虛言。今子胥不能完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讎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天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場，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濛馳而已。入三江之中，始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灌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風也。

傳書曰：『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卻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卻，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卻流爲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爲孔子卻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卻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卻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卻流無以異。則泗水卻流，不爲神怪也。

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容飲，有鷓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鷓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鷓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鷓，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鷓，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鷓低頭自責，鳥爲鷓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鷓，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鷓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

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爲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恥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恥禮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夫桀紂惡，微於亡秦，亡秦過，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惡浮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笑，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郟。』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奸？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邱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訃。世聞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面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

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修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九國畔去，况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爲君諱也，諸侯知仲爲君諱而欺己，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讒遠賢，反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奈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爲輔，何明桓公不爲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甯戚於車下，賣包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

說尙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展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展，南面之坐位也。負展南面鄉坐，展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爲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喜，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愛博求，衆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一作莫）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椽斧斫其足，卒爲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爲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也。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曰：「去一人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曰：「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爲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

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胤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思土，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

傳書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

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鉛於筑中以爲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頰，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遊天下，到會稽，至琅琊，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說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恆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也？甯獨死耳！」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

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爲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爲景公之行，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爲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

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闢，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爲子韋，晏子爲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一作爲）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佑善偏駁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爲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守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政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而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佑善之意，應誠爲福之實也。

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聽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蟻螻，尙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

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

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稜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爲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于景公也，如何可移于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于臣子與人民，穀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矣。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徙去三舍？

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于子產，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按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謬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政政行，安能卻之？善政賢行，尙不能卻。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妖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面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

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于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爲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爲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爲，故景公不死也。

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于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爲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爲善言卻，爲惡言進，無惡無善，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爲旱災，不爲君薨。子韋不知，以爲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己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己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爲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爲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異其虛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

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譚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溥。此虛言也。祖己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改，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天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穀爲亡之妖，亡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鸛鵲來巢。師己探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鸛鵲之言，見今來有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己處之，禍竟如占。使昭公聞師己之言，修行改政爲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鸛鵲之謠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

鸛鵲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尙爲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糝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糝流于庭，化爲玄龜，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去夏世，以爲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亡也，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亡出乎？或時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

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己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

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軀，使謁者終軍議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爲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爲吉，祖己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己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尙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爲凶，朱草萇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萇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爲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萇莢善草，故爲吉，則是以善惡爲吉凶，不以都野爲好醜也。

周時天下太平，越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存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爲災，或爲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善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爲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衣，賜人絲縷，猶爲重厚，況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爲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萇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爲絲，絲爲帛，帛爲衣，衣以入宗廟爲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

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平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蛇遶左輪，審爲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蛇爲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蛇遶左輪相似類也。蛇至竇凶，御者以爲吉；桑穀實吉，祖己以爲凶。

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蠅螟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爲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尙爲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爲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鬪倒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墮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生，占爲凶，猶晉當彗，未搏在下爲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臥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己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憔悴。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

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汜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治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

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鬣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靡風而止之，迹近爲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爲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命，求索已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己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賞之乎？如風，天所爲，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爲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以旄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適麾之，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風矣。

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爲變動，然尙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

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爲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今日卻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爲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

傳書言：「荆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爲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筋撞鐘，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爲，雖積銳意，猶筋撞鐘，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豫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己，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己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己者之所爲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

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今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爲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爲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爲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言語乎？心願而已。然湯閉生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

何不令夏臺姜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兩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兩粟，馬生角，太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君之心，不能感孟嘗君衣者，衣不知怛惻，不以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之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

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爲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爲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尙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爲二子感動，獨爲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冤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燠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廚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爲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與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

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癘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癘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風而如木爲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

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門廊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吁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尙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尙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爲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音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癘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業，喜笑過度，偶發癘病。傳書之家，信以爲然，世人觀見，遂以爲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

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爲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天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聖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敘，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卽須禱以得福，

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瘳（一作「瘳」）熱之病，深是剋責，猶不能愈，況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變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漉，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漉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堯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漉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

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與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不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爲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暴風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州澤之中，草木皆燦，其葉爲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爲雨穀，作傳書者

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

書傳又言：『伯益作井，龍發玄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爲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爲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爲耕耘者，何故無變？神農之揉木爲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爲田，鑿地以爲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天地鬼神所欲爲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崙？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叅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未政衰，龍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之欲。有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不爲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

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脈不流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之時，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禹，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

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恆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

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蓋以右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曾子亦病乎？曾母死，曾子輒死乎？攷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爲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搯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爲空生母搯臂之說也。

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閩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虻能不入其舍乎？閩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閩虻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於世，世間謂之能卻蝗蟲矣。何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爲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如竇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復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謹而行誅乎，則庖廚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謹蛭，恐庖廚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爲也。惠王通謹菹中何故有蛭，庖廚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廚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彊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覺，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謹，不肖二也。菹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可復隱匿而彊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謹蛭，世謂之賢，賢者操作，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爲傷，著已知來

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

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改，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遺，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獨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析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

楚相孫叔敖爲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地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蛇獲二祐，天報母明矣。曰：此虛言也。夫見兩頭蛇輒死者，俗言也，有陰陽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二福，如埋十蛇得幾祐乎？

埋地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地一事哉。前埋地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爲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地除其過，天恬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地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爲尙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笑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爲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惡所得。以爲有沈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無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己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遇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

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死，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謬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敘行，未在上第也。

秦襄王賜白起劍。白起伏劍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己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己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於天，如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在其善行無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藥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脈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脈，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脈，知已有絕地脈之罪，不知地脈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爲非恬之爲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己下蠶室，有非者矣。己無非，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卒天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遵何哉？』若此言之，顏淵不當早天，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天，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

漢將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侯後人。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見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不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罹禍，順道而違福，王朔之說，自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闕迴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爲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情廕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椎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十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而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發。天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爲食，加以渥禍，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爲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

然傳書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故而爲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爲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爲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逆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隱陋，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陋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

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甯戚，賢者也，尙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盧癸爲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爲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爲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室屋，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實考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爲天使，猶賢臣爲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爲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爲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爲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爲天怒，取龍之子，無爲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荆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上，有菑邱，訴（菑或作魯）勇而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訴怒拔劍，入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爲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爲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蛇亦有神與不神，神龜神蛇，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天有蒼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神蛇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爲保蟲之長，龍爲鱗蟲

之長，俱爲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

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蛇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由此言之，馬蛇之類也。慎子曰：『蜚龍乘雲，騰地游霧，雲罷雨霽，與蟻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殺人矣。』比之爲蟻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蛇馬之類明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神龍，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

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者颺叔宋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鬻川，鬻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懼而不得，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

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

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爲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爲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電，則爲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識，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荀邱訴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爲天用，何以死蛟爲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雲雨，蜚而乘雲雨，則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其乘。水蛇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爲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狴狴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尙不知龍，况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响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响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殺龍而已，何爲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爲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着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于地，其衰也，聲着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

或曰：『天已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冥晦，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卽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响吁，喜則歌笑，比聞天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

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

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爲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爲喜怒之候。人君喜即天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媪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爲怒，不擊折者爲喜，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就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

說兩者以爲天施氣。天施氣，氣渥爲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樹。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兩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爲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爲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洩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

呂后斷戚夫入手，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爲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爲，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有其污也；如食已知之，名曰腸洩。戚夫入廁，身體辱之，與洩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爲腸不爲體，傷洩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淨之

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夫悲戚夫人，則怨呂后。案呂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斬專，日食，牟五頭皆死。夫牟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濤溪下流，人飲上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闖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

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食人不潔淨，天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淨之法爲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陰過非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怒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夏也。以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

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徹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爲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卽鐘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鐘邪？如審是也，鐘鼓而不空懸，須有篋簞，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鐘鼓無所懸著，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固爲神。如必有所懸著，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等也，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不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

其形見，故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爲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响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倏較）鬱律嶮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之音也；魄然若鑿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

· 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鑿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鑪，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盜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泥土之溼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

夫雷，火也。氣剝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爲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剝之迹，非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髮髮燒焦，中身

則皮膚灼爛，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焦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

夫論雷之爲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虛妄之言。雖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己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爲罰過，則君子何爲爲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己亦宜變，順天時，示己不違也。人聞大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況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轅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淨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審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爲己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不能明雷爲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爲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善者胡爲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毋辯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羣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羣臣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羣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誅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羣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

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如謚，臣子所諫列也。諫生時所行爲之謚。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諫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實）未有謚乎，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羣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天，夜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竟，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腊，舜若屈，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爲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探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卽云夏禹巡狩，會計於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皆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羽之兆，能馳走之

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爲鶉，雀入水爲蜃，始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爲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爲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髻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熱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爲物熱驗，白爲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伏卻。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焦，魚鮮煮之熟也。焦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焦熟猶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爲仙。爲仙體輕氣彊，猶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爲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爲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爲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逖逃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作梨）盧敖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爲倍俗，去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悻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此。此

猶光日月而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峽岬也。若我南游乎罔浪之野，北息乎沈隴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須臾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一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止。喜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而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蟹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效，慚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尙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况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迹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飯一杯，數月不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爲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竇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爲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爲蟬，羽翼旣成，不能復化爲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慚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病，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

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怒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焦，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爲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其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今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今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沉人，尙不得生，况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之人，尙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宜見其奇，奇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輒死。世見文摯爲道人也，則爲虛生不死之語矣。猶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虛，故文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爲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卻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

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父識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柏廩。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于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爲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尙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怕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尙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况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虐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卻老之方，又各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是游射之驗，然尙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也。况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况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活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爲奇怪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反壽。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爲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恆人殊食，故與恆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爲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爲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爲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尙未可謂壽。况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爲氣，猶草木生以土爲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噦氣，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自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脣，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胸爲憤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脈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脈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脈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

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溼，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脍，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脍，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稷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羸。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羸若脍。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爲長夜之飲，糟邱酒池，沉湎於酒，不啻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堪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羸羸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

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鈎，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仗力之主，致仗

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鳥之祐，高祖有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而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而高祖之相，瑞明於魚鳥，天下義兵，並來會漢，助疆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流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燒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胸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着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

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時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爲桀，紂小之則爲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爲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沈湎於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臚，倡樂在前，乃爲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臚，倡樂在前，乃爲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臚，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虛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僕而相逐其間。是爲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僕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共浴於酒中，而僕相逐於肉間，何爲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僕相逐於肉間。傳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夫言用酒爲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爲林，即言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沈湎覆酒，滂施於地，即言以酒爲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爲邱，懸肉以林，則言肉爲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僕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邱酒池，懸肉爲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楨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璧（一本作圭）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翦不斲，增之也。經曰：『禘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燔燒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爲夾輔，刻周青臣以爲面諛。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爲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燒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爲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

傳語曰：『叮叮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悲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叮叮。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荆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擯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爲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

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閭，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爲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爲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閭。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叮叮也。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笑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爲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爲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爲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誰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竇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之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剗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剗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臟輒死。何則？五臟，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著之於頸，奈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衛。」或言：「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斂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或以爲虎，或以爲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言斂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爲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同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摧爲三。况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劍者，行寢石懼而斫之，可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椎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斂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

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遂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寶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並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于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于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芻戎，要擊於崤塞之下，芻戎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芻戎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余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謬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則其足痛，寶不進，己情不達，泣涕，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

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况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草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胸，鋒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擲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尙不能入尺。以荆軻之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擲銅柱，能一有擲字，猶出一尺乎？此亦或時匕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于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尙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當。聖人材優，尙有弛張之時，仲舒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爲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於上。

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爲美，鑄以爲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爲蘭服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鑿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鼎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爲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爲鼎也，其爲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爲遠方貢之爲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爲禹鑄之爲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爲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爲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罍也。雷罍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瑯琊，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奔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邱社亡，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爲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於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爲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猶太邱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邱社去，皆自有爲。然鼎亡，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時周亡之時，將軍摎人衆見鼎盜取，秦人鑄燂，以爲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

欲言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文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聞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語，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怵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

尙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十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僂跛踵之輩，並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尙書云萬國，喪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順）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后稷始受郅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血脈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尙書言萬國，詩言千億。

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

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准况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

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困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邱陵之上不澁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實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鄙，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言闐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

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賢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笑堯之德也。

尙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殿士卒，皆賣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土傷，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實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兩星不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似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

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賈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况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時，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尙未可謂盡得實；况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沈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游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絃歌之聲。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造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

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毋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材勅，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勅，懿子小材也，告乃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俱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勅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願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嘗言得之？願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嘗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獨富貴當言得耳！何也？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爲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耶？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絏；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絏。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誓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絏也。何則？世間彊受

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怕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寃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婁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己。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實小過以大過，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寃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

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予於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念，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其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而已，無爲政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概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長短，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命短，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

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也，不攻何哉！

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一作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會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會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烧溺人，壇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烧溺我，牆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會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邪？案諸臥厭不寤，未皆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天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生死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惟命未嘗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尙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聞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己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至。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凰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凰爲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

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王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裸國，裸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己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僞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欲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冀，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

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言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祐。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體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夫曠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况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

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鬻車以爲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竇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其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辯。』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使諱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

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辟未爲不善，尙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辟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辟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辟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爲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臣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爲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爲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欲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辟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辟，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辟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弗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尙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尙及佛辟，未甚惡之狀也。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尙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任，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爲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

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僞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循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躡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爲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

表式其間，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強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強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聞不爲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功之有益也。

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爲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強兵，此法度也。秦之疆，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強弱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辱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強則奮威。秦以兵強，威無不勝；卻軍邊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強助也，助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帝極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畫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呂后議，進不過強諫，退不過勳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閭，卻強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有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強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知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爲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惡，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

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共仕於齊，猶段干木之仕於魏矣。性行清廉，圖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知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樸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不能使勸；人所不能爲，誅以禍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懦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

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驚，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疎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

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爲善哉？以爲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攔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攔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會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問之，以非繆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爲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問，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攔之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

城之吏，而以耳定寔，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寔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寔，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寔。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刼也。』夫魯君所以刼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鄭之以掌也。御者無術，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

龐攔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之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止，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攔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寔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燦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而不明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濶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闕，其勢必濶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濶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濶人也。濶於水，不賣水而咎己者，已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刼於臣，已失法也。備濶不闕水源，防劫不求巨姦，韓子所宜用教己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子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尚亦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己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餽，辭曰餽，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金餽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己無功，若己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己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况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己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可以爲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

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鼓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晝，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絕意無冀；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

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備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時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以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言又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生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有人於此，毀瓦鬻墼，其志將以

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不必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買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尙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尙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也。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土，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纘，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蹙曰：「惡用是覩覩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覩覩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罪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譴鵝曰：「惡用覩覩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覩覩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卽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臙至，不當食也。今旣食之，食其爲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恥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仲

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潔廉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屨繼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哲議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纒，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哲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爲誰，粟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中之槁壤，飲盜宅中之黃泉，蚓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徒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齋食而行。鵝臙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爲飯者，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殖，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修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臥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牆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牆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牆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煙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上極天乎？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鼇，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鼇，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強弩利矢，不能射也。

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溟滓濛濛，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尙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銷煉五色石補蒼天，斷鼇之足以

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尙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雖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士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稗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真僞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面，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以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皆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河，怪奇之物，金玉之琴，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上，會稽、鄞、鄞，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尙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尙多，東方之地尙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譬矣。夫如是，鄒衍之言非也。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

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

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終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南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煙，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由此考之，則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障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

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各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者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所其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則得無夜，常爲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

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爲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遠，視天覆若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

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檠，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在，察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埤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况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

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爲高，南方爲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一有下字）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

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竇論之，日中約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上，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二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

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上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旣以火爲效，又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

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穀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行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鄰國接壤，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烏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耶？且問儒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爛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尙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爲有鳥，月中何爲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陰強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強，乃能乘凌。案月晦光，

既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月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焉變，及其焉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旦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與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筐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實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並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大小，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殊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

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况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爲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卽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並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燋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燋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實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實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實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實爲星，與史同焉。從平從望泰山之巔，鶴如鳥。鳥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鳥之類也。數等星之實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狀（墜）遠失其實也。如星實審者，天之星實而至地，人不知其爲星也。何則？實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實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爲之也。人見鬼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徒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

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

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著其實也。其言與兩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兩俱？夫如是，言與兩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兩俱？

又傅公十六年正月戊申，寶石于宋。左氏傳曰：「星也。」夫謂寶石爲星，則謂寶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寶，爲星則寶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寶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塌。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寶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兩俱，兩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爲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寶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寶，則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失其實。寶者辛卯之後，星寶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嘗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泰山也。」泰山兩天下，小山兩一國，各以小大爲近遠差。兩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爲兩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爲雲，雲繁爲雨，猶甚而泥露濡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爲之非天如何？夫兩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蒸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答佞倖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爲佞，以取富貴？」曰：佞人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知取爵祿者，不

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効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爲獨以情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奸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性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懸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驗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

之巧者，謂之佞人。聖人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爲賢，非者爲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歎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黃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爲從，強秦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爲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強；三秦稱橫，則秦強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敘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禩，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爲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覺佞之篇曰：『人生好辯，佞人言利；人生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僞而伺其奸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之昏，蔽惑不見。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魚者知其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脈。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辯，佞人言利；人生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設節者可知，飾僞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含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辯，人君好辯，佞人學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稱上。上奢己麗服，上儉己不飾。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廷之行，察共親之節，明事君之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

見奸僞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恆，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身爲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爲毀之？苟不利於己，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將，不毀於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聲顯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己，欲故廢不言，常騰譽之。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臥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鬥，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榮顯，爲世雄傑。深謀明術，深淺不

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爲佞者，皆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廬君，陽寢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爲僇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牆，狸步鼠竊，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盜易知，人君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並不能實，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誤設計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忠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墮落，則詆訾儒生以爲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爲繩表也。儒

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文非所習之，業非所嘗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己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粟粟，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

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則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己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勅，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

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賁育當敵，不待輔佐。使相將知力若日之照幽，賁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

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滯，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闕，所能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廷。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修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

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以羞恥，期於成能名文而已。

其高志妙操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泊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闡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徇今不顧古，趨讎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闕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焉，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間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

齊都世刺繡，恆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爲，異事詭手，暫爲卒睹，顯露易爲者，猶憤憤焉。方今論事，不爲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有爲。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

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爲幹吏，以朝廷爲田畝，以刀筆爲耒耜，以文書爲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爲能，知賓客以暫爲固，不知儒生以希爲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

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

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拙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於下第。法比令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

或曰：『固然，法令法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忠。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滌泥者以水，燂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未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

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士致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

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爲。禹決江河，不秉鑿錘；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鑿錘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爲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搗經，窮竟聖意；文吏操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爲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穎，出穎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爲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

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誦，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己，勉赴

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吏，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賣錢百，並爲禮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爲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爲財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爲掾吏，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尙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爲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恆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非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恆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恆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

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爲非，而文吏有爲姦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爲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慚，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爲主人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之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餼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餼人之祿，故曰素餼。無道藝之業，不曉政事，於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餼者也。居政食嘉，見將傾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直言。

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卻，爲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爲將貪官顯義，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位素餐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爲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踈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廓無人者也。

或曰：「文吏筆札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煩事，雖無道學，勛力材能，盡於朝廷，此亦報上之效驗也。」曰：此有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賣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牆壁也。屋廡則用斧斤，牆壁則用築插，荷斤斧，把築插，與彼握刀持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牆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爲官作，刀筆斧斤，築插鈞也。抱布買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買祿，文吏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盜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爲長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盜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盜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奇也。

蒸所與衆山之材幹同也。代以爲蒸，燻以火，煙熱究浹，光色澤潤，炳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恆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飭，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踰多矣。物實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之術者，強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

穀之始熟曰粟，春之於曰，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囊鑄鑠，乃成器。

未更鑄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春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矐矐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槩，枘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蠹苴之物也，彫琢刻削，乃成爲器用，况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

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廷，檀栾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鎌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之治名穀蠹，穀蠹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廷，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蠹，不能招吉也。能斲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埴，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

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司之陳籩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飯黍梁者饜，殮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爲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廷，有益不鈞。鄭子皮使尹何爲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曰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

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爲短，未實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備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爲短，不悟於己未足。論衡訓之，將使懷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闇不覺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爲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爲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爲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儒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禱國幾載而至於殷，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亡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爲遠，秦則漢之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爲人者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迄今幾載，初受何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最蔽人也。

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籍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爲貴也。事不曉，不以爲短，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爲誰？彼將應曰：『伏犧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孔子作象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犧所作，文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漢與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一篇，名爲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尙書家曰：『今旦夕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

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尙書諸篇皆何在，漢興始錄尙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大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六十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

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末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尙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與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秋乎？制作以爲經，乃歸春秋也。

法律之家亦爲儒生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臯陶作獄，必將曰：『臯陶也。』詰曰：『臯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文孝之時，齊太倉令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爲父上書，言肉刑一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經禮，律言盜律何？

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咎也。

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惘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爲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鴈何帝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旨？挂蘆索於戶上，畫虎於門闌，何故？除牆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褭上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閭，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玉杖，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簪，不賜鳩而讀鳩杖而不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五，何故？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右，舞劍於左，何人？備著鉤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廓，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廓，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剝互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卿便給之准，无一闕備，皆淺略不及，偏駁不純，俱有闕道，何以相言？

效力篇

程材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或問揚子雲曰：「力能扛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事者，與彼扛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疎通。故博達疎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強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強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此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

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尙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

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徵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兩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一有「曰」字）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

世稱力者，常衰焉。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禹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

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胸中之才

茂（一有「無」字）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聚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迹，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勛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方無助，以力爲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強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強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強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卻，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卻退竄於巖穴矣。

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不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澗決洩，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涉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深，何時得達？夏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胸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

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強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悲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一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

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

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革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爲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堦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碇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強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苾瓠不能傷；篠籥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籥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苾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強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勛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強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抗，自術者賈賤不憚，案諸爲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

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掘地者，跖踏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功，而樊鄴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撥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甯。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戰功，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勛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藏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

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爲形，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不推類以况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帛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

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癡，癡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癡者也。儒生不覽，猶爲閉闇，况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闇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祕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况遊於道藝之際哉。

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川鹹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讖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

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覺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繫

牕啓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月也；助以傳書，猶牕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牕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胸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墻穴臥，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戶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

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尙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戒，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強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

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糶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

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脉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遠廣博者，孔子之徒也。

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衰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習博識，無頑鄙之譬；深知道術，無淺隘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

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空氣在廚，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醴，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

劍伎之家，鬪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鬪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政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聽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

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寶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一有「力」字）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况辨照然否者，不能別之乎！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法祖修，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保蟲三百，人爲之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暗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保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蹴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爲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將相長吏不得，若有扶風蔡伯喈、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爲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董仲綬，知爲儒臯，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

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旣中寶，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名曰核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

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繼，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爲體內藏，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繼，豈聖國微遇之哉！始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言，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矧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與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撥以論說，此爲醫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倣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文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爲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縵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帶長狄之項，跣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不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

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

羨於玉，鑽龜者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鳩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倣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侏也。

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繼，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尹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強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

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與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論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札爲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鼂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水之陳說，唐林之宣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夫鳩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

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記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爲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讀也。豈無慶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遠，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未有周長生。

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揚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遠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爲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紀元於魯之義也。

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意雖奇，論者猶謂稗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卻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爲尙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賭王庭之義。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

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

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爲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誓言之徒，言事羸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濇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階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蒼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進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員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

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騫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胸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忘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之帝，立千里之迹乎？

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闇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蹠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

教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沈滯之留。沈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

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強勁，車以爲軸，駟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也。不崇一朝，輒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閭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

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焱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焱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焱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

且圖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纔微輒停。方物集地，壺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爲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爲災，麒麟爲瑞，麟有四足，尙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遠？故曰：鸞飛輕於鳳凰，兔走疾於麒麟，鼯躍躁於靈龜，蛇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成，明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

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久在鑪炭；鉞鋒利刃，百熱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邊，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醴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爲身累也。

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一有「能」字）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備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胸腹之內，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己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餐之謗，誼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楮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溫篇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渥盛，凋物傷人。夫寒溫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溫，則知胸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之氣，未必更寒溫也。胸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胸中之氣，不爲喜怒變；境內寒溫，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爲小發不爲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

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在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闔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均等，

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

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寒溫，故溫氣應之。怒者慍恚，慍恚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怒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壤，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

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洒洒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爲變也。如用刑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爲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萬戶失火，煙燄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

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爲，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圜圍空虛，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爲明矣。

人有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爲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如審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

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若順，燠溫恆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遽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自然無爲；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曰道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

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罰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寒若溫，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烈光，旦雨氣溫，旦暘氣寒。夫兩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兩旦暘反寒，暘旦兩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謹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爲政失道，天用災異謹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爲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

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予乎！』災異爲譴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脈不調，人生疾病；風寒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鬯，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勻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者，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袁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

夫天道，自然也，無爲；如譴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天宜爲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溫，爲寒爲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探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

鼓琴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爲誤，非也。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爲驕，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爲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爲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

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

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曩洿，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曩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章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色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

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爲言間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當，寬惡也；天復爲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傲。』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况肯譴非爲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聖賢以善返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

孝武皇帝好僂，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僂僂（宜讀爲「飄飄」字）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爲，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僂僂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則天之不爲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竇嬰灌夫疾時爲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效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俱僂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之性，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

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變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

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爲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人，人爲羣黨也。如東罪人以詣吏，離惡人與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膽無鹹淡之失也。今刑罰失實，不爲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爲寒於寒，爲溫於溫，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謹告之言，疑乎必信也。

今煥薪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願可言人今爲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爲人君，爲寒爲溫，以謹告之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政，天爲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爲政教，猶樹物收穀也，願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爲災，乃言天爲異以謹告之，不改爲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斃裂，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爲謹告誅伐，猶爲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

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謹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卽不爲謹告，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謹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謹告之言信也。予之謹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爲，轉爲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謹告，譽天之聰察也，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謹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

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於文祖，不言受終於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於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無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能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鍾，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牟起舞，使天雨也。商牟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蚯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空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

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乃

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狼貪陰賊之日至矣。

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雉，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

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含天之氣，以天爲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爲，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爲輶杠之杠）杆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綴旒也。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

夫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或作「筵」）不能鳴鐘，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鐘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天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氣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

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降霜，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

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撥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員圖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未平，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篋，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政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况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

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沈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堦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僂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

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爲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尙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己之冤，以天氣表己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爲須賈所讒，魏齊僂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雖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讎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

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

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牆自壞，誰哭於秦宮。位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牆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牆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壞，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

因類以及，荆軻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黃高欲殺高祖，藏於人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尙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黃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烏尾，周楚惡之。繼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暑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雩，久暘爲旱。旱應亢陽，雩應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兩頗留，雩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雩之時，人君未必沉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而一雩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

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

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暍，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澁。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

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

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擊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况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

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費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求出其泣，惠人終不之隕涕。夫泣不

可請而出，兩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爲之流涕。蘇秦張儀說國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爲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兩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

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雩？審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

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慙慙，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

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艷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則外雩而內政，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

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賤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語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豐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畜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修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祇取災焉。

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在宣，公牟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

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喜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尙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尙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惓惓之意，歡忻，惓惓以玉帛效心。

歡忻以鐘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盡已惶懼，闕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鐘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砥不廟厲，欲求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爲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魯之。』魯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爲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鑿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漭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漭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漭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爲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今儻攻土，令厭水平？

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也。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兩者，水也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爲雨類也，孰爲親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

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政政，春秋攻社，道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

大雨久漘，其實一也。成王政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

月令之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僇辱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爲之，厭合人意。今致兩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苟以爲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皆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破螺蚌，爲得其寶。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塹，榜驅內於塹，塹，把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攻陰之類，兩安肯霽？

尚書大傳曰：『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爲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大水不實，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爲戒也。公牟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尙生，仲舒未死，將難之曰：『久雨漘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

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爲沈溺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爲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漘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

原夫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兩？夫一暘一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爲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臥，雨猶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臥，旱猶自雨。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漘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

以知不如人有瘴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身行，終不能救。使醫食藥，冀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

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不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攻，說者用意異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之，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爲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疑意，行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鳴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之，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爲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擊上也。

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大盛。雨漑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於社，同一義也，俱爲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鈸，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天道難知，大水久漑，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爲攻之，故攻毋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

朱絲如繩，示在賜也。賜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脈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走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卻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上勝水之威，卻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

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臥（幄字一本作「据」）以俟其時，無惻怛憂民之心，堯

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爲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始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鼉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薰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雉乎。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牆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無雲雨，况爲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有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

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一有「感」字）酒漶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

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爲不能感天？一也。

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銷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鈎，摩以向日，亦能感

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爲比，二也。

齊孟嘗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爲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鷄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僞象致，三也。

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擊地爲堦，以盧爲柳，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

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古久遠，間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

頓牟掇芥，磁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真，當與磁石鉤象爲類，六也。

楚葉公好龍，牆壁孟梓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

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臥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

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僞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冀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

此尙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

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

此尙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

將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

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泣涕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

此尙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

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

旣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塗靈芻車，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

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蹙出水，雲雨乃至。

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間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惚矣。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樟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

駁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

遭虎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采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狂勃，食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肯，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肯，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卻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爲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

或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肯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爲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爲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

水中之毒，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爲變？魯公牛哀，病化爲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爲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水火害人，人爲蜂蠆。

所螫，爲毒氣所中，爲火所燔，爲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豬，牛象熊羆，豺狼蝮蠆，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爲變，螭蝮，閻虻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之貴，百姓饑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不處苛政。

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保蟲，毛蟲饑，食保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爲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平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爲怪。

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澤之中，不爲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爲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爲變，應上天矣。

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墻，其後果薨。魯昭公且出，鸛鶴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爲長沙王傅，鸛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爲梁王傅。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鴟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鴟，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宏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爲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鸞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域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謂白布，豪民滑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爲穀害，或時希出而豐爲害，或常有而爲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

魯宣公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蝗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盡變化，不常爲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穀，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

保蟲三百，人爲之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俱爲蟲而相食，物何爲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爲變，不自謂爲災。』凡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染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染鄉部吏常伏罪也。

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糞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可免爲姦。何則？蟲無從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蠹，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蠹不爲怪，獨謂蟲爲災，不通物類之實，聞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

蠱，蠱若蛾矣；粟米蠶熟生蠱。夫蠱食粟米，不謂之災；蠱食苗葉，歸之於政。如說蠱之家，謂粟輕苗重也。

蠱之種類，衆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蠱，醃醬不閉有蠱，飯溫溼有蠱，書卷不舒有蠱，衣襪不懸有蠱，蝸疽螳螂蠟蝦有蚋，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得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將謂三蟲何似類乎？

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蚊虻之類，蝼蟻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食細弱，知慧反頓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獨謂蠱食穀物爲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性也。然夫蠱之生也，必依溫溼。溫溼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蠱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蟻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學矣。夫春夏非一，而蠱時生者，溫溼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爲姦，失事實矣。

何知蠱以溫溼生也？以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蠱不生；溫溼蠶蠶，蠱生不禁。藏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蠱不生；如不乾暴，閤喋之蟲，生如雲烟。以蟲閤喋，准况衆蟲，溫溼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污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爲蠱，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蠅可以爲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

案蟲害人者，莫如蚊虻。蚊虻歲生，如以蚊虻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爲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虻食人，尤當爲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爲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爲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爲災？且天將雨，蠃出蚋蜚，爲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暑，人察貪吏之操，又見蟲災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爲致也。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麒麟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麒麟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鬣而角。』鬣而角者，則是麒麟矣；見其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於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似鬣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鬣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獸狀如鬣，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麒麟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皇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鬣戴角，則謂之麒麟，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

戴角之相，猶戴牛也。顛頊戴牛，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戴角，即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麒麟，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麒麟，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恆庸，反類聖人。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麒麟，骨體不似，恆庸鳥獸，毛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自見鳳皇麒麟，輒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臯陶馬口，孔子反字。設後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字，尙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

桓君山謂揚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己，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揚者，尙復不能知；世儒懷庸庸之知，齋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麒麟。世人名鳳皇麒麟，何用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麒麟，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

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麒麟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整聞，而輒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

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自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知？」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侯，若子貢尙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

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麒麟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麒麟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爲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鳳皇麒麟，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鸚鵡同也。鸚鵡非中國之禽也；鳳皇麒麟，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鸚鵡惡，鳳皇麒麟善乎？

或曰：「孝宣之時，鳳皇集於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麒麟同性，鳳皇見，羣鳥從；麒麟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麒麟，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麒麟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

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皇應宣帝之時，佞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

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隨多者效鳳皇，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用和多爲妙也。龍與鳳皇爲比類，宣帝之時，黃龍出於新豐，羣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爲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蹠橫行，聚黨數千人；伯表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

或曰：『鳳皇麒麟，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爲不可知？鳳皇麒麟，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麒麟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之瑞，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

或曰：『鳳皇麒麟，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於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恆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

龍或時似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於沛國蘄縣。宣帝時，鳳皇集於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言俱集，附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

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皇之至也，猶赤鳥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鳥復有類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

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佔下產出也。萑荑朱草，亦生在地，集於衆草，無常本根，暫時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

夫鳳皇麒麟，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麋，謂之麒麟，亦或時生於麋，非有麒麟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鵠鵠，毛奇羽殊，出異衆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麒麟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麒麟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

同類而有奇，奇爲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生禹，瞽瞍生舜，舜禹，鯀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能得嘉禾，恆見粢梁之粟，莖穗怪奇。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

種類無常，故會哲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有千里，不必麒麟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鷦。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爲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稱類也。

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爲和，遇惡而爲變，豈天地爲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物變化，猶春則鷹變爲鳩，秋則鳩化爲鷹，蛇鼠之類，輒爲魚鼈，蝦蟆爲鶉，雀爲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爲老父，授張良書，去復爲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麋爲麒麟，鵠爲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襄姒玄龜之子，二龍祭也，晉之二卿，熊羆之裔也，吞燕子葦苴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以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禮變化論之，鳳皇麒麟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爲當同？

案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凰。雄鳴曰卽卽，雌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矣，於彼高岡；鳳凰鳴矣，於彼朝陽。華華萋萋，雝雝喈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卽卽足足』，詩云『雝雝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同，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

案魯之獲麟，云有鱗而角。言有鱗者，色如鱗也。鱗色有常，若鳥色有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爲鳥，云其色赤，赤非鳥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鱗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鱗。鱗無角，有異於故，故言有角也。夫如是，魯之所得麟者，若鱗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鱗不言色者，鱗無異色也。武帝云得白麟，色白不類鱗，故言有鱗。正言曰麟，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真貢獻，麟狀如鱗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鱗，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鱗大小相倍，體不同也。

夫三王之時，麟毛色角趾，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準後世，麟出不必與前同明矣。夫麒麟鳳皇之類，麒麟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況後，當復出鳳皇，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麒麟，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何？

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鱗而角者」。時誠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天下同本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麒麟，必從而疑之，非恆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麒麟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鸚鵡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聖獸，亦與恆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爲富貴表，不爲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麒麟，何知其非恆鳥獸？今之所見鸚鵡鱗之屬，安知非鳳皇麒麟也。

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爲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麒麟，亂於鸚鵡鱗鹿；世人不知，笑玉隱在

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麒麟以仁聖之性，隱於恆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爲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孝明宣惠，衆瑞並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麒麟，連出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

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麒麟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麒麟，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麒麟，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舜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大小，毛色足翼，必不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况衆瑞，無非真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洽而衆瑞溱。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麒麟皆真也。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麒麟爲聖王來，以爲鳳皇麒麟，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麒麟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麒麟，此言妄也。夫鳳皇麒麟聖，聖人亦聖。聖人栖栖憂世，鳳皇麒麟亦宜率教；聖人遊於世間，鳳皇麒麟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麒麟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麟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

凡人操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己。案人操行，莫能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麟獨能自全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尙不相知；

爲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爲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麟豈獨爲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麒麟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麟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麟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皇麒麟，失其實也。鳳皇麒麟爲鳧舜來，亦爲宣帝來矣。夫如是，爲聖且賢也。

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麟亦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己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而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

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爲聖來矣。刺葉破卵，鳳皇爲之不翔；焚林而敗，漣池而漁，龜龍爲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刺卵破，屏竄而不翔；林焚池瀕，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

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麒麟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

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夫鳳皇麒麟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麒麟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爲瑞，人生爲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麒麟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一有「出聖物遭」字）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

夫鳳麟之來，與白魚赤烏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烏，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麟爲聖王來，是謂魚烏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麒麟，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麒麟何以爲太平之象？鳳皇麒麟，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

夫鳳皇麒麟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各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赤烏，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鳥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

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鸛鶴來巢，占者以爲

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爲長沙太傅，鵬鳥集舍，發書占之云：「鵬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夫鳳皇之來，與野鳥之巢，鵬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鵬鳥之巢，鵬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鵬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吉凶之人來也。猶著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著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著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不爲天使，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

夏后孔甲，敗于首山，天雨晦冥，入於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遇遭雨而廢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廟。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觀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箕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頽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麒麟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笑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麒麟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微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也。風雨雖過，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褒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

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褒增過其實也。若夫箠脯，芟莠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

儒者言箠脯生於庖廚者，言廚中自生肉脯，薄如箠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廚生肉箠，以爲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爲之也。能使廚自生肉箠，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箠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箠以風之乎？廚中能自生箠，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塞物乎？人夏月操箠，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箠不鼓動。言箠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足以塞廚中之物，何須箠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象生肉足。論之既虛，則箠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

儒者又言，古者芟莠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莠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莠，於十六日日一莠落，至月晦莠盡，來月朔一莠復生。王者南面視莠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擾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莠以爲日數，何不使莠有日名？王者視之莠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芟莠之生，安能爲福？夫芟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霽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芟莠違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莠成而以秋末，是則秋季得察莠，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莠，於十六日莠落，二十一日六莠落，落莠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來莠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莠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莠生，以知日數，匪謂善矣，今云莠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芟莠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莠，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莠數。夫起視堂下之莠，孰與懸曆日於展坐旁，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莠草也，王者之堂，且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莠，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莠？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

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

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爲平矣。卽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若心聽（一有「獄」字）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未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爲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臯陶、鯀也。

儒者說云，鯀者，一角之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蓋斯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臯陶敬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鯀則復屈軼之語也。半本二角，鯀一角，體損於羣，不及衆類，何以爲奇？鼈三足曰龜，龜三足曰賁，能案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半，何能聖於兩角之獸？狴狴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爲二。或時鯀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臯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鯀觸人則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有所知，如以鯀能觸謂之爲神，則狴狴之徒皆爲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鯀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尙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鯀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尙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鯀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

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

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見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秋爲收成，冬爲安甯，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和氣之名也，恐非著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爲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

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曰：「醴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爲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著於樹木，不著五穀。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溼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著樹木。察所著之樹，不能茂於所不著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聖賢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爲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誇，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爲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滅除，空憤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

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夏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未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爲也。

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皆爲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

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

所以爲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爲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隣。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隣，善義也。爲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爲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爲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

人之瘟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瘟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徵政治，賢人瘟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疆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疆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

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月亦一食。食得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烏帑，周楚有禍；緜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爲，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糶在市，一貴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價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

並至；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爲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常階平安以升遷，或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黜也。以今之長吏，况古之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饑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爲故，自然焉在，無爲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爲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爲利欲之爲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爲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爲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烟，雲烟之屬，安得口目？

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爲。有欲故動，動則有爲。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爲？』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自然無爲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爲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爲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

故難，已得仲父，何爲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

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爲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

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不爲不成，天地出之，有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之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記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

草木之生，華葉青蔥，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自爲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

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腴，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

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僞，故一見恍惚，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大，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握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然者，宋人之徒也。

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溥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鑪，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己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雨，物之莖葉根垓，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集。

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蒸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秦法，欲爲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

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尙不能譴告，况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頓覺。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繩德行而民矇矓，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癡，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疑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况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攻，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

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玄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

天爲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把李實提桃間乎。

牢曰：『予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爲蜚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溫譴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謹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爲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爲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後雨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爲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有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

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

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讖，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尙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恐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爲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電折，苟謂秋夏之雷爲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爲天怒，兩爲恩施。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兩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並至乎？

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爲雷雨乎？堯時大風爲害，堯繳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爲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爲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謂雷雨爲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爲之乎？此雷雨之難也。

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也。」

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

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漢張霸造百兩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拉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謹告也。所謹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雷雨之息，何其早也？

又問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庶衆。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流爲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秬鬯之所爲到，白雉之所爲來，三王乎？周公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爲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爲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

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簣，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爲跪者，大夫之簣。』而有曾子感慚，命元易簣。蓋禮大夫之簣，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簣，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己非人君，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况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卻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

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

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卽與，曹下案自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臥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

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與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假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爲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爲不賢。反坫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爲。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

以見鳥跡而知爲書，見蜚蓬而知爲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惑，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慚，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鈇殺華吳於宋，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華臣備之。國人

逐瘦狗，瘦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爲左師來攻己也，踰牆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瘦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倉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寞，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

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與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

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夫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小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彊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

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夭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

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蛭蜚蠕動，跂行喙息，無有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爲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蒹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

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僂者抱關，侏儒侏儒。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僂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世，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交犧之前，人民至質朴，臥者居居，坐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交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敢恐怯，彊欲凌弱，衆欲暴寡，故交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時，人民文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狎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前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

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

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

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為累，行墮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為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為食。餓人笑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為郡決曹掾，郡將擣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為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為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為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為後；又况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

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鶻賤鷄，鶻遠而鷄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

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

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既得天下，無嘉瑞之美，若『協和萬國，鳳凰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卽生聖人；聖人之治，卽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喪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堯舜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經有喪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

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協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凰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並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大小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也。有虞之鳳皇，宣帝以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並至。夫德優故有可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堯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明，承光武，襲孝明，有浸艷盜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堯禹，下何以不若

成康世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尙爲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以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則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哉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

且夫太平之瑞，猶聖主之相也。聖主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爲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凰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爲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鳥河圖者，假前瑞以爲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凰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祐不同也。周則烏魚，漢斬大蛇，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冑之路也。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歡牛馬，不笑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凰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稷爲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凰，何以效實？問世儒不知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凰，何以知之？既無以知之，

何以知今無鳳凰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凰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爲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知之。况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

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甯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洽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洽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凰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於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凰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與子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靈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凰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凰，亦致麒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本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爲前世者溼，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並時猥出。漢亦一代也，何以當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生漢世，可裒增頌歎，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稱古，譁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賢，睹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

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懼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宏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而習之，將襲舊六爲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城，三代隘辟，厥深跨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

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今上卽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甯，物瑞已極，人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修仁，歲遭暉氣，穀頗不登，迥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治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婁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附，今履商舄。以盤石爲沃田，以桀暴爲良民，夷埴坳爲平均，化不賓爲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國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與兵，怨讎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

紂爲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伐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爲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君。夷齊恥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爲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道，無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濤易以爲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爲西伯，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於淵濤，爲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無優？

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敗，天下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譎取殷哉？

或云：「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齊宣王憐鬻鐘之牛，睹其色之殷，鯨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殷，鯨，袒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閭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刃王莽之死。夫斬赴火之首，與黃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羨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酈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寬狹誰也？

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黃飲，酒舍負饈，及醉留臥，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蛇媪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輒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旦生，鳳凰集於城，嘉禾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春陵氣，鬱鬱葱葱，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王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起，不聞奇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契母咽鷺子，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魚鳥，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凰一至，凡諸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玉棂，武帝黃龍麒麟連木，宣帝鳳凰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龍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龍並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

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集，以爲王者生稟天命，性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爲薄，再則爲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審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所稟厚也，絕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亡，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錫，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夏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

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倮入吳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爲荒服，越在九夷，屬衣關頭，今皆夏服，褻衣履舄，巴蜀越襦，鬱林日南，遠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

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於嬖巫，楚王英惑於俠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氏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法。隱彊侯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令上悔思，犯奪爵土，惡其人者，憎其胥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疆弟員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爲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立後，恩已衰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何則？並爲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之統，非聖王之義，失承天之意也。隱彊，臣子也，漢統自在，絕滅陰氏，無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

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流於不毛，怨惡謀上。懷挾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明加恩，則論徙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思莫斯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高祖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遠此。穀登歲平，庸主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恆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俊又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餒。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無劫奪之姦。以危爲寧，以困爲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與湖涯。挺先釣，爵後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爲盟。

盤動見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捫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撥攬，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爲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卻上得黃金寶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昇賢等金直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官湖中，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昇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

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爲酒罇，後爲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爲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爲聖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楮見，金之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纖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正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爲瑞也。圯橋老父，遺張良書，化爲黃石。黃石之精，出爲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色鈞，皆土瑞也。

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也，蓋紫芝也。太守沈豐，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悅，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下並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雅，瑞應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栢梅李，葉皆洽薄，威委流瀟，民嗽吮之，甘如飴蜜。五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去泉陵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俠山，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爲八，出移一時乃入。

宣帝時，鳳凰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詔侍中宋翁、翁一曰：「鳳凰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爲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令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免冠叩頭謝。宣帝之時，與今無異，鳳凰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爲界，零陵在內，猶爲近矣。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黃龍見於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爲四，漢竟土德也。

賈誼創議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尙黃，數以五爲名。」賈誼智囊之臣，云色黃數五，土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維夏盛時，二龍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諧偶也。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並出遨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爲，隨德是樂。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黃爲土色，位在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黃爲號。皇帝寬惠，德侔黃帝，故龍色黃，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人，故仁瑞見。仁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穴也。瑞出必由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應偶合。聖主獲瑞，亦出羣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頌筆之臣。褒頌記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問尙書曰：「尙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

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潁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王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

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曲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爲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

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如聖主不能頌，是則暗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暗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

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從橫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艷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

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陵，故有高平。或以鑿錡，平而夷之，爲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爲經

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爲鏤錘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爲乎哉？漢將爲丘。五三轉爲垮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爲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衡，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

諛者，行之跡也。諛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諛，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諛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諛，尙猶明主。况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

船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船，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采畫也。裒無疆夫，穀粟不登，國無疆文，德闡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卽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

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士，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盛。孝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明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

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弦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

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爲珍秘，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士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盜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

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論。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變而定之，漢不爲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爲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優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零，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旱禍熾，爲漢論災。是故春秋爲漢制法，論衡爲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闚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徒門庭也。

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覩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邱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尙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二十一篇，闔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弦歌之聲，文當與於漢。喜樂得闔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闔之，聖王感動，弦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

篇尙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尙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尙書以校考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邈，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橫相遣以書，書數十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

孝武之時，召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史，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臣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鱗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

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嘆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

之徒竄藏土中。殄聖賢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與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卽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

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傳書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

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佗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沈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佗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佗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

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躪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諡法所以章善，卽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諡，人猶勸懲。

惡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流傳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賣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僞，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尙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猶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歸。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

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粟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囊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爲粟米囊囊。何則。囊囊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囊敗粟棄，則

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尙生，精氣尙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悍，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爲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爲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况之，死人不能復爲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尙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

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慧；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用爲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談有所作於臥人之旁，臥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尚在，形體尙全，猶無所知；况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

人爲人所毆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爲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己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之，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爲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昏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昏亂，况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况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不知不覺，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溫，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爲冰，死魂安能復爲形？妒夫媚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鬪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禱；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愀然流涕曰：『古者不脩墓。』遂不復脩。使死有知，必恚人不脩也。孔子知之，宜輒脩墓，以喜魂神。然而不脩，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之以言語吁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歛其口，故能成言。譬猶吹簫笛，簫

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鳴之變，自有所爲，依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尙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

夫有能使不言者言，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鼻鼻之聲也。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着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食，而徒以口歆着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異於盎中之水平。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嗚呼於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黃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勳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尙在，猶嗚呼之時無嗣助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爪牙墮落，不能復嚙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者，氣適凝成，未能堅彊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爲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况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害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

雞卵之未字也，頽溶於殼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長雌偃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頽溶之時。頽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禁奪，羸弱困劣之故。

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雞犬之畜，爲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雞犬，已死重於見盜，忿怒於雞犬，無怨於食己，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爲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爲蟬者，不能害爲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

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爲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人，若爲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己之體，無兵刃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以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火猛竈中，釜湧氣蒸，精怒胸中，力盛身熱；今人之將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

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水火燒燭，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爲物則爲氣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毒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爲明矣。

死僞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軾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爲鬼之驗。鬼之』

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如以人貴能爲鬼，則死者皆當爲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爲鬼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胥之輩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己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宜知二君死當報己，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界秦，狐突以爲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干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爲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改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壇，植璧秉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卽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

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爲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否，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己與否，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問，然後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之不許己，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僞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瘡疽生癢於頭，及著雍之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哈。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吳也。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恨也。樂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死，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哈。伐齊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哈。宣子失之，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則不可哈。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闔。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哈。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爲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爲鬼，立於人旁，雖人之言，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聞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爲靈不瞑，爲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諡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諡曰成，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諡，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

何曰：此復荀偃類也。雖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諡死，氣尙盛，新絕目尙開，因諡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不瞑，與諡之爲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己，大惡也；加諡爲靈，小過也。不爲大惡懷忿，反爲小過有忿，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諡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爲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爲靈者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懷而多欲，子皙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余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况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疆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皙。子皙攻之，伯有奔。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魂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疆死者能爲鬼。』何謂疆死？謂伯有命未嘗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寃之也？如謂命未嘗死而人殺之，未嘗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寃之，被寃者亦非一。伯有疆死能爲鬼，比于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疆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鸞禮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租，

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爲鬼，必明於伯有，報仇殺讎，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紂誅死，魄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疆死，則謂疆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疆死爲鬼者，則將云不疆死之人能爲鬼。子皙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皙不能。疆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皙。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之語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翟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爲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顆之德，能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爲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顆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欒水擊其墓，見棺之前。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也，而爲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爲獨然？河泗之濱，立冢非一；水湍崩壞，棺槨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乎？欒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濱圻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冀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況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

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太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皙以長，頤以髯，銳上而豐下，握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
「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
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也。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信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而是之。秦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于羽山，人不知也。神爲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爲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爲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爲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爲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爲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爲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爲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使鯀死，其神審爲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占，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無福

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遺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爲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己，死後其神尙不能報。呂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爲酖毒，憤不知殺己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呂后，使死人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魂怒，宜如雷霆。呂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九鼎淪，必以亡者爲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懼怨家怨己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脈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殖彭越，燒殖一僂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殖，獨謂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傳后，廢其棺，取玉柩，送定陶，以民禮葬之。發棺時，臭出於天，洛陽丞臨棺聞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爲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爲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凶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保其尸骸，時不能禁，後

亦不能報。此尙微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其墓，不能出屍爲火，以殺一人，貴爲天子，不能爲神，丁傅婦人，安能爲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則謂丁傅之神，誤矣。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承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癘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

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揚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卻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卻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於篋。於是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靡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書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可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見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

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奔齊。

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以爲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諸子曰：『吾藏寶符於甯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上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爲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恤代，是爲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慶入，其母姓嬴，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爲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

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馬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筍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於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己。及己，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己；不得壓己，則壓己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己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

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上

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尙不能疾；况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煙等。案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飄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飄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臥之頃也。其覺，或尙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疾在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爲妖怪也。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臥夢爲陰候，覺爲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怪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爲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鑄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

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眾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爲妖，故石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爲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爲，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爲鬼，或爲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

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即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爲神乎？」田單卻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沈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沈之璧，其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己相見，妖氣象類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賣持之物，非真物也。祖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以秦始皇崩之歲，爲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高祖從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爲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爾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蛇，非蛇也。云白帝子，何故爲蛇夜而當道？謂蛇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爲蛇，赤帝子爲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爲蛇，或爲人，人與蛇異物，而其爲帝同神，非天道也。且蛇爲白帝子，則嫗爲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

子官屬宜盛。今一蛇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鬪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鬪也。鄭國鬪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遊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爲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爲師將，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界，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保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邪？』曰：『黃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者？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爲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

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爲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剝魚得書云『呂尙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怪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因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鑿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死氣，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竇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臥，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臥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爲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瀛

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之精也。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也，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爲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故妖死，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翹翹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一作剛）氣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令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魃，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入堂堂，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

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爲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

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蒼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而爲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

天地之氣爲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之，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爲火光。火熱焦物，故止集樹木，枝葉枯

死。洪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爲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爲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含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爲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爲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者。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爲妖也。申生爲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爲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彤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卽爲腓，病者不卽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

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公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大形也。武安且卒，妖象竇嬰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成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生爲骨肉，陽氣生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爲知，骨肉爲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蠆，或懷毒螫，犯中人身，謂獲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懣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爲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爲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脈胎腫而爲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爲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爲維邊，唯東南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烟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爲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令人毒。蜜爲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毆之。鬼者，太陽之妖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爲，流毒所加也。

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爲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賣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因爲熱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爲毒也。人疾行汗出，對爐汗出，嚮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因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合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爲蝮蛇蜂蠆，在草則爲巴豆冶（一作野）葛，在魚則爲鮭與鰓。鮓。故人食鮭肝而死，爲鮓。鮓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鳥卵魚亦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爲小人。故小人之口，爲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

諺曰：『衆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道口舌之鑠，不言拔木焰火，必

云鑠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一工，世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鳩鳥生於南，人飲鳩死。辰爲龍，巳爲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爲毒，故蒼龍之獸，含火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東南，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溼，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故毒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蠶與鳥同，故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蠶；江南地溼，故多蝮蛇。生高燥比陽，陽物縣垂，故蜂蠶以尾刺；生下溼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齧。毒或藏於首尾，故螫齧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癩；或附於唇吻，故舌鼓爲禍。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爲一類。故人夢見火，占爲口舌。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爲口舌之象，口舌見於蝮蛇，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爲言，言爲小人；小人爲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恆場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場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

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笑，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力，嬖於欒懷子。及范宣子逐懷子，殺叔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爲禍難者，常發勇力；爲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爲毒，酒難多飲；蜂液爲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好女說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卻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舌，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

賢聖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尙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然而博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待尸柩；多藏食物，以啟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

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

魯人將以璵璠斂，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爲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斂，姦人憫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不畏罪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盡比干之執，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璠之禮

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

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無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爲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孔子又謂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賤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卽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爲後用善器葬乎？

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爲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蘇秦爲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蘇秦身弗以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

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爲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質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如何？」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
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爲煩擾，則西益宅祥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質睢以爲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睢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留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足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爲敗？實說其義，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之諱？義詳於宅，略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其忌。

連相放效，至或于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他人之柩，夫徒管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在堂，不得突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爲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刑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慚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齊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慚傷，恐其臨祀，不忍歡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大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大伯還，王季辟主。大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大伯不爲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葬死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田野也，何愧之有？慚愧先者，謂身體形殘，與人異也。古者用刑，刑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爲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他人之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爲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爲惡？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爲不吉，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爲不吉，

則諸物有扶穀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異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

且凡人所惡，莫有腐臭。腐臭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臭，口食腐，心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爲忌，肴食腐魚之肉，不以爲諱，意不存以爲惡，故不計其可與不也。凡可憎惡者，若濺墨漆，附着人身，今日見鼻聞，一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澌於溝，不以爲凶者，洵辱自在彼人，不著己之身也。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爲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爲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汝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平，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卽高其戶，誰能

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避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聞而不明，文聲賢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倣倣，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後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爲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爲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爲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爲其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爲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爲修冢之人，冀人求代己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慎，勉人爲善。禮曰：『毋搏飯，毋流歔。』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調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連相倣倣，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其不避己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爲歲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怪移徙而咎起功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宥罪，大惡犯辟，未有以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冤。今巳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爲見食，此則歲冤無罪也。且夫

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爲破，不須興功起事，空居無爲，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爲，巳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爲害，動靜殊致，非天從歲月神意之道也。

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揚州在東南，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爲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西羌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西宅爲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他家乎？且食之者審誰者？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爲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爲歲月之神哉？歲月之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爲月，積月爲時，積時爲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

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則止，不爲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饑乎？且田與宅俱人所治，興功用力，勞逸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爲。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小大，禍有近遠。蒙恬爲秦築長城，極天下之半，則其爲禍宜以萬數。案長城之造，秦民不多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宜多食，聖人知其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經傳之

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雉之民，四方和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說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

且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爲已酉地有厭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培之土，能勝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燻之，金必不銷。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鈞也。五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狼衆食人，人衆食狼，敵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彊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不物，不能以小勝大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卻歲之殃，如何也？

譏日篇

世俗旣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旣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日凶，人畏凶有效；日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記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合此歷，轉爲凶惡。夫葬，藏棺也；斂，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斂與葬何異？斂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爲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羸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旣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

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歷。

又曰：『兩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己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兩也。如善日，不當以兩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兩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中，以賜爲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纖。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議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體，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體，准况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尙無禍福，况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避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各有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受禍者，未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爲祭祀設歷，不爲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

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能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尊，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爲最

尊，則櫛亦宜尊。日，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兔也。鼠不可愛，兔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誰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曆者，不可用也。

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飲食不擇日，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形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於是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爲首飾，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俗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體，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

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著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罪。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入法。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

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曆，曆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己相避，天神何爲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

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卜筮篇

俗言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讓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著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腩，可以得兆；籒葦莖莖，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爲言著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常問著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同，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

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著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令著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已思念，神明從胸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著，兆見數著。夫人用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數則吉，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己之神也；爲兆數者，亦己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爲思慮，在胸外爲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著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著龜爲若版牘，兆數爲若書字，象類

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爲以應人也。案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合報人哉。

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空叩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著而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痛，血氣湊踊，而猶爲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隨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祐，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

夫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願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爲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答，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著，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

亦反此焉。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著，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

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遇魚鳥之瑞，其曷卜爲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與，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觀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己不得專。

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墮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墮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爲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聞，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糞，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糞，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辯崇篇

世俗言禍祟，以爲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懽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結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不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賢聖之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君與事，工伎滿闕，人民有爲，觸傷問時，奸書僞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己，明舉鬼神，同意共指，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賊天之道；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獲善，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祟，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千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短長，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也，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爲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安居無爲，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溼與飲食者；當風臥溼，握錢問祟，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祟不

得命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

夫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來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居，物亦有動作，血脉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惡與人不同，故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及其游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

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者闊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謂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我所犯，抵觸縣官，罹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爲歸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必到吏日惡，繫役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劓罪推善時，入獄繫。甯能令事解救，令至哉！人不觸禍，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械徑出，未必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囚，其舉事未必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爲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己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己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會衆，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分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

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鑿錘，不更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

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家，宅盛即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泊命壽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有負凶忌之所爲也。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凌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總核是非，使世一悟。穆徒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後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於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爲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平，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略者，暴溺仆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爲移徙者又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

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之，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營堡，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繁霧蜮氣，無從橫負鄉，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

雖不移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體不過數千丈，如令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掩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西有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今正言在子位，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巳之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爲不得南北徙？丑與亥地之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

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雖則土之中也。鄒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東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此言殆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荊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兗徐揚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宅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凶，謂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王者之位，在土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徙豈能北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爲謂之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爲歲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椎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

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爲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爲衝，而南北相與爲抵，如必以衝抵爲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觸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爲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徵敗。移徙者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爲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

者，天下普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爲太歲，非獨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爲主，則午可爲大夏，子可爲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爲經所載，道爲聖所信，明審於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歲立於子，彼東北徙，坤卦近於午，猶艮以坤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徙，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曰歲破，午實無凶禍，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爲一歲，四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爲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耳？積分爲日，累日爲月，連月爲時，紀時爲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爲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爲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爲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爲之而復居甲，爲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爲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觸歲不能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往時之徙。俗心險危，死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爲田，（一有「不」字）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

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

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爲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紂，何也？

日，火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何以驗之？陽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徒言甲乙，必言子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列布五分；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中行，且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甲乙爲日之名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爲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爲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

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爲姓耶？以口張歛聲外內爲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爲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歛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名爲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爲義，若文王爲昌，武王爲發也。以類名爲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爲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

父爲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歛外內，調宮商之義爲五音，術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王父字；用口張歛調姓之義何居，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庶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嚮，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有南北；長吏舍傳，閭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宦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爲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爲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嚮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爲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恚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爲禍。如無所知，不能爲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象，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烟雲同，驅逐雲烟，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爲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卻，士卒還去，即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爲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卻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穀於庭，鷄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鷄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爲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與鷄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巡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爲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卻盜賊，不能滅盜賊所爲至之禍。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爲命絕也。殺虎狼，卻盜賊，不能使政得世治；然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猛剛者，挺劍操杖，與鬼戰鬪；戰鬪壹再，錯指受服，如不服，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鬪無以異也。病人戰鬪，鬼猶不去；宅主解除，鬼神必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不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闖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爲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

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陽之

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紂桀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短長，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媪，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天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况盛力用威，驅逐神鬼，其何利哉。

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旦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况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鬼形；今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爲一體，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蝨著人身也。蚤蝨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蚤蝨內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蚤蝨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尙不相解；况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之相達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爲人像。今解土之祭，爲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土偶人。如祭山可爲石形，祭門戶可作木人乎？

晉中行實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齋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日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惟患

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謗詛。君若以祀爲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爲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修其行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祟，謂祟未得，得祟修祀，禍繁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祟，祟得修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爲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事之，非也。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懃而已，鬼神未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爲恩義耳，何敢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敢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著天之形，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食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獸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圜坵之上，一壘粟牛，粢飴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脈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脈，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爲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脈也。

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霽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復故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煦也，雨

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于天地；祭天地，三者存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煦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已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先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堅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敬享之也。夫不能敬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無用爲禍福矣。

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楸而與之言曰：『何而染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尙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楸而梃之，斃於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妖象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染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楸擊之而已，無爲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楸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楸梃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爲怒者身存，不爲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中禮。夫神何不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梃夜姑，不可信也。

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

不能飲，一也。凡能飲者，口鼻通也。使鼻氣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飲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復飲？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也。爲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飲，三也。當人臥也，置衣物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臥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飲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修具謹潔，絜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己意以况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禘祭。』夫言東鄰不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修具謹潔與不謹潔也。

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禘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敵之福。非鬼爲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神歆祭祀，祭祀爲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備耶？將以人食爲飢飽也。如自有儲備，儲備必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備，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壹否，則神壹飽壹飢，壹飢壹飽，則神壹怒壹喜矣。且病人見鬼，及臥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繪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冀鬼饗之。其製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黃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爲審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

祭意篇

禮，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尙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

繇，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鬯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亡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大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大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醫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醫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

周書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火木，乃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爲社。』禮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霽，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霽，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爲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修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

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修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

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縣官名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以秋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爲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爲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羣神者，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已惡。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

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已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修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

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一本注音窆）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帶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尙誰爲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去。祀爲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爲不背先者，其恩猶季子帶劍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神，修與弗絕，若有禍福，重恩尊功，懃懃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曰：『侍食於』

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祭，猶禮之諸祀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也。祭祀之實一也，用物之禮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紀，尙無鬼神，况不著篇籍，世間淫祠非鬼之祭，信其有神爲禍福矣。好道學仙者，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爲清潔也。鬼神清潔於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爲人死無知，其精不能爲鬼，假使有之，其人異食，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食人之食，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爲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爲福，怒則發怒而爲禍。鬼神無喜怒，則雖常祭而不絕，久廢而不修，其何禍福於人。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則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著龜之知吉凶，著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實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邱，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

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耶？』到景帝時，濞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虞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濞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

皇仲舒，則其自爲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爲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階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溝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邱平臺。既不至魯，識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譎常人言耳。非天地之書，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由昭昭察冥冥。

讖書秘文，遠見未然，空虛闇昧，豫睹未有，達聞暫見，卓譎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故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賢者亦能，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爲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討作象著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緣象著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尙能推類以見方來，况聖人君子，才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夢孝文王后，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叢囊王葬於范陵，故夏太后別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見方來爲聖，次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年，樛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以此效聖，樛里子聖人也，非聖人，先知其方來，不足以明聖。

然則樛里子見天子宮挾其墓也，亦猶辛有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焉。竟如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樛里子之見天子挾其墓，亦

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墓旁。故樗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宮臺之兆，猶韓信之賭高敞萬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違視洞聽之聰明，皆案兆察跡，推事原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

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倉奏：『方不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筴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也。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卻念百世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鱸，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弒君，子弒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子，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尚焉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牆東，令之出聲，使聖人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溝有流澗，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人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賢聖所共病也。

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采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

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違；視聽遙見，流目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之見獸，名之曰狉狉；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矣。案孔子未嘗見狉狉，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狉狉，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之畫也。陰見默識，用思深秘。衆人闕略，寡所意識，見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蹄，猶此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術數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之類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巢居者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是也。

難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嚳生而自言其名。未有聞見於外，生輒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生知之驗乎？』曰：『黃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嚳能自言其名，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徧通。所謂神而生知者，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見之也。黃帝嚳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未就師，家問室學。人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黃帝嚳生而能言，是亦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無所師友，有不學書，是亦遊學家習。世俗褻稱過實，毀敗踰惡。世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鬻白馬，定攷寶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項託之稱，尹方之譽，顏淵之類也。』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自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曰：是欲爲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爲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狴狴知往，鴉鵲知來；稟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爲若狴狴乎，則夫狴狴之類爲獸也。僮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爲若僮謠乎，則夫僮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爲巫與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爲若巫乎，則夫爲巫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騶相過。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

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無所疑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空坐先知兩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不普，未足以論也。所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能之要也。如知一不達二，達左不見右，偏駁不純，畸校不具，非所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明聖人無以奇也。詹何之徒聖，孔子之黨亦稱聖，是聖無以異於賢，賢無以乏於聖也。賢聖皆能，何以稱聖奇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賢何以不及聖？實者聖賢不能知性，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徒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愚夫能開，精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見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能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知實篇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衆不見信。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非徒空說虛言，直以才智准况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介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遠視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以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

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乎！』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

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爲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

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爲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貨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爲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

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爲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爲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

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尙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爲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耶？實已知當復問爲人法。孔子知五經，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

主人請賓飲食，若呼賓頓若舍。賓如聞其家有輕子伯孫，必教親徹饌退臚，不得飲食。閉館關舍，不得頓賓之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空行勞辱也。如往無喜，勞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實難知，吉凶難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己。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爲無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無爲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說非主，以犯絕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佐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爲道不爲己，故逢患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己，則天下莫能用己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冀得用也。

死兆見舍，卜環鑿絕，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

孔子曰：『游者可爲綸，走者可爲繒。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不猶龍耶？』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聖者同道，精氣交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瞍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

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壇既設，筮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己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爲頓復卜三龜。如聖人不由獨見立法，則更請命，祕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不能先知，十四也。

晏子聘於齊，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玉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五也。

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實事之人也。言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十六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暗微，思慮洞達，才智兼倍，強力不倦，超踰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所不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

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爲神而卓絕？

夫聖，猶賢也。人之殊者，謂之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絕殊之名也。何以明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對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絰之色；怫然充滿手足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險，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又莒也。臣竊虞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必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絕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爲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同也。

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爲言耶？』客謂髡曰：『固也。吾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過也。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爲聖，則髡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知惠王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

楚靈王會諸侯。鄭子產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不至。趙彘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彘，且代君位。』其後彘果爲御史大夫。然則四國不至，子產原其理也；趙彘之爲御史大夫，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士德，其符黃龍當

見，後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歷以處之也。

賢聖之知，事宜驗矣。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出入，遺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寶。實異質不得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寶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絕，智相兼倍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爲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太宰時，殆三十四之時也。

魏昭王問其田蚡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之乎？』田蚡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蚡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蚡未有功，而王問蚡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爲，故田蚡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爲之安能成。田蚡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田蚡之言爲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賢可學爲勞佚殊，故賢聖之號，仁智共之。

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厭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况親炙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宰予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爲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爲賢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富貴不爲賢，命貧賤不爲不肖，必以富貴效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爲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鄰，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爛麗，面色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朝廷選舉歸善爲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嶽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衆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衆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失於衆意。齊威王以毀封卽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卽墨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大小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者賢也，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

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爲賢乎？則夫人衆所附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

矣。或尊貴而爲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爲賢君。大將軍衛青及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爲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爲輕重，則衆不歸而士不附也。以君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爲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爲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卽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恥，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爲於他，而僞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悅。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闔，下坐賤客，鼓臂爲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卽闔而孟嘗得出，又雞可以姦聲感，則人亦可以僞恩動也。人可以僞恩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可陽燧取火於天，銷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劍恆銅鉤之屬，切磨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陽燧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恆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士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是，應天之治，尙未可爲賢，况徒得人心，卽謂之賢如何。

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爲賢乎，夫居職何以爲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僞恩說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爲殿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者，效沒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故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羣臣之功，蕭何爲賞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羣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

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窳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藥，未必惠於不爲醫者。然與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藝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

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嘗死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也。故時當亂也，堯舜用術，功終不立；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邱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浮船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言難禁，復召爲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不是；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爲東郡都尉，歲惡盜盜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郡之術耶？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爲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更溫，黍穀育生，推此以况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

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貴山，荆軻醫夏無且是矣。荆軻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爲秦所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既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

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皙，孝立名成，衆

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臯陶，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作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忠，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疎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箠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箠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

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爲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卻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紲，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己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己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

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爲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國，恥有分爭之名。及太王、賣甫重戰，故其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爲賢，無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割？口饑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多者以爲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廉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

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

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爲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恬澹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非賢也。

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恠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膏之儲者，難責以交施矣。舉擔千里之人，材筴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黧黑，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况爲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後篋，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矣。

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爲善矣。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

以通覽古今秘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

以權詐卓譎，能將兵御衆爲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爲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夏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兔之犬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

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才，爲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疆之權，無守平之經；曉將兵之計，不得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爲叛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得名爲賢也。

以辯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尙多虎園齋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去辯於口，虎園齋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爲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爲言，筆書以爲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爲敏，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爲賢。太史公序以湯爲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爲賢。以敏於賦頌，爲弘麗之文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實之化。

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是則避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清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達於聖，難以爲賢矣。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曰：『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曰：『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拙，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

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

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謬也。然則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爲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胸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

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能飾之，衆不能見則以爲賢。」夫內非外飾，是世以爲賢，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謬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謬之言，定紛亂之事，惟賢聖之人爲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沈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後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刺異，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

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費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堂安

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策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不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爲也。觀文之是非，不願作之所起。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趣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尙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說尙書者，或以爲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尙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尙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尙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尙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

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尙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尙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五經總名爲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爲始皇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爲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爲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吏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傳者或知尙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尙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耶？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尙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尙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謂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章句也。有章句，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複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

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尙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肯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爲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爲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道耶？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爲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爲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爲始，是竟以備足爲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耶？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其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記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尙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尙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

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供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按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象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爲周易，則禮亦宜爲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爲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爲周也。案左邱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

說禮者，皆知禮也，爲禮何家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耶？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爲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尙書春秋左氏不與矣。

說論語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記載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知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讀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爲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

史記之名，乘檣杓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詭異意，深笑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故養終，故號爲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尙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記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邊，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尙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笑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文爲天子也。文又曰：『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使臯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爲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

僞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爲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眩者，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以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輪，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漏土，人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麋鹿，漏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潦，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爲賢？案古俊乂，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

周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廬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曰：『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爲美麗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爲相，賦玄不工。』答曰：文王曰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制而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闢疎，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間作不暇日哉？感僞起妄，源流氣蒸。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聾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着，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能。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槃解，輔傾甯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蜚彈雀則失鸚，射鴈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使干將

寡刺而更擊，蚌捨鵲而射鷹，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爲政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甯。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爲言，著文爲篇。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遇，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夫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已；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夫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筵，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探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肆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統一，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燬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鼂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燬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須不驪，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尙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與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未失事實。本得道實，折累二者，孰爲玉屑？知屋滿者在宇下，知失政者在草野，知經課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

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案本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傳，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况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反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尙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濶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彊主弱敵，公賞罰，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爲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

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零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政早者以零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致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審零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爲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零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混，旱澍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零設龍乎？零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澍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爲亢旱求福，不爲寒溫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爲零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尙矣。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零治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騭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衆馬絕迹，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驂；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僞，論者實之，故難爲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真僞，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尙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私同門，雲鋪共朝，觀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楊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賢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括，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

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滅，王道備，所以揜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祖不辦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書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則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爲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以爲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裹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朱紫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上之危也。夫論說者，閱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爲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問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政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

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爲，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盜，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僞，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爲，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爲作，儒生文吏謂作乎？

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書奏記，說發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糜五穀，生起盜賊，沈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之檣，杞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趣也。

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揚子雲造玄，二經發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識，況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劾俗傳，俗傳蔽惑，僞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工尹，以玉爲石，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誅。是反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俗書又僞。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爲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顛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

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爲卻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僞，沒奪正是。心瀆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虛浮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爲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尙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論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爲明器者不恣。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攸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僞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爲鬼。冀觀覽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爲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無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沒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至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誹謗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衰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接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擒，祖父汎舉家檐載，就安會稽，留錢塘縣，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塘，勇勢凌人，未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旣成，

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誦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尙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微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恥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泛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牟勝之徒，靡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完全之行，不宜爲心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牟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爲。故時進意不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鬻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牟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披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爲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雖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

之不辱，恥名之不自，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積，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讒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真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譴謂之淺，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圉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樂，以治甌欵；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臯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鷄，舒戟采葵，鉄鉞裁箸，盆盞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淺深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讒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待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踈踈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辨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沈。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沈難測。讒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扶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

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可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黜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趣，何爲猶營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箕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尙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貴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笑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違，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捨，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極溺，義不得好，辨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意務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决出萬。太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順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瓊，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辭調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笑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尙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曰不能領，斯著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

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蠶重厚，稱其出絲，孰者爲多？

充仕數不偶，而徒著書自紀。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宦偶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答曰：材鴻莫過於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淅，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薄，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揚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詞，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端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兩集，言濬澹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塗，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答曰：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物貴故獨產。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水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侷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勤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

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母驪犢駢，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勝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揚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適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任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傳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歷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歎悲哉！

後序

王充氏論衡，崇文總目三十卷，世所傳本，或爲二十七卷，史館本與崇文總目同。諸本繕寫，互有同異。宋慶曆中，進士楊文昌所定者，號稱完善。番陽洪公重刻於會稽蓬萊閣下。歲月既久，文字澆滅，不可復讀。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經歷克莊公，以所藏善本，重加校正。紹興路總管宋公文瓚爲之補刻，而其本復完。充生會稽，而受業太學，閱書市肆，遂通衆流，其爲學博矣！閉門絕慶弔，著論衡六十一篇，凡二十餘萬言，其用功勤矣！書成，蔡邕得之，秘之帳中，以爲談助。王朗得之，及來許下，人稱其才進，故時人以爲異書，遂大行於世。傳之至今，蓋其爲學博，其用功勤，其著述誠有出於衆人之表者也。嘗試論之：天地之大，萬物之衆，無一定之形，而有一定之理，人由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名也。古昔聖人，窮神知化，著之簡編，使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各有以全其才。五三六經，爲萬世之準則者，此也。先王之澤熄，家自爲學，人自爲書，紫朱雜廁，瓦玉集揉，羣經專門，猶失其實。諸子尺書，人人或誕，論說紛然，莫知所宗，充心不能忍，於是作論衡之書，以爲衡者，論之平也。其爲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以祛世俗之惑，使見者曉然知然否之分，論者之大旨如此，非所謂出於衆人之表者乎？然觀其爲書，其釋物類也，好舉形似以相質正，而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其辯訛謬也，或疑或決，或信其所聞，而任其所見，尙有不得其事實者，况乎天人之際，性命之理，微妙而難知者乎？故其爲書，可以謂之異書，而不可以爲經常之典。觀其書者，見謂才進，而實無以自成其才，終則以爲談助而已。充之爲書，或得或失，不得而不論也。窮然自漢以來，操觚之士，焦心勞思，求一言之傳而不可得。論衡之書，獨傳至今，譬之三代鼎彝之器，宜乎爲世之所寶也。且充之時，去三代未遠，文賢所傳見於是書者多矣，其可使之無傳乎？今世刻本，會稽者最善，克莊公爲之校正而補刻之，傳之人人，其與帳中之書，戒人勿廣者，可謂遠絕矣！至元七年仲春安陽 韓性書。

荀悅著
吳道傳校

申

鑒

世界書局印行

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或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爲作者。蓋有志於經世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言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爲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內外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而爲乎。勉之之注。豈亦有感而爲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其學。出而効用。當炳焉赫焉。流聲實於天朝。尙何悅之慕哉。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冬十月。旣望吳郡王鏊撰。

目錄

政體第一	一
時事第二	八
俗嫌第三	一五
雜言上第四	一九
雜言下第五	二三

申鑒

漢潁川荀悅著
南豐吳道傳校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彊。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虎臣漢興輔弼之臣亂治也時亦惟荒圯煙。治荒曰荒茲洪軌儀。鑒於二代之典。王允迪厥德。迪昭也功業有尙。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泄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二端者教與法也五德不離。五德者仁義禮智信也六節不悖。六節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蒞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

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按漢書作勸字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游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之當崇者一也君子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此政之當崇者二也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夫中人

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章化。此政之當崇者三也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

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

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此政之當崇者

四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

非徒愛其才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

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賞及至人則善無所勸而為善者止矣 罰不懲。謂之縱惡。罰及至人則惡無所懲而為惡者縱矣

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治國矣。是謂統法。此政之當崇者五也 四患既

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

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洽。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

也。惟修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

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

通。易傳曰通其變。又曰變則通。 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

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許奸傷忠。正

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

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位職不重。小臣讒嫉。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勉。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密。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辭文萬物之大極曰死。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禮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又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擊木之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

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施刑之日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心可二曰明德。德可三曰勸功。功可四曰褒化。

化所五曰權計。權時之宜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族類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上有師傅。下有讎臣。大則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恥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貳。是謂有交。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四表定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是謂不思而得。不爲而成。執之胸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修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民爲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耳。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

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謂

賜予之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

平聲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則

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

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

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浮行水上也。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

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

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弗越也。爲之地亦

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

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

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

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絕矣。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按手下當有而字

應於鈎。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

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則驅鷄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

鷄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疎則放。志閑則比之。凡近也。或鑄志閑。然後近之。則不驚。流緩而不安。則食之。

食之則不驚。不驅之。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伸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眞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治世之順。眞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亂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漢書有二十級。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

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尙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己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己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尙和貴敦也。其二首有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讎有科。八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祀譽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四曰崇內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尙主之制。十九曰復內外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卽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尙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

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彫亂。湯武不易民。彫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奚惟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無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諸求己。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修矣。此初二首所謂向知貴致也。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目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賞罰失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尺乎。夫事驗。必若上田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四布於野不可隱。者喻惡不可掩也。若亂之墜於澳也。則可信者解矣。亂朱子曰。舟之蔽旒橫渡者。澳厓內近水。之舟登於陸不可信者。喻善不可僞也。故有事考功。有言

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此一首所謂明考試也。

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位競。大橈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易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寤凶。此言大臣廢壞國事。刑之尙可何。況降位。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

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懲愆也。此一首所謂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均爲縣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茲宄。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尙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

之事。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大統於太尉。既周時務。禮亦宜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令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此一首所謂置向武之官也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國家。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禦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此一首所謂畿州牧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如斬右趾本生刑也而改為棄市則極死矣斯則斬右趾之刑復之可也

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此一首所謂生刑而死者但知

也肉刑也。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刑教不行。勢極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與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

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與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此首所謂德刑並用也。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制之以義。斷之以法。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依古復讎之科。使父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弗避而報者無罪。避而報之殺。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

避。此一首所謂避讎有科也。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則私利生。言月俸貶損。則賄賂行矣。私利祿。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匱廉

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澹。必也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此一首所謂議祿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民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己。是專地也。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然則如之何。

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已以俟制度不得踰限也此一首所謂議專地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曰今廢如之何。今謂獻帝時廢者初平元年蓋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曰海內既

平行之而已。言卓既錄此制宜復曰錢散矣京畿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

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

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左用之

於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

錢既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

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奸僞必作爭訟必繁刑

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熙也曰然則收

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此言收五銖積貯亦不可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復孝文之舊亦不可

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專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

民所樂不茂矣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尙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

言或尙或廢其勢自有所不得已者厥後曹操爲相選用五銖悅之言驗矣此一首所謂議錢貨也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郡祀有闕不爲尤矣必也舉其重

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祀縣有舊常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

鮮可也。謂禮物宜從省略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

異。非舊也。此一首所謂約祀舉重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焉爾。官修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敝降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此一首所謂天人之應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易離卦辭天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此一首所謂月正聽朝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按此當有婦容二字婦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於王。先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內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女正位乎內外。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

此一首所謂崇內教也。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此處有誤仲尼邈而靡質。大聖已逝經無所質昔先師歿而無聞。先師已喪義無所聞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

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無所徵據。臆見損益。後進相友。彌以滋

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喻學者所傳背戾互相爭是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

必有可參者焉。此一首所謂備博士也。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

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鳥喻道羅。喻典籍。道雖要也。

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此一首所謂至德要道也。

赦令權也。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巽以行權。易繫辭文。義制

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

禁其屢也。初平至此凡七年而大赦者十可謂數甚故悅以此規之。曰。絕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絕也。既曰博宜著非常典此一首所謂禁

赦令也。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

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悅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

便宜以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倡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今悅復以為言殆其家門素所誦講者乎此一首所謂正尚主之制也。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動為春秋。

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咸在載籍。

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

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令者。官以其方。各重其盡。則集之於尚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爲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光武置貴人爲三夫人公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故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此一首所謂復內外住記者也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或問曰。時羣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燥。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謂之不祥

必有死亡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之類是也。故甲子味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五三星三辰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龍虎龍當作尾之會晉祥也。晉獻

公問於卜偃曰攻號何月也曰童謠有之曰丙之農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旅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狂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動靜順焉。順其陰陽。順其日辰。

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理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實。徼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故精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應感如土龍致用之類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爲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未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僊人乎。曰。焦僥桂莽。產乎異俗。就有僊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烏獲秦武王力士捷言无亥。无亥疑豎亥之誤勇斯賁育。孟賁齊人

能生拔牛角 夏青衛人 聖云仲尼。壽稱彭祖。彭祖者殷大夫姓龜名鱓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修之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變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異謂怪異非仙也。男化

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獻帝興平六年越雋男子化爲女子四年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夫豈人之性哉。氣

數不存焉。

或問曰。養有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

謂齋。否則不宜。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

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盈虛消息必得

其中。所以養氣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過

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養性之非聖術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

內者以乎外也。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

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隣臍二寸謂之關。黃庭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

有齒門前命門呼吸虛間入丹田解云關元在臍下三寸元陽之命在其前懸精如鏡明照一身不休是道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

氣也。故長氣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脈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

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

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

陰。陽極則亢。陰結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爲春。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况於藥乎。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言麥雖不踰夏而秀花雖不越春而榮其如和氣之保合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
中矣。

或問黃白之儔。曰。傅毅論之當也。燔埴爲瓦則可。埴黏土也。爍瓦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敵犬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起於哀平。或曰。雜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與僞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夫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衆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君子有二鑒。世人鏡。鑒前惟訓。人惟賢。鏡惟明。此君子之三鑒夏商之衰。不鑒於禹

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

務。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但知鏡鑒是爲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天無獨運君無獨理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

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違道

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隣。故檢柙之臣。不虛於側。禮度之

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是邪僻之氣。未由

入也。缺一有間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僻事作則正塞。

正塞則公正亦未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

中材也。未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

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己。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

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宏矣哉。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闈

清淨。嬖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臑鍼之不遠。遠當作達藥之不中。

攻之不可。一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於繹。景祠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皆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歧路。所通逼者然也。夫歧路烏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西域傳烏菑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

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爲損之爲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

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與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

棲。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此知伸爲屈之爲伸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

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謂不盡忠直之道邪臣由之。無罪之罪。謂盡道而矯上拂下忠臣置之。人臣之

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

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

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黜。黜與黜同進忠有二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

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

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塞嚴帝之時如此。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

於商山四公。光武能伸於莽。而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

鍾離尙書。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怒于

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

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或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

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謾而殺之。丙吉之不伐。蘇武之執節。可謂難矣。言三臣者以飄操也。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替其德。樂暝眩以瘳疾。衛武箴戒於朝。勾踐懸膽於坐。厲矣哉。言此欲識帝厲志以再振漢業也。

寵妻愛妾。幸矣。其爲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入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鈞乙不幸。不憂。傷。非災而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之賢。明德皇后之德。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邵矣哉。邵高也。

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爲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徧焉。

使籛者揖讓百拜。非禮也。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禮者敬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爲上也。諛所以自爲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夫違順。審乎所爲。慎乎所安。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鑒者。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也。字缺五城專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於龍。風從於虎。鳳儀於韶。麟集於孔。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咎。故君子應之。言善否感應各從其類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未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故君子本神爲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爲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爲質。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於一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况於萬民。

乎。志正則天地順之。况於萬物乎。事實則功立。分定則不淫。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逾路而騁。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或問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分而行之。以行爲貴。舜禹之才而不爲邪。甚於缺一字矣。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爲良人哉。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也。後謂後世言臣畏犯顏由君拒諫而然若

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主明臣直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

近者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若極其數也。明有內以識有

外以暗。或有內以隱。有外以顯。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

人也。急哉。二者較之知人固難而自知爲愈也用己者。不爲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

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

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爲茂矣。其幾不若

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紕。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盛矣。其止不若約。

莫不爲道。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爲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爲正。

和。缺一字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諄焉。或問守。

曰。聖典而已矣。

聖典謂大經

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爲言。要其至矣。莫不爲德。元其奧矣。莫不爲道。聖人其宏矣。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隙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己不能成天性也。懼己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承。否斯守。無務焉。無怨焉。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惡者。違天命以濫。故驕則奉之不成。濫則守之不終。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惡以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也。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

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也。惟向言為然。韓子三品之說有類於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

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

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

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人人當有神有情。由氣之有

形也。善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情與善惡偕。即劉向性情相應之說故氣黑非

形之咎。情惡非情之罪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為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

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為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如

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飲食非

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

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取義取利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

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當有闕文矣。若二

好均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相持不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

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父象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爲亂亦如之。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己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

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恥。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有恥者本也。恥諸神明。其次也。恥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恥。

或曰。恥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窞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賢聖斯幾。況其爲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

不缺一義也。

識

右荀悅申鑒五卷。悅字仲豫。潁川人。荀氏入龍儉之子也。漢書本傳云。悅好著述。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累遷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書奏。帝覽而善之。又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二書並行於世。顧漢紀自宋祥符後。凡四五錄板。國朝襄平蔣氏復與袁宏後漢紀合刻以廣其傳。而此書獨少傳本。前明正統時。吳郡黃勉之始爲訓釋。復賴何氏采入漢魏叢書。而後不至與桓譚新論。仲長統昌言等書同歸烏有也。近抱經堂羣書拾補內申鑒一則。乃合程氏何氏黃氏三本參校。要之諸本俱無甚脫誤。盧氏多據他書。及己意修改。於此書亦未必無小補云。汝上王謨識。

國學名著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論語 學庸 孟子 詩經 書經 易經 禮記 春秋三傳	正史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 (以上景印)	史評 史通通釋 文史通義	諸子學 老子 莊子 墨子 荀子 韓非子 論衡	理學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文集 文選 古文辭類纂 經史百家雜鈔 駢體文鈔	詩歌 楚辭 古詩源 十八家詩鈔
						詞曲 詞綜 元曲選	小說 水滸傳 三國演義 紅樓夢 儒林外史 老殘遊記
						文學批評 文心雕龍 詩品	

◀ 印精版字古仿用 書各列上 ▶

世界書局發行

